

徐文長逸稿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第一輯

四十六種

徐文長逸稿

明·徐文長著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本書封面題簽：林語堂先生



840
657
25-2
刻徐文長佚書序

今海內無不知有徐文長矣。而倉猝邂逅之間，斷編殘簡之際，巧而合者，無如袁中郎。方其挑燈夜讀，亟呼周望，驚叫稱奇，如將欲起文長地下，與之把臂恨相見晚也。顧中郎知文長似人盡於文，而余素知文長者，謂其人政不盡於其文。文長懷爾正平之奇，負孔北海之高，人盡知之，而其俠烈如豫讓，慷慨如漸離，人知之不盡也。正平材不容世，阿瞞巧借江夏，遂成鸚鵡洲千古遺恨。而文長見重於制府少保胡公，西子美所不能得於嚴武者，當世顯時，人主好文，少保以白鹿進，其表故文長筆也。上覽之大悅，以是愈益寵少保，少保亦以是愈益重文長矣。時上方崇禱事，急青詞，柄政者來聘，而文長知少保與有郤，不應。其後少保以緹騎收文長，恐連，遂佯狂，尋酒卽真，居常痛少保功而讒死，冤憤不已，而力不能報，往往形之詩篇。狂中畫雪壓梅竹，而題云雲間老檜與天齊，膝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葉與山谿。其感慨激烈之意，悲於擊筑，痛於吞炭，而人徒云虛禍故狂，知之政未盡也。旣以狂遭鄴炎之獄，先文恭力救得出，出而益自放，間嘗入長安，苦不耐禮法，遂去走塞上，與射鵰者競逐於虜騎。



刻餘文長佚書序、



徐文長逸稿 總目

卷之一 五言古詩（附六言古詩）

卷之二 七言古詩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卷之五 五言排律

卷之六 七言排律

卷之七 五言絕句（附六言絕句）

卷之八 七言絕句

卷之九 賦

卷之十 樂府

卷之十一 表 啓

卷之十二 詩餘

徐文長逸稿 總目

卷之十三 論策

卷之十四 序文

卷之十五 壽文

卷之十六 跋辯說

卷之十七 贊

卷之十八 銘

卷之十九 記

卷之二十 碑

卷之二十一 尺牘

卷之二十二 行狀 墓表 墓誌銘 傳

卷之二十三 祭文

卷之二十四 雜者

附：自著時譜

夢遇（章重記）



徐文長逸稿卷之一

山陰

張汝霖蕭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選評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五言古詩

寄吳宣鎮

髯公本儒者。而有燕頤姿。一朝秉元戎。虜馬不敢嘶。赫赫百年內。舉籌不數枚。大易稱神武。豈在多傷夷。明主見萬里。何況數驛馳。白璧本不瑕。青蠅亦何爲。昨聞勅尙方。作貂綴冠履。插羽高尺五。庸以華勳題。願君秉忠諒。以答鼓鼙思。

送諸公子北試(父殿元官侍郎)

不戀下邑芹。聳身務皇學。鎗然赴北征。翩翩出西郭。棘叢條漸辭。梅邊手堪握。無書報南宮。深恐洩經幄。

槎海篇(門人吳系別字鹿庭善述河東業贈以是號)

當時有男子，乘刳海上秋。舟辭篙者楫，水非人間流。一瞬陟九萬，顧見耕者牛。彼美機上婦，踈梁乃其逖。不量何者緣，乃爲天上游。只今千世下，一男子其儻。斷槎以刳刻，一壺千金收。海路儼猶昨，高蒼垂玄溝。但恐子不往，一往到上頭。

孤山玩月次黎戶部韻

湖水澹秋空，練色澄初淨。倚棹激中流，幽然適吾性。舉酒忽見月，光與波相映。西子拂澹粧，遙嵐掛孤鏡。座客本玉姿，照曜几筵整。憂時吐高懷，四座盡傾聽。却言處士疎，徒抱梅花詠。如以徑寸魚，蹄涔卽咸泳。論久興彌洽，返棹堤逾迥。自顧縱清談，何嫌歷塵柄。

挽某君

掌故今何往，非星卽霽漢。薤上露不長，竹間名豈短。我欲號輓幃，其如犴扉管。靈車卽脩途，送者持涕返。陽春在以傾，花久梅實彈。已邁河豚候，歸歆尊菜飯。

雪二首（在繁）

夜雪一何花，曉樹千條綴。定有滯然人，獨臥紛如內。圓瓦白壓予，鼠穴綿與霽。

其二

屋廡隙西椽，密雪夜如織。朝窺牀簾頭，白糝高一尺。側身不敢搖，寒籠戕僵翼。伴侶同苦

辛。何從乞漿食。

古意

淚竹小簾屏。嬌嬌卓氏閨。橫鼻總相許。鸞雲無定飛。好收縫客線。去衲出家衣。不見鴛鴦底。荷花拔錦泥。

其二

誰捉曹綱手。攀葵指日中。自言雖酒婦。願共死臨卭。充閭牆臥蛸。溝水葉徒紅。畫出相如老。香墳偃一松。

寄京中友人

寒風夜中起。游子朝作客。河流一尺冰。屋瓦三寸雪。人言今歲冷。連歲屢覺熱。何事古江南。翻爲今塞北。君把轡輿鞦。觸手冷於鐵。此時山中人。覆絮敗毛褐。欲寄寄莫由。此意共誰說。伯子雲亭有千葉石榴。忽作一房如拳。

造化百幻詭。何物保相避。霎然創以呈。儼爾夙所肄。取玉自昆侖。削金役翡翠。博物如司空。儻亦難詰致。扣伯費言辭。伯答未全贖。有賁榴核仁。無忝竹叢義。(竹筍不外生者名曰義竹)既勞花給群。復取實供饋。符呈百子占。翹絕三尸醉。(酸石榴能醉三尸)嵌礫孫自繁。胎珠母深闕。辟

彼幽閨姬十年乃始字。灌澆以助長。空勞竭溝澆。修已法前規。拱桑詎能祟。豈真不能祟。夕拱而朝瘁。矧膺安石祥。可廢臨谷慍。頗噓甘露人。是覺還是寐。盡殺匪天心。伏甲露椎次。餌虎不以道。竟爲虎所食。

送別

柳絲未可折。芳艸苗未芽。徘徊西郊道。惆悵落日霞。

其二

念子探上國。論禮適儉奢。他日踵前躅。長佩紛瓊華。

記夢

萬曆十七年五月十一日。爲夏至後一夕。夢與數客酌野外。而左首有一寺。大甚。擬酌罷憩焉。命題各賦詩。一客先成。某次之。客多甯波人。而沈明臣。桂茂枝預焉。先成者桂也。某詩曰。

長歌自入漢。小聚不須招。野色浩千里。春聲聞伯勞。容言入左梵。何如登妙高。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

七言古詩

鴻臚篇（爲陶翰君壽其尊嚴）

鴻臚翁本瀛洲客，朝朝謁帝飛雙鳥。方朔由來侍漢廷，子真還自棲仙宅。翁家甲第郡郊東，高門容車人紫空。炊烟不散千門邊，貴秩何多萬石同。更有三難搏六翼，大宋小宋尤難得。小宋已作玉堂人，大者行登金馬籍。玉堂清切儼神仙，章服從來蔚且妍。承封自感君恩重，乞典懸知子道全。聞翁始生在京邸，司馬方居青瑣地。（翁父文先給諫官玉侍耶）只今回首六十年，承封復在燕京里。此生此宦此承封，初夏初過初度逢。都門送別羨疏廣，名山訪道隨葛洪。鳳子麟孫天所授，恩波蕩蕩偏垂後。他年玉帶束緋袍，還挂翁身爲翁壽。

葵陽篇（中舍呂君）

相公植忠孝，傳家惟兩字。辟彼橋樹枝，垂蔭南山梓。南山文梓千雲材，鳴珂出入向金臺。殿中仙翰乘春洒，池上新詞對月裁。自抱孤貞誰共說，種葵廣畧紛成列。葵花向日有時紅，臣

心戀主何年歇。舒傍堯塔。費共芳移來。漢圃芝同苗。會稽野人方食芹。欲獻徒令笑迂拙。

送章君之海寧教授

大暑之頭小暑尾。蛟龍忽帶風潮起。沃焦斜立木倒流。海外魚蝦跳城市。乾坤非人誰料理。無一不是秀才事。君今挾帳海寧去。壞屋荒田應墮淚。

瀛洲圖

瀛洲自是神仙住。誰將筆力移來此。碧瓦長欄十二層。紅雲斷岫三千里。碧瓦紅雲標渺間。令人一望損朱顏。當時文采琳瑯重。今日青紅圖畫殘。畫史一人閣立本。筆底不說笑與哂。窄袖長袍十八人。面面相看燈捉影。後來界畫始何人。豆粒作人馬成寸。却疑此是李將軍。燭暗酒深何處問。

若耶篇（越人住杭）

十年老交若耶子。好摘荷花蕩秋水。相逢綠浦採蓮娘。相掛金鞭馬上郎。迴舟搖槳出浦漫。驚起鴛鴦紫蒲亂。茶烟半鼻鯉魚風。筆采欲攪雁邊虹。此時邀我題詩去。寄與前舟小袖紅。每夏每秋每及春。貪賞風光亦可人。誰知一向錢唐去。溪畔風光移別處。題詩作賦人俱散。醉酒賞花客不聚。近聞縛條待長官。海上風烟日日冷。旌旗百隊魚鱗甲。劍戟千層燕尾干。去年

海上寂無耗。長客亦向薊州道。烏靴却踏柏臺霜。素牒亦高柏廡牆。若耶西湖兩無主。荷花蓮女遙相望。只應千載垂烏帽。歸來白髮學年少。不放荷花一日閒。重理當年愁莫笑。

古意

長安古道覆垂楊。塵起金堤白日黃。小隊晴原臂海鷗。錦雌春草啄山梁。相要拜母爭相拜。若箇當權助若當。舊虎死來新虎搏。古來何海不栽桑。

送鄭主人

西湖二月雨初霽。桃樹着花柳含絮。主人束帶復纓冠。走向轅門領書記。番夷鉄銃葱葉旋。火機纔發龍吹電。傳向中華能幾時。塞北遼東那得知。天王取以威北虜。自非巧者其誰爲。主人舊領軍中作。一擲黃金重然諾。能令節使生顧盼。每在公庭言錫爵。卻以主人應所求。萬里香風撲金絡。

二峯篇贈錢塘陸宗禮

南高峰。北高峰。遮空矯翼非一鳳。夾江赴飲馳兩龍。此山何年別天目。卻走錢塘宛相逐。瑞靄朝朝鬱以蔥。秀色家家紛可掬。陸生年少氣逸羣。結屋兩峰高入雲。讀書不能。音耐石牀冷。攘臂欲取朱袍殷。峰下曾經駐鸞輅。青松十里栽南渡。靈氣不磨鬼所護。文章要使江山助。

短褐篇送沈子叔成出塞

短褐不掩胛，仗劍赴遠道。一夕度重關，春郊哭芳草。芳艸碧色黃，河波王孫不歸愁。奈何當時洒血向何地，歲月今已三年多。萬帳叢中拾遺骨，胡人悲號漢人辨。羈魂何用束榆皮，男子從來收馬革。憶昔何人正當路，若翁上書凡兩度。請纓直欲係單于，借劍親將斬帥傅。聖主如天萬類容，奪官謫向邊城去。曹操沽名不殺賢，終付禰衡與黃祖。黃祖曾操江夏符，薊門今亦近穹廬。遂臣猶自懷孤憤，結客邊庭欲破胡。胡騎南來塵拍天，漢兵漢馬踏成烟。漢吏愁將伏漢法，漢首函將虜級傳。將函漢虜渾關事，傷心忽墮孤臣淚。飛書直是罵轎門，散金况復埋殤土。埋殤土，罵轎門，君不殺人人殺君。青天颯然白日昏，浮雲作雨有時晴。只今萬方仰聖明，子出北塞子南征。爲傾斗酒都門外，篋裏龍泉幾度鳴。

三公柱石篇

雲中秋色明如畫，胡兒貢馬臨城下。卻言太師今者誰，令公姓賈家遵化。辨椎萬帳聞姓名，免胄躡靴不敢聲。從今款段誰將市，縱有驂留匿不成。令公威名有如此，茂齡甫躋四十四。中朝柱石自擎天，北門鎖鑰宜強仕。古有夢松者，十八而爲公。榮華何太早，桃李爭春風。令公黃髮會有時，此際凌烟畫未遲。進賢高冠如覆箕。

橫山黃伯子持圖索題

一生紗被罩烏巾。二女明粧坐繡茵。樹底几廚猶未發。艸邊排棹已攢鱗。持此佳圖今書此。疑是東山謝氏之猶子。揀持二女並叔安。將渡淮灑來賭墅。主人向我捧一尊。謂此比較言不倫。此圖乃卽是其身。身住暨陽之邑。橫山之村。少泉先生是其父。星文姪駱先生妻以女。身爲乃祖千頃。陂黃叔度之孫。少而狗齊。長而辭乃岳。其耽隱而自逸。氣飄飄然凌雲。

過項羽故宮

黃樓西畔徐州治。西楚當時作都處。尙餘一半長荆莖。今作州倉積官米。伯圖已自足奢豪。正好將金貯阿嬌。如何拓土爲宮室。不及咸陽一夕燒。豈是鑒秦等殷夏。或因爭戰無閒暇。一朝淚盡帳中人。千古波沉臺上瓦。獨破秦師無一人。親將隆準放鴻門。英雄絕世無等倫。牧羊之子一豎耳。誰遣黃袍擁在身。一爲放弑蒙惡名。總有奇勳不可贖。黃鬚判吏持大獄。噫嗟嗟。每當讀史爲三覆。

太眞早起圖(省郎寄題)

春寒乍入春衫薄。醺醺薄損胭脂。綠雲香重不勝梳。昨夜金鈿爲誰落。郎家托鯉付教題。粉肥玉膩知爲誰。正逢畫史來相促。說是楊妃睡起時。

鰻井

飛來山上西厓水，竅眼彎環繞一咫。蹄小應知非虎跑，手掬聊堪洗牛耳。丘尼作隊罷燃香，剩指猶能接線量。俯仰不愁官導落，依稀似放轆轤長。疇知此井深難測，疇知箇是靈鰻宅。金光抽線等蟾酥，銀竹翻盆救龜折。有時綠壁上浮屠，白肚藍鱗攪柱瓮。昨來豈是褒神降，今去寧非孔甲逋。金山詒蠶蠶宜不來，靈鰻一去，竟何嫌猜。伊誰下石於井之中，尾傷不掉，令子不終。三年乾潦食人肉，今年小槩湖波濺。菜花黃，麥苗綠。

某子舊以大蟹十箇來索畫久之，答墨蟹一，臍松根醉眠道士

一幅

十臍縛蘆大如箕，送與酒人可百卮。答一墨臍苦無詩，欲拈俗話恐傷時。西施秋水盼南威，樊噲十萬匈奴師。陸羽茶鍬三五枝。

賦得片月秋帆送馮叔系北行

秋帆一幅隨高雁，長安片月相思見。菱菰十里送君行，捩柁未開淚欲傾。燕都我曾遊幾度，悲歌飲酒時無數。易水荆軻不用求，擊筑一聲寒雲流。秋色裏，望諸一去三千年。高臺黃金今亦地，羨君持管復能書。諒君彈鋏食有魚，大道朱門天外起。長堤駿馬柳中趨，柳中天外鳴

孤鶴長笛短簫斷復作。此時爲憶越山頭。小肆高鹵同夜酌。天目高峰六千丈。陪余一挂青藜杖。飛瀑能爲正練長。古藤復向迴溪漲。迴溪正練有時休。二十功名正黑頭。你今有術可于祿。我已無相堪封侯。秦山人號冰玉飛雪哦詩清竅。昨宵一爲泛湖船。今日何當別遠天。種得梅花三百樹。望爾早歸抱甕鶴底眠。

送王君恤刑江北（字和）

鳳城春上垂楊色。使君將春往江北。是誰匪網密如雲。帝遣爽鳩放屏翼。陛辭纔罷卽登車。有如西水救東魚。都門送客追難及。逕指飛塵與雁俱。

送內兄潘五北上

去年八月吾入科。二妹開帷送五哥。今日五哥復北上。房空鏡暗餘輕羅。二月梨花幾樹雲。九曲黃河千尺波。忽然念此杳如夢。落日當紅烟霧多。

沈小霞梅爲姪夏甫題

刑部天津住沈郎。歸來上塚持羔羊。梅花雪後春無數。柏樹風前淚幾行。我家阿咸之大父。往年作官亦刑部。常捐俸錢買丹青。阿咸風味似仍祖。沈郎放筆梅幹古。擲筆了不索阿堵。題內兄家所藏畫鹿一篇（時予遊武夷其驛署）

傍拔雲起。直接蓬萊三萬里。阿姑身姓陳。阿翁水澄之劉階縉紳。劉綱元是天上之仙人。阿母乃其配。寧得不雙舉而齊升。二字寧馨兒。蘭垂玉兮芝朵雲。爲捧小圖醉青春。母不怒兮翁欣欣。

除夕通宵飲吳景長宅時久繫初出

吳家兄弟解留客。鎮江窩筍櫻桃子。飲我金杯三百斛。五更漏轉猶未殘。我繫六年今始出。寶劍一躍豐城寒。登樓忽見梅花發。時有春意來珊瑚。醉餘皓首衝泥滑。欲跨白馬呼銀鞍。

八月十五日映江樓潮次黃戶部

魚鱗金甲屯牙帳。翻身却指潮頭上。秋風吹雪下江門。萬里瓊花捲層浪。傳道吳王度越時。三千強弩射潮低。今朝篷上看傳令。暫放胥濤掣水犀。

陸御史母生辰(華亭人)

白玉樓臺十二重。金光靈舄駐顏紅。西池阿母誰能似。有子華亭陸士龍。長安盡避青驄馬。惠文高冠立柱下。黃金爲壽非所歎。錦屏一帙吳生畫。



徐文長逸稿卷之三

五言律詩

答沈嘉則次韻

桃花大水濱，茅屋老畸人。況值花三月，真堪酒百巡。何錢將掛杖，瞥眼忍辜春。早識佳期過，攀囊借貼津。

喜雨次陳伯子

園壺澆不活，客至罷鵝蒸。翻盆只一滴，起死折三肱。稍喜蔬堪摘，惜無禾可登。猶勝往年糴，半斗百錢馮。

再次陳大喜雨

苦旱竟三旬，甘霖解百蒸。叫狂饒杜甫，被冷快姜肱。河流仍活活，場杵預登登。喜雨亭如在，詩人想一馮。

梅雨幾三旬，陳君以詩來慰答之次韻二首（每歲梅天股瘡幾廢）

步貪惜費且好飲，便以燒酒常藥，希燥之也。麪芎治水病，出左傳。

一雨從端午，義衙故不開。闕闕訛黑背，衫襖爛紅苔。麪芎失早辦，火醞且宵杯。兩股粗如斗，扶筇接往來。

其二

梅雨天何劇，炎花百不開。蜻蜓紅作陣，瓜瓞綠崩苔。蕩甚愁鵝掌，酥將及瓦杯。少陵亦多事，新雨望人來。

謝鍾君惠石埭茶

杭客矜龍井，蘇人代虎丘。小筐來石埭，太守賞池州。午夢醒猶蝶，春泉乳落牛。對之堪七碗，紗帽正籠頭。

海雲次子後其弟海洲死分韻索挽

五燈留妙偈，百傳讀高僧。並掃存亡幻，無非傀儡棚。一靈仍蝶蠟，百閱付觚楞。肯共歐兜語，年年訪越蜂。

巾側玉蟬

玉蟬誰作俑，取飾髻眉稍。有夢酬黃雀，無心伴紫貂。蛾巾雖可歇，采線縛遙難。何日當飛

去長鳴舊柳條。

中六字爲潘伯子賦（時新起北樓）

別字美河陽。韋編選卦良。卦雖分六斷。美只在中央。戴海勅熬黑。浮天大卵黃。北牕新築就。高枕晤羲皇。

詠巽峯

詠號當宵燭。悠然上海蟾。（作時時實懸）歷歷千尋削。蒼蒼一點尖。霧中藏虎豹。雲裏柱東南。吾將來卜築。隣舍定無嫌。

磁手盃浸櫻桃花不五日落盡弔之

櫻桃花一盃。蜂子遶吾廬。嬌來纔欲語。落快止留鬚。愛妾雲換馬。尋梅枉貫驢。向來千樹雪。得見一枝無。

賦得梅柳渡江春

梅柳亦何知。東皇日夜催。難辭萬里遠。都向一江開。粉黛弄未歇。凋傷條已回。猶能勝橘樹。福性不逾淮。

賦得梨花一枝春帶雨（長干伎爲客留信宿欲歸而啼令嘲之）

阿嬌不含笑。西子却宜顰。臉濕雙啼玉。花滋二月春。拭銷堆翠袖。溜粉亂朱唇。欲得千金情。還渠桃葉津。

送箕仲北上追敘三江觀水之事（詳見七律與客觀水二篇）

毫穎每秋鳴。今年始占名。方迴臨海鼓。轉被渡江旌。關馬拋繻入。宮鷄踏杏聽。殿前如作賦。猶是瀉濤聲。

余君往靈壁許我以石做菱囑之

聞君靈壁去。取石泗濱泓。鮮雲割浸裏。紗響提手中。言歸不出月。一路自撻風。好琢湖菱樣。提來掛碧空。

送某先生之南樂（山陰學師。鴻溝其境也）

南樂成遠別。西郊聊暫留。迴裙愁馬帳。抽筆指鴻溝。我亦殫芹輩。今爲落葉秋。臨歧不相送。江上水悠悠。

風雨同沈嘉則輩集金氏牡丹園

海上來相知。名花集此時。欄干鳴屐齒。風雨亂胭脂。濕蝶來何重。殘燈去未遲。海棠零落盡。猶可照垂絲。

訪王山人于吳門（飯我直用兩小魚）

十年多患難。此日一牽裾。幸見清霜委。難辭白髮俱。半生三四見。晚飯一雙魚。復作匆匆別。臨期各黯如。

除夜之作兼答盛文甫璩仲玉贈篇（亥年也時客南京）

野田黃雀羈。脫網任翻飛。安得當今夕。言棲必故枝。夜深緞自換。廚靜鼠隨嗤。特取佳篇誦。青絲了一提。

上谷仲秋十三夕袁戶部雷麻兩總戎許口北諸公邀集朝天觀

桂影漸能盈。松壇賞不勝。朔塵終夕斂。邊月倍秋明。投轄馮車倚。歸鞭信馬行。忽思王子晉。客帳夢吹笙。

竹樓篇爲陳戚晚

江南多此物。今亦盛燕幽。不問隨人看。收青別起樓。削皮作冠子。攪籜裹書籌。固是塗椒齋。終知修禊禱。

俞將軍所晤楊鹽城

使君南海雋，鉄面紫髯修。獨領烟波邑，長縣魚鰲愁。雙鳧將紫氣，一葉渡淮流。邇近將軍宅，離觴盡日浮。

送郁車駕（兵部有鄭君司職，方能忠告，掌舟騎，一不假人，有持守，可師法者也，故及之。）

駕部之官去，涼風五月初。行街雖匹馬，呵客最南都。經略高皇帝，箴規鄭大夫。樓船不借客，青雀滿江湖。

元日買得玉魚自佩

玉魚小指長，買佩及青陽。寄書衣帶裏，流水袖中央。皓髮迷濤雪，銀鱗砌夜光。騰空會有日，烟霧起羅裳。

送歐評事使君之南工主事

憶昨多難日，多君爲解圍。誰能印卽棄，所貴矢頻飛。水部梅花館，江亭燕子磯。秋來濤白處，到卽幾行題。

送許職方出知建昌（時有一布衣在其齋，職方亦好玄，故結句云。）

廿年纔出守，曾不見幾微。入署籌戎馬，歸齋禮布衣。夏官征火月，榴影臥銀鞵。定得麻姑

信溥陽赤鯉飛。

送呂中甫之潞（半生游王門家有小閣曰金鵝亦山名也）

綉綉三尺強十載九離鄉。長裾老辭客。雄風美大王。騎驢上黨道。挾瑟趙家倡。枉却秋燈色。金鵝閣上黃。

新歲壬辰連雨雪十八日老晴袒而摸虱

齷齪幾王猛。愁癡更孟嘉。賀年辭雨雪。向日捉琵琶。（北夷見南人衣虱日之曰琵琶）翠羽梅花鳥。紅糟菹菜熬。對之堪一斗。坐落晚天霞。

約游道士莊（即席訂賦）

日斜魚聚沼。夜永燭重燒。今夕既相約。明晨不待招。湖關馮雙槳。春闌謝半桃。指點季真電。茶烟久罷飄。

讀淮陰傳

展也大英雄。從龍起漢中。從容出胯下。談笑取山東。所短圖鍾離。何須悔蒯通。白圭蒙此玷。磨不問南容。

孝子詩

臥病十經春。毛錐久不親。偶然逢孝子。忽復作詩人。
椿樹迎從楚。菱化聖過秦。舊廬仍幕側。雪兔幾蹄馴。

雨後觀南鎮兩瀑（西南者瀨瀑更雄）

鎮口東西瀑。微流不快人。如何一夜雨。便作兩虹噴。
驀地許到海。從天且瀉銀。龍湫吾老矣。說著尙津津。

野豕

（宣鎮將觴一御史。令營參故虞馬孔英獵得之。故戲以日礮比三四椽固

彭生事五六以獸脂多膩而弱脆。其致針中此七八謂余今穀菜且斷矣。況豕輩乎。鵬胡見李廣傳謂用翎鵬矢而射者也）

誰獵野豕歸。鵬胡此日礮。轅生老難刺。公子立能啗。所貴膏彌脆。何由噉免臍。
野人渾絕粒。一丈長青藜。

哀周鄭州沛二首

美玉瑕何害。揮金囊爲愁。世虛繩禮法。誰洵賞風流。
朱亥佳公子。青門老故侯。子長若個是一節。幸相收。

期從皆王謝，而翁更藻觚。五言曹父子，千里阮駒雛。轉蕙魂應住，長楸哭尙逋。少陵不相送，非與鄭虔疎。

夕霞二首

榆際截青冥，長天半所經。爭收虹後雨，倍近竺西明。紅袖朝金母，彤旗衛玉京。峨眉一國婦，濯錦晒青城。

其二

誰遣片霞紅，千奇幻一風。松膠詔妾剪，犀彩粵燈烘。河鼓流天錦，濤箋寫斷鴻。馮教裁一段，衣較老龍鍾。

晴二首

會稽滄海國，苦雨快茲晴。魚鱉晡暄瀨，鷺鶴滿大清。虹垂乾一壑，風掃出孤城。數到龍山節，長房謝笠登。

其二

一涼羣黎怨，纔晴百物歡。人心苦無足，天道亦誠難。嫩暈移半榻，壞衣堆一竿。荒園新落葉，掃付茗爐乾。

楊梅（餘姚獨溪湖者佳。至越必由東關。占西域。謂漢使葡萄等也。木難。夷珠也。）

湖水燭溪環。楊梅爛木難。白眉占西域。紫氣滿東關。掌露千丸飽。江萍一斗翻。荔枝吾記得。只在鷹行間。

某嫗索詠鄰婦度尼

聞爾鄰佳媳。經堂集梵僧。春雖添藥架。秋必卸瓜棚。何計還跨竈。隨時且摸楞。愁雲能引淚。莫上最高峰。

止楓橋駱汝誠樓值生辰却贈

來此游五洩。逢君三十辰。青袍雲氣動。綠袖雨花津。地迴靈無盡。溪長物有神。君看苧蘿女。豈是里中顰。

題王氏壁（介亭兄弟。並耽二氏之學。時逸舍大水。渺無畔岸。）

菊蕊已落粉。枇杷未著花。幽疎秋色滿。湖闊暮烟賒。魚鳥聚一水。瞿聃豈兩家。更須酷五斗。天外去浮槎。

送鄭肖龍北試（姓同昌圖）

海國釣鰲客。春城飛燕時。雙花搖馬上。一日徧京師。明月連城壁。重瞳聖主知。昌圖頗清

瘦不怕賜驢騎。

張伯子入學時其翁在都下

何事傳園內。南冠喜欲顛。通家今有子。王國亦添賢。梅雨紅旗濕。芹風紺領圓。定過三兩日。封信到翁邊。

某觴予輩於新復之蘭亭某至自鉛山某至自建陽並有作鉛

建鄰分水一關

命駕皆千里。流觴復九迴。馬嘶不出谷。鳥影屢橫杯。分水鄰封客。雙珠明月來。今朝修禊處。並是永和才。

集駱某于少微山

小槩泊青蘿。閒攜遠客過。樹深擠路窄。石闊坐人多。高士宛長在。明星奈墮何。百年能幾許。莫惜醉金波。

贈陳明經

青袍當夏剪。丹粟在秋芳。攀折一枝好。風雷八月涼。馬疾道不短。鯉化角偏長。尙隔兩三月。君先眉上黃。

更少顛師號

古有大顛師。君顛顛亦稀。當年曾付鉢。此日也留衣。白拂懸牆敵烏巾。罩髮微相過。今幾日日醉如泥。

送某入覲（古人多白帽。莊詩皂帽誤也。因皂頭有白字耳。管寧嘗寓遼東。商

冠皆稿。

河橋發行李。一劍照青天。蓋影長川動。鈴聲大道懸。水邦黃繡鳳。火色馬周鳶。親見屏風上。題名遶御烟。

十四年端午遼東李長公寄酒銀五兩

臥病不勝衣。遼書兩度飛。綈袍憐叔是。皂帽愧吾非。黍縛苦無釀。金來良可揮。盡錢蒲九節。北向醉令威。

萬歷丁丑春正月燈夕後八日被趙川堡湯泉（漢中諺云。山蠻不

落葉地蠻湯自熱。此地有湯而無草木。故云。四句謂虱也。阮籍云。處禪之虱。五句別有女堂。六句古以別者守關。今亦多用爛脛之卒。臥爛關者。此水療疾。而堡並戊卒也。

山葉今何在。地湯能自溫。掛衣無一樹。處禪有多捫。煖霧溶羅抹。寒風臥爛關。近來無戰伐。應不洗刀痕。

次許口北招集之作

常殄羞儲薄。爲客餽忽增。菊醕醜千日。楊舟誤百朋。鴻留泥上雪。蟲語夏時冰。滯散真工部。何愁簿牘仍。

呼盧得彩詩

門生梅得四。予亦擲渾紅。客挈一壺酒。秋生半夜風。月明團玉兔。燈暗聽飛鴻。明日還高興。龍山上幾重。

其二

何因投象骨。忽得四梅花。夜景當函入。寒風竅竹斜。蛩低四壁響。客大滿筵譁。歸去天街靜。籠燈映碧紗。

盧生者地家也復附禪太僕之徒

括蒼高士至。霞氣囊中存。青烏兼術者。夜雪立師門。萬壑揮如意。三車問老髡。欲窮支隴脈。一劍向崑崙。

集胡賈館請作樂山詩

大賈多買笑。惟君獨不然。朝朝上山去。夜夜抱雲眠。阿堵雖邊榻。鷓夷終泛船。一與吾儕飲。懸知非守錢。

留餘堂詩（韓子索贈歸安之潘印川公）

築堂臨響水。書榜曰留餘。豈特還三物。元希畫二疏。世多兼隴蜀。人苦笑迂疎。不信閒驅殼。還將返太虛。

秋日王衢州公要往秦望。同言馬兩鄉薦宿廣孝寺。明日雨輒歸。連旬作炎。世界如焚。卽不雨。恐亦不能抵顛也。因呈

使君多道氣。約客上高山。一入松杉去。俄逢風雨還。舟從樵水折。燈遶郡河灣。尙厭迎隨至。催呼啓夜關。

送丹士

柏如愁病渴。韓衆與神丹。一粒投人易。千金報爾難。飛鴻連遠漢。征馬出長安。他日乘雲去。無忘寄犬還。

別羅仲文

北去無人伴，難爲孤旅情。贈我一童子，遂成千里行。牡丹須綠葉，白壁任蒼蠅。俗諺猶如此，令人感慨生。

送小翁

斯人不可留，江上去悠悠。雙鬢飛綠霧，五月插朱榴。灘急家應近，愁長淚未收。越山知己夢，一夜滿嚴州。

壽潘承天七十兼賀得孫四首

國膠三老重，鄉齒七齡尊。寫照須眉漆，酣笑笑語溫。積留辭沔邸，嫺額滿荆門。更喜諸知已，浮觴賀得孫。

其二

宦轍經三徙，俱歌蔽芾章。歸來頭未白，眉上氣先黃。伯子原千里，新孫必二郎。書西霞一段，佳景在斜陽。

其三

若個不游宦，惟君盛宦游。飛龍鄉露冕，有蟹處監州。含飴弄孫子，祭酒客諸侯。唾手天邊月，看圓百二秋。

其四

爲郡美風猷。郊行減導騶。治民間牧馬。望氣候騎牛。孔釋送今夕。尊鱸歸幾秋。如聞靈壽杖。新刻一鳴鳩。

慕坦軒（乃翁號坦齋）

一掃荆榛徑。居然安樂窩。齋軒兩高士。天地一漁蓑。況我傷危路。因君發浩歌。橫江問津吏。何處少風波。

定所篇（戒定慧）

黃鳥猶知止。吾人可不然。身心一個字。戒慧兩頭縣。匣劍抽能割。盤珠走只圓。若教牢住著。未免墮枯禪。

陳通府歸自諸暨二首（時值冬至）

士元堪別駕。難淹百里才。鶴長豈自續。鳧短竟誰裁。倚蓋看花去。飛灰出管來。陽春不甚露。臘月有桃開。

其二

野老出深谷。使君歸越裝。壺漿必自捧。亭柳不愁霜。山入耶溪綠。湖流泌水長。迢迢知幾

曲不及別離腸。

瓊花館

聞道瓊花去。空餘道觀閒。祇因天上豔。不肯戀人間。海月炤絕色。江流下碧灣。故園梅樹發。花耐雪中寒。

畫梅

麗夕上元偏。春風蕩遠天。誰將五尺雪。寫入一筒牋。暈信空中奪。香疑筆底傳。夜深懸榻冷。夢見羅浮仙。

送余君(有序)

予素慕武夷之勝。因內兄潘君丞順昌之屬驛。藉其僕馬。往游焉。遂得友余君于順昌。一傾蓋而語移日。嗣是數與宴談。及別。復勸于東嶽之飛閣而始去。蓋余覽名山而又得良友。其爲喜可知矣。居數年。余君以寡知發憤。隨買爵。例當爲丞。入京待選。以念我故鼓棹錢唐。至山陰。語數日不得罷。乃徧游會稽禹穴諸山。始去。此則因舊友而得覽名山。其爲喜也。或不減於予之在順昌乎。余君且曰。吾例得爲丞。而今者龍山鴈宕之間。丞且缺。幸而得補此。當與君復會于名山也。予曰諾。是可以別。

矣。遂賦詩以贈，而序之如此。

已作仕途客，相看仍道顏。更期垂色綬，應復會名山。龍自潭中合，人從日下還。知君過劍水，不道別離難。

一枝堂對雪

是月凡三見雪，而此日獨甚，興致過飛，筆不能禁。

大地呈三白，小堂開一枝。樓臺住天上，鸞鶴下神祈。混混無窮處，茫茫不可知。翻思潛岳頂，仙去欲何之。

李氏挽詩

（山陰周公側室）

自與使君親，長期托此身。江津千里渡，官舍兩年春。病鬢花銷豔，空幃網綴塵。少君今不作，焉望李夫人。

贈妓

邂逅黃州客，言從赤壁來。珮疑交浦贈，鬢是湘雲裁。麗日香塵起，遙空小杏開。此時分袂去，何日寄書回。

送汪君修良北上

別語日將移，朱榴入酒卮。知君必有合，而我獨悲離。彤管爲囊穎，青絲作劍維。迢迢梅雨

足津路正通時。

寄京中諸友

鄉里客燕京，無人不妙英。此方投過轄，彼或送行程。遠道春初入，垂楊折不勝。空將數字寄，脈脈此時情。

朱四（昨夕酌水樂洞）

昨宵聞水樂，今日聽鶯喉。何事朱脣裏，能爲白雪流。迢迢涼夜永，脈脈故鄉愁。都付梅花落，梁塵遶未休。

張母（蘇人）

孤節聞張母，冰霜晚不渝。他年三尺牘，茲事數行書。掌故非功令，操毫過閭閻。恨無劉向手，列傳記全疎。

早春過顧君欽於鄰舍（君時方讀禮）

相見去年頻，相過及早春。孝廉連理樹，文學石渠人。甕柏哀中覆，江梅雪後新。清尊借鄰舍，醉我未全貧。

壽王曲阜（張殿撰婦翁也，莊名六湖，門有蟠槐）

骨相應頤方芙蓉耐晚霜橘租千戶俸鷗伴六湖莊荆茂歡諸奴槐繁卜二郎乘龍方下榻因得附瑤章

一內史邀集王氏園亭和梅客生席上之作

園亭醉客處歌落海榴花櫻字穿雲亮山眉入蓋斜北牕涼白墮尙饌到朱耶楚曲誰能和陽春本大家

哭王文道中(壯歲喜鼓兵故五六云不脫中衫而扛石疊山以花又再謝鄉飲

故末句云)

難免是栖栖惟君不乞醯饑腸寧自斷強項可教低小警聞古北高談到日西無知信天道伯道竟無兒

其二

啾肉每經月儲糧不數旬喜花巾拽石熱果袖分人祝哽虛高席殘書謝小民頽波誰便砥拳石自嶙峋

聞朱次公訃(朱善書攻二氏讀書龜山頂死時近巧夕)

鄂人豈易得鹵莽宋元君肘木今抽墓鼻(平聲)蠅誰受斤與儂元契闊於器亦藉薰何

事聞朝訃，踟躕到夕曛。

柳兄九迫以師禮（元澂）

贊捧一函重，塵沾兩膝輕。向驚呼小姪，今可受門生。霜兔當誰敢，雲龍拜我寧。放他頭地出，自古有權衡。

雪侯代王子與海上「才生張書並詩一首」（有序）

日者滕封敗睦，聚族角雄。盡出戈矛，白滿天地。觚稜所到，陣則六花。鵝鷺之池，軍聲渾矣。素纛縞裳，雌雄未決。山林短褐，何用纓冠。而先世泛剡沙棠，橈槩不存。遺風固在，甬東濱海。正劇相思，梁園之賦。非子誰屬，仲秋雙鯉。出諸袖中，以讀以觴。唾壺爲缺，知黃竹之必歌。希瓊樹之遐寄，永以爲好。投之木桃。

從來無此雪，盡海鶴來長。入夜應三尺，隨颺剪六銜。騎羊新白袷，放剡舊沙棠。瓊樹迷天是，相思好寄將。

上虞復西溪湖（懸官姓朱）

歲旱災無慮，湖還續永存。他年書北史，此日儼西門。赤蹕諸公剡，黃雲幾處村。橋門圓聽者，別紀笑言溫。

黃君書舍在委羽山洞索賦（黃巖縣故人之子）

委羽本名山，尤奇是洞天。青霄去鸞鶴，白日下神仙。二酉藏書室，孤桐對月絃。古陂千頃在，叔度我逢旃。

劉老之楚

劉老云之楚，孺子贈以詩。紅藥翻新主，黃鸝語昨枝。絲絲收細雨，脈脈了殘棋。臨岐不忍別，斜陽且莫西。

王某部母夫人詩

太君爲壽日，令子在周南。長憶茹荼苦，寧知奉鼎甘。孤鸞青鏡淚，五鳳白頭簪。同是爲王母，瑤池曲正堪。

鄭某部母夫人詩

郎君是鄭虔，況值奉劉年。堂北丹萱麗，巴西寶婺鮮。舉頭參戴勝，握手問彭錢。阿母應仙侶，何年凌紫烟。

王某部母夫人詩

太母舊稱賢，清霜一節堅。孤雌寒夜老，雛鳳紫霄騫。風紀千金重，天書兩字懸。今朝爲壽

處不負影梅邊。

贈錢竹坡

早歲采芹客，中年種杏人。眩今三折後，井是百家春。長者高門席，澹然太古鄰。何須卜長久，不朽在天真。

贈松庵公

聞道松庵叟，栽花迷四鄰。花今饒鳥語，松亦老龍鱗。白首緘泥垢，青春酌酒頻。仙郎叨附驥，因得頌莊椿。

鍾公子以詩贈次答之

（家百官語言敦款而詩特老鍊不似其人時酒價

謾傳驕甚而鍾以一壺相餉）

裘馬行中簡，如儂得豈多。迷天高酒直，特地挈壺過。處女柔聲氣，將軍警鶴鵝。那能三日響，來敵百官歌。

南海歐工部養子某能詩近有人持泉州尤山人侍者詩來相

示不減歐能也兼善簫姓范氏名鹿

南海大夫歐，泉州處士尤。泥中雙綠髻，詩伴兩蒼頭。况復簫能引，如聞鳳下樓。主人調笑

劇那得客邊愁。

送史靖江（自光祿從事拜）

都城楊柳綠。二月宛霏霏。却館長條別。難離遠棹飛。天廚辭禁燭。海色佐琴徽。曾見東方朔。金門割肉歸。

閔封君壽詩（及其妻湖人）

振木蘭溪澤。泥金書水書。況逢百歲祝。幸喜二人俱。柳色濃春後。荷香淡夏初。此時借令子。遙拜白雲廬。

楊會稽公去思

一錢亦擲水。三斤只鞭蒲。古有劉邦伯。今稱楊大夫。碑螭生細蘚。祠樹長高梧。別有麒麟閣。千秋仰畫圖。

給事中某吳人歸壽其父

碧梧青瑣地。長繫大椿思。問寢恐遲暮。報君還有時。洞庭當月出。寒橘映霜垂。定侍高堂去。扁舟纜釣磯。

蟹（蟹借穴於蛇壇。見荀子。婦嫉忌食）

北產更恢肥。如盤尺五圍。鴻門撞有盾。蛇穴閉無扉。僕來蹲紫玉。徹去耳青衣。個物休輕食。桃花結子時。

其二（蜀多山。遠江者絕無水產）

高陽詩酒輩。購爾賞懸城。月黑奔江海。霜肥避鼎鑪。滌寒犢鼻短。壘熱鳳琴鳴。想見臨邛婦。蹲鴟醉長卿。

王大夫挽詩（積齋公父）

教子一經成。封君五品榮。牀捐大夫簀。星墮少微精。移花鐵尙媛。剩酒客誰傾。參伯奔從楚。千山猿夜鳴。

送柳九澱與董伯大北行

公子九先生。青春事遠征。難忘東道主。再上北京城。紅袖當壇酒。黃鸝喚友聲。唱酬誰作伴。最妙董明經。

青田湖客遺巨鯉獨酌

相遺三尺鯉。正逢沽酒歸。青田湖畔網。紅蓼岸頭磯。留爾待斜月。飄然竟拂衣。晚霞陪醉爛。故作舞裙緋。

鈕大夫園林（按察公說石溪）

前屏度白鳥，隔水敞朱扉。柳葉爲絲拂，梨花作雪飛。羅衣烟色映，寶瑟月光晞。萬樹繁桃李，耽游正未歸。

其二

細雨作梅黃，微薰帶遠芳。方舟閑菡萏，圓沼拍鴛鴦。帳淺鶯歌短，屏深燕語長。臥淹西日永，起換博爐香。

蠟屐（柳宗元所鞭賈說，鞭本朽木，糞壤爲質，蠟扼染以售其僞）

冬青蟲作蠟，春屐象摩牙。過檻翻愁滑，扶筇未免斜。寄情於木概，何似隱桃花。笑向猿鞭賈，黃梅借一搽。

聞人賞給舍園白牡丹擬作（盤婦喪誓也，見禮。張佑獎一妓，云揚州

近日潭成，差一朵行能白牡丹）

牡丹紅固好，白者更丰神。風露三更月，闌干幾玉人。啼暗鬢鬢碧，樣大酒盤銀。放取端端去，揚州道上行。

客燕者累月，一遇張孺毅于市，遽別。

俠客悲歌地。千年喜共君。相逢渾不飲。惜別竟何云。貂帽雙胡挾。銀鞍萬柳紛。知君飽文字。豈只醉紅裙。

園中春雪

春雪浩茫茫。羈人坐欲僵。分明落桃李。只是少芬芳。一片淒園柵。中宵醉洞房。何必分苦樂。人自異肝腸。

雪墜片如絲者。或如錢者。皆景絕奇。因專詠。

靈雪差常態。翻奇得品題。千絲冑數蝶。萬絮逗粗黎。錯落真成剪。勻飛反厭齊。一生祇一見。天巧絕風姨。

几上篇（呂師翁餉以麤屑爲人所攫。時翁攝縣。余在繁賦呈）

鼎肉聞臺使。生魚屬校人。味珍宜染指。意到卽沾唇。黃霸知烏攫。說湯掘鼠詢。自憐如几上。念此益酸辛。

李子遂攜已所繪圖歸陶翰撰索詠

截取何山勝。來歸尺素中。拂簾防燕子。遶座疊芙蓉。出自游人匣。將遺太史公。瀛洲何限景。較此得無同。

丁卯七夕謝興化公孫海門偕浩上人胡子文餉予以繫得牛

字

天上分銀漢。人間隔畫樓。併時雙眼淚。啼斷一年秋。贈鵲金釵解。辭懽寶帶留。莫因河間住。也學騮牽牛。

答贈王山人濟川

憂世惟王子。無魚歌鸞。殺雞飯賢者。捫虱傲諸侯。春雨園蔬涉。秋天劍氣浮。賜池元浴馬。認得幾驂驢。

郁穎上

五柳綠淫淫。歸來種在門。五年官不調。一點道初存。遮別今何往。相知在論文。欲從遺匣內。一讀哭麒麟。

答贈徐君

書室宛清真。吳山正暮春。相過攜令弟。俱不是今人。論道沿流水。彈琴坐古椿。相思不可見。歲晚隔江津。

葉泉州公挽章（公號南泉公孫思余長婦）

生晚懷先達。如雲逐晚風。亭花讎舊製。祠樹拜新容。胤有雙眉白。庭垂五桂紅。猶遺一片玉。真愧倚葭叢。

送諸翰君北上(南明)

太史有光輝。移家向帝畿。那能將彩筆。不去侍彤闈。曙啓含香入。宵分賜食歸。他年看控馬。辮影灑沙堤。

對陽篇(余畫史索賦)

郎騎有光華。鳴珂出視衙。暮歸猶捧日。朝起必餐霞。玄圃五色鳳。丹心一丈花。定須持兩物。云可並君家。

與友人載裝餉往游西山忽與僕夫相失遇雨士人止宿功德

寺(寺爲今上游幸所)

客子聯牀處。君王駐驛時。艸留承蓋色。樹拱向陽枝。入夜迷山徑。逢人問路岐。阿誰能下榻。燈火傍禪棲。

弔陸靜山

獨抱古人心。芳名動武林。高談傾四座。一語重千金。孝友傳鄉井。衣冠葬碧岑。空餘華表

鶴哀怨白雲深。

望湖亭

亭上望湖水，晶光澹不流。鏡寬萬影落，玉湛一磯浮。寒入沙蘆斷，烟生野鷺投。若從湖上望，翻羨此亭幽。

碧雲寺流觴（寺蓋張內監埋骨之所）

蕭寺不勝秋，攜尊盡日游。數行依殿樹，百丈遶塔流。蕩葉紋偏蹙，催觴響未收。中官泉下聽，一段御溝愁。

至夜宿香山寺

紺殿依巖匝，金題拂露明。因從月下坐，翻擬雪中行。夜覺諸緣息，秋間萬竅鳴。逢僧都不語，竟已話無生。

流憩亭（并來青亭俱香山寺之別景。流憩有巨石一片似蝦蟆，因名）

山寺枕孤亭，迥裾此一登。夕陽歸數鳥，秋色遶諸陵。氣肅巖逾峭，風流葉屢騰。從來能涼冷，片石不妨憑。

蜃樓圖

圖中看海市，絕勝海中窺。似結元非結，如移定不移。覺疑宵夢接，醉誤夏雲爲。蛟蜃如今見，翻嫌畫手奇。

金山寺

山寺全浮水，秋來落葉紛。經樓一海盡，僧舍半江分。北渡維揚岸，南天建業雲。何年走胡騎，惆悵倚斜曛。

與楊子完夜話京邸

相別亦已久，相見情轉親。夜來燈下語，客裏夢中身。掛席門停蓋，徵詞馬蹴塵。由來漢揚子，元是艸玄人。

送沈君之清江縣史

仙尉懷黃綬，言承寵澤深。欄邊行射鴨，堂上助彈琴。臘雪融征騎，春堤弄早禽。都門將別處，柳色正垂金。

季有倫入燕

送君燕北去，別宴黯魂銷。馬頭飛燕子，塔樹滴櫻桃。紅燭更還短，金釵舞想嬌。他年杏花發，折取最高條。

送郁宜興君北上

柳色弄新晴。春禽柳外鳴。幾宵連座語。一日拂衣行。仗劍難爲別。鳴琴舊有聲。從來流水調。不爲世人更。

胡子德偕有倫往

王孫游遠道。芳艸日將斜。舊醉吳山月。今酣燕市花。北程渾入柳。西馬正求茶。莫遣雙魚斷。相思歲晚加。

孫君訪余於繫

一別武林道。幾年纔見君。帆開百花雨。衣拂五湖雲。握管梁書額。橫琴楚淚分。魯連去已久。誰爲解茲紛。

茗山篇(爲泰父)

知君元嗜茗。欲傍茗山家。入澗遙嘗水。先春試摘芽。方屏午夢轉。小閣夜香賒。獨啜無人伴。寒梅一樹花。

鷗沙篇(茂明)

暫向市中隱。終爲塵外行。聞尋篔簹侶。遠結鷗鷺盟。海樹春雲隔。江舡暮雪橫。相隨不飛

去數點羽毛輕。

送曹國博（時自紹學博而擢）

國博元仙秩，明時況寵遭。能師六館士，不讓四門豪。掃戶迎清蹕，陪旒祀太牢。今朝車馬發，郊路隘青袍。

送錢丞之沛邑

君嚮佐邑命，拂曙出都門。餞席臨花設，征帆度柳分。歌風臺上酒，芒碭澤邊雲。千古搜遺事，應從野老聞。

賦得竹深留客處

客來何處酌，林竹藹紛紛。盡日無人見，有時啼鳥聞。廚遙穿綠雪，葉亂掃紅裙。醉後詩竿字，蕭蕭插暮雲。

送別

抽毫陪妙製，披襟穆和風。執手一爲別，灑淚流水東。梅花辭雪影，竹葉沃春融。延佇赤霄際，黃鶴騰長虹。

送某君會試

驛路照金鞍。微霜潤菊寒。秋風隔一歲。春色滿長安。宮酒聽鶯醉。林花入帽看。此時催上馬。莫借夕陽闌。

壽蒲谷方伯

紫薇行省使。綠蒲谷口人。夙有神仙氣。聊隨車馬塵。居深山共遠。意適艸俱春。駕鶴羅浮頂。行看狎子真。

元旦集丁戶部館得存字

椒懶當茲夕。萍逢共此尊。江梅將驕去。酒雪借春存。刻燭題孤韻。呼盧彩六痕。客中難得醉。莫怪作鯨吞。

與諸君集明月菴在妓坊之南隔一垣得春字

客子多辛苦。攜尊隨主人。清池移鹿菴。紅袖隔牆春。疊酒何曾却。千愁不一頻。但因歸去急。不忍別流萍。

過沁州感嘆

一官邊塞上。終日馬蹄塵。路冷長逢雪。村荒不見春。薄田無水稻。破屋有貧民。安得關中尉。圖將達紫宸。

丁戶部母夫人目疾得良箴復視（戶部孝感所至）

既盲而復視。茲事豈非神。萬鎰空青賤。雙瞳水碧新。固知由國手。還是本天倫。母節兼兒孝。能無格昊旻。

青白眼（古有塑佛者燒瓷嵌睛。裴楷稱王戎之眼曰爛爛如巖下電）

阮生醉不醒。瓷瓦却惺惺。解將巖下電。換看世間人。自笑長門詔。醉墮能言猩。不著紅油屐。知予盲不盲。

徐文長逸稿卷之三終

徐文長逸稿

四九

徐文長逸稿



五〇

徐文長逸稿卷之四

七言律詩

千葉碧桃花

(陳文學樹會稽太守停蓋折一枝)

曲巷高牆立水隈。碧桃如蓋盡重臺。倍將夜月憑誰襲。吹殺春風未易開。清麝乍飛明府蓋。寒酥濃笑美人腮。年年遶樹雙蝴蝶。說是何郎爲粉來。

上虞母夫人詩

遙思貞女存孤日。何異忠臣寄命時。身作秋霜今皓首。光爭明月豈蛾眉。坐臨晷彩仙郎袖。起接鸞裾小婦卮。此地從來仙子宅。金壘咫尺似相期。

白雲遙祝爲韜仲賦

(時仲以貢入京。五月某日。值其母生長。祝於舟中。)

江上遙遙望白雲。江中出沒數魚羣。難將赤鯉供慈母。悔着青衫謁聖君。燕子拂舟撩客語。榴花度酒入蘭薰。天涯兩地遙相祝。水遠山長那得聞。

景文索送其縣史入覲

如君黃綬有芳芬，總隔娥江亦得聞。昔取鳴榔頻射水，今從鳧鳥遠乘雲。深宵巡徼提兵馬，絕谷來仙斷酒葷。益信今來無此輩，轉于梅福思紛紛。

張太君六十詩（太君之生爲六月三日，頃誦經御葷）

上壽欣逢六十年，誰人小道太君賢。斷葱自昔俱成寸，翻貝從今總解禪。榆影北躔知漸永，蛾眉西月寫初圓。采衣未遂雙娛意，猶喜年年侍母筵。

雪中粉團（張肅之莫送瓶中，朔月尙鮮，饒國淡掃及卷馬俱稱景）

合帶芳英弄大寒，風吹一月不能乾。粉肥已覺垂稍軟，雪厚仍煩挂斗團。屬國節旄迷大漠，虢姨裘馬縞長安。春姿一種嬌銀海，絕勝滇茶煖臘般。

牛首齋罷便往祖堂獻花巖迫晡矣

牛首梯縣古佛場，樓臺絕頂百僧藏。香烟一一雲巾出，閣道蜚甍鳥外長。三五沉魚陪冶俠，清明石馬臥侯王。却憐爲景淪貪海，帶黑鞭驢到祖堂。

祖堂夜歸

兩地禪林一日窮，角巾面面折衝風。花枝作雪浮天上，酒禁從誰到寺中。坐指帆檣江色暗，買看池館杖頭空。歸來正上南城月，醉臥松根聽暮鐘。

與諸生三到徐氏園得兵曹郎簡而始入

王家支庶執金吾，詔賜園林絕上都。一水盡含飛閣動，百花半映古槎枯。紛華子夏猶難免，賓客平原近亦無。不有銅魚能折簡，白衣無限立春鋤。

嚴先生祠

大澤高踪不可尋，古碑祠木自陰陰。長江萬里元無盡，白日千年此一臨。我已醉中巾屨岸，誰能夢裏足長禁。一加帝腹渾閒事，何用傍人說到今。

虎丘

（杜甫蕃劍詩：虎氣必騰上，人言閩閩之藝，致白虎，乃是劍精，理或然也。又

吳人至中秋之夕，競曲於此。虎丘之茗，佳者斤率金二兩許，四句謂西子也。）

轆轤高倚壁嶙峋，劍水沉沉草樹萎。虎氣必騰千尺上，蛾眉曾照兩灣顰。不勝清拍中秋夜，盡委黃金數葉春。誰記君王舊歌舞，館娃宮殿已成塵。

約觀水閣往遲遂虛馮太常飯及歸又失鄉職方魏園之觴

燕子磯頭風日黃，遊戎校士水中央。春深痛飲辜司馬，日亥清齋虛太常。大樹低花遮勒短，紅旗白羽塞盧長。何從一飽飢方朔，自買魚蝦入醉鄉。

送趙大夫掌南臺（舊嘗爲南御史，論分宜五六云。）

鼎地千年計不輕。特從闕下借中丞。長江旌節陪留守。大俠屠堆偃孝陵。一道舊寒桓典馬。羣公今職鄭州鷹。豐城雙劍頻勞拭。解贈相看是劍繩。

登報恩寺塔最上一層（寺已火）

報恩禪塔入雲霄。萬歲千秋翊聖朝。詎謂天龍銷燼後。尙餘鈴鐸度江飄。高臨巨浸浮天闕。下見深宮盡日遙。回首鄉園看不見。亂山殘靄去迢迢。

唐會稽以母憂歸上海

明府歸帆帶雪飛。錢塘形色黯淒淒。愁看冰鯉橫江臥。詎許鳩鳥影浪啼。邑里亦悲慈母去。滄洲宜着孝廉棲。野人尙有南冠滯。不抱瑤琴出越谿。

宋氏吟書畫冊中

持將傲雪凌霜物。寫出辭脂謝粉心。粧鏡幾臺收曉匣。孤雌萬壑守寒浪。春秋等是吾儕筆。風雅那高箇裏吟。自古食魚須食鯉。娶妻須委宋家禽。

送馮太常

太常官秩儼清真。特遣南宮甲榜人。郊祀雅篇親得奏。伶官麗曲不同陳。朱壇碧柳時題壁。露笋冰澌每薦新。想見他年赴徵處。獨辭高廟步恂恂。

登北山小憩龍王堂遂上鎮虜臺風至颯然因感麻總兵校獵之約（北山寺在一座石中耳）

北山高寺等浮屠。龍王高臺望入胡。正苦衣鶉棲大漠。翻思毛雪灑平蕪。長河急水琉璃濁。片石安禪菌萑孤。欲問射鵰何處是。沙場不見有樵夫。

寓宣府九日同楊惠兩鄉人集北山寺而昨夕風烈甚雨即成雪壤不膏故山悉赭結句別有所爲

北寺高臺大漠東。他鄉尊酒兩萍逢。飛花已作先秋雪。落帽何勞隔夜風。百折不離山色緒。數椽忽露寺門紅。世間何事非堪避。安得萸囊日日縫。

燈夕答訪諸君因尋百廿四歲老人未青霞誤而爲仕關所罵
帝城春色倍光輝。東市春燈錦作圍。白眼雙瞋遭客罵。青天一刺向誰飛。毡邊小俠穿塵入。花畔遊龍促馬歸。日亥不凜渾瘦盡。敢嘲白鷺立漁磯。

馮刑部索書冊（共三首西署明刑帝籍春耕前刻奏最承恩耕春所重在宴

奏最者先收二並吾鄉人也）

仙吏縣魚挾珮除。棘槐日亥出西衙。起籠綵轡垂歸馬。獨抱丹書坐落花。笑向燭邊求緩

議泣從車下發深嗟。致君有術甯遺此。莫認蕭曹但法家。

其二

專城奏課有光輝。兩世承恩曳錦緋。鐘鼓雞人雙闕曉。殿廷鸞字五函飛。高門正好過賓從。載道今聞有是非。老矣何心評月旦。不勝鄉曲念依依。

送鄒刑部出知泉州府

(鄒舊令無錫。取汲惠山之泉。而今之寓館適鄰西

清)

齋館清寒舊所持。水符嘗調惠山漪。入從殿陛爭三尺。出付蛟鯨詎一麾。細遶池風聞菡萏。平分苑月醉鸕鶿。南天莫道無饒賞。大海如雲鳥翼垂。

節婦篇

縞衣綦履譽鄉鄰。六十年來老此身。庭畔霜枝徒有夜。鏡中雲鬢久無春。每因顧影啼成雨。翻爲旌門切作聲。百歲雙飛元所志。不求國難表忠臣。

至日錢郎中世材先輩柏堂成同陳鳴埜朱允中二丈燕集

主人種柏遂成堂。柏大何須柏作梁。同在烟霞過歲暮。獨冷華實看天長。落成會見陽初至。燕集那論夜未央。和酒旣非將側葉。若爲杯酌有芳香。

贈徐君（號龍陽，嘉靖間著參同契，獻闕下，不用去，其隱處留明山中，舊傳仙人

所居，至今火尚存。

幾年應制留西苑，晚注道書干至尊。正有神君居帳裏，自應紫氣出關門。新栖洞壑鷄隨去，舊日仙人火尚存。僮學捕魚來谷口，莫教失路似桃源。

送劉子臣入鄖陽

纔共燈前倒玉卮，忽聞劍佩繫青絲。別予去泛瀟湘水，爲客正當桃杏時。應泊魚鄉頻買酒，暫投江寺一題詩。卻憐不得長年少，何事年年長別離。

潘承天介飲

明霞淡靄釀重春，盛典高張禮樂陳。聖世山中歸一老，圓橋席上第三人。定知國學他年醕，且試庖烹此日珍。燕罷啼眉滿歸路，自嘲茆屋有垂津。

芙蓉

一花流采著書邊，五寸芙蓉二月遷。側水羞生初試鏡，啼紅嬌殺未笄年。叢藜惡棘穿根切，大柳深江浸瘦眠。戲取世間閨閣事，權題霜色屋梁懸。

菊花

曾是將軍薜菊餘，尙遺秋雪一藤蘿。
離香伴酒經三主，錢樹塗銀散五銖。
往往抱霜冰夜蝶，亭亭插帽朗晴萸。
落英又道堪餐甚，坐看柴桑一事驅。

芭蕉

蕭然長納綠衫翁，聽雨勾風事事中。
大葉儘勝摩詰雪，高花卽定美人紅。
卽陪霜露秋墻委，亦伴椒脂粉壁空。
一樣連宵明月影，今朝先缺兩三叢。

玉簪

玉簪抽影暗差差，半占荒塔無盡期。
小婦將花曾抱粉，飢人望葉擬挑鴟。
紅芙蓉臉雙俱映，綠鬢搔頭一不施。
定作蛭蟠根葉想，化爲蝴蝶等兒嬉。

萱

吳刀斷水水難分，籍量忘憂憂轉頻。
丹棘空長隣艸鹿，白頭猶見倚門人。
漸鄰惡雪屠冬候，別字黃花擾饌辛。
葉上有蟲秋唧唧，汝南傷別北堂辰。

藜

笑將一幹嘗妻兒，病骨飢腸兩責之。
多事去燃天祿字，安鳩來過老人眉。
山林猛獸今誰是，早晚繁霜正爾持。
他日短長憑杖者，人間數尺紫玻璃。

雞冠

百葉秋皋盡一飛。霜天孤爾伴鶉衣。錦纓未闕知誰絕。絳幘初籠聽漏歸。同腐憐儂終草木。高顛學鳳自儀威。少翁枉有彈塵物。半向南山額上巍。

山查

如聞海鳥不宜牲。亦似山查便莖生。紅後滿村量雀卵。秋來偏此只風聲。對蘋犬馬傷孤抱。種豆遷談少一甥。來往細腰爭寄蜜。莫須移浸與東陵。

萄桃

舊欄東畔野萄桃。亦是張籥大宛苗。既取夏陰飛作散。詎嫌秋蒂紫如椒。月蟠牆影霜蛇去。風引藤香瓦獸飄。付與荒堦隨意係。猶勝惡棘壞蘭梢。

土菩提

菩提五樹百顆懸。但策西功最爾先。點檢小魔空黑豆。糊塗大事有青天。雀鷓暗向珠邊結。舍利難飛死後燃。相伴荒塗行不久。維摩示病已連年。

詠櫻桃花

滿城花發不知冬。閉戶經年筆牒豐。剪送海棠勞及我。折寄櫻桃笑殺儂。雪打霜披應不

免粉腮。胭頰爲誰濃。昨宵况復狂風雨。枕畔驚聞折籜龍。

壽沈參議南湖（沈翁宅近驛。祖道之所。而鏡子孫。）

范蠡城邊暫駐師。喜逢上壽薦芳卮。分符今忝元戎託。出宰曾蒙國士知。門外碧湖開祖帳。塔前玉樹遶孫枝。海天應有青鸞便。願得年年寄頌詩。

謁孟子廟

西域流沙墨翟徒。東周虛器寄蓬廬。齊梁本不求王佐。鄒魯聊歸闕野狐。百楚猿題驚鳥革。累朝霜露老龜趺。景春自是真兒女。錯認人間大丈夫。

馬氏白鵲

何來白鵲乳雙雙。馬氏才賢應季常。練氣橫空從樹杪。鱗門織羽對書堂。倍宜刺史停春餞。懶學燈花映夜娼。宮錦雙鸞君自有。薛濤取繡校書妝。

應李以賞歌姬

遇雲清曲粲明珠。可是佳人獨立餘。延年妹比昭陽燕。西子人看錦浦蕩。內院新妝應墮馬。湖州水戲定沈魚。近聞劍氣新雄舞。那得還來助艸書。

送妓人入道

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靈剪去厭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蓮花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音初學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今無解佩人。

和王芝上人蘭亭詩

茂林修竹舊相傳。千古殘碑野艸湮。碧水曾聞王謝語。青山不異永和年。葉飛錫杖峰前路。樵指流觴澗底泉。回首雲門孤月上。清光遙送鑑湖船。

送張子蓋春北上

離筵驛路正芳梅。騎馬聽鶯是此迴。舊日繡生關吏識。新年羅袖內家裁。澤蘭把贈攜春色。苑杏留花待異才。卻說涸鱗鱗尾在。欲從天上借風雷。

賦得紫騮馬送子蓋春北上次前韻

紫騮嘶斷驛亭梅。紫色翩翩燕共迴。不用連錢千箇剪。祇借葡萄幾點栽。桃杏滿堤衝雪片。烟雲一道本風才。要知他日飛騰處。試聽蛟潭夜半雷。

聞張子蓋廷捷之作奉內山尊公（自王公佐狀元及第至于君只三人）

山陰豈少攀花客。最上高枝更絕倫。南宋到今知幾度。東風分付只三人。傳書鄉國驚先

輩有子明廷慰老臣。想見當年清夢裏。是誰親送石麒麟。

其一（向來廷魁多讓江。右至君始與之相當。君第時其先壘。嗚吼數夜。）

曲江能得幾高枝。得意新郎又會稽。三駿連年空冀北。隻蹄衝曉破江西。淺沙鱗介號懸
水。大壑風雷吼瑞泥。何處彈冠應有客。心知不爲舞虹霓。

子蓋太史之歸也。侍慶有餘閒。值雪初下。乃邀我六逸。觴於壽

芝樓中余醉而抽賦

江城小館共飛梅。笑值高樓向夕開。百鳥投林天未暗。萬山戴雪月將來。盤堆稱蔗供我
飲。字縮龍蛇待律猜。明日兩舟乘興至。宜興合尹煮茶陪。

董堯章謝國塾歸。莖其親送之。（葡萄酒也。見主人設禮以待也。）

異姓侯王有定襄。爲君東道卽兒郎。不因卜蠶愁崩雨。何用穿貂必冒霜。車騎殷勤虛左
席。榻塵容易厚高梁。明年二月葡萄綠。莫負花前設醴香。

盛泰父苑西草堂得聲字（北走胡而南走越。盛本吳產。以北上愛酌客而

豪損）

太僕街前萬馬鳴。野人門巷寂無聲。徑邀鄴下才賢入。共醉吳兒拍板橫。一匣黃金傾北

走半墻紅樹出西清。年來四海浮萍席。幾逐棲鳥散鳳城。

送馮永豐之官兼便歸省

但謂家園倒玉卮。甯期燕市掃玻璃。正當菊盞堪持蟹。無奈魚腸去割鷄。父老爭看懷綬錦。藥湯尙及煮菱蠶。晨昏豈少高堂念。迫岸江舫候吏催。

欽季子守海棠樹下作追壽其六十（大時尙未子長沙師嗣君）

信哉廉吏子孫賢。獻住將軍種藥廬。試問海棠經幾閱。不知今夕是何年。一枝粉靨人俱麗。百蒂紅絲雨並懸。醉與花神爲約去。孫枝還有大如椽。

宿全道登城北高臺值雪

迢迢全道枕重邊。高閣登臨倍黯然。百灶營烟明可數。雙譙蝶粉逸能圓。偶逢飛雪關山杳。漸近浮雲帝里連。莫訝金湯堅若瓮。昆陽城小古來堅。

鳳凰臺（臺今爲魏國所圖）

池館中山稱最繁。題詩紀鳳自開元。翻因一片荒臺土。直賤千金沁水園。柳色條條通御氣。梅花梁梁隔高垣。三山二水無由見。風景都非舊日言。

李長公邀集蓮花峰（五六實事）

萬山西去翠濤長。特插層峰。茵苜黃。止與將軍橫一槊。翻疑迎葉坐中央。頻傳鸚鵡籌長袖。新買韓盧獵大荒。昨夜邊西開插羽。幾回乘醉拂干將。

客有爲留春詠者亦命賦之

春去春來何所之。春花隨爾亦全稀。黃金大藥終難駐。紅袖嬌遮晚更飛。忍唱驪駒催客去。欲馮啼鳥喚儂歸。年年此際腸堪斷。何事東君好別離。

盡社詠留春者並函寄復賦二首

社壇高詠集精藍。大塊青陽儼去騷。聞道沉酣劇河朔。只愁風雨送江南。筵前肯放勾芒轄。嫁後甯燒玳瑁簪。轉眼城南桑樹下。更題少婦遶饑蠶。

其二

西施石上老紅茵。賀監湖頭款綠蘋。去妾猶能啼故主。風光應亦戀吾人。天涯一燕嚙花轉。酒畔雙蛾對雨顰。併是斷繩千尺井。大家無計挽銀瓶。

金剛子珠串

金岡百子寸絨排。攜向叢林儼始開。梵底波濤生海壁。鬚根琥珀映鰲腮。珠遺象罔收非一。棘取猴么饋（饋乃馮乏之意似言削菓也）盡來。最好可師無臂挂。飄然推下講經臺。

四山樓詩

深巷雙門夾道隈，烟雲斜日倚樓臺。簷扉四面空中啓，山翠千重肉裏來。小座客臨看易滿，匝簾鳥下邊能回。卻言月夜宜清嘯，秋半應知上幾迴。

友人索贈劉府公以剿寇受賞

曹吏分符夜正中，傳餐破敵曙初紅。經營聊試材官技，賞賜先歸指示功。鄉里徵兵連歲盡，郡邊臨海一朝通。眼前世事誰長策，此日東南獨倚公。

會稽訓吳先生母九十出冊索題

瑤池寶籙授長生，九十聊占上壽成。就祿官衙隨地往，承歡綵服幾回更。筵中已覺留春住，燭下猶能記夜行。自喜當年曾教子，白頭親得見傳經。

推府韓公生日友人索贈（韓關中人）

羽觴薦壽儼瑤臺，况復人從函谷來。兩度關門占紫氣，幾年仙吏住蓬萊。官庭草樹宜春日，法座星辰接上台。更羨于公陰德在，高門留取傍雲開。

過胡汝宅留賞牡丹

芳樹丰茸何歲栽，對人不語向陽開。頻年此景無多日，好客相過問幾回。寒蕊正宜催羯

鼓高枝偏自映金杯。醉餘誰復論朝暮。待爾陽臺行雨來。

送同府潘公入覲（潘公陪赴科諸生宴時謬期謂罷歸。至是送公入覲。）

早秋猶記赴明經。宴罷相期在此行。又見摳衣隨隊入。真慚束帶下階迎。驚時已是趨朝候。戀別難忘秣馬情。共在陽春無可報。况逢知己許平生。

瑞荆篇爲新昌尚賓呂君乃弟賦

荆樹雙標瑞應期。與君兄弟頗相宜。竇家有子皆丹桂。馬氏何人非白眉。拂帶遊絲縈一本。催花和氣遶連枝。他年會見高千尺。問道兒孫幾葉垂。

十五夜抵建寧通都橋玩月

城西日暮泊行船。起向長橋見月圓。漸上遠烟浮艸際。忽依高閣墮簷前。坐當林樹看鳥邊。望入銀河與水連。久欲乘槎問天上。幾回津路渺無邊。

送吳學師奉其母太君還南昌

鄉思偶憶越人吟。就養還嫌非母心。萬里江船歸白首。孤亭祖帳集青衿。家連南浦飛雲入。門對西山積雪深。想見寒宵燈影下。笑牽兒女進溫衾。

和樂堂詩（諸暨楓橋）

堂敞羣山紫翠中。一門和氣暖融融。每看霄斗縣從北。別有春風來自東。萬里雲烟圍檻桂。百年枝葉老橋楓。籬欄笑詣時時發。莫問瑤臺第幾重。

題翠華軒卷

楓橋先輩有風流。玉軸文池鎖綺樓。山水大觀凡八詠。人家喬木幾千秋。黃絲暗縫偏游蠶。白雪吳綾半織虬。俗眼燈前從古忌。賢孫隨處好藏收。

寄答汪古矜（汪徽賢也。有忘鷓園）

少陵鷓鴣喚不來。汪家鷓鴣爲了無。猜非關野老能爭席。自是菩提無鏡臺。范式雞償明歲約。羊曇泪是幾年哀。會須一哭胡司馬。共踏黃山頂上苔。

柳橋不知誰氏園。舊有梨樹六株花。甚盛余每當月夜坐觀移。時擬買之屋而扁曰香雪園。今歸誰氏梨且斫盡矣。

六樹梨花打百毬。昔年曾記柳橋頭。嬌來靨靨西施粉。冷伴年年燕子樓。不受三郎催羯鼓。好當一夢入羅浮。今來斫盡誰家圃。辜負山人扁額休。

賦得城山篇爲林諸暨公別號

郎官身本是長城。况住城山得勝名。遙憶諸峰當戶列。應如百雉帶雲平。松蘿自記經行

處。水石終懸宴眺情。寄語移文艸堂使。他年身退待功成。

次韻仲房瑞雪之什與方衡州大夫并呈幕府

占年末慰三農望。禱雪真懸萬姓憂。稍喜瓊枝撩碧漢。轉看銀海映神州。隨車細片疑飛蓋。撲馬輕團類打毬。壇畔班行應共訝。天心原自答君侯。

禱雨詩友人索頌邵府公

使君憂旱禱星臺。走拜銜炎去復來。撲馬忽飛晴晝雨。迎龍先帶碧潭雷。憑將素履通三極。不是臨祈灑一回。總謂承膏無寸土。分涼猶到讀書齋。

詠冰燈(荆川公韻二首)

夜堂流影倍生妍。刻掛誰乘凍未闌。燭暈只疑杯水抱。火齊應落數珠寒。薄輪逼焰清難覓。滿魄生花洞可看。復道餘光能照膽。卻令遊女怯追歡。

其二

五枝叢裏總稱妍。徑尺能消幾夜闌。對日水晶誰取火。生花銀燭自禁寒。共燃始覺琉璃避。但掛還將雨雹看。無奈陽和消作淚。向人筵上解悲歡。

落花(四首)

二月初歸三月來。千紅萬紫不成開。繡偏芳艸時。縈帶灑向粧樓欲貼梅。殘暈祇疑啣鳥雀。輕陰半是隱條枚。因風吹上高唐觀。爲雨爲雲在楚臺。

其二

少時片片曉初明。多或紛紛數不成。北地佳人元獨立。大堤遊女本空城。乍依天上綠絲駐。定下風中到水凝。開謝莫言機太速。乾坤何物不枯榮。

其三

西園蝴蝶戀芳辰。南陌驀驩蹀綺塵。態比鶯鴻還讓色。粧如墜馬不同新。非關塞外吹羌笛。已覺囊中逝早春。寄語隄邊遊冶客。明朝還得藉青裯。

其四

楊雄宅裏積初饒。衛尉園中去漸遙。總謂異開還異賞。其如同謝復同飄。雨從講席天將散。緩向房幃鬢共消。便取明皇催羯鼓。流聲何事激空條。

送葉公子歸同安

阿翁門下傳經客。公子堂中講課人。半席不分閩越語。幾年同是弟兄親。遙憐攬轡還家日。翻憶趨庭問禮辰。何事匆匆易爲別。心知龍劍合延津。

題某名卷後

高賢名筆幾傳留。偶向君家匣裏收。此日人猶甘北面。當時地亦重南州。經綸臥柳終身計。軒冕浮萍一葉流。無限衷情呼不應。瓣香終日對悠悠。

芷齋

讀書往往荷三餘。種芷爲齋扁芷居。供眼色拚輸藥圃。療斑香定入方書。爐飄海國旂檀避。座滿嘉賓蘭蕙俱。從此一帷重翫易。不須更燕下蟾蜍。

項羽戲馬臺河澣留侯祠雲龍山張山人天驥放鶴處

千古徐州雄楚西。多援舊事嘆當時。大王千里馬誰得。山人一去鶴何之。產蛙沉寤年年水。辟穀餐霞歲歲祠。曾見蛻蟬還食不留侯。未必降庖犧。

呂布宅（有序）

布妻諸史及與布相關者。諸人之傳並無姓。又妄得有貂蟬之名。始村瞎子習極俚小說。本三國志。與今水滸傳一轍。爲彈唱詞話耳。又山根一小砥。牧兒指爲布妻搗衣石。以妄遊客。布馬名赤兔。爲人盜獻于曹。然布之敗。非關赤兔有無也。布以斥陳宮策聽妻言敗。操構宮。縊之。養宮母。嫁宮女。亦幾活布。乃奪於劉。不忍殊刑。假

同宮綫。觀此則知布妻終免囚。既裴松之奉宋武命注陳壽三國志。乃沒布妻事。兼沒其姓名。

將軍納策正移師。少婦牽衣惜別離。若使爲孳倍縛虎。爭如仗劍送烏騅。貂蟬小字從何典。砧杵寒衣寄阿誰。弔古老狂無美刺。卿家何壁可題詩。

其二

人皆爲布罪蛾眉。大抵蛾眉見若斯。赤兔不嘶連夜艸。白門猶望百年期。贖歸沙漠中郎女。嫁與邯鄲甌養兒。兩者祗須半行字。不知何冗奪松之。

九日登戲馬臺

臺始於羽。宋武嘗九日嘗登臨。六朝以後多取爲詩料。余故特再詠焉。宋武劉裕也。孫恩寇會稽。將及山陰。武以長刀奮殺數十人。恩走海。山陰幸全。傷蛇見本紀。

宋武登高酣戲馬。侍臣陪宴話傷蛇。金釵各帽風吹落。繡帽親宜菊插斜。感慨長刀遮敵邑。淒涼短褐弔官家。欲沽一滴澆行在。拄杖無錢何處賒。

嚴懊灘（并序）

幕至嚴灘。客有及子陵先生者。輒嘲之曰。老漢捏怪。終年著羊裘。老牌寒病耶。

呼筆札來番舊案。不兩句而石尤起。舟幾碎。擬牲往禱。恐遺羣吏笑。偷取兩句灰之。誓于江曰。亟歸當望禱。

既向東洋罵蛟母。又從嚴灘謫羊裘。天教風伯爾休往。胆落溫郎他自收。細艸免冠羞下馬。大江投札許沈牛。客星久矣眠天上。誰管驚沙打石尤。

馬策之死失挽一日自作小楷千餘腕幾脫遂感昔日之勞挽之

幾年燈火共熒熒。此夕孤燈照獨青。馬氏白眉翠夜壑。荆軻一臂失秦庭。翡翠有魚提換米。麒麟無夢送添丁。馮誰去買太湖石。爲勒元常墓志銘。(贈小玉魚二。一翡翠玉。)

送白君可赴葬劉刑部(白好客人呼爲白孟嘗。餉我鴉酒。索祭文。)

君到劉墳艸未長。解將佩劍挂劉郎。空囊屢歸蘇季子。遮道爭呼白孟嘗。水掌乍肥鼻正賈。泥頭未破酒先香。餉餘索我薤上露。和淚隨風灑白楊。

送楊子甘復之京(楊久客歸必展墓)

我賓爾主各匆匆。北去南來等斷蓬。何事得無長太息。此生寧有再相逢。黃塵敢避驛蹄蹴。紅淚初乾馬鬣封。不但別離纒苦惱。時時悲喜戲場中。

張子錫嘗自題鏡容今死矣次其韻五首應乃郎之索（前刻其

一）

十九寒交一搢紳（十分中九分寒交一分搢紳而已）武略將軍好舍人（乃祖正千戶階武略將軍）

慣喜迎賓虛左席（實錄也）生憎學女作西顰玉皇既受三彭謗（見西陽雜俎）金冶難留七尺身

（感絕書）越王以黃金鑄范蠡（感絕書）越王以黃金鑄范蠡）即使郎君呼百日畫中未必下真真（畫中美人名真真其謂畫主人曰祀之

呼其名百日則下主人交之生一子其後攜子躍入畫中畫中亦添一子）

其二

雲作衣裳霞作紳詩壇畫譜一才人苦吟驢背忘高喝爛醉蛾眉答淺顰宅畔大槐依舊

國（海山宅有古槐借用南柯事）輪邊小劫可由身鏡容我亦年年書比較今來漸失真

其三

乘輿問疾禮拖紳爾却拖紳禮若人君房本謝薇垣直（宋張君房爲紫微者謂即代筆海山亦嘗

略代西清諸直之詞）京兆翻工柳葉顰（海山得二齊妾其顰畫眉之事不減張敞）祖述不孤雙大老（謂不

孤其先世二張也）奪投（投胎奪舍）難認三（去聲）生身西臆昨夜梅花夢仙尉并（平聲）教贊子

真（梅福字也此作夢中戲言耳）

其四

玉花巾子綠池紳。月旦訛評孝友人。（巾子旁綴玉作插花瓶緞其胸紳必以墨色縲紵其他故俗人爭目以醜異而盡略其孝友）泣鴿晚猶垂母淚。生鵝初不爲兄饗。談諧百出嬉三昧。雲水千重了一身。見說閻羅仍待制。許君鸞鶴去朝真。

唐伯虎畫崔氏像因題余次韻三首（舊刻一首）

子建詞描洛浦神。唐君色染博陵身。巫雲已散當年夢。吳粉空傳半面春。韞玉求沽遭棄置。探藤多事問新陳。（失二句）

其二

盤陀江上水仙神。秦繆樓中弄玉身。邂逅一番明月夜。蕭條幾度杏花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顏色易成陳。憐儂正是文君輩。不嫁成都渴死人。

送張子成之江暮

公子材名本卓然。宦遊翻得豫章椽。青天酒散滕王閣。碧水風吹幕客船。佩取司空孤劍在。江連秋壁萬楓懸。知君藻思多新賦。彭蠡雙魚正好傳。

送朱大行

九霄萬里浩無邊。黃鶴縱飛隔紫烟。子羽豈無修鄭手。賈生原有去梁緣。過逢寒士絛袍解。告別先公墓艸芊。若到禪齋問燈火。夜深如待舊人然。（余與朱讀書禪寺）

贈中軍舊識

偶叨書記混名流。况遇將軍是舊遊。旅次關心供楚桂。軍中留客唱涼州。夜寒牙帳城烏集。春盡營門海氣收。萬里虎頭方食肉。書生抱筆不須投。

贈俞參將公（并序）

比年海陸奸宄通市島夷。其後漸剽掠居民。壞城郭。賊傷大吏以數十。於是公本抱負文武。流聲有年。承開府之命。提孤軍橫艘海中。經涉春夏。賊所當無不應手碎者。東南萬姓。賴以全活。涓以孤遠。每思一致緇衣之情。而不有路。會公入府城。詣提督府中。舉士大夫若諸父老子弟。知與不知。望見將軍。麾蓋感激。有涕下者。涓於。是倉卒集里。閉同聲。稍知歌咏者六人。各著篇以頌。其他散處不在。不量寡昧。倘亦有壺漿之意乎。

孤城一帶海東懸。寇盜經過幾處全。幕府新營開越騎。漢家名將號樓船。經春若戰風雲暗。深夜窮追島嶼連。見說論功應有待。寇恂真欲借明年。

挽徐高州大夫（山陰公之尊公也）

句容出宰四方師。水部分曹八座知。來視長公方幾日。忽摧大老是何時。懷橋因梓生悲。易。出塞還家得信遲。絮酒一卮猶未得。隔年慚愧寄哀詞。

少濱篇爲金子（乃翁知惠州府。號鑑濱。金子時感刻已集）

兩代高名百不磨。山川其奈兩人何。大夫付與扁舟興。公子忘歸半頃波。無數翠烟生碧。荇。有時白鳥浴紅荷。眼前詩景刊無盡。莫怪梨材索價多。

送郁丞入覲（子家軍藉龍里。與然鄉都勾接。又丞左顧。失迎之）

聲華貴竹數清平。更有都勻亦擅名。少府衣冠真漢吏。上都日月正虞庭。從戎尺藉叨鄉。里。下馬荒廬失送迎。此際又從天上去。令人倍憶館松清。

唐簿得獎（醉翁謂其友朱生也）

鳳鸞何代獨無之。枳棘卑棲盛羽儀。挽粟一朝樓櫓去。旌書連夜度支移。邑多竹色袍俱。映。路近松江鱸每思。黃浦醉翁聞此信。定抽采筆寄新詞。

陳都僉五十（陳嘗藉生員。後官雲南海樵山人子也）

青衿常向泮宮遊。共識將軍是虎頭。萬里已曾飛食肉。五旬何事不封侯。卻因阿大俄驚。

座轉憶而翁醉莫愁。百歲光陰今已半。留貂不解更何求。

送南戶部某考滿詩（送者亦同戶也）

楊柳春來未作黃。憐君抱計向明光。省中竝馬雖無幾。湖內游魚漸覺長。天下征輸空枵軸。年來供給盡邊疆。定知後夜虛前席。好奏南薰第二章。

郭口部翁嫗兩壽

峨眉西去倚天長。引瑞流虹聚一堂。龐氏鹿門同日隱。竇家桂樹接枝芳。酒卮共把雙鸚鵡。簫侶同騎兩鳳凰。自古陳家擅西蜀。何如今日郭汾陽。

呂禮部再燈上元（時呂從抗歸。僅二月堂而再舉燈燕。）

祠郎宴客傲朱扉。帆檠新從客裏歸。百盞華燈縣未下。兩番元夕賞應稀。雨餘葦葉開羅剪。雪後梅花邊座飛。共道勝筵須有紀。不妨投礮引珠玑。

方長公重五餉以江魚枇杷豆酒

江魚銀板枇杷金。綠菽家醅一甕深。方叔特分長命酒。老夫正按小招吟。且寬牛虎甘人責。莫解蛟龍奪黍心。萬絮千花馮巽二。沾泥啣鳥美人簪。

章孟公招陪葛韓二丈特徵酒姬妙解雄舞辱貺嘉篇率爾次

韻(益豕事阮咸也。章長公名啓謨字孟嘉號太元)

翩翩公子信陵君。幾上青山悵海氛。朱亥侯嬴俱上客。葛洪韓衆總仙羣。杯邀去月當天轉。魚幸嬌歌隔水聞。最是攜燈橋上酌。龍塘風皺一宵濱。

其二

投轄風流近屬君。坐淹鶴鶴摩宵氛。天河總沒雞三唱。盆酒還澆豕一羣。舞是公孫新弟子。劇多優孟舊傳聞。安知紅袖非優孟。好學三閭哭楚濱。

再次章君

(壽杜門者八年矣。章君錢葛君遠游至與諸座客并艇枉邀勉爲一

出而章君酒佳甚云。七服矣。是尊公使君所珍物。汝墳爾雅及郭璞都作汝濱)

妙醞端來老使君。鉤鋒正破楚軍氛。強陪東道遠行客。故笑西河久離羣。四座高談仍舊雨。兩年重聽省新聞。魴魚本自無辛苦。多事樵姬唱汝濱。

沈先輩別歸松江十年。再至醉而授筆。倚馬懸河。僕目以吳蒙

辱贈七律次韻答之

阿蒙一去東吳賒。三日天風吹海槎。敢言搖擣遮關羽。卻喜舌辨如田巴。若箇聽詩願不解。苦子趁韻鬢先華。幾淹白坐不投轄。實少青錢付酒家。

陸先輩乃翁曩謬我以函丈後聞多內闚先輩來知其詳可哭也。朱輩拈詩弄繪亦自彬彬可人於其去用沈韻追賦沈陸之交也。神鐵鏈防害云是渠實事（時大叔闕堵故有末句）。

沽酒無錢賒莫賒。况堪提柳問編槎。家本吳山詩似畫。客經浙水字如巴。暗鳴袖鐵爲朱亥。涕淚當筵廢白華。我亦朝昏眩荆梓。幾回舌爛在田家。

陳伯子守經致巨觔三十繼以漿鱸

（二兒北避久滯。每占燈花。又遠

句淫雨）

喜有賢人敬長心。老饕長得飲烹飪。陳遵甕滅封泥液。董卓臍高塞塢金。燈火每占花黯黯。人琴俱溢雨沉沉。細鱗紫甲宜觴物。酒乏詩窮更漏深。

十月望後反舌競飛鳴四五日

仲夏聲宜收反舌。仲冬何事競聲聲。春秋月令卽無准。郊藉時鳴底不平。大梵呪長翻黑齒。小蠻曲短換朱櫻。誰能一一與分別。贏得芳齋自在聽。

送錢君緒山

南昌自古盛才賢。亦仗臯比啓妙傳。肯使異同虛白鹿。但教升散逸青氈。文成舊發千年

秘道脈今如一線縣。况有陽城方予告。好從暇日間真詮。

壽杜通議之父母

侍臣舊立雲霄上。封誥今承日月旁。雙管鳳簫娛老伴。一函鸞字捧仙郎。頻年祿養無珍鼎。此日霞觴注瀼漿。更喜賓遊來結駟。高門誰不羨榮光。

壽戴柳州父母

松溪舊說神仙令。椿壽今符傲吏言。過客倉皇辭上座。長公金紫擁華軒。笑看浮世憂千歲。自養靈臺湛一元。將挹清光陪杖屨。恨無羽翼卽飛翻。

其二

壁水青衫舊有名。恩波白首喜親承。雙飛老鳳人間瑞。千里神駒天上行。共擬腰圍行束玉。此時心事愜傳經。高門咫尺連滄海。遙對仙人白玉京。

壽張翁

翁年八十儼寒筠。聳骨方頤鬢艾紛。舊種槐枝高入漢。今傾桂醕瀉從雲。兒郎邊膝微搖錦。賓從過門半是文。眼見吾儕是童叟。轉驚五十四年人。

送徐山陰公

捧檄將行夏正中。壺漿西出路重重。三千里外知明主。二百年來有此公。鳥去何亭不留鳥。雀飛若箇爲開籠。真于滿邑南薰裏。別感翻翎一段風。

送葉君子肅訪楊龍泉公

山連閩越最奇觀。君去龍泉幾日看。夜月暫稀禪寺會。秋嵐應滿客衣寒。過辭徐穉言相贈。久別楊雄見定歡。却說書齋歲云暮。幸相除拂待歸鞍。

干溪許某是蠶子。山行遇二仙女折松花。令其送往香爐峰上。見二人棋他日。又見二女令其送往秦望山上。與二桃一符。一詩曰：子父母肯令子來。則啖以桃而來否者。且燒符後許。亦不與父母。桃陰置香廚上。父母亦不與來。而許輒燒符後。視桃不見。余登秦望山。山人對余說。乃是前年事。

求仙尙自隔蓬萊。仙子一雙何事來。解珮人間托流水。吹簫去路向瑤臺。望中海島茫茫斷。別後松花歲歲開。世事如斯渾不解。青山落日坐莓苔。

洛神圖

旌幘片片引長虹。蓋下真珠絡幾重。洛浦神仙何所似。陳王詞賦宛然同。輕嬌欲墮波先

捧刺繡。綠飛水自籠。雲鬢雙迴環。珮解可憐交甫暫相逢。

燈夕送張君之滇迓其尊人

今歲風光倍覺饒。無人不去踏虹橋。獨辭午夜千門月。去迓高堂倍里遙。飛蓋梅花梁苑雪。歸帆楊柳楚妃腰。此行不爲營名利。要度衡陽雁影高。

送應公子之金陵

公子行遊寶劍輝。甯親綵袖講庭闈。西園別飲芙蓉夜。東道誰開燕子磯。萬里江光飛海岱。六朝艸色上人衣。高皇舊事馮誰問。賦得西京雁帶歸。

應索柳溪雙壽詩爲張封君

鴛鴦綵翼翻青雲。簾裏偏娛老鳳羣。柳碧一溪開別業。橘黃千樹稱封君。逸庭羔雁光流霰。映酒翁姑色併暉。看取仙郎無限事。鸞封還換幾回文。

答次吳靈壁（時虜報頗急而吳約以騎相迓飲邸中）

爲郎靈壁苦紛紛。預擬精裁一片雲。遣騎總無虛左轂。甚恭卻似信陵君。遼陽虜檄頻崇羽。細柳懸輿自勞軍。縱使馮唐頭白盡。大都不分日摘文。

寄散亭

幽亭初落禁城新。御墨旋飛寵近臣。金馬從來宜大隱。銀瑤何處乏高人。卽馮闌檻睇春髮。未許溪山乞此身。不信試看鷗鷺侶。飄飛長在鳳池濱。

送鳴教（總戎柱史皆其東道主）

高鳥時時集上柯。高人日日結鳴珂。總戎事業籌貂近。柱下風稜避馬多。憶昨爲予悲四大。祗今誰不讓雙蛾。因君一寄倉庚炙。欲啗丁儀奈晚何。

某某兩君舊主人招之相繼北去

無奈長安道路爲。兩年兩度去相知。留連舊醴東家在。悵望佳期北斗移。邵伯倉蚊連夜鳴。河間紅樹早秋梨。當年我亦經行此。渴後如拳馬上提。（古仙詩北斗圍圍睡榻後有似佳却常不定）

朱伯子以恩貢首選北上送之（乃翁嘗知彭澤仲蚤入史館）

寶昨風雲應六龍。丹霄烟霧矯雙鴻。君王虎觀纔陪筆。女弟蛾眉早入宮。梨栗可嘲彭澤子。賢良交辟大馮公。黃門憶莫催廷對。正在從容論及農。

玉簪盛花嘲之（燕中玉簪若干盃若干錢而越頗賤之）

去年百葉僅遮根。今歲千花爛壓門。帶珮銀鈴搖綠幘。琵琶玉肘滿烏孫。時從鬢底嬌臨鏡。曾記燕中買論盆。秋後芙蓉憔悴盡。啼烟泣露領江村。

送趙某丞瓊山借乃弟贛州興國典史並往之任海公名瑞者

正其治也。（趙上虞人。孟嘗遺珠亦上虞人。）

三千里外梅花嶺。十八灘邊雁序心。一葉烟中親渡海。雙鳧堂上伴彈琴。官廉合浦珠仍返。鵬在南溟縣正臨。匹馬儘堪長問政。雙松應蹙轍高吟。

倪君某以小象托賦而先以詩次韻四首

（第二首倪詩以略誤推我。設色畫多用雌黃作底。倪頗清瘦。又嘗客吳。攜一吳童歸。阿童王濬小名。歌見古樂府。九方學爲伯樂給薪。第三首倪詩以黃祖諷我。倪有孝友名。我故獎以黃童。黃香小名也。又以幕客諷我。故有末句。前首終童亦終軍小名也。亦喜禪象。頂裏幅巾似冬僧。第四首倪多文。亦稍傲睨。象邊一童子。袁茗倪別有七言絕諷我云。猶喜曾無江夏權。謂我幸無權耳。不然卽一黃祖也。悞矣悞矣。）

卽看負劍游吳客。終是拋繡入漢童。阿堵虎頭雖易擅。浮丘鶴相本難工。敢於玄白嘲楊子。尙恨丹青敗乃公。算更難描誰面目。矮人咄詫戲場中。

其二

評擊王濬推王猛。影伴吳童唱阿童。飯顆山頭吟總瘦。雌黃舌底吮難工。誰能相馬如薪

者若箇描龍不葉公。忽憶人心如面語。須君着屐九迴中。

其二

只知江夏多黃祖。那知江夏有黃童。宿蚊未易輕執散。老蠹猶鑽故紙工。游戲巾裾留髮佛。扣參聾啞大家公。慙非十九人中客。付與毛錐玷畫中。

其四

注經筆逸三墳簡。炊茗烟籠五尺童。秋水瞳人雙眼白。春風剪子百花工。無權江夏今誰箇。有用雲林舊是公。欲扣比方應不對。子綦正在嗜然中。

壽吳溧水（湖州人）

西來天目碧嶙峋。中有茗溪產異人。昔日臨文俱入妙。今來作吏更稱循。栽花潘岳垂青簡。飛鳥王喬覩紫宸。自是生來多道氣。非關嬰嫁出黃庭。

送張會稽公入覲（石洲公）

霜白天寒艸欲枯。旌旗高捲出名都。不將竹箭爲方物。但學循良似漢儒。宮闕近聞修五時。君王自合訪雙鳧。卽如明府生民命。莫對神仙有與無。

春日蕩漿鏡水（效體）

短檠長機出鏡湖。弱羅和日本相宜。廣原積綠催芳急。幽谷新鶯吐韻遲。雜葛攪絲飄易斷。柔波排荇蕩難移。麗候佳辰應靡待。飛觴緩遞棹停追。

緋桃篇

桃花映戶復臨池。聞道穠芳滿上枝。誤落自依裙帶繡。乍開猶學口痕脂。添粧影入玄雲鬢。折寄香隨錦字詩。借問世間誰得似。鄭家紅袖倚門時。

奉送林山陰公赴戶部

聖主凭軒策士林。使君綰綬拜山陰。事當流水纔援筆。縣傍高山好弄琴。天闕徵書隨鳥急。地曹分署映花深。東南財力公俱悉。會計應勞夜夜心。

幕府游武夷九曲令擬詩（時兩道者縣居削壁下迎幕府）

翠蓋高牙停曲徑。仙宮廣樂導清游。風傳短吹音還遠。山夾迴溪影自流。關尹預占函谷氣。桃花故引武陵舟。歸來別有笙歌擁。看月重登庾亮樓。

王將軍再邀觀獵予方歸越不赴

車騎環林款客扉。東裝初罷曙鐘微。西陵自喜揚帆渡。東郭遙憐控馬歸。荒艸迴堤天共遠。鳴鏑撲地鳥俱飛。懸知行樂無過此。何事朝朝與願違。

鞋不血嘉則令作

南海玻璃直幾錢。羅鞋將捧不勝憐。凌波痕淺屐猶在。踏艸香殘酒併傳。神女罷行巫峽雨。西施自脫若耶蓮。應知雙鳳留裙底。恨不雙雙入錦筵。

送績溪胡氏兩公子

翩翩公子鳳毛長。幕裏辭親彩服揚。共羨連枝承雨露。那堪分手在河梁。天邊羸馬看飛雁。篋底分衣認佩香。自古世臣元濟美。看君此去有輝光。

送同知王白竹公

幾年佐郡已資深。金馬懸知有陸沈。捧檄重來渾了事。拂衣歸去本初心。綺琴暗憶澆湘雨。粉署真辭暮夜金。桃李戀春留不得。秣培棠樹長清陰。

王母壽詩（王之臣乃母臣自編世集索詩）

鄉里爭傳太母賢。世家親是長公編。半生辛苦流奇筆。百歲榮華表暮年。白髮當尊搖鳳翟。綵衣遶座拂雲烟。此時定有添壽祝。不放金陵酒似泉。

寒食後駱君携酌次其所示別作韻答之

破鑪長拾鶴巢柴。忽枉行廚向此開。笑引醇醪對公瑾。悲生寒食哭之推。竹書劫傍渾應

燼。花雨天愁亦懶裁。海水海風鵬翼盡。均堂偷此一浮杯。

駱復用韻和答再次之

猶撩一束嶺南柴。五葉傳花自此開。願我久無傾蓋語。多君剩有法輪推。隣園笋色班如淚。客甕梨春醉未裁。盡道高陽擔鑪篋。誰憐有託付深杯。

賦得雲渠篇贈親交馮君

年來懶向紅塵地。喜與馮君結社遊。數片寒雲迷野殿。幾條秋水掛高樓。分爲池沼搖明月。獲卻魚苗打白鷗。聞道十洲元不遠。要通一派接扁舟。

劉伶鍾

片鍾縣車鍛者誰。定知叔夜爲儂鍾。柳邊幾受寒泉淬。花底長陪醉客嬉。四大還家何用爾。一時奪彼亦喧伊。古來競詫養弘血。化碧當年若箇知。

仲春有客登西興鎮海樓觀潮寄詩答此

爾眺西陵展妙裁。我依南郭嗜如灰。徐娘洵老多情去。枚叔觀濤七發來。片鍾任埋償酒業。雙魚長踞正花開。比萊莊上是其莊名門如水。碧草茸茸抱鹿孩。

吳子明際訪蛟門訪沈嘉則諸名公

吳郎少小解盤詩。月露風雲薄不爲。孔雀東南將許偶。關雎窈窕是其師。忽思海畔推諸沈。欲撈榴花寄一枝。(時五月三日)不若買舟親訪卻。深談正是日長時。

十四日飲張子蓋太史宅留別(久繫初出明日游天目諸山)

斗酒那能話不延。此行無事不堪憐。弓藏夜夜思彎日。劍出時時憶掘年。老淚高梧雙欲墮。孤心缺月兩難圓。明朝總使清光滿。其奈扁舟隔海天。

五十生辰吳景長携諸子弟餉予園中

回頭四十九年差。兀兀將身伴肺嘉。(石名太古以石爲獄)齒數真慚虛犬馬。枝幹猶記渾龍蛇。縱令百歲能餘幾。况復孤舟未有涯。多謝諸君留醉久。棘牆新月上梅花。

雪中市樓災(時有新聞)

千門六出枉膝翁。一燼飛暈了祝融。正訝瓊臺穿電急。(輿赤玉相沿誤用耳)忽驚海嶺煮鹽空。餘花落座涼焦額。泫溜隨人泣斷風。插漢冰心知幾座。昨宵新燦兩高峰。

送周縣公量判南康府(職捕盜)

鳴琴臥治正相安。忽作監侯水國彈。司馬江州行擊楫。少年湖上正探丸。青牛谷祕遺經在。白鹿山空講席寒。餘力不難興絕學。預爲吾道一彈冠。

雞聲（聞雞起舞。左傳賓孟見雄自拔其尾。問之侍者。雞自憐爲犧也。李白詩有何

日金雞放赦回。蓋以雞竿啣赦書。唐制也。）

夜郎詞客絕羈縶。江左微輪餌牧羝。無事着鞭誰起舞。不煩銜詔正堪啼。雄吭莫殉青天
曉。利嘴留防綉瓦齊。自古擅名危不細。每因呬喔首爲低。

其一

自許圓吭全令口。未輸丹頂擅鳴臯。香消幾喚山隄午。漏斷頻呼海日高。杜曲儘教催蠶
老。秦關曾放竊狐逃。翰音也是登天物。肯向梧桐羨鳳毛。

蛙聲

綠蒲池畔渾蠻語。明月樓中攪客眠。東海劇譚當此夜。華林一問幾經年。鳥言雪後人應
老。鈴杵風吹話自懸。況是含靈苦饒舌。不應豐贖付茫然。

其二

微蟲亦藉語言通。細雨黃梅處處同。近水人家喧鼓吹。隔隄燈火課兒童。爲儂作計無如
啞。縱我能聽亦似聾。寸艸尺蛇須仔細。莫教花落怨東風。

蠅聲

報教先來呼外市，含煤欲去敗連城。竟窺趙壁穿廷入，公向秦王邊筆鳴。午曲故繁欺蝎睡，夜朝直誤與雞興。何人已墮營營奔，枉擬蘄州買四靈。

其二

時呼綠袖過關內，更挾朱唇乞醉鄉。邊座呼嚶羣止棘，乘風宛轉共吹簧。翻嘶晏塵香徒辟，一亂長雞夜正長。愁殺滿城簪艾客，競將雙耳抹雄黃。

蚊聲

南薰吹漲綠胎蟲，插喙如芒響不窮。飽嘍已馮喧夏月，哀吟翻苦怨秋風。一城市客朝攤外，百甕醴雞晚漚中。施與皮囊枯亦得，只愁無計作家公。

其二

秋曆應候自應花，夏帳誰能障爾譁。萬馬迎風飛箭鏃，片潮隨雨上江沙。籠巾較可蒙頭睡，傍耳難教借鬢遮。聞道靈符能絕響，欲從勾漏覓丹砂。

送某公遷南戶部

馬上尙書白面郎，居官新喜舊周邦。齊梁花月談雙燕，淮海風烟隔一江。積水游魚中庫板，白粳紅粟里人饒。西臺御史生祠在，專待君侯與其雙。

雪中紅梅次史叔考韻

雪中最妙是紅梅，糝糝團團併作堆。幾點粉胭嬌入座，數枝濃淡巧塗腮。繁華種裏仍冰雪，峰蝶叢中任去來。醉後移燈玉闌畔，嫦娥扶影上瑤臺。

史叔考荷汀號篇

若耶溪水積長汀，中有荷花出藻萍。葉底嬌歌蓮女亂，晚來眉黛遠山橫。紅衣倒護雙栖鳥，綠澱時波一片冰。結社此中應絕勝，欲從何處覓蘭亭。

潘子以落花紅滿地爲題令賦

自古有新終有故，從來無故亦無新。風雨不禁三夜擺，乾坤別換一番春。醒憐滅燭逃紅粉，醉臥沿堤爛錦裯。若使黃金能鑄蒂，至今桃李屬安仁。

張封君輓詩（杭人也，種茶竹五畝於一片雲所，一片雲，南山奇石也。）

五畝茶園萬竹紛，艸堂何歲去微君。紫苔漫蝕千金劍，蒼蘚愁枯一片雲。級子郎官從日下，人稱長者隔江聞。細詢湖上藏舟處，倘並孤山處士墳。

某平湖詩應索（泗州人，號築野，姓傅，時知平湖縣。）

有客攜我青絲壺，半側儒冠說宦途。泗上風雲猶聖祖，江南桑柘數平湖。歌謳一國誰能

借美刺隣疆亦豈徒。兩點傳星明出宰。君王連夜夢雙鳧。

予奇梅領之松客有誇予以溟者

客行猶記五更鐘。萬樹梅關東復東。忽作波濤初雨後。蔚如烟霧遠看中。近聞萬里歸人說。更訝千盤薄漢雄。物產絕奇安有極。高昌琥珀照天紅。

紅葉

朱顏晚作鏡中姿。紅葉秋嬌野外枝。愁緒幾宵催鬢髮。林霜一夜老胭脂。寒村半映烏栖處。破屋偏堆柿爛時。蓬底一梢尤妙絕。漁舟絕勝蓼花維。

酌張氏山亭時病瘧歸後復自酌至醉東此

隔林攜榼近庭闈。舊業新祥兆不違。竹下彤雲芝一本。松間綵線雉雙飛。媚筵小洞迎苔出。挂幘涼絺帶翠歸。醉後可容逃瘧鬼。夜淡重調酒兵圍。

風木篇應索(鳳陽人。蒼爲南戶部郎。會定控糧叛卒。茲參闈)

建業風煙宦邸身。曾收叛卒蕩京塵。鎬豐宅水龍飛地。劍佩趨庭鳳起人。早歲弄雛欲不。少夜風搖木涕何類。近聞佐伯留閩海。蜩始菰蒲併是春。

送某君之京

春宵燈後雪初晴。抱劍封書事遠行。廿載酒尊皆北海。一朝才子獨西京。棘牆付與啼邊淚。柳岸應愁別後鶯。若顧蹇驢尋好景。有人說我舊游程。

季子賓五十（謂賀生子第二事。有一副室）

纔見青衿紺領圓。五旬頭白一何便。通家忽已經三世。問齒真慚大九年。誰見買蘭秋不子。從來稱驥老能先。兩般賭勝看高手。急敵茅齋備客筵。

長至呼大兒飲

馮將坐息準歸陽。道吸禪呼鼻籥長。雙壁再迴圓篋赤。片葭初破卵泥黃。糟醞難自醜長日。豚膾能忘舐大楊。百命今朝生意始。一門灰槁斷人腸。

送某君暨其伯氏還松江

燕市相逢已莫春。弟兄傾蓋往來頻。海天一日歸雙雁。柳色長亭恨幾人。等是苦辛尤日莫。漸逢蓮藕始鄉津。不知黃浦秋來月。醉後同誰網細鱗。

送子肅赴三團營（時子肅病喘。人謂其行也。不宜煤坑。故賦此慰之。感其蒼

主也）

萬里從戎赴朔屯。新秋騎服雜涼溫。南人煤火滿京國。東道高牙壁薊門。貂賤不妨吹季

子劍長久已識王孫。客中如此良堪住。枉說風沙晝夜昏。

壽王龍石二府

使君稱壽紫虹纏。與頌豪歌美盛賢。銅章曾佩二千石。玄髮新矐六八年。（此公正四十八歲）
高譽白雲留省署。歲星金馬舊盤旋。茲辰正值稱觴候。剩得蟠桃出帝筵。

其二

口國紛紛豔菊枝。和風偏薦小陽時。慚爲桃李蒙春色。喜借松筠什慶詞。鞏下文章黃甲第。江南財賦白口司。莫言佐郡淹明府。玉珮行看集鳳池。

代某往壽

椿葉萱條本並芳。授經和膽亦同行。如何此夜瞻南極。獨伴長春映北堂。舞綵翻嫌非具慶。霞章行看出明光。抽毫作頌期他日。百歲流霞滿玉觴。

送府學某師推處州（時方攝餘姚而銜多妙侍處州或以露曠四方多來）

（取名金盤露郡銜對萬山）

扶風帳底舊吳娃。把燭今番照削瓜。秋露滿城醅酒郡。春雲數片對山衙。禹嶠舜川題正急。嶺猿灘雪去何賒。莫言桃李俱回首。爛艸孤心一夜芽。

樂開園詩（神虎即神武也。六朝以來以虎當武。或因國諱耶。其人司幕布政。）

卜築名園別有村。祗憑魚鳥送芳尊。一冠神虎懸薇幕。五樹鳴蟬種柳門。世上督郵應不
少。里中親戚豈無存。歸來一話何妨却。拋擲晨光直到昏。

馮伯子新居是二月望（居在飛來山下。鄰學宮。浮屠始居紫金街。）

新居明月滿天街。夜踏春陰若箇陪。一自紫金辭舊伴。贏得蒼翠逸飛來。紅芹笑指宮墻
傍。白塔閒鷗看鶴迴。未必三遷專爲此。却因得此恣新裁。

魏文靖公卮貯以梓匣輒賦（魏公名驥。蕭山人。史部尚書。諡文靖。余觴

特海螺而已。故有紅螺白鷄之句。杯得之水澄劉氏之先世。以石米買而制如一

小荷葉。梓木有紋曰鶯鶯錦。）

璆臺流蓋妙京畿。若箇豪家不打歸。舊買紅螺俱粵翠。新收白額總遼豸。不辭梓檢鴛鴦
錦。那取蘭陵琥珀飛。莫問鰕生辦不得。卽令辦得惹翁嗤。

俞母節詩（無錫俞翁與母訣。書冰心雪操四字。母遵之。教其子成進士。時同知

紹興俞大夫汝成。工詩。故承其母者。鏡有雅構。）

藁砧一別淚闌干。冰雪遺書墨未乾。每執寒燈看不盡。獨居羅帳歲將殘。紅粧久歇孤鸞

鏡。白髮仍簪五鳳冠。地下相逢應有問。丈夫猶自立孤難。

俠者

縣門一見不通名。入肆開尊俠氣生。却說吳中姓梅者。曾過燕市吊荆卿。路逢知己身先許。事遇難平劍欲鳴。自古英雄成濟處。也應君等爲橫行。

與季長沙老師及諸同輩侍宴太平葉刑部先生於禹廟（時老

師值生日。葉自太平遠來。亦避賀生也。葉與老師昔同官南部。）

長沙太守西曹吏。從在南都數往還。舊日爲郎俱白首。今朝稱壽對青山。萬松夾道將成石。一木當塔恰抱環。陵寢年年謁春旦。偶因嘉客得重攀。

吳學師爲白黃將軍索賦勅書樓（樓在南昌。以孝行得褒書。）

高樓內苑隔塵凡。細雨斜通南浦帆。旣爲水恩自霄漢。不關招隱向叢巖。瑞雲偏捧啼鳥樹。繡拱端居賤璽函。聖孝由來感麟趾。風人因得撰周南。

順昌諸友約陪遊武夷後俱不赴道中追憶

勝遊曾許得相親。獨往仍憐舊約頻。飲馬溪邊花照水。更衣樹下雨隨人。青山盡繞官程曲。紫氣長留蛻骨神。自識仙踪杳難覓。歸來笑說武陵春。

過許君精舍(岱輿)

高門偏自傍城隅。車騎迎賓席每虛。西去垂楊臨大道。東來流水遶清渠。聽疏積曙晨搖筆。花樹栖螢夜映書。更喜數爲文字飲。新秋還得慰僑居。

季子守宅觀音蓮

昔聞火裏蓮能長。今見蓮從陸地栽。廣葉祇馮圓性轉。龕花全借法身開。叢搖寶鬘風中去。氣透梅檀雨後來。試問集觀誰具眼。解將真見聽飛埃。

送九大周君北上(時燕別於西湖)

新關彩鷓正相催。別燕偏臨湖水開。燕市酒徒還未散。漢京才子訝重來。繁花拂棹含輕霧。小伎鳴箏掩薄雷。却說追遊能幾日。連鑪重遶大堤迴。

壽胡令公(時督撫浙直江福)

幸從羣彥集芳辰。申甫生周別有神。以德既堪三壽頌。將身却奉萬年人。劍光激座催歌急。海色流杯送酒頻。更取一卮飛作雨。江南無地不陽春。

奉送布政使胡公督撫江西(號柏泉。視陝學。疏北虜策行世)

南國甘棠付召公。新御兼掌一方戎。手握兵符分關外。身披儒服坐軍中。樓船自映行邊

水甲馬偏嘶戰後風。寄語探丸誰氏子。請纓曾上漢廷封。

行經玉山吊孫烈婦

（孫士人家也。無子。蓄一妾。身遇賊袁三。婦欲全妾身。伴代之。隨賊度妾去已遠。始罵賊。賊刳其五內死。餒緒山公命作。）

桃花含子怯風殘。少婦捐生爲所歎。趙氏存孤較猶易。木蘭替父不爲難。鏡中玉靨迎刀碎。頭上金鈿照膽寒。此際白虹應貫日。非關易水別燕丹。

齊雲巖（嘉靖間勅新之）

滿京何用祀神君。福地仙居處處聞。懸水千絲非雨散。層山百葉是蓮勻。鋪明上與毫光合。瓦碧平將樹色分。莫道無如明主切。萬年應馭典湖雲。

嚴江茅大夫見贈賦答爲別（鹿門）

漢將移軍細柳營。每從高會聽鳴琴。惟應落帽當筵醉。那取從軍載筆行。彩鷁停風維曉岸。斷鴻隨雨入秋冥。江堤芳艸霜中盡。明日將誰寄別情。

答嘉則

才子能文幕府收。將攜篋劍副行舟。碧幢近映江光暮。彤管遙分樹色秋。萬里烟波雙伴

影幾羣鳥雁一滄洲。回看天際冥冥處。搔首西風動客愁。

崇厓

崇厓薄瘴接遙天。兵馬宵征踏月圓。漸度重關增曙影。半留行竈滅炊烟。萬山東路通千里。二水分流各一邊。蜀道傳來還覺險。高歌一曲使人憐。

北上別丁肖甫於虎丘

少年同學共青氈。一劍孤飛何處天。別後相思應與共。向來心事尙難傳。樹連古道冬催雪。水泛寒燈夜泊船。自是陽關歌不得。祇憑尊酒醉君前。

徐州道中寄諸陶兩翰君(南明念齊)

敵裘短策去翩翩。昨奉雌鷄似隔年。目送浮雲悲遠道。心隨飛鳥向遙天。河流遶岸紛成渡。馬驟將塵踏作烟。客裏自甘如此景。不堪持贈玉堂仙。

贈錢君(錢龍泓時客京師以翰藁自給有封侯出鎮者百金要之不赴)

將攜彤管遠行游。燕市羈栖歲月流。白壁不逢知己獻。黃金曾却貴人投。歸看破匣幾緡在。出鎖閒房一榻留。好與南州徐孺子。時時同醉酒家樓。

香山寺僧方荷能詩出師護松號冊索次

壇畔蒼松綴紫苔。遠公會記昔年栽。不教秀色流華屋。只放疎陰覆講臺。愁爲石化將鱗去。喜作濤鳴雞梵來。却憶吳山五千樹。寸秧盡是老龍材。（中峯和尚種松五千木於吳山。今皆連抱矣。）

送葉子肅再赴閩幕

我昔曾操記室文。君今又作幕中賓。共憐蹤跡隨萍梗。誰道詞章動縉紳。楊柳自抽離客思。櫻桃初學美人脣。此時欲別難爲別。况復啼鴛弄曲新。

送季子微北上（乃翁彭山老師服方闕求志閣臣）

吾師有子舊承顏。千里微銘館閣間。去館數金酬綵筆。歸鐫片石藏青山。野棠立馬人辭幕。津柳迎舟客渡關。滿眼臨岐雙涕淚。不因爲別故潛潛。

乙丑看迎春（時病初起）

清帝鑿旂繞大堤。東郊仗引協羣黎。枝輕已作開花意。履重偏多奪綵泥。一道風光隨曉騎。兩行簫鼓雜春啼。微疴豈只都除袂。兼得陽和滿袖攜。

病起過仲虛山人遷宅

山人第宅幾經遷。景物無如此地妍。西去河流通郭外。南來山色落簷前。賓游併作桃源覓。魚鳥眞成鏡裏懸。病懶數過翻覺易。小舟隨釣繫籬邊。

送彬仲應貢北上

經閣詞林早擅名，莫將難遇嘆平生。已通薦藉非無路，不負相知在此行。萬里桃花添馬色，一行征雁渺離情。定知後夜相思處，獨坐山居對月明。

壽光王祿

芳園本自樂嘉賓，况值生朝集慶辰。皓齒定知翻壽吹，（家僮善音）長髯應許並仙人。（君笑鸞飛觴候月心耽夕，抱甕澆花手占春。最喜陽和如有意，流霞初動管中塵。）

園中懷宗師馮公寄呈（少洲公時陝右使）

長從日下望長安，花鳥驚春幾歲闌。分陝秦藩雙岳重，傳經吳館萬松寒。叨陪國士蒙知易，誤飯王孫覺報難。却說更張慚妙手，翻令一曲繫南冠。

鳴教五十

海東幕客總翩翩，旦日筵開海嶼連。百歲易過今已半，一生難遇各成憐。飛花自滿談經宅，帶艸時縈辟蠹烟。更欲與君論簡事，不應身世老蟲箋。

節慈篇爲吳通府公祖母夫人賦（夫人新寡，時通府之父方提抱，後亦

爲州判官，葉子肅至自休寧，爲索之而作。）

青年粧粉久辭勻。婦節親慈世所聞。身作孤鸞惟照影。眼看雙鳳遞凌雲。嬰情繡襖山俱重。結念并刀水不分。病起已拋人世事。轉因題咏淚紛紛。

景文三十生辰次韻

千家後代應高門。青鬢流光逸轍痕。劍曲相思老朋友。習池遊戲好兒孫。芳年易去將誰怨。末路難酬是子思。稍喜籠中鳴雁侶。聯翩作字叫天聞。

王先生示其夫人哀詞賦此奉慰

白頭青鬢久相知。不覺音空手下絲。機斷舊成羊子學。飯餘今憶孟光眉。西天花雨重生路。南國樛陰逮下枝。却說碧霞池上鳳。幾回着意伴英雄。

讀張君叔學所作姊氏狀即王先生配也用前韻寄之

女嬰遺事弟親知。書罷雙懸淚若絲。潭水每歸憐放逐。粥爐無復燎鬚眉。班門有女成三士。寶樹如君占一枝。好志不應無外史。豈將文字鬥雄雌。

送金先生宰武康

昨歲承顏畫地中。看君道氣暖融融。暫辭飾鷺升堂鼓。去泛仙鳧送鳥風。芳佩陸離紛水艸。短蓬朱碧寫江楓。極知望氣須雷煥。不到豐城意轉慵。

送御史大夫趙君節鎮川貴

霓旌萬里擁樓船，共說祥刑漢郡年。秋浦送人歌白苧，夜郎吹笛待青蓮。兩藩重鎮盤江合，五姓番君後殿延。北極從來俯南陸，好將柔遠答皇天。

夜宿龍南山居聞梵

寒林禪室數燈懸，清梵纔聞客未眠。去遠依然夜歸靜，來遲猶自戀香烟。性靈微觸經衣上，僧散餘鳴遶壁間。聽滿十方何所礙，修行誰證耳根圓。

送王君入監讀書（新建應製）

繡裳赤鳥事征東，麟閣曾經論武功。聖主何心收印綬，遺孤今日大山中。過辭家廟韶蟬在，獨上關河雨雪融。寄語伯禽多自愛，成王原不忘周公。

殷孝子詩

盜將刃其父，奔代之數言而解。

心上經綸元皎皎，眼前圖牒總班班。若令死父於人手，何用生身在世間。一念未萌看惻隱，片言排難見機關。因之忽憶移忠事，不信諸君不汗顏。

送李縣赴調（養虛公）

好將寵辱付浮漚。公道於今何處求。誰謂一春淹別駕。又飛雙鳥向神州。秋歸遠水行應杳。夜發輕舟挽不留。楚璞由來天下寶。不妨明主再三投。

送新昌某學師諭告致還南康

絳帳中橫半席青。鄰庠猶自識先生。傳經鄉國聞朱陸。並馬吾師是弟兄。漢室尙須垂白召。明時何事拂衣行。試教別後從西望。還有春風到小亭。

次日復酌於鄰舍登飛來山訪浮峯上人

瑤榭瓊臺望轉深。紅雲穿日散輕陰。天留霽雪教人賞。地放寒梅要客尋。閱歲已知頻改易。逢時何處不登臨。悟來自笑渾多事。何用題詩在碧岑。

贈李遼東

十載棠陰滿郡中。更慚桃李倍春工。江南高枕新司馬。遼左長城舊總戎。笳吹閒飛蘆渚月。樓船時泛錦帆風。太平坐致今如此。猶費深籌盡燭紅。

登滕王閣

南浦雄州開水上。高臺積翠遶天涯。匡廬地遠連秋樹。荆楚山長入晚霞。新閣不巢唐幕燕。莫林多下漢江鴉。歸船便取章門路。四去郊原日易斜。

人日立春

年來日日風清日。今日風清更可人。遙獻美湯憐送節。更聞金勝簇新春。烟添柳色看猶淺。鳥踏梅花落自頻。東閣早時聞一曲。却令和客不勝新。

每過克輒擬謁闕里轍阻追賦三首（前刻其一）

明珠不解捨衣邊。日驕驪龍枉自虔。借問儒家懷闕里。何如佛子慕西天。片香幾買經過日。萬木終懸會葬年。只尺翻來一不至。是誰騎馬借誰鞭。

其二

約如一豎牧千羊。博取三墳覽百王。誰越殷周徵夏禮。獨餘江漢寫秋場。孫枝歲久龍鱗暗。翁仲霜濃馬鬣長。不道今朝愁不至。年年此路自堂堂。

聞有賦壞翅鶴者予嘗傷事廢食羸眩致跌有臂骨脫突肩白
昨冬涉夏復病脚軟必杖而後行茲也感仙癯之易賦羨令
威而不皆橫榻哀吟輒得十一首（前刻其五）

兼兼借比末能雙。盡日鴛鴦戢在梁。丘伯易占何相薄。盧生難軟片鱗僵。年來羅網渾巫疊。爾輩瘡痍尙稻梁。騷簡半爲魚所盡。淚痕多是吊鸞凰。

其二

令威絮鬣不勝痴。遼海羈雌別怨賒。半取冰紈歛篋扇。雙遮鐵柱插江沙。悠悠一念終銘石。掃掃孤簷且落花。安得徵君三百字。暮潮秋雨洗龍蛇。

陸子寄餅

餅餌枚枚旨且柔。老齏呼鈍也餽餽。菜園此日來羊脚。蔗尾何年到虎頭。醉倚西鄰招輪。戲將南面問骷髏。因之忽憶而翁睡。一覺今年三十秋。

史甥以十柑餉

黃柑久矣斷衢州。甥也何來十顆投。照酒影中陪嫩面。無鹽腮畔落粗瘤。小兒塞上嘗寧得。病老床頭渴正求。我欲爲儂添一傳。大蘇先許拜穰侯。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四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五

五言排律

送張子蓋會試（正月十七日）

春雪作花日，題紙送子都。懸燈當歇夕，卜采詫撈籠。杯壽宕椒碧，酒膽與人飽。身伴棘墻鼠，心搖芳艸途。不得雙握手，惟聽隻呼盧。看君將筆賭，一擲萬青蚨。

贈錢生（善琴療書及蒔花藥）

越國有錢生，思親得令名。片闌如惜寶，一備欲崩城。綠綺橫長石，青囊挾內經。栽花文士集，悟艸擔夫爭。儒雅衣堪把，真誠意可傾。莫教忘兩字，忠孝舊家聲。

方氏子園並蒂王瓜四子頃亦稍圓（年七十）

老去圖能便，艱難七十年。壞轆牽遠井，破屋接鄰烟。脫帽當茶竈，持鋤掘笱鞭。忽來新莫逆，喜拜舊忘年。盛指蔬籬外，遙垂篠架邊。瓜雖非五色，蒂却是雙圓。杵向秋砧掛，旒當曉纈懸。嬌黃濃髻細，嫩黑樞針綿。莫問三眠柳，那論並蒂蓮。發胎咽對紐，蝟尾鼻俱穿。災正牲圭盡。

時早甚。權難雨露專。客懽浮白賞。婦喜用紅纏。花落知誰後。藤升是孰先。螭螭分隊象。野鼠別曹緣。女取持雙髻。孫猶軫二絃。霜時宜畫捲。月令好書傳。楊尹歌成軼。(昨楊縣長衙亦如此刊詩成軼)柳州箋數聯。(亦瓜也見柳集)他年收外史。併此入頭編。駢拇從來賤。重瞳自昔憐。馮渠閒估較。何處定媼妍。

予寓圃亦產雙瓜方穉如琴軫爲人落之

未可充三棒。(詳政圃生華過今三棒鼓也)惟堪軫七絃。(承上首句)儘持搗孟德。莫去惱師延。

(承上三句)合并支苛霧。商畫擺醅烟。長腰雙鵝卵。大臚八蠶絲。(自此以後俱預擬其壯時常亦如方

圓而今惜其天也)翠葉遮難滿。黃臚映自妍。遠藤香結字。近水臚生涎。內履愁無地。懸匏苦在天。

(天上有瓠瓜星)同心思蘇小。(雙也)匹騎走楊堅。國豈無雙士。軍元有兩甄。邵平聞恨晚。武嬰摘

還憐。蝦蟹晴丫海。麀麀角聚顛。行排鴻入漢。齒露象埋田。夜夏啼周日。(叔夜叔夏)麒麟哭魯年。

(不過言僞瑞也)投梭賢母誤。(此下並言誤也)避杖走兒猥。鉤吻黃精賊。蟛蜞紫甲權。出藍書未

熟。(出藍即荀子勸學篇首句)本紳註徒箋。慶弔俱迂爾。著龜亦莽然。下簾翁已矣。誰爲跌三錢。

芷齋號篇

白芷何年種。騷經舊許才。棉花雖未視。本紳說嘗開。難見菖蒲蕊。深含荳蔻胎。下帷香翠

座側甕水抽菱。腦麝爐膏歇。芝蘭客日來。徑荒他芍藥。杯近此莓苔。豚欄休放。鴉鋤促更栽。瑞呈書帶草。嗅入隴頭梅。卽未堆千古。還宜砌一臺。夜深箋易者。字字撥燈裁。

挽某君之配蔣

章臺走馬歸。欲畫已無眉。卿卿果誰復。棘棣選儂儀。解衣恨不蚤。織素敢嫌遲。舊德非蘇妲。新奩是孟姬。黑貂歸屢近。紅羅換不施。憶昨甘羞譜。(倉譜也)悲今苦誄詞。霜砧休夜響。雨閣罷春歸。訣塔留條脫。憎人唱屢屨。鹿門未采藥。鸞刀且斷機。應有殘絲在。淚盡樂羊衣。

中秋發舟越溪將游天目同韓達夫門人吳系馬策聯句

出郭月正上。迷波雲稍黃。(渭)井梧初剪葉。天桂忽飄香。(系)遠落諸英渺。遙峰寸碧長。(渭)寒枝驚鳥雀。征棹載琴箱。(系)樹底使光滿。船頭夜氣涼。(策)曲塘翻刺芰。夾岸浸疎楊。(達夫)激亂白魚躍。山移綵鷁翔。(系)半宵聯鏡曲。一水接錢塘。(策)漸漸天如洗。年年雨阻觴。(繼道)那能如此夕。微曙醉清光。(渭)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五終

111

徐文長逸稿卷之六

七言排律

萬曆八年正月三日四日連大雪

三日四日吹陰霰，爲豕爲羊驟日車。夜裏蠅蛾鳴隙紙，朝來燈月亮簷牙。急開門板迷梁鳥，盡訝街心遶沛蛇。唱玉量銀過斗柄，埋花沒樹到天涯。但飄瓊葉無枝蒂，細碾銷塵度縠紗。塞北雲黃非馬集，江南天黑是蝗遮。紛紛輕薄方穿市，繇繇粗人已笑茶。驢影灑橋能幾個，鳳吹華館有千家。敗綿不熱衣如鐵，窮巷無烟突似揩。歷歷空倉蹲餓雀，昏昏積氣破寒鴉。八條水柱擎天上，九月春梨壓地花。搏象搏獅供一戲，易污易皎竟雙瑕。懶飛金谷將歸蝶，略墜陽城取壞麻。遼海不消貂鼠穴，于闐進斷玉場沙。只輸野老煨爐處，火到梅尖露一叉。

蛙聲（本州蛇所居有錄瓜氣莊子蛙憐蛇）

紅芳綠漲綠連天，夾岸蘼蕪匝潤灣。別有鼓吹喧渡口，不教蚯蚓疊陽關。殷郎咄咄書空易，漢吏期期奉詔難。華苑公私猜典午，幕門佶屈課殷盤。連營甲卒枚前閔，塞寺沙門呪沒淪。

蟾蜍借月瘖何謂。科蚪縈波字與翻。蒲潦溲蒸號太酷。梅風飄蕩控宜寒。使車南指雕題譯。貝
葉西來缺舌彈。金响俠徒九儘落。珮垂戰士怒彌殷。諧語就管方乞半。孤雛隔乳未啼殘。韓馮
杖荷愁喧窅。戴勝降桑許聒眠。利口嗇夫僂喋喋。薄言鉞能鼓闐闐。咽兢笳鳥不得曉。雜沸蓮
露幾時圓。迢迢來度天姬帳。閑閑迴鷺鈞者船。搖繁藻鏡驅成激。韻碎菱絲詎可穿。寄語艸深
瓜爛處。急呼蚶蛆備蚊憐。

徐文長逸稿卷之七

五言絕句

越望亭

(諸友畫八景送馬先生之安福索賦)

萬里一亭孤，高城帶海隅。不堪亭上望，帆落晚汀蒲。

禹穴

師是馬遷才，探奇禹穴來。重臨江水闊，好灌豫章材。

鏡湖

鏡湖八百里，水闊渺荷香。師去鄱陽望，烟波較此長。

耶溪

鼓棹若耶溪，一日還百里。今去看蓮花，應在濂溪水。

蘭亭

師每游蘭渚，春風服尚涼。江流亦九曲，恐未可傳觴。

雲門

雲門殘六寺。吾師傳一經。持向緇衣講。何妨絳帳橫。

越崢

師本吳中士。不嫌越嶠人。口生客吳夜。也宿虎丘燈。

陽明洞

陽明洞天小。名爲道流芳。馬融今別去。傳經冷石房。

別宋紀室斗山(名朝陽)

一自燕京別。重逢是五霜。今朝又分手。千里塞烟長。

畫

關上談玄客。天邊削翠峰。大癡皴染細。不用墨池濃。

海棠

葉葉覆胭脂。枝枝掛綵絲。問渠嬌有許。未到馬嵬時。

葵(戲少日)

柘頰糝紅鹽。將心向日縣。莫教辜負爾。急畫海鳥添。

驢客

畜驢無貴賤。驢多不值錢。江南坐詩客。北地背薪還。

特領犢羣

可憐楊太尉。逢著曹驍騎。生兒二十年。不及老牛舐。

東方曼倩偷桃圖

摘桃不自食。持以獻壽筵。去海三千里。猶帶雲霞鮮。

畫竹二首

青鸞五尺尾。一半入青霄。老眼摩挲認。方知是竹梢。

其二

大醉一斗餘。條條似鯨吸。小窗風雨中。寫竹難免濕。

牡丹

不藉東風力。傳神是墨王。雪威悲劍戟。塵戰幾千場。

牡丹畫

牡丹開欲歇。燕子在高樓。墨作花王影。胭脂付莫愁。

荷花二首

芳艸齊如剪。荷葉大如盤。西施顰越媚。翠袖倚闌干。

其二

綠葉何裊裊。寒梢直不灣。若個蘆花渚。漁翁少釣竿。

浸水梅花

梅花浸水處。無影但涵痕。雖能避雪偃。恐未免魚吞。

玉簪

洛浦驚鴻別。高唐暮雨歸。玉簪如有意。燭滅掛羅衣。

其二

黃鳥小窗幽。狂揮墨欲流。麗人鴉髻上。五寸玉搔頭。

艸閣深江而有行舟之老

杜老喚鷓鴣。江深艸閣低。沿江尋酒伴。船過石頭西。

題畫

夜寒霜露濡。飛鳥去何處。秋日白蒼蒼。空亭數株樹。

子臣絮其室之故鏡再鑄索詞

復收舊鸞魄。來作新蟬耀。臨粧人已亡。倚面向誰照。

送黃公子迎其母夫人歸黃巖

半臂黑貂裘。迎親下娣樓。新城賊難破。母去不須憂。

賦得珠川篇贈人號

結屋臨飛瀑。清流遶積書。要觀飄灑意。不是羨明珠。

題三仙煉丹圖

自服大還丹。千秋去紫烟。徒聞不曾見。畫裏覓神仙。

爲沈嘉則題枯木畫四首

長幅小藤又。題詩掛帳紗。萬枝無一葉。留得雪爲花。

其二

墨穎作叢又。流陰映屬紗。更直添一種。數朵古藤花。

其三

小幹學魚叉。空心蟻竇紗。參天今百尺。不解作飛花。

其四

詩成手八叉。僧意欲籠紗。不敢輕枯樹。春來不放花。

送章君遊江西（五岳）

把酒上江關。問君何所之。鄱陽湖口闊。烟水渺相思。

近江爲趙君賦（晉府掌書者）

洗墨臨池客。移家住近江。越山青隔岸。偏入學書牕。

題畫

佛桑新到處。函蒼正撩人。共貯冰紋館。他鄉姊妹親。

題蘭竹

蘭與竹相並。非關調本同。氤氳香不遠。聊爲引清風。

題水仙蘭花

水仙開最晚。何事伴蘭荂。亦如摩詰叟。雪裏畫芭蕉。

題牡丹竹

牡丹須綠葉。春早葉難多。莫道扶持少。新篔捧絳羅。

牽牛花

葉似青雲剪。花如碧玉凌。鳥來栖不響。朵朵巧垂鈴。

水仙

江水拂鏡明。江波蹙鮮滑。湘君少侍兒。煩儂步羅襪。

題畫

何年顧虎頭。有此傳家手。老夫細摩挲。儼似黃子久。

送別劉凝和會試二首

御榜揭紅牆。春風馬上郎。特引雙蝴蝶。來榮插帽芳。

其二

知君貌堂堂。稱此羅衣裳。若個宮娃剪。須教特地長。

復上虞復西溪湖（縣宰朱姓）

復此西湖水。候卽西門豹。湖水何足論。溉我三鄉稻。

其一

湖上香稻熟。湖中鯉魚長。網魚煮香稻。千載薦桐香。

六言絕句

伐木圖（時宮殿災方採大木）

一斧劈殘深霧，萬牛輓動橫沙。知費幾番造化，正宜今日皇家。

漁

樹杪幾家村屋，波心無數漁船。試令一隻獨往，或到武陵洞天。

樵

斧倦坡前束擔，薪枝兼有青紅。王質是儂鄉老，爛柯只在山中。

柯山正在衢。

（是衢州人來題，故用王質事。）

芍藥瓊花

芍藥揚州第一，瓊花又道無雙。若使共圖此幅，鏡中西子毛嬙。

忠

君臣相得魚水，荆益稍展風雲。前後出師二表，始終鼎足三分。

□

尺牘不過百字，美名卻映千秋。鱉魚泣血灑灑，啼鳥風木颼颼。

廉

內省既不愧己，焚香何用告天。繫馬之椿謹細，紀過之豆同筵。

節

十九年來持節，一隻鴈去酸心。飯碗雪甍北寒，火坑煨煉南金。

六言古詩

秋歌

蘭膏午夜華燈，黃河千尺層冰。不知何時消盡，應須有日凋零。獨予愁心苦淚，還如轉環。

建瓴。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七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八

七言絕句

雪竹（竹枝詞）

雪壓烟迷月又蹉，前村昏黑水增波。梅花也自難張主，數尺寒稍奈爾何。

其一

萬丈雲間老檜萎，下藏鷹犬在塘西。快心獵盡梅林雀，野竹空空雪一枝。

其二

畫成雪竹太蕭騷，掩節理清折好梢。獨有一般差似我，積高千丈恨難消。

風竹（竹枝詞）

畫裏濡毫不敢濃，窗間欲肖碧玲瓏。兩竿稍上無多葉，何事風波滿太空。

其二

枯枝固是轉相尋，數葉何勞便米侵。惡梗強鞭穿地遍，秋風偏要颯幽林。

其三

苦筭穿苔破出封。搖風弄月碧玲瓏。昨宵偶掘行鞭看。多少泥中掘殺儂。

風竹（竹枝詞）

五竿細篠似荷筒。數點青苔艸面封。莫怪枝枝半無葉。昨宵風雨折長松。

其二

只堪擬作釣竿橫。豈有干雲拂霧情。寄語風霜休更忘。只今已自瘦伶仃。

其二

竹勁由來缺樣同。畫家雖巧也難工。細看昨夜西風裏。若個琅玕不向東。

其四

鷓鴣營依惡木栖。鷓鴣多宿竹間枝。馮君莫畫生風葉。卵破巢傾始得知。

雨竹（竹枝詞）

小露垂梢雨壓竿。真成滴淚不曾乾。問渠何事能哀甚。屈殺蛙泥竈一攢。

其二

枝枝葉葉自成排。嫩嫩枯枯向上裁。信手掃來非著意。是晴是雨恁人猜。

畫蘭

醉抹醒塗總是春。百花枝上撥精神。自從畫得湘蘭後，更不閒題與俗人。

畫杏花

一策萬言如有神。本朝策士數羅倫。今朝騎馬看花者，肯與羅倫作後塵。

水仙

閒闕前頭第一班。絕無烟火上朱顏。問渠何事長如此，不語行拖雙玉環。

畫竹

帶醉寫竹天正陰。扇頭雷雨黑沉沉。曉來蒼龍失伴侶，直入君家袖裏尋。

畫荷

肥甘座上不須查。濃醴筵中可少茶。鵝鴨街頭差免俗，鏡湖大葉數莖花。

尋王子三首（竹枝詞）

秋風吹葉下紛紛。幾度尋君不見君。雲裏愁看雁行去，天邊惱殺鳳笙鳴。

其二

秋風吹葉下階庭。幾度尋君市上行。正似溪分兩行水，又如天斷一層雲。

其二

秋風吹葉打寒窗，對影和人只一雙。小小深杯掛玉液，遙遙長夜撥銀缸。

咏畫中紅梅

一條斜掃挂長空，不與尋常桃李同。翠幹朱花雖覺媚，竹梢松杪尙相容。

畫插瓶梅送人（瓶作冰裂紋）

苦無竹葉傾三壘，聊取梅花插一梢。冰碎古瓶何太酷，頓教人棄汝州窯。

紅菊

菊花自古只黃花，改樣連年漸漸差。不是儂家嫌冷淡，敢將紅粉向儂搽。

獨朵芙蓉

荒沼芙蓉寫一枝，卽令憔悴不勝姿。文君賣酒成都日，獨立墻頭無侍兒。

密峰牡丹（其二）

偶然墨掃牡丹枝，誰怪濃粧倚市窺。春色元非老人事，郭華儘爾買胭脂。

淺色牡丹

墨染嬌姿淺絳勻，畫中亦足賞青春。長安醉客靴爲祟，去踏沉香亭上塵。

荷花芙蓉

荷花粉面芙蓉緋。貌兩美人誰比伊。酒肆相如倍卓氏。扁舟西子伴鴟夷。
芭蕉石榴（芭蕉比衣袖石榴比推）

粉團

蕉葉屠埋短後衣。墨榴鏡鏽虎斑皮。老夫貌此堪誰比。朱亥椎臨袖口時。
魏姨騎馬去朝天。淡掃蛾眉真可憐。不識馬頭毬兩串。也如枝上粉團團。
葵榴

荷

明月珠含錦鷓鴣。丹砂肝膽向金烏。世間艸木有如此。堪付徐熙入畫圖。
荷花越女兩相隣。小墨描顰別有神。再遇猿公溪水上。不愁輸與鬪青萍。
玉簪

其二

南州頗競玉簪粉。北里爭插紅姑娘。若教北里傳觀此。笑殺金釵十二行。
若共水仙湘水濱。蛟宮添坐一夫人。無端生長頰牆下。將就徐熙爲寫神。

牡丹竹

我學彭城寫歲寒。何緣春色忽黃檀。正如三醉岳陽客。時訪青樓白牡丹。
做梅花道人竹畫

喚他是竹不應承。若喚爲蘆我不應。俗眼相逢莫評品。去問梅花吳道人。
水仙蘭竹

水仙叢竹挾蘭英。總是湘中三美人。莫遣嫦娥知此輩。定拋明月下江津。
畫水仙付鷺峯寺僧

水仙畫裏妙氤氳。詹菊從茲等爛芸。安得香巖眞鼻孔。一時成霧盡從聞。
作牡丹送從子武會試

近來懶病日關門。世事如毛等一髮。此際不知何以故。也將富貴望兒孫。
菊

內園木槿今無色。彭澤花枝別有春。草木從來定準。一時擡價要高人。
題畫萱吳子痛父寃因壽其母并及之

忘憂儘好陪萱艸。抱恨無過廢蓼莪。寄語賢豪莫迂闊。教人易水送荆柯。

杏花牡丹

牡丹已謝三旬餘。爲君寫取最嬌枝。惟應醉裏縣紅壁。當取金釵勸酒卮。

古木懸蘿盡繞紅葉鴉。數十或栖或初歸。文待詔畫也得郎字。

長天古木染秋霜。紅葉栖烏滿夕陽。豈少踏枝翻一葉。只無詩句惱于郎。

其二

紅藤古樹數雅行。大陣先栖小陣翔。莫作曹瞞三匝繞。漢陽江上有周郎。

寫倒竹答某餉

胡麻綠菽兩尖堆。答使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怪叫。阜龍抽尾掃風雷。

畫海棠

海棠弄春垂紫絲。一枝立鳥壓花低。去年二月如曾見。却是誰家湖石西。

梨花

鳥啄梨花欲稀。去從何處趁風微。傍人不解春光晚。只道清明有雪飛。

水墨牡丹

膩粉輕黃不用勻。淡烟籠墨弄青春。從來國色無粧點。空染胭脂媚俗人。

題畫竹贈子完得嗣

仙母將雛遶繡裙。畫成盡是鳳毛羣。不知若個思凡世。夢入君家載紫雲。

題畫蟹一首

稻熟江村蟹正肥。雙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紙上翻身看。應見團團董卓臍。

題鐵幹海棠

垂絲美女弄春絨。鐵幹貞姿賦國風。兩樣心腸一般色。畫工描取莫相同。

紫薇花

紫薇易開亦易殘。紫薇熱客有時寒。何如墨史將吟伯。歲歲年年畫裏看。

水仙花

海國名花說水仙。畫中顏貌更嬋娟。若非酒竹來湘浦。定是凌波出洛川。

黃蜀葵

自嘆南冠奏曲時。不如畫裏向陽枝。赭衣一着從搖落。總有丹心托向誰。

至東天目之第四亭觀瀑布

馮後遙觀瀑布飛。游人（云錢招）烟火繞青藜。赤龍一攬華池水。不覺蓮抽十丈泥。

倪某別有三絕見遺（一以謂漁陽三弄雜劇內有黃祖，乃諷我卽是黃祖。

特無權耳。一因我紅蓮劇內油胡蘆有花胡蘆一箇圈之句，而寓圈韻以諷。一因四劇名四聲猿，謂爲妄喧妄叫，我亦次韻答三絕句，附書於此。）

世事茫茫射覆然，都從黑地料青天。汝南月旦君如準，好握山中宰相權。

其二

宿世拖逋且一團，今生殺虎爲牛緣。傍人不信無邊被，不在吾家被裏眠。

其三

桃李成蹊不待言，烏言人昧枉嗷喧。要知猿叫腸堪斷，除是儂身自做猿。

右軍修禊圖二鵝浴於溪

蘭亭修禊只須臾，也抱雙鵝浴淺渠。校計吾儕淹酒肉，教鵝不啄一蝦魚。

范蠡載西施之五湖圖

五湖一舸載誰搖，盡道西施伴蠡逃。老案一翻千古後，成都太史是臯陶。（楊憲傳蠡載西施事，謬記。）

東山賭墅圖有雙鬢侍側

問道東山賭墅年，胭脂粉白兩嬋娟。主人出畫催題急，愁擦金釵打翠鈿。

剪子嶺

剪子高崖五樹松，橫拖鐵板夾西東。中間一線通人馬，遠處看來密似縫。

孟冬下旬櫻桃作花折，寄守經并小作二首希和而海棠一枝

白醪一壺及妙咏一絕已先在門矣余既和其絕復擬此律

方入哦見窗梅復花王山人至問其園云無不花也果爾豈

能逐品爲賦咏耶因統以一律而昨夕風甚惡鄰竹紛折劃

如歲爆庚江潭云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噫傷哉 附次來倡

海棠白醪詩（三律詩收七律類）

半年不復作鯨吞，白飲無紅攪不紅。今日不愁人不醉，大真新出浴湯溫。

釣圖

卷盡松高惹白雲，一絲蒼葉亂紛紛。不知更有任公子，半餌椎牛五十觔。

過沈明石宅

城南湖水接三山，片棹相過雪未殘。看了圖書三百卷，暮鴉數點落溪灣。

送某上虞（自典史陞廣右某州吏目）

別處一江梅蕊織行從萬里粵山尖。已知作尉盤無肉，何必參軍頰有髭。
贈孫山人

龍津先生高角巾，多能不特是詩人。昨宵與坐溪橋上，話到風平水不鱗。

題雪壓梅竹圖

雲間老檜與天齊，騰六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葉與山溪。
題陟圮遐思冊（姚人某以繪糧父歿）

孝子行游江水邊，千年陟圮與同情。一航正泛輪公棹，百里難酬負米心。

老子騎牛度關圖

化人西來化穆滿，渠又西行化恁人。枉殺周廷閑柱史，肯如漢女嫁烏孫。
掏耳圖

做啞粧聾苦未能，關心都犯癢和疼。仙人何用閑掏耳，事事人間不耐聽。

馬舜舉放鷗留鹿郭清狂飼雉引猿二圖聯卷

餓雉看猿挂白雲，放鷗留鹿立斜曛。同羣鳥獸何不可，七十二番干國君。

天河

天河下看匡瀑垂。桑蛾蠶口一絲飛。昨宵殺虱三十箇。亦報將軍破月支。（上二句以大觀小。上二句以小觀大。）

觀碑

曹瞞元不到東關。立馬捫碑本稗官。只好漫供圖畫手。若修正史卽須刪。
奕樵立觀

揭來詩思何低迷。欲向隣家稍乞醯。世間甲子須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

馬坐營索咏（胡人也）

五對牙旗十馬排。軍中爭羨坐營回。儂今富貴何由得。解背胡庭入漢來。

咏降龍畫一首

首下尻高來自東。不借箕帚獨飛雄。物情自古渾宜假。莫向人間惱葉公。

石壁觀音

結趺一似嵌金山。霎向金沙賣鯉還。總付袿工牢看纏。有時跳下在人間。

鈕給事中花園藏陳山人所畫水仙花次王子韻一首而陳文

學示五首故我亦如數

西子當年浣苧羅。(羅古通羅)山樊阿姊(音子)亦凌波。一叢挂向黃門壁。二美容顏若箇過。

其二

秦樓有女身姓羅。使君立馬待迴波。正侶水仙初放雪。二十未足十五過。

其三

年年花藥縛紅羅。給諫池塘影赤波。爭似黃冠簪玉導。色雖不及丰神過。

其四

弓鞋窄窄寸來羅。踏水乘魚淺淺波。誰把江蛾勾入畫。夫人自嫁不吾過。

其五

海樵筆能移汨羅。分明紙上皺鱗波。况添一種梅花妹。比較離騷香更過。

大兄八十初度爲重九。後二日直是年以醫勞得冠帶而樓居

南對火珠山

壺公壺對火珠山。壽酒年年菊正團。近得鮑姑南海艾。火珠山作水晶丸。

題梨花白燕贈醫者

斑虎杏林神護春，白燕梨花畫亦神。莫嫌畫燕只供眼，有日雙雙語向人。
題畫壁觀音像

金身十丈不可問，碧山一帶相與還。夜來獅子吼一吼，試問百獸寒不寒。

張東谷索題王仲山所畫小蛙魚荷蘆葉圖

荷錢小小蘆垂垂，鳴蛙獨坐歇鼓吹。問渠何事暗如此，留待黃鶴孔稚圭。
鶴軒劉法師號也索詩

露浥風翻水殿淇，金鐘玉磬夜深時。誰能來往雲霄上，只許劉郎隻鶴騎。

陳玉屏餉瓦窰村銀魚（初餉時兼以蛤）

銀魚白尾瓦窰肥，蛤蜊緘脣徑寸圍。若更牆頭過一斗，楊州鶴亦不須騎。

竹泉篇二首爲鏡筆王子

竹下流泉枕上聽，琅玕細透玉琤琤。都猜爾祖仍騎鶴，夜夜來吹月下笙。

其二

籍也長愁宿墨栖，相將洗硯擊鵝池。令添竹塢新生水，儘蕩松烟舊死蠟。

壽星畫

烏巾高插拂雲輕，僅壓長頭碧眼睛。昨夜老人星不見，偶然落在世間行。
（一作烏紗淡淡角巾稜尺首長髯牛截身）

題余醫師南橋卷

董奉門前朝暮霞，無時不是杏開花。橋南人渡迷橋北，問道花開第幾家。

凱歌一首贈參將戚公（南塘）

破賊書來鳥共飛，江東謝傅喜生眉。卽招記室橫彤管，共泛樓船倒玉卮。

雪中登齋巖遙憶王仲房

雪下齊雲風轉斜，山形俱作白蓮花。安道新來自剡水，千峰那認子猷家。

雨雪十首（和韻奉酬季長史公）

夜來飛雪正茫茫，早起窺簾一徑藏。窮巷從來人跡少，却疑高士臥成僵。

其二

高城流水去茫茫，邈卒登陴帶雪藏。夜半忽聞同伴語，何如春繭野蠶僵。
（時倭夷內寇城將戒嚴）

戒嚴

其三

凭高四顧入茫茫。日慘雲昏百物藏。何處取將春意看。小園數寸筍芽僵。

其四

雷吞蟲螫兩微茫。殺氣司冬合閉藏。六花莫道寒難犯。百足由來死不僵。（是年極貴被論不報）

其五

迴風攪霰墜茫茫。花片偏宜樹底藏。剡水空長人不在。瑤琴未弄指先僵。

其六

東郭先生事渺茫。人傳敝履雪中藏。自嫌絮襪深何限。未踏瓊鋪盡日僵。

其七

趁雪探梅入杳茫。深山端合有龍藏。莫教一夜深千尺。却與蛇蟲共穴僵。（是年極貴被論不報）

其八

南北相望兩混茫。北胡猶耐雪中藏。定知昨夜窺宣府。鹿革靴連馬鏡僵。

索馬鄉丈紫竹羅漢卽席書扇遺之（有序）

乙丑春正月廿有四日。與某等攜觴俎。探禹穴。就十峯山人馬丈飲於小園。林卉
雪繁。索得海棠秧二本。穿籬過別畦。又掘竹母數根而去。時薄霧滄生。山翠欲滴。
衆客怖雨。輒爾拂衣。

春來攜酒醉春蘿。乞得春花一兩窠。不若取將松竹去。成陰留待主人過。

送馬先生赴安福諭

曾從講席抱琴彈。自繫南冠隔往還。見說近承安福檄。將乘風雪過常山。

爲鄭先生題畫四首值大醉

撒網打魚驚雁飛。釣竿閒挂冷魚磯。醉餘正好割鮮脰。惟殺松鱸畫裏肥。
(右網魚圖。羣雁迅)

飛初首漁圖五言

其二

畫裏樵夫若箇圖。腰橫片斧月痕初。不堪斫取真梁棟。只好供薪熱茗爐。
(右樵)

其三

春雨濤濤醉酒尊。何人命咏牧圖渾。溪寒月落牛自渡。老牧醉眠何處村。
(右羣牛渡水。無牧)

人。

其四

扁舟自分老江湖。秋水長天沒野鳧。長笛一聲裂江壁。欲墮不墮覺畫圖。（右吹笛者放舟江

壁）予爲鄭尊師圖畫景四。值醉中殊草草。醒而復賦此。亦醉中語也。天池謂書於洞庭君山之壁。

送丁肖甫二首（張都幕君請教其子）

鄱陽湖水接天長。君去當秋菡萏芳。若使夜來占劍氣。不知何處有干將。

其二

非關策士藏青幕。自是經生在絳帷。彭蠡湖中好傳雁。滕王閣上合題詩。

上谷邊詞

牧場去此苦無多。只隔龍門五尺河。野有一川來貢馬。鐵無半寸反操戈。

白馬水還道中竹枝詞

牆頭赤棗杵兒斑。打棗竿長二十拳。塞北紅裙爭打棗。江南白苧怯穿蓮。

中秋後四日遊覽摩訶法藏諸刹遇雨書某上人房

晴天不及往禪齋。細雨輕塵拂馬來。笑袒袈沙徐下座。莫須踏濕寶公鞋。

玉簪芙蓉

玉簪白白芙蓉。若箇梳粧不學伊。青藤道人不解事，一齊塗抹付烟煤。

其二

白玉垂簪壓地抽。芙蓉占水映塘流。若爲摘向街頭賣，也免梅花換米羞。

石榴梅花

姊妹低頭內歎時。石家妃子罵對姨。卽今末了炎涼債，許傍梅花寫一枝。

其二

雛雉青銅慣搗梅。明珠在自綻紅濼。東情醋醋酸如此，只朝秦家候吏知。

其三

一塗一抹醉中嬉。一炎一冷偶花枝。翟公門巷張羅日，可似今朝畫裏時。

題富春趙鹿樵所藏香山九老圖

飛瀑長松畫有神。香山高會儼傳真。於今江上稱樵者，他日圖中添一人。

題鯉

鯉魚墨中神采多。赤尾銀鱗古婦梭。二月桃花春水漲，一鬢萬斛上天河。

陶學士烹茶圖

醒吟醉艸不曾閒。人人喚我作張顛。安能買景如圖畫。碧樹紅花煮月團。

風爲圖四首

天台饒舌罵豐干。何事吟鶯巧弄搏。昨夜風餘收墮篋。喚回拾得換寒山。

其二

鳶長線短欲何之。萬丈無由辨得斯。瞥見游絲天正午。寸搓紙撚釘書時。

其三

此物等爲芻狗草。此飛等是土龍泥。東風自古西吹去。不是吹儂合向西。

其四

馮添鶴箭與齊焚。整隊紅雲過玉真。何處鄰姬不停織。細聽燈火理箏銀。

三濟美人壽爲寫墨荷應荷汀之索

美人爲壽小樓中。鏡裏荷花朵朵紅。蒼鬢不能同白面。玉杯推出紫芙蓉。

題自畫菜四種

葡萄茱茄滿紙生。墨花奪巧自天成。若教移向廚房裏。大婦爲齏小婦羹。

題錢舜舉畫碧桃

片素生烟古色濃。碧桃花樹劈春風。吹簫仙子今何在。正好騎鸞向此中。
九日題自畫竹

適逢重九又逢公。却苦提壺掛碧空。欲寫黃花無意興。亂題湖石數竿風。
題宋人畫睡犬

神妙難尋落筆踪。渾然生質與天同。不知酣睡何時覺。料爾都無警盜功。
爲陳司理題畫

葫蘆聊當海槎欵。海潮如雪擁槎飛。蕭郎去訪支磯事。弄玉樓中怨未歸。
中秋風雨小酌寫玉簪復繼芭蕉

玉簪醉寫酒餘春。移與芭蕉絕不真。愁絕今宵風雨惡。趁渠留葉與傳神。

王海牧盆栽海棠余亦偕陳守經輩過賞潘承天宅所植者高
踰二尋莖可盈掬生平目不再覩雪中盛開幾千餘朵花時
往觀常不忍捨歸而抹一箋貽承天公伯子擬作賦以紀其
盛

王家水閣海棠開。四藥三花漾酒杯。正苦瓦盆沾欲竭。不期公子着貂來。

王右參取今日漢宮人二句爲韻作昭君怨十首次之

漢高圍苦白登深。誰獻和親快帝心。不是埜雞終夜哭。魯元先爾嫁如今。

其二

犀刀割水那能一。伯勞燕子難辭四。東來一雁破胡雲。舉頭微見長安日。

其三

或授別傳留公案。嬌自躑行或爲漢。總歸壞秤無準程。須馬急時將妾換。

其四

已分無緣記守宮。甯期有詔赴和戎。單羸夜夜無關鎖。相伴單于獵火東。(胡以東方爲羸日出故)

出故)

其五

千花百蕊一園春。花落金閨亦落塵。嫁爾呼韓漢天子。贖歸蔡琰漢何人。

其六

鵬邊箭孔入風鳴。馬上琵琶隴水聲。幾夢爺娘歸不見。來時道路不分明。

其七

馬促車催去一朝。無恩有怨且須消。丁香不是中行舌。肯把中原事事教。

其八

李陵僑贅是胡夫。蘇武妻兒亦是胡。四輩離愁猶未了。又添漢妾哭穹廬。

其九

燕支山屬南朝地。胡婦雙腮斷紅媚。博得明妃一笑來。家家白粉搽高鼻。

其十

胡天白草明如雪。爲儂特改青青葉。草意何殊虞美人。儂愁卻甚重瞳妾。

竹

一斗醉來將落日。胸中奇突有千尺。急索吳箋何太忙。兔起鶻落遲不得。

送內弟侯選作芙蓉玉簪於卷因咏一絕稍括序之

婦弟潘君子起。少習經。且生矣。不偶。遂以讀法役。夠資將北上。候次。以除過子告去。而以贈言及贈首大書屬。乃圖則屬諸工。予曰。茨舍階沒棘。而今年芙蓉忽自放。玉簪者。舊舍主所遺者也。亦爛然華。此二者草木之不競於春者也。而予者無心於樹者也。然則物固有無心而得。不競於春而卒不能奪於秋者耶。子之於茲。

行也。亦猶是也。遂摘兩枝簪。鼻帽而因入於圖。浮十卮。泣以爲別。醉而笑。醒而復泣也。以爲不北可也。歌曰。

紅粉闈中爾最親。黃金臺上去何輕。離畔摘將秋色贈。一雙啼露泣烟人。

入關見楊柳

關門楊柳綠。秧秧關外楊。枝白似霜。若道春光無別意。緣何一樹兩般粧。

梧陰洗研圖（某翰撰索題時值）

夏景冬題欲雪長。翻思炎暑渴生塵。梧桐世上知多少。解得乘涼只此人。

女仙一軀乘雲而踏水月

霧鬢雲鬟天上人。水光雲影月中新。一時來往三千里。多滯江妃海廟神。

青田釣舫詩（沈謝俱能繪事。而沈以侯門銜死。樵仙青田兩人號也。）

一官便了沈樵仙。獨留釣者謝青田。與誰閒話世間事。沽酒自歌魚當錢。

僧名仁庵。軀甚充而庭多熟果。索詩應此。

菩薩曾聞肉一團。仁安春亦一腔完。庭前百果黃無數。分與飛來鳥雀啗。

校沈青霞先生集醉中作此

曩昔曾蒙國士待，今朝牽校先生文。縱令潦到扶紅袖，不覺悲歌崩白雲。

代胡通政送優人

李廣歸自南山塢，身着短衣射猛虎。從來壯士鬱無聊，一寄雄心于歌舞。

山陰景孟劉侯乘輿過訪閉門不見乃題詩素紈致謝

傳呼擁道使君來，寂寂柴門久不開。不是疎狂甘慢客，恐因車馬亂蒼苔。（侯觀詩悅甚，即便

服途步往）

徐文長逸稿卷之八終

徐文長逸稿

一四九

徐文長逸稿



一五〇

徐文長逸稿卷之九

賦

瑞麥賦(并序)

嶧縣吳公治有恩惠時麥秀有多至三岐者學之師弟子圖傳其事尹君周君不遠數百里令渭賦之於是渭賦謂本直慧少文不知忌諱體二君之以德諒吳公之我知受我則陳不受則已其辭曰

爰有吳公知嶧未莽治政無雙高山等夷召至和氣郊麥離離兩岐昔秀今獨三岐以比張堪不猶過之一本而生二參以披辟如人目而雙瞳子辟如海洲而三島峙雙既兼精三復加修苟非厚鐘焉得呈異厚豈無因中和所致致之者誰敢歸執事爾其上下之原東西之野莫雲其平朝霧斯酒金既徂而火治翼將臨而胃下駢銳末以若刺拆閱孳其欲拾則有類本異殊事非借假三隅舂矛無以喻其鍼芒雙筭步搖不足數其靚雅當迎風而靡散若濡露而品呈飄然紛比翼之鳥曜兮映大火之星實兼垂而彌俯稽台捧其愈兢榮如貫珠挾組而佩

錯焉割據。鼎足其勁。或三而二。聚女羈男角之狀。或二而三。成男朋女粲之形。分二三而兩在。合二三而五成。總千莖其可合。亦萬穗其可分。合之則人身之藏。并居於一膜。分之則人性之德。獨應於一倫。且其濟濟跼跼。栗栗穰穰。味以薦寢。穎能脫囊。屏百穀以先登。受四氣而愈揚。匪后稷之專能。受上帝之於皇。民之大寶。天之降康。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周官雁其宜食。天子歲以先嘗。是以大水書無宜。尼示戒。關中早種。仲舒告王。縱使結實如故。刈穫卽常。斯亦室家之胥慶。何況於查葆而連萌。翠華綢繆。綠蔭翺翔。標門犖牛之尾。粒排鯨脊之章。把不盈而蠲縮。握愈歛而偲張。借綠龜而其產。比甘露而爭瀼。飯人口而兼味。麴始塵而烈芳。木稱連理。胡適於用。苞有三蘂。徒結其英。誠未若此物。固翁嫗之所創見。而耳目之所未嘗。昔子與氏有言曰。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或有不同者。則人事之不齊。而雨露之長養。豈觀夫今日之異種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若麒麟之於走獸。而飛鳥之於鳳凰。則又安異乎學官弟子。驚告乎縣長。而奔走於詞場者哉。然涓又聞學士弟之呈茲瑞於公也。刈以腰鎌。盛以盂盤。謂公德政之所致焉。公直答曰。是偶然爾。寥兮廓兮。直長者言。長者之言。夫豈無故。胡有茲詳。而不以疏。慨茲歲之元辰。揜陽魄其如暮。(是年正月日食)謂雲密而不彰。亦既昏而改度。適遐方之封事。云朝焉其躬睹。斯陰陽之兢凌。實中和之螟蠹。聖主憂之而屢見於言。公卿思之而不得其故。夫長

河行潦一泓告清。元氣客邪。支體稱勝。失源委之權衡。迷標本之龜鏡。且宋之友諒。嘗進是瑞於太祖矣。太祖怒之曰。宋州大水。何用此爲。豈以當今聖明而顯俛焉。是聽哉。憶高皇之三載。麥稱瑞於寶雞。進嘉莖之五穗。命學士而制詞。時則南取襄荊。東下江浙。閩海全齊。啄息來庭。秦晉周梁。角崩扣闕。戎狄疲於轉徙。蠻夷消其猾傑。豈若今日。戎馬蹂躪而甫旋。轅衝瞬息而靡定。東南當春夏之殺傷。西北苦秋冬之奔命。萬室不保。一麥何支。四方如此。一縣何爲。固知吳公之退讓。成有在於斯歟。

醉月尋花賦（并序）

同學陸君自仲敬勝臬家。見某所作四花賦。私悅之。遂以其所號樓峯屬焉。某曰。賦說非古也。陸君曰。某居常好於月夜泛舟以爲樂。子其爲我賦月舟。無何陸君夢人與語曰。徐子世之佚才。宜必得其篇章。君可授以醉月尋花題。令賦之。而陸君雅致。固不負夢中之言者。某聞而不辭也。賦曰。

蕪穢之作。何關神明。好尚之精。遂通夢寐。既援毫而不下。恐有孤於靈惠。花惟春麗。月以秋澄。嗟一時之各擅。信二美之難并。當夫月皎秋宵。花則從風颺於既久。迨於花乘春令。月或濃霧雨於初零。遂使尋花者指月以咏嘆。醉月者無花之可尋。斯人生之行樂。求絕盛其何心。

惟達士之寥廓。與造化而沉浮。寓何入而不得。景何逢而不投。尋花則春。醉月於秋。苟春月之可誤。諒與花其均賞。使秋花之堪撥。遂並月而兼酬。爾其結好聯知。牽裾握手。鼓琴擊筑。飛觴藉草。薄霧收爵於庭除。弱煙罷幕於空表。拂衣而前。上壽爲樂。鑑盈虧之倏忽。與生滅之札天。憫烈士之云暮。沉壯心而弗早。匪干時以小售。欲致主於大道。橫佩劍於一盼。缺唾壺於數擣。或望月以抒懷。恍視花而寄嘯。顧清影之在地。爲起舞於一掉。人謂其醉月而尋花。仰孰知有託而無告。斯則主人之激昂。而亦吾儕所悲悼。當其感息懷平。情陶性逸。審幻真於眇微。覺天地之瞬息。一盈虧則月於焉而低回。黜生滅使花亦爲之解釋。當斯之時。可飲一石。欣皓魄之流彩。暢嬌妍之弄澤。依枝繞樹。何心孟德之詩。聚霞紛霞。如步洛陽之陌。置主人不問。邀弄妻而隨得。一味一觴。以語以默。一杖一履。以山以澤。與造物而同春。會千古於今夕。若乃因景抽志。觸物增悲。懷月夕以永念。對花辰而致思。假辭爲樂。強尋以疲。撫清光而俯仰。盼飛英以踟躕。奉杯三五之夜。走馬紅紫之隄。斯乃兒女子之嬰情。豈大丈夫之所期。諒斯言之匪衷。於夢寐而質之。

女笑館賦

顏屢空。憲穿襟。甕雞小掠。抱膝蟲吟。鄰沼芙蓉。於莫之春。斬其棧楹。五寸不盈。我居下濕。

宜此托根。二月理榘。八弦而粵。晨縞夕朱。朝純午駁。是名弄色。亦呼木荷。宜照南浦。對采西霞。亮未筭而飾豔。宛十五之吳娃。垂嬌短草。坐翠低情。侏儒綠舞。巾紅卓寸。詎婆娑而不凌。忽抽筍之賦奔。梗商巖於霄表。俯秋水而影澆。胡榮捷之若斯。顧不貴而共賤。惜妙色之陪涼。吾取以名吾館。

壽吳家程媪

繫坤與之靈淑兮。必躬栽而始培。撥要妙於至無兮。乃漸有於胚胎。覽母氏之貞精兮。固吳曼之所眷。爰篤生而懋稟兮。光季女之婉孌。承端明之名碩兮。母實苑其苗裔。從浴水以澹流兮。持涓洽之陽渙。荃垂筍以紛珮兮。妥施衿之淳淳。胡瑟琴之既翕兮。倏箕帚之弗陳。藐遺孤之呱呱兮。愴丸苞之初噉。子寡鵠之將雛兮。羽參差其獨覆。紛輓纒以陟降兮。夙望帷而興雞。退解箴以無寐兮。夕伊軋乎房之杼機。饘醑董登。奉膏滑乎杖者之朝饗。而夕餽。果餘羹餽。忍以充乎塾者之晝誦。而暮歸。蒞匪度而莫斷。機有斷而訓垂。蓋下以成藐。孤之令聞。而上以豫二老之耆頤。含茶有日。嚼藥有年。桑上綢戶。凌陰壑堅。貫青匣鏗。紅爛瘦粟。梓漆連雲。茜蓋彌谷。始稱替而中興。蚤澁剝而晚復。劬一媛之良實。營之而有餘。跼百買之脛。彌持之而不足。此內則之篇。共稱其賢。而懷清之臺。所由以築也。歲丁亥之嘉穰。感母長之衣褐。矧月吉以時。

良日方升而川至。毋乃盛雜珮。內葦屨。夙興於房。再拜尊章。霞効明於夕榆。旭登紫於朝桑。蘭
苗條而蒸郁。菘遶膝以流芳。羔雁充盈。光瑩西池之雪。壺尊交錯。人酣北斗之漿。於是洽婚姻。
酬娣姒。篤柏蘿。垂瓊珥。歌采蘋。庶沼沚。燭慶更。客亦起。既醉而稱曰。孝兮節兮。婦與母之宜兮。
永貞以答其夫兮。嚮且勤以大其閭兮。後姦斯兮。齡茲期兮。匪愆其期兮。

龍溪賦

天有龍雲。地有龍支。山有龍岡。水有龍溪。爾其發源高岫。衍流迴隄。或九曲而百折。或一
瀉而千里。涵萬族之瑰琦。匯五湖而未已。蕩紫鏡而莫凝。迅强弩之激矢。烟其籠渚。風以驅波。
漪魚鱗以渙激。射蛟鬣之參差。渦螺旋之盤結。紛珠濺以璀璨。唼鷗鷺於綠藻。障鳧雁以青荷。
斯則幽人之所容與。而亦達者之所婆娑。乃有聖作物觀。雲龍相從。君喜臣起。魚水相得。雖在
中而常侍。實處溜而不黑。栖志詩書。研精典籍。知樂水之稱智。乃臨流而托迹。悟江海之處下。
合彌謙而受益。斯則琳璫不足以易其守。而恬澹乃是以適其情。故爲士林之所貴。而君子之
所稱。茲托號者之真。而庶幾於賦號者之亦非無所因也。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

樂府

氛何來

氛何來。蔽日明。堯舜禹湯周二王。我高皇得知不。列聖最英者。世宗。氛何來。由水木。連公
工。堯老倦。勤厭甲兵。竊權而敗。時當嚴。氛何得之。攬天綱。大者鵬鯤小寸魴。一飯未報。睚眦則
爽。行私借。公孰云不感。閔予不幸。賓於幕幃。誰其翼者。放勳所居。金之方。律兮索兮。誰不知名。
又誰翼之。河九折而翁子善談。而居洛陽。輪不規兮。能激槩翼。又孰數更僕一斛粟。嗟矣哉。大
河渾魚。村唱伯嗜。

句踐膽

(古樂府。王孫死。燕啄矢。莊子。養馬者以僮威矢。)

頸則長。喙則烏。膽罷縣。吳爲沼。吳膽先。王膽後。人知之。謂于踵其報。(叶)嗟嗟王將奈何。
膽與矢。營孰難。王兼營。吳以殲。王若辛。孰肥甘。肥哉甘哉。突無煙。嗟嗟王將奈何。王遺黎。悲且
歌。

市中虎

隆慶皇賀太平年辛未二月望猛虎入城從何方。轟踏大爪泥上沒。行人誰信虎腳跡。藏何所。日何食。禍不測。幸得郭爺燕客王家山。銅鼓震地火照天。老畜避火下山去。明真觀。敲道士。千秋巷。拗狄吉。橫布裙。嚇出矢。挑過高牆攪街市。樸行人。墮溷廁。千秋巷裏少年三十輩。白捧鐵叉攢虎背。攢得虎皮碎復碎。與誰睡。少年扛虎送官府。四下官府賞米七八斗。就教少年剝松下虎死魂魄上山去。頭和皮送官府。宰肉歸家飼妻與母。古人言。市有虎。信之者。足愚魯。今若此。云如何。金波羅城中做窠。凡百事。儘有似他。難信一邊說話。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一

表

代進白龜靈芝表

某年月日具官某爲恭進上瑞慶萬壽事。臣頃者遍求靈芝，獻充御用，乃有浙民邵祥入山，覓得靈芝凡一十本，高大殊常，方掘地起芝，見一白龜蹲蟄根下，並已取送到臣。該臣博考圖籍，竊見龜策篇所載名龜有八，玉龜其一也。備述昌符，頗極根據。臣誠懼誠忤稽首頓首，敬用奏進者，竊惟玉龜應圖寶冊書瑞，必也時逢聖世，然後特產嘉休，用召至和平，應時昭顯，導引呼吸，與天久長。至於穴處山中，乃復潛蟄芝下，則史冊所未載，古今所未聞，奇而又奇，瑞而又瑞者也。恭惟皇上道光帝堯，功邁神禹，皇天示象，永符萬世之斯文，洛水同符，載錫九疇之祕典，是以介蟲將見，芝草開先，蟠以托身，待惟延頸，踟然素雪，應堪蓮葉之巢，覆以青雲，正合著莖之守。臣灼知此物必非虛生，屬天意之攸存，斯地寶之不愛，是用恭函藻室，副以仙葩，登薦素資，仰贊玄德，四靈畢致，敢嫌進獻之再三，萬壽無疆，預卜遐齡於億兆，臣無任云云。

代謝欽賞表

仰惟皇上精意端凝，玄德昭格，兩儀既位，四海永清，乃有禎祥，適應圖籙，素質踵瑞鹿而繼至，靈氣合仙芝以默通，斯皆天眷之有加，以致地寶之迭見，獲當臣部，事值偶然，妙本神輸，人則何與，乃勞珍賚，遠及微臣，盈篋精鏐，禹貢寶荆揚之品，交飛仙鶴，天孫燦雲錦之章，捧以生榮，受而知懼，蓋仰荷天恩之優渥，既莫量夫津涯，益俯思職棄之艱難，其將何以報稱，臣敢不敢之饗士，額頒軍稅於雲中，服以行邊，追擬賜裘於雪後，登觀四裔，獎帥三軍，益竭犬馬之勞，少效涓埃之報，伏願召和履泰，永膺隆帝之休，綏夏攘夷，坐獲消兵之福，臣不勝云云。

代閩功欽賞謝表

諸道奏功，悉承玄略，偏師協濟，概沐榮旌，恭惟金幣之輝煌，實聳華夷之觀望，一年幾及，萬感難酬，臣敢不卽物取箴，顯名思義，更於校閱，擬同鍛鍊之精，每遇機宜，益效經綸之密。

代謝欽賞表

諸方奏捷，恭仗天威，小醜盡殲，悉遵廟算，臣無功受賞，揣分奚堪，感荷洪恩，忠悃與縷絲而俱積，勉圖後報，素心誓精白以無虧。

淮陽功賜銀幣謝表

頃者淮陽之捷。本皆出於聖謨。金幣之旌。遂概加於臣等。俯思共濟。錄及同舟。仰答洪恩。誓將死鼓。伏願神休。滋至。聖祚彌隆。陵寢晏安。默祐神孫之有道。江淮底定。永循滄海。以朝宗。

啓

代賀嚴閣老生日啓

伏審嘉誕。正值元辰。既躋八秩之遐齡。新添一歲。預卜他年之綿算。實始今春。施澤久而國脈延。積德深而天心悅。三朝耆舊。一代偉人。屹矣山凝。癯然鶴立。且昔搜玄典。神形返上古之元真。近侍軒皇。眉宇溢清修之道氣。一時介壽。四座騰歡。衣履仙翔。几筵星列。而况杯浮椒柏。餘芳藹黃閣之中。海出雲霞。淑氣轉青蘋之末。以茲景物。倍切瞻依。職守所拘。驅趨遂阻。徒勤北望。莫馳東海之觴。擬預西池。載咏南山之雅。

代賀李閣老生日啓

黑頭入相。施澤自多。黃髮作朋。受福無量。恭惟某官。二儀淑氣。一代偉人。自然耆舊之英。何俟年資之積。進居保傅。簡在聖明。數載於茲。四海稱快。時惟季夏。恭值生辰。羣公款門。上客盈座。而况某於門下。舊有并州之雅。不宜自後於衆人。辱居開府之專。安得進前而上壽。頃者

橫戈虎穴。飲馬蛟川。挹瀛海以稱觴。喜蓬壺之在望。更欣令節。適當朱火之方炎。仰矚上台。應傍紫宸而長燦。其爲祝願。實倍等倫。

代賀徐閣老考滿啓

一品崇階。副四海具瞻之望。九年懋績。膺三考陟明之期。遇知于主。獨深施澤于民。自久薦承帝賚。可卜天心。褒美而賜璽書。並饗以示慈惠。傳聞海徼。遂聳聽於華夷。走集軒車。定隘觀於衢路。某身拘職守。心切樞趨。遙望台長。適興斗仰。兼此五福。而備歛。賀以百拜。而再興。伏冀業大位高。年隨任永。居帷幄而決勝。賜几杖以乞言。寧獨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允然元老。翊社稷百千萬年。

代賀冢宰吳公加太子太保啓

職總六官。位尊八座。當庭考課。先教化而後簿書。抗疏持衡。進賢才而退不肖。士風聿振。化理攸資。頃者寵數榮膺。崇階新陟。眷此青宮之地。繫重本根。諒哉黃髮之臣。德堪師保。紆朱拖玉。行看報主之身。結綬彈冠。彌切相知之慶。

代賀大司馬李公啓

一歲三遷。千古幾見。緬惟本兵重寄。允宜元老壯猷。况當共楫之秋。彌切彈冠之勞。

代賀大司寇江公啓

德惟邁種。職稱明刑。受知九重。交慶萬口。丹書獨掌。共成寡過之風。青史垂芳。應著不冤之頌。

代加廕謝閣老啓

錫典駢蕃。實深慚悚。封章辭孫。仰望贊成。豈期推轂之益加。以致循牆而弗獲。廕陞兼得。分叨榮。回思讜笑之猶難。愈感吹噓之不淺。

代謝部院啓

衆口交攻。一身餘幾。孤蹤遠寄。萬里何遙。使非雅論之素持。爰啓聖衷之曲諒。則市虎之傳。將信淵龍之探。爲難。幸爲先容。跡殊按劍。且觀後效。慶切彈冠。銘心感激之餘。俯首古今之際。必將相和而事功因之可立。如中外合而威望藉以益隆。自惟仰望清塵。敢附交歡之後。幸而俯加英盼。益彰假重之榮。用以獎師諸軍。圖惟再舉。誓收全績。仰答盛心。懷戀深情。臨楮悵惘。

上郁心齋

伏惟明公忠節之後。勁氣全鍾。宦仕以來。直道愈朗。某窮居索莫。不敢竊附於口口口口。

巷交歡。庶幾妄希於末契。頓罹內變。紛受浮言。出於忍則入於狂。出於疑則入於矯。但如以爲狂。何不概施於行道之人。如以爲忍。何不漫加於先棄之婦。如以爲多疑而妄動。則殺人伏法。豈是輕犯之科。如以爲過矯而好奇。則喋血同衾。又豈流芳之事。口此大口。雖至愚亦知所避。求諸衆惡。惟明公或在所原。頃者如聞月旦。亦步雷同。夫明哲之言。既共視以爲低昂。里閭之論。又人取以爲依據。今明公於某實握此二端。以相臨。如見棄於公。雖家置一喙。而何益。私求其故。蓋亦有由。或因緣隣並。茱萸之好。素敦。故分別姥公。關雎之味。攸屬。因而見惑。殆以是乎。抑不知河間奇節。卒成掩鼻之羞。賈宅重嚴。乃有竊香之狡。使當年卽死。又何異夫莽謙。惟九載勿成。乃始明夫鯨罪。事難概料。大約如斯。伏望明公曲諒。隱衷力扶公道。勿泥前說。賜挽後評。倘能出萬死於一生。卽是垂三綱於九鼎。不勝懇竦。實倍叫號。

謝太傅夫人劉。頗禁其變。太傅威稱后妃。關雎蓋斯不妬之德於其前。夫人曰。二詩是何人所作。戚等對曰。周公夫人曰。可知。若是周姓。必不如此作。婦謹婦世之常情也。偶用古人。比倫多失。不暇詳擇。乞原恕。尙有辨歎。頗繁。容續呈。

禮書

恭惟親家先生。高擅文章。不獨負青雲之器。夙敦道義。尤雅許素心之人。某遠越故園。棲遲茂苑。受一廛而環堵。合四海以爲家。冢嗣既睽。女郎亦嫁。獨將妾絡秀。爰及阿奴。真對影而

成三翼及翬而求匹。用存一線。永此百年。方慚薄祚之難攀。何意俯從之遽及。謹陳不腆。肅締初盟。豈敢云羔雁之儀。真已成妻孥之托。自今已往。尙子望五岳而可以長游。倘附高名。朱陳合一圖而庶幾再繪。

送潘禮部歸新昌詩啓

伏以向在南都。幸廁執轡之列。近來北地。彌興扣關之懷。雖吐握之方殷。願趨趙而未敢。茲者辭榮之會。仰德尤深。悵攀鳳之終乖。肅歌驪以爲獻。春言瞻戀。無任跼踖。

劉答呂書

呂開老之次子石阡知府繼娶於劉。

恭惟某官世承青胄。耦稱齊大。以傳芳。德重黃扉。岳爲呂侯。而鍾秀。次公五馬。共羨麟胸。之子維鳩。斯宜鳳匹。顧寒生之弱息。充君子之好逑。即使朱陳。難陪王謝。松蘿誤及。箕帚爲慚。所幸小役大賢。私喜嬾吳。而非絕物。自諒萬無一及。豈知嫁女而勝吾家。賜簡光闈。承篋充戶。借瓊瑤而仰答。捧金玉以艱酬。

張閣下啓

伏以廊廟元公。式勤寅亮。江湖小吏。竊被春工。卽如艸木之無知。亦囿欣榮之大化。叩關似瀆。斷掃無私。恭惟相公閣下。南岳儲精。北長近拱。進賢才而退不肖。天下咸服其公。先教化。

而後簿書士類勉知所向。盟心奉教。每苦愚蒙。擢髮籌愆。尙蒙涵育。三吳甲郡。仍叨別駕之榮。千里寸心。實切台垣之戀。兼茲捷聞雙鳳。美濟八元。謂當馳賀於公庭。微效得人之深慶。則又以斯須芹曝。恐莫贖唐突之嫌。然旣而再四躊躇。乃自棄門牆之外。謹用三加薰沐。百拜緘函。恭詢萬福之綏。遙馳定省。翹仰九天之上。倍渴瞻依。

慈谿沈聘餘姚孫書

伏承某官以第幾位令愛。許聘某第幾男某。謹用遣聘者。言念忠孝傳家。邇靈椿而再世。詩書衍澤。紛寶樹之三株。紆玉拖金。聯班伯仲。宜文耀武。共獎家邦。因推舜水之諸孫。不讓虞廷之八凱。一爲李御。已曰殊榮。况涉葭依。寧非踰分。而某於尊親家左右。慚非金斷。乃志切於登龍。及此玉昆。又駢叨於附驥。矧寒門之距高閣。旣帶海而且襟江。雞鳴犬吠相聞。蛤美魚味共有。猥籍此以爲芹曝。乃惡焉而敢攀援。獲奉尊俞。豈勝感荷。敬陳不腆。伏冀包容。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二

詩餘

調鷓鴣天聞張子蓋捷報呈學使公（有序）

側聞勝事便疑隨俗稱慶念無可致羔雁者得報之夕喜而浮太白者五製詞者
二敬書以充

試選蛾眉幾許長。纖纖侵入鬢雲黃。天邊奪得初三月。鏡裏描來第一雙。真國色。好天香。安排枕席待君王。越溪多少蓮舟女。老却朱顏不嫁郎。

措大那禁醉一場。猛拚典却破衣裳。非關雙眼看人做。（古語云兩隻眼看人做官）自勝千金許贈將。因好事。累蠱觴。斷鴻數點在斜陽。欲呼細問長安事。爭帶泥金幾處忙。

繼聞廷對之捷復製賀新郎一闋

真聖主。龍目握新符。策士臨軒。兩科收錄。暗卜今年誰最好。剛得齊賢名族。親認取青宮。叮囑今日馬蹄催宴去。記宮袍有領偏深綠。特賜與。澆醴醪。男兒到此平生足。却惹起愁人

一醉消他萬斛。手取塵冠彈欲碎。不爲要君推轂。正沈吟斷虹生北。却似有情相照映。奈無言
難與傳心腹。幾時更談夜燭。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三

論

治氣治心

論將者多以勇目將。故論將之氣也。主於鼓。而論將之心也。主於敢與決。未嘗以治言也。愚以爲此特將之粗者耳。非精也。將亦人耳。豈其氣與心獨異於人哉。氣時時而鼓之。使其踴躍震蕩而不寧。心時時而敢且決之。使習於猛戾奮迅而無所止息。彼方以爲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先登則有所恃而不恐也。而不知以踴躍震蕩之逆。而乘之以猛戾奮迅之粗。心與氣不相得。而機與事相迷。吾且憂其明者昏。澄者搖。見利而不知害。甚至於當避而反趨之。即使僥倖於一時一事。取捷一兩陣之間。于至昏極懦之手。而不思驚一而蹶九。廢千萬而存十一。皆此踴躍震蕩之氣。與猛戾奮迅之心。以階之也。然則將之氣。其可以鼓而狃。將之心。其可以敢且決。而終逞之以得志也哉。嗟夫。心水也。氣波也。鼓且決者。其風也。鼓且決而至震蕩且奮迅者。風之極也。而敗焉者。其溺也。故欲止其波。澄其水。莫若去其風。欲斥其氣之鼓。與其心之

敢決。莫若易之以治。秦舞陽十三而殺人。人側目不敢忤。此其氣何氣而心何心耶。及至秦庭而震且掉焉。子房跪履於老人。至於盡折其氣與心。而後許之曰。孺子可教也。然舞陽卒裂於秦庭而良乃卒收其功於天下。此不可以觀治與不治之効耶。故利有所不動。害有所不避。欲有所不可投。猝然有所不可驚。勃然有所不可怒。力拔山。勇蓋世。而有所不可用。此幾於治氣。治心之說歟。而猶未也。何也。此猶以効言也。凡人之情。養之於閒。則始可期於猝。鍊之於緩。則始可責其効於臨時。夫以七尺軀殼之中。充塞之物。與吾一寸之靈。素不相知而不相得也。平居荒其養。而鹵莽其鍊。一旦有事而使之。而期之。辟之。豪奴之於乍主。孰聽之而孰從之哉。古之將多矣。無不治其氣與心。而其治氣與心。無不養之於閒。而始責期於猝。鍊之於緩。而始求其効於臨時。太公不將乎。効在紂也。而辨幾微於敬怠。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伊尹不將乎。効在桀也。而審取予之義否。是其治氣與治心者然也。素也。未聞其以鼓而治氣。以敢決而治心。以襲而得之也。孔子聖於將。而姑試以將者也。効在於墜三都。誅萊人也。其治氣與治心者曰。臨事懼。好謀成也。素也。未聞其以鼓且決。以襲而得也。孟子儒於將。能將而未嘗將者也。其欲躋齊宣而王之也。猶反手。此非將之效。而何效乎。至於盡授其訣於公孫丑。則特有善養氣與不動心。二三言耳。孰謂養氣者非

將之治氣。而所以致其心之不動焉者。非將之治心耶。而又可以旦夕爲耶。而鞠與施舍。此二人者。又鼓氣之尤。而敢決其心者之首。鼓於一時。而敢於一旦者之魁也。而孟子痛非之。則治氣之果不在於鼓。而治心之果不在於敢。且決。又不在於襲而取之也。益明矣。彼孟子者。方且孺其服。士其冠。緩其帶。安其履。委委蛇蛇。進而與齊梁之君。談道而論德。退而與其徒學孔而希周。明而以對於人。幽而以謹於獨。辨事之非義。而決不敢妄於一行。辨人之非辜。而決不敢妄於一殺。其致密於一塵一芥之微者。既如此。而其晝夜之所從事。乃在於助與忘。帥與充。至與次。蹶與趨。待於言。與不得於言。擷苗與不耘苗者也。而非有他也。研其幾於有無之間。而致其謹於鬼神所不得窺之際。觀其氣息之柔。若屬繭。而欲絕。而心之澄且燭也。若淵之未濶。而旭之始登。以至於枉直辨。義利明。則大者塞於天地。然後機之敏而斷也。若舍括。而胆之所向。而所決也。雖百賁育於吾前。而無所用其勇也。然後敢開口而決之曰。齊可王。而王可反手也。蓋爲將者之氣與心。必至此而後可以言治。而治氣與心。必如此而後可以盡將之道。而無遺噫。此誠未易以言也。古之言將者。儒與將一也。儒與將一。故治氣與治心一也。今之言將者。儒與將二也。儒與將二。故治氣與治心。鼓且決者以屬之將。而不鼓且決者。以屬之儒也。惜也以孫子之才。其於心與氣也。能知治之矣。而不知一之也。何也。心主氣。氣從心一也。言治氣則不

必費以心。言治心則不必費以氣。而孫子並言之。並治之。非吾儒之道也。且夫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者。此審彼之氣也。而孫子以爲治氣。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此審心之候也。而孫子以爲治心。此又不知其何說也。惜也。

用兵之妙。機而已矣。其機之未可也。不先設以待。其機之既可也。不後時而失。夫兵貴廟算。豈有不可先設者哉。抑不知兵有可以先設者。亦有不可以先設者。審時勢之順逆。察地形之險易。量進取之先後。擇將帥之賢否。料儲蓄之多寡。知士卒之強弱。閱器械之利鈍。以爲攻守之具。此可以先設者也。何者。天下之大勢。自有一定而不可違。而吾之謀議。劑量既明。亦自一定而不可易。雖利害互形。成敗迭見。而必不可以更途而易轍者也。故曰。可以先設也。至於與敵相守相攻之間。虛實饑飽。勞逸強弱之異其情。而天時地利。人情之異其變。或以虛而爲實。或以實而爲虛。或以饑而爲飽。或以飽而爲饑。或以逸而爲勞。或以勞而爲逸。或以強而爲弱。或以弱而爲強。而乘之以天時。乘之以地利。而出其人情之不可測。則是敵之變化而非常者也。而胡取於先設爲哉。是故惟因之敵而已矣。故敵方虛也。而胡爲乎實也。是敵之變化也。吾前避彼之實。而擊彼之虛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敵方實也。而胡爲乎虛也。是敵之變化也。吾且擊彼之虛。而避彼之實也。因其變化。而吾亦變化之。以取勝也。甚至於

敵本實也。而果示之以實。以爲吾方且疑其虛也。而誘吾之擊也。敵本虛也。而果示之以虛。以爲吾方且疑其實也。而本吾之不擊也。虛而實也。實而虛之。虛而虛之。實而實之。以至凡所謂饑飽勞逸強弱之類。莫不皆然。是敵之爲變化也。無窮。而吾之所以因而應之也。亦無窮。噫。豈特吾之應之而已哉。將敵之所以應吾之變化者。又益無窮也。而吾之所以因之者。又何如而可使之窮耶。呼吸往來。如風雨雷電。交發而不可測。而生生不已。如環之無端。將既見其形而爲之勢也。猶恐其或失也。而况豫信其成心。而執爲之勢。以待其不可度之形哉。噫。未有物之輕重。而徒推移於空衡之上。其氏昂必不足信矣。莊周之言物化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反入於幾。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夫方其久竹也。安知其爲青寧。方其青寧也。安知其爲程。又安知其程而馬。馬而人也。此物之變化也。出於幾。入於幾者然也。兵亦如是也。故彼方虛也。在吾將制之以吾之實也。又安知彼不化虛而能爲實也。及吾之避其實也。又安知彼不化實而偶墮於虛也。或如此。或如彼此兵之變化也。亦皆出於幾。入於幾者也。故曰不可以先設也。惟不可以先設也。故因而敵。因故勝矣。夫物有化也。兵亦有化也。取勝不難。知化難也。故曰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也。

論五行生成之數

奇數陽。耦數陰。天一三五七九。地二四六八十。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猶言天以陽生水。地以陰成水也。一二非有多寡。生成非有先後也。餘四又並如此。只是明一陰一陽之謂道耳。天奇數。凡五。地耦數。亦五。如兩家各掌五籌。然天既從第一數起。則地自當以第六當第一數起矣。六卽一也。天之五奇。皆一陽也。地之五耦。皆一陰也。天與地所生所成之陰陽。停勻平等。無毫髮之差者也。今以數成文。故有自一至十之殊耳。愚嘗謂地不可與天對。又不可分做兩箇。天地安能生五行。水亦地也。地又安能以六與天之一生水。蓋天與地如一盂泥沙相和水。然澄之而渣在下。便是天之地。清者在上。便是地之天。又如人相似。郭廓爲衛。氣所充周者。卽天。五藏爲營。脈之所藏而遠者。卽地。本一身也。故玄門用彼者愚。嘗用此駁之云。爾家務長生。不過效法天地耳。卽用彼安見有此雄天外。尋一雌天。以助其長久者也。水只是地之類。凡有質者。皆屬地也。海際天。故始成地之大。不然。只一塊硬地。直天中一粒豆耳。天地五行都靠那一件無形之物生成。而今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語似有漏。天地二字。與一六二字。只作陰陽二字者。猶之可也。然纔說陰陽。便以屬氣矣。非無形之物矣。天一與地六合爲七。苟除却五。則天與地正各得一矣。適停勻矣。凡四行之生成之數。並如此。一行之數。除五而數之。則所剩之數。亦各各如此停勻。而五數屬土。四行莫不稟之而成。蓋天與地適得其半。借輕重之銖兩。

以明之。則如各具二分五釐然也。苟知此。則雖謂地二成火。天一生火可也。此下四行。俱以一與二爲生之成之可也。作者欲盡自一至十之數。故如此錯文。以就河圖洛書耳。

河圖北數一與六。水生成也。南數二與七。火生成也。東數三與八。木生成也。西數四與九。金生成也。中數五與十。土生成也。使如愚前所云除五而算之。則各停勻也。

洛書一六共一方。隅水也。二七共一方。隅火也。三八共一方。隅木也。四九共一方。隅金也。而五居中位。除却中位之五。則四方之陽數。與四隅之陰數。七與三并。一與九并。各得十五。其他各得十五。放此自見。亦各停勻也。天地二字。只作陰陽解。此要旨。土字亦只作中和解。沖氣解。五行並因一太極。而有所謂生成。一時皆了。而亦莫測其何始何終。如分摘一行而言。雖單謂之曰生可也。單謂之成亦可也。如後來所云木生火等。不過據有形質之後。而爲父耳。非先天混一之玄化也。且如天與地分。而有形之後。其以一生水也。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生之。以六成水。又作何形狀。功用漸次以成之。而天地兩家。其一家分半以生。一家分半以成。又作何形狀。功用漸次。及取料辨材於何所耶。皆不通之甚者也。

軍中但聞將軍令論

古之善爲將者。使士卒畏己而不畏敵。而古之善將將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己。夫人之

情莫不樂生而惡死。而其驅而之敵也。則固十死而一生。欲其不畏敵也。既已甚難矣。而兵又不可以嘗試而爲之者。則其士卒之畏敵與否。固無由而前知之也。善爲將者。于此不得不有所假以試之矣。軍中但聞將軍令。而置天子之詔于不聞。亞夫之卒。其真不畏敵者哉。何則。古之爲將者。以爲吾將。駭人于死地。必使之易敵。而後可以決勝畏敵之罰。吾固有令以申之于前。有法以齊之于後矣。然士之于敵。不可以嘗試而爲。其畏之與否。不可以先事而知。又如此也。然而人之情。易趨于其所尊貴。而法之行。亦易撓于其所尊貴。于是借尊貴之望。以試吾法。而尊貴者莫若天子。吾法之所在。使吾一介之士。不得以聽諸天子。而天子以萬乘之尊。不得以搖吾之一言。奪其情于人之所異趨者。必行其法于人之所易搖者。蓋于此而士之畏敵與否。可以試而知之矣。嗟夫。士之所以畏敵而走者。以其能殺我也。而天子則固能生殺人者也。宜將軍之令。以與天子抗于平居無事之時。謂不能奉將軍之令。以與敵人死于白刃交飛之際哉。蓋嘗聞冒頓之治兵。以方其父。單于謀殺頓而立其愛子也。頓乃令騎射者。隨鳴鏑所向。其後以鳴鏑射其善馬愛妾。而不射者。輒斬之。卒以此術殺單于及其母弟。與大臣。取單于之國。如反掌。夫冒頓之士。不畏其所愛之妾也。而何有于父。不有其父也。而何有于諸人。然而父不可得而試也。而以試諸其愛妾。知士卒之不畏吾愛妾矣。而後用之于父。可決也。殺其父

以奪弟之國。冒頓于人子。則非孝矣。試諸其妾。而使人必殺其父。而無阻。冒頓之于治兵。固善將者之所不遺乎。雖然。冒頓固嘗殺其不射馬者矣。又嘗殺其不射妾矣。亞夫起倉卒。承片牘。提一旅之軍。以屯于細柳之上。未聞其置人于法。以明己之罰。而其士卒一旦與天子抗而不顧。此其故何哉。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豈其受命之時。忠誠慷慨。義形于詞。如古所謂一言之發。而三軍有挾纊之溫。遂足以輕其死命耶。又不然。其將革其心志。愚其耳目。如徙木立信者之所爲。亦未可知也。其平時無以激人之心。堅人之信。而欲奪人之素所趨向。而卒犯其難。世寧有是理哉。雖然。爲將者使士卒畏己而不畏敵也。易。爲君者使士卒畏將而不畏己也。難。蓋使士卒畏己。有才者類能辦之。而聽士卒畏將。非闊達而大節者不能也。是故有文帝之寬。斯足以成亞夫之嚴。不然。則軍中固不知有天子之詔矣。走一使而奪之符。亞夫其可諉以不知耶。志有之。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信矣。

策

問孔子有言。我戰則克。又曰。好謀而成。兵固非儒者之所宜獨廢也。迨于後世。其說始煩。然而最要而簡者。莫如孫子十三篇。而十三篇中最要而簡者。形勢兩篇舉之矣。今其論形。則曰。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論勢。則曰。轉圓石于千仞之山。夫千仞之谿。山其高遠等耳。而一爲決。

水。則以喻形。一爲轉石。則以喻勢。如其旨同也。則亦衍文贅語焉耳。而胡取于孫子。不然。則必有微機獨旨。深有得于形自形。勢自勢。其功雖互相爲用。而自有截然不相干者。存乎其間。此正所謂要而簡者也。而其可以不講乎。始計篇論爲將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而軍形篇則曰。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軍形篇論戰曰。勝可知而不可爲。而虛實篇則又曰。勝可爲也。言實相背矣。孫子書數千言耳。言兵者舉莫出其上。至其以所用之于吳。其成功十不遺書之一。于行又相違矣。凡此皆不可以不講。爾諸士子必有悉其所以然者。願毋隱。

古人之言。固有似同而實異者。亦有似異而實同者。學者讀其書。會其意。斯可以用其言。苟徒尼其言。窳其用。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若夫論其言于今日。則是考其行于他日。則非君子慎察其所言。果非空虛而無實。則必其所處之地。與所遇之時。不足以副其言。而亦非言之爲過也。世之論兵者多矣。察其言。非空虛而無實者。莫如孫子。然而異同之間。固不能無疑于君子矣。而其最可疑者。則明問所舉形勢之類是也。夫兵形與勢義至異也。千仞之谿。與千仞之山。說至同也。而一爲決水。則以喻形。一爲轉石。則以喻勢。是以至異之義。而淆之以至同之說。即使藝文之士。無益于實用。猶知避之。而謂孫子爲之哉。噫。盍亦就孫子之書而求之乎。其言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

機。故直糾險易。通塞廣狹。千仞之谿。所以形水者也。而谿直則水直。紆則水紆。險則水湍。湯則水注。通塞廣狹。無不皆然。誠如是。則是水之形。非自爲形也。因谿之形而形之者也。故形者。誤敵之具也。形必示敵。以所可見。所可見者。形也。故決積水于千仞之谿。不曰勢。而曰形。至于勢。則吾之所以使衆之權也。李牧飽士。士猛思決。韓信背水。人自死戰。鄧艾過險。卒無還心。田單誤燕。劓掘含憤。事雖不同。同歸于奮。非所謂彊弩發機。欲止之而不可得乎。止之而不可得者。勢也。故勢者。使衆之權也。勢必制衆。以所必趨。故轉圓石于千仞之山。不曰形。而曰勢。由此言之。其言非似同。而實異乎。然必設形。以誤敵于形者。有可乘之機。而後置衆于必趨之勢者。始不至于空發而無益。則形與勢。其爲用雖異。而實則同矣。他如曰智曰信曰仁曰勇曰嚴。以論爲將之常道耳。而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必乘敵之所易敗。惟其易之甚也。故辟如舉秋毫。不爲力。見日月不爲明也。蓋其所勝者。勝其易勝者也。故無智名。無勇功。武王以三百當紂十萬之師。而前途爲之倒戈者。此也。使有智名。有勇功。則必勝敵于難矣。深入敢戰。衝衞之聲。稱滿天下。而漢之士馬物故。大略與匈奴相當。不遂幾于不振乎。于論將則求于難。故貴智貴勇。于取勝則求于易。故不貴智。不貴勇也。又其他若所謂勝不可爲者。言不能爲之于敵也。勝可爲者。言能爲之于己也。爲之于己。以待敵之可勝。雖不能爲勝于敵。而自不害其爲勝矣。凡此

非所謂其言似異而實同者乎。夫以孫子之言若此。其要眇而無言。大而各適於用也。至其親以自試之于吳。曾不知巫臣公子光之一奮。迨于入郢之役。則又多出于子胥夫概之謀也。故馬遷敘記入郢。止曰孫子預有勞焉。而不著其事。由此觀之。豈孫子之言。真不適于用乎。夫世固有空言而無實者。而以加于孫子。則不可也。蓋嘗觀其始見闔閭。卽斬其宮嬪。以示兵法之可用。闔閭止之而不得。欲下觀之而不敢。意者。當斯時也。闔閭必已短其爲人矣。故其用之爲將。必且制之而使不得專。小之而使不得遂也。是以卒無成功。是故雖有賁育。授之以快旂。不能施其勇也。雖有師曠。撫之以土缶。不能布其音也。愚故曰。苟言是而行非。君子慎察其所言。非空虛而無實。則必其所遇之非時。而非言之爲過也。謹對。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四

序

呂山人詩序

呂山人刻續稿成。使其弟尙賓持送予。使論序。山人詩固多而不多刻。予卽此得比附分類之。若艾如張君馬黃。豔歌何嘗行。雖用古題而意藏不曉者。不論標格往時數論矣。且觀者各有品。亦不論大隄曲。子夜歌。白苧詞。陽春曲。採蓮及歌寄衣。美人行。春女詞。皆寫婦人女兒。惜別懷春。雖古忠臣愛君。賢哲遭棄置。間於此發婉變不舍。然曲終奏雅。風賦且不免。所可取者。道人意中語。非子其誰善哉。行隴頭水。弔梅花。行路難。嗟哉日行。惜年華。多感慨於及時追樂。吾讀之淚下也。至任野性。傲睨一世。則有長歌行。感寓夏夜。溪堂和謫仙等篇在。然門有萬里客。白馬篇。將軍行。關山月。諸章。又氣跌宕。思功名何哉。其擬古樂府十六章。又慨古事。或政不平。失機會。或人臧否。而已短長之。若恨不身爲者。又何哉。詠美人走馬。予亦有數作。寄山人。其詞曰。西北誰家婦。雄才似木蘭。一朝馳大道。幾日隘長安。紅失裙藏鏡。塵生襪打鞍。當壇無

不可轉戰諒非難。又曰金鞍七寶鞍。玉手控青絲。人馬才相得。風雲氣未奇。勢輕香易墮。樣巧影難爲。馳罷雄心在。何曾斂翠眉。又曰尺錦卽成粧。當眉綰結方。須臾撒身手。馳驟蹴風霜。簷影千門亂。街心一帶長。忽逢游冶子。繫馬問家鄉。今讀山人說。人馬更剽健。予不及也。山人詩古者做漢魏。最近亦唐人知之。其沈者若隱逸。浮者氣概。人亦知之。至山人抱奇才。有深計。雄視思任。不得效尺寸而抑在山間。此虎豹而麋鹿之人。或未知也。故其詩聲。有前數者。觀嗟哉。日行其大要也。往閱其尊君中山翁續稿。中題虎圖。有曰咆嘯山谷。金波羅。壯士腰間金僕姑。攘臂開顏一笑發。驚看猛手如烹雞。狂瀟正關中原藩。天子取用當天關。胡兒不知射虎手。一箭人馬俱傾翻。丈夫有才不得試。葛巾空老青林間。亦此意。

呂氏詩集序

昔人論詩者。謂詩本於地。豈不諒哉。其言乎。略而校之。如陝蜀之雄剛。中原之博大。江以南之芳華。真有不可強而齊者。而一道之與一郡。一郡之與一邑。與一邑之與一鄉。則又辟諸一鼎之牲。其味同矣。而尻脰脾臑之間。腴瘠雋否。固又自雜。微於齒頰而不可亂。使易牙遇之。亦猶辨黑白而數一二者矣。浙之山川。莫勝於會稽。而會稽猶莫勝於剡。人生其間。往往美秀不羣。而尤雋者。道德事功之外。遂以文與詩鳴於鄉。播於方域。蓋所稱一鼎之脾臑矣。而某翁

爲之雄。嘗讀翁詩。其爲味也芳而烈。潤而不濃。間出異奇。又辛脆而未嘗襲。合吻而咀之。使人舌津而爽。喉膩而有餘清。不終篇而腹已果然矣。由斯以談地。非刻則不能釀以生公。刻非公。又何以益彰。刻也已。而翁之伯子兵書公。鑄翁詩。夫兵書公某先子辛卯輩也。叨世教久矣。鑄成而授簡於不敏某。至謬命以序。某喟然曰。兵書公位元臣。爲國家作股肱維柱者二十年。莫夷荒萬里外。其授之政也。奚止於達。使於四方也。奚止以專對。是其效也。固由公之善誦詩也。儒亦由其翁獨立於庭。公趨而過之。之訓乎。故於序詩也。而并及之。亦使讀翁詩者。毋專以詩視翁也。

鄺績溪和詩序

今之和人之詩者。非欲以凌而壓之。則且求跂而及之。未必凌且壓。跂且及也。而勝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古之和詩。其多莫如蘇文忠公。在惠州時。和淵明之作。今味其詞。皆泛泛兮若鷗。悠悠兮若萍。之適相遭。蓋不求以勝人。而求以自適其趣。而不知者誤較其工拙。是猶兩人本揖讓。未有爭也。而眩者曰。彼拳勝。此肘負。不亦可笑矣乎。鄺君之簿績也。取蘇文定公之詩而和之。多至百四十餘首。其數幾及文忠公之於淵明。其嬉遊傲睨。而不屑屑於工拙。亦猶文忠公之於淵明也。蓋君之所負者大。不得其大而試於小。此所以不免於鳴鳴而

負屑屑於工拙。則適以成其小矣。而豈君之意哉。校君詩者不識解此意否。有不解。君當自解之也。

贈徐某保州幕序

古凡幕職至重。而尤重者。戎之幕。何者。幕掌文書。主畫諾。以代勞。宣力於堂之長。而戎之堂。則韜鈴機務。與賓客酌酢。颺至而雨集。其務繁而握愈重。非幕以代之。事鮮辦。代之而不得其人。則雖辦矣。而未必理。而今保州後衛。則邊紫塞。星列以備胡。護畿甸。尤戎署之至要者也。若是而爲之幕者。又何以常幕視哉。雖然。乃今之幕。則異於古之幕矣。古之幕者。幕任其勞。而長處其逸。故選必以才。而才亦得以自見。今之幕者。長兼其細。而幕處其閒。故選未必才。卽才者亦不得以自見。惟不得以自見。而高者居之。則若棄。卑者居之。則若營矣。予以爲卑者無容以言。而高者亦未爲得也。夫高至於聖止矣。聖至於孔子。亦無以加矣。孔子爲司冠攝相事。則卻菜人。誅少正卯。而當其爲委吏。乘田。未聞其卑會計牛羊而不講也。故道龍蛇而已。伸之則千仞。屈之則尋丈。何施而不可哉。予嘗以是論序官者之常。而茲者予戚徐君之。以名法序官而得衛幕也。語戚黨。析予言以贈君行。君亦諗其爲才者也。而幕亦便於以才自見之官。特以今之幕異於古。恐負其高。視之若棄耳。予故以孔子之道告之。夫道亦何常。其示人有舉全體

者亦有舉一節者。吾告徐君以孔子亦舉其一節而已矣。君勉之哉。他日刻書報紫塞金臺間。賢慕者必君而非他也。

葉母錢膺表序(代)

鄉解葉公歿之某年。其配錢夫人齒方二十有五。其子長公今爲工部者。生方七年耳。夫人抱工部而泣曰。成父志者。其在是乎。越二紀又三。而工部果以文高成進士。得主事營繕。未幾奉命役東海。過其廬。而夫人自哭鄉解至於今。蓋年五十有五。於法得旌。有司以聞。詔下坊於里。題曰節孝。賀者踵至。予於鄉解兄常德公同第於丙辰。而常德始者。又聘子女婦其子。故賀者來以言屬。蓋夫人之事舅若姑也。舅疾亟。嘗以股愈之。姑盲。又舐而復視。孀三十年。以禮自閑。無一髮瑕可指。又教其子成進士爲郎。而賢人皆曰。郎真不負乃母。此其於婦道亦旣甚全。而取效亦甚盛矣。上而蒙被國旌。下而爲衆所光羨。當世世在人口。殆非過也。是宜賀。雖然。世有窮筭子珥。能自完其節于身矣。而不能必其貴于子。則議得之矣。而旌未必不失。或能必其貴於子矣。而貴者未必賢。則旌可得矣。而議未必不失。斯二者得則殊矣。而失則同也。今夫人之於節也。不特完於其身。又能必其貴於子矣。又能必其賢於身。夫一能者節也。夫人之所能。而二必者子之貴與賢也。夫人能盡必之耶。蓋天有獨厚者存焉耳。夫獨厚於其始則必不

薄於其終。知所厚在天。則必不自居於工部之賢。將有與貴而俱隆者在他日矣。噫。被始所稱父之志。而抱以泣者。意者其在於斯乎。於賀益宜。

再刻某君時義序

天下有常物。有不常之物。而買之於物也。有所貴在售者。有所貴不在售而在知者。魚鹽醃粟。羽毛齒革。登俎豆資民生者。此物之常也。售之則已。不求其知也。而亦無俟於知。買胡入山而得鞣鞣。至股以藏之。泛海而遇龍皮客。彼有是者不知也。既重直以質之。將別必告其爲龍也。且及所用之故而後去。此其不貴彼之售。而自貴其知。苟不知而徒售。卽買胡值重質。剖股而出其鞣鞣。以與人。未免惘惘然有投非其主之恨。由是以觀。可以明非常之物。所貴不在售而在知。苟弗知。寧弗售也。吾兄子吏部某之於經義。買胡所股而藏之物也。早歲一市於通衢。通衢售矣。再示於大都。大都售矣。予嘗與吏部之弟某。稍取其售餘而韞櫝者若干篇。付梓以傳其人。願往往值龍皮客。得之而不知其爲何物。且弗寶也。以爲恨。及是吏部偶取昨秋比題。把鞣以哦。咄咄而了。夫吏部售矣。願復爲此者。豈所爲不貴售而貴知者耶。予復命諸梓。以再試於今。果皆昔之龍皮客也。則真鞣鞣也。苟羣趨而售之。非鞣鞣也。

草玄堂稿序

或問於子曰。詩可以盡儒乎。子曰。古則然。今則否。曰。然則儒可以盡詩乎。子曰。今則否。古則然。請益。子曰。古者儒與詩一。是故談理則爲儒。諧聲則爲詩。今者儒與詩二。是故談理者未必諧聲。諧聲者未必得於理。蓋自漢魏以來。至於唐之初晚。而其軌自別於古儒者之所謂詩矣。曰。然則孰優乎。曰。理優。謂理可以兼詩。徒軌於詩者。未可以言理也。予爲是說久矣。暨之玉仲。鄙君始見予於薊門邸中。則以理。衡道諸篇是也。既而見也。則以詩。此稿是也。予兩取而揆之。君非不足於詩者。而顧獨有餘於理。苟世之評君之詩者。徒律之以漢魏。則似不能無遺論於君。有深於儒與詩者。別作一觀。獨遡君於無聲之前。若所謂天籟自鳴之際。則漢魏唐李諸公。方將自失其軌。而視君之馳驟奔騰。蓋瞠乎其若後矣。君誠儒者也。而非區區詩人之流也。予先爲彼說以答。或人。既爲此說以質於君。君呀然曰。吾師某某也。而私淑於新建之教者。公其知我哉。予亦呀然相視而笑。會有梓君之稿。令予序諸首。遂書之。

胡大參集序

曩在嘉靖丙辰。余奉命校諸道。卿貢士。晚得令參政公胡君而喜曰。是非近世舉子輩中人也。蓋熟讀西漢人文字而有得者。及拆名。君爲楚人。以問於楚之先達。果然。予益喜。其後君以令召入。歷禮曹郎大夫。又出而按察閩晉間。並提督學校事。所至靡不以文顯。而其故所列。

高等建陽李生曰有秋者。一旦抱君所爲古文若詩篇。凡十卷來以序請曰。將以付諸梓。予讀之。則見其文猶故所品漢西京物也。而詩又不落近代。往往爲晉魏間語。予又益喜曰。苟梓之。真足以名於一時。而傳後世矣。然予竊怪之。今世爲文章。動言宗漢西京。負董賈劉揚者滿天下。至於詞非屈宋。唐景則掩卷而不顧。及叩其所極致。其於文也。求如賈生之通達國體。一疏萬言。無一字不寫其胸膈者。果滿天下矣乎。或未必然也。於詞也。求如宋玉之辨其風於蘭臺。以感悟其主。使異代之人聽之。猶足以興。亦果滿天下矣乎。亦或未必然也。夫言非身有。則未免獵其近似以要君。孟子謂言生於心而發於政。苟無害於政。則亦任其獵且要而已矣。惟其害也。故不可以不辨。予向也窺君之言。以至於今久矣。君蓋身有之者也。其兩有事於學也。又率人者也。率人而卒收其效。若李生固其一矣。自李生之外。又復得數輩。若李生者否耶。誠有之。他日可以言政矣。

贈成翁序

予家吳甥某嘗以療幸侍今長垣成公德之。比成公從稽勳大夫參議山東而封公。去年爲七十。甥壽之文尙虛也。至是來以屬予。謝曰。舅山人耳。儲且陋。甥強之堅。予曰。舅賤。無已其代。諸甥曰。甥侍成公有日矣。竊聞公之言。似不然也。予曰。奈封公何。甥曰。父子者居相習也。子

不投父以所不悅。舅何疑焉。予惟天下之事。其在今日。鮮不僞者也。而文爲甚。舉人之一身。其以僞而供五官百骸之奉者。鮮不重者也。而文爲輕。何者。視必組繡。五色僞矣。聽必淫哇。五聲僞矣。食必脆臙。五味僞矣。推而至於凡身之所取以奉者。靡不然。否則且佛然逆。故曰重。至於文則一以爲筌蹄。一以爲羔雉。故曰輕。然而文也者。將之以授於人也。從左佚而得之。亦必取趙孟而名之。故曰。今天下事。鮮不僞者。而文爲甚。夫真者。僞之反也。故五味必淡。食斯真矣。五聲必希。聽斯真矣。五色不華。視斯真矣。凡人能真此三者。推而至於他。將未有不真者。故真也。則不搖。不搖則神凝。神凝則壽。舅山人也。賤也。未嘗知公之爲銓。與封君之爲封。然而知封公之契於真也。遂亦因是而知封公之壽也。曰。舅未有素於封公也。何以知封公之契於真。曰。以甥適所云。子習父。不欲僞於文者。而知之也。今夫知長人之長。侏儒之短。奚必盡寸寸而校之。尺尺而量之哉。亦觀其一節而已矣。

贈戚畹錦衣陳君序

今錦衣陳君。嘗授詩於予友楊君。而陳君性既警敏。又嗜學詩。既通名能舉子業矣。輒以其餘治古人文及詩文。君若詩。又治。及予再至京師。而君皆騎馬隨蒼頭。或扶囊以餉。釀醴市果。澄澗甘好。每致必先池園。夏清棹舟。竟日出冊勸賦。品鑒廣和。靡不越人意表。而酬酢曲雅。

綽中禮儀。不見有厭倦之色。夫以閭里飲羊綰輅之夫。一旦得志。卽跨駿食肥。目不知有長老。而君以上戚子。挾累世之高華。顧若此其雍雍郁郁然也。斯殆可以尋常晚中人目耶。乃昨與楊君並策一驢往西利。君憂也。蒙面以素綃騎而過。可以不見辭。乃免綃而下。拱以俟。予與楊君艱。再躍鞭而過之。其後余以牘謝君。君笑曰。是何叟之栖栖也。此則與無忌下侯生者何異。而彼忌者時則有求於生也。今君何爲者耶。吾故與楊君言。今而後吾乃知子之陳君貴。則今世廟成。乃其致。則古之信陵者儔也。信陵柄魏。其效於用而著也。如鼓巨鼙。吹一毛。而今之制。則不爾。然著不著。無足爲君累。抑予又聞之。東漢有樊儵者。亦以戚而著。其所著。乃以經學得交海內大儒。並取以爲師友。而丁恭則其所專師。其後儵竟以經顯。所守公羊嚴氏春秋。致門人三千人。往往有以其學至三公者。吾意君不得爲信陵。且必爲樊儵。第不識君所師楊君。得如丁恭。吾輩得如所稱大儒與否。故於君新得請襲爲錦衣。而衆以贈言屬余也。不爲君不得爲信陵。惜。而直以君得爲樊儵賀也。

闕篇序

古詩豈直三百哉。吾夫子於詩不要者。闕於史而疑於多聞。而疑者闕。夷者質。孔子於華者。華者曰。吾夫子天之怯里馬赤也。夫怯里馬赤。譯史也。今吾遽遽然。而管株株然。而古之人

茫茫然。驅株株以譯茫茫。而祈其盡免於茫茫。則必不能盡免於茫茫。故善譯者莫吾夫子若。而吾夫子貴闕譯。夫闕詩者則固闕彼人之闕者也。而闕史闕多聞者。非彼人之闕也。我莫奈其茫茫者。何而姑置之也。乃若我之闕。非置之謂也。仲山甫之謂也。而亦可以驅株株譯茫茫者。委乎。故闕者月也。彼之闕。月之虛也。我之闕。月之食也。虛不得而代之盈。食不掩則人得而指之。指則鼓。鼓則馳。馳則走。走者救也。救者更也。故食而匿。則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則更之道存。故月一也。闕有兩篇一也。闕亦有兩。故余之命篇一也。亦以兩。

彤管遺編序

詳記載評士林其欣然以喜。惟恐身不爲之者。必忠臣烈士奇節高蹈之流。而其怫然以怒。惟恐身或蹈之者。必皆回邪儉媚。忍垢恥而事二姓者之爲也。欣然喜。則於慕善也篤。怫然怒。則於絕惡也堅。夫能使人絕惡而堅。則夫回邪儉媚。與夫忍垢恥而事二姓之徒。固亦爲善者之資也。其於載記可少哉。吾友鄺子集彤管遺編。教爲女者而作也。其所集古諸女。婦雖淫慝。不廢其文。然所次當淫慝。雖貴妃亦不得與編戶貞靜者等。是將使爲女者觀之。怫然以怒。惟恐其身或蹈之。而益堅其絕惡也歟。不然。胡爲而亦存之也。莊周曰。厲之人生子。夜半取火而視之。惟恐其似己也。然則是集也。即使淫慝者觀之。不亦反自愧哉。而何況於不爲淫慝者。

之觀之也。鄴子文茂而行芳，吾信之久矣。原其意蓋如此，故爲之序其末。

送金君之無錫序

舊制凡邑中盜賊，其巡徼史實掌之，以故史之署，反劇於丞簿。丞簿或職清戎，或課督賦稅一事耳。稍散則以其餘佐長吏聽斷，以補其牧養之所不及。然史雖劇，其能而廉者，或以劇而知名，得遷轉。反是則或以劇而敗，而京師之避盜寇也，則多以屬錦衣。異時遷者與掌書者，相倚以爲罟，則所謂盜寇者，未必盡除，而無辜者不勝其毒矣。吾鄉金君之以名法掌記於錦衣也，幾年矣。人稱其平而廉，及其以滿而休，口書於吏考也。議又平次之得第二，會無錫缺，史遂以君名上，詔可之。君行有日，鄉戚中宦且旅於口口口口，口事皆乞言以贈行，而君之甥廣信公爲之首圖於予。予曰：予不敏，將何以贈金君之行哉？亦告以錦衣之事與縣史之事而已矣。夫縣之丞簿與史並人也，主盜賊與主賦主戎主佐牧並事也。今不問其人之可否，而徒易其事，以冀其或稱，此何以異於狙公之賦茅於狙也？所云三四者，並不能有多少於七也。而徒改其時於朝莫之間，其術亦窮而疎矣。而金君之爲錦衣掌記，及議刑於考也，並以廉平稱，而不知其他，則今而之史也，使其果職盜賊賦，則必能如在錦衣時爲掌記者之不苛，使其不果職盜賊而佐牧於其長歟，則必能如在考時對刑書者之不猛。彼三四雖更矣，朝莫雖眩矣，而吾

不迷於七者之常固在也。君何施而不可哉。何施而不可。則亦何階而不可至哉。噫。吾知是以贈君而已矣。

送張南陽序(代)

今遷知南陽府張君者。始爲進士時。來觀政於營繕。而予適爲郎中掌營繕。當其時。卽已知張君賢。及君三仕爲縣。歷某部郎大夫者。凡若干年。而掌營繕。余則叨尙書。實長其堂。君之愿謹猶昔也。至練且幹。則倍進于昔矣。予方賴君以相成。而君之僚。亦喜君之相爲羽翼也。於是相與賢君。亦莫不倍加於昔者。至是君竟以賢補知南陽府將行。諸僚並戀君來告贈言於予。而予亦自惜不能私君以竟其相成。且不能無望於異日也。則告之曰。昨君之職也。雖多。大抵材其專職也。君亦知夫材乎。枳棘灌楚。其最細者也。可以藏鳩鷓。供求枝而止耳。樗櫟則其大者也。然易敗無所用。枌榆赤裡。柘楛。櫛櫛有所用矣。然猶小器也。不中梁柱。至于豫章也。榱也。桷也。則梁柱器矣。然其始生。至拱把與應園也。榱桷櫛櫛。與車輪擬耳。至蔽牛馬。則明堂之梁柱口。故所貴於材者。貴養也。君之始而第於甲也。令也。曹郎也。曹郎而從大夫。從大夫而大夫。異時而卿且公。亦猶是也。噫。此材也。其要亦在乎養之而已矣。至於牧亦然。故始而縣也。是牧於縣也。茲而府也。是牧於府也。異日而臺且省也。是牧於鎮之郊也。幾之甸也。此牧也。其要

亦在乎養之而已矣。故渭川之叟之言漁也。有曰小可以候。大則可以伯。而再大則可以王。漁猶牧也。僮子未信予之言材與牧也。亦未信叟之言漁乎。且君之牧之鄉也。南陽也。南陽者邵與杜嘗牧之也。昔之人稱之曰邵吾父也。杜吾母也。今之人稱之。亦曰召南陽父也。杜南陽母也。此養之之致也。子儻未必有意於予之所期。公與卿也。亦未必有意於召之父。杜之母乎。子果有意於斯也。是足以慰予與諸僚贈言之意矣。

送陸刑部序(代)

今世之拂衣於朝者。非有疾疴冗傷。不可以支。則必偃蹇不得志。而怒悻以逞。否則或負抱骯髒氣。不能抑斂。不易與人羣。非此三者。則必有所不合。陰料其不可通。而姑借引高以自善者也。不然則必不言去。卽言去。亦未必堅且決。苟有人焉。不出於此四者。而徒遽焉以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亦難矣。矧自入仕以來。有瑜德而無疵類。未去無阻其進。且推之去。無聽其退者。顧遽言去。言去而堅且決。斯不亦甚難矣哉。此其人必養者素純矣。而不出于激。見者素定矣。而不可奪。如古所稱內重而輕外者。不然曷克以臻此哉。吾寅丈陸先生。當嘉靖間。以賢科敎潼川。其後繼知峽江青陽兩邑。並稱職。薦者滿牘匣。旣入刑部。祠而祝之者滿。故嘗所仕二鄉。迨今秩再考矣。勞益深。名日益起。中朝議及進用者。必共指目君。而君一日抱書伏闕下。

求去。主上下其議。吏部無不訝且止之者。顧君求去益力。議始上。聽其請。乃卽署中拜君。永州知府得橫金蓋黃以歸。且曰用以嘉殊勞。獎恬節。夫以君之素行。歷紹中外仕版間。非吾前所云不出於四者。未去而有所謂進且推去而無所謂聽且留之者耶。而君顧決於去如此。雖以君疏中語戀墳墓在萬里外。而其中之所素養而預定之者。固非疏中所能了。又非常情之所能測而窺。真可謂毅然大丈夫矣。矧自君之在署也。其廉靖以端。明於法而恕以行之也。真足以爲吾黨師耶。故吾黨屬言以贈君。卽如某不敏。不容以無言也。抑君之膺永州命也。乃孝廟時所擬得其人而加之者。而未得者。且二百年。是主上之懿典。而君之榮也。甚大。尤不可無言以紀。

送董汝成尉永春序

董君汝成於予爲鄉戚。幼嘗學儒。中歲棄去。勉從事於他。以名法高等敍官。得永春史。明制縣大者具長與丞簿史凡四人。而小者則省其二。特長與史耳。夫以一巨縣而牧之者四其人。與一小縣而牧之者二人。彼雖繁而理之者衆。此雖簡而理之者寡。則小縣亦大縣也。而人之制則又有一說焉。曩時長總牧丞簿主戎與餉史主邏盜賊。而今者以邏盜藪也。主者易操縱。乃用丞簿職。邏至小縣牧止二人。則邏仍歸於史矣。夫不問其人之賢不肖。而徒易職以

希濟。此何以異於取敗腐之琴。以求音。不更材而徒改其絃。未有能濟者也。予觀汝成之爲人。也。其志堅。其性篤。而其才也辨。明於法而不苛。協於儕輩而不圯。是其於琴。庶幾嶧山之桐也。卽令處大縣。舍其邇而佐長以牧也。固宜有餘。茲而處小縣。兼其邇而佐長以牧也。亦未見其不足也。董君勉之哉。然予又嘗聞董君之先大父某公。以儒應歲薦掌汀。教有遺澤於汀。而今世之評仕者。多右儒而左法。汀永春鄰也。君過之。幸思乃祖之遺善自愛。夫評者安得而不右君哉。

送石府公之兩淮鹽使序(代)

鹽使之署。無論幾所。而兩淮爲特盛。當洪永以至於今。改法者屢屢。大約給邊費也。召商以中商。廬於邊。募游手者耕邊田。聚邊斂以輸於邊。幕虜小入。商之黨各拒虜。毋煩官軍。此上策也。自洪永以至於今。改舊法。出新規。毋慮十百矣。俱不得其要領。餘鹽正鹽。存積常股。以至抑銀與商。今商買引之弊極矣。皇明經濟錄諸疏。若霍公縉。某公某諸疏。可考也。此鹽之弊耳。鹽司諸所積歲。無論億萬。掌之者多以湮敗。噫。湮敗者固矣。今則知吾紹之府。爲楚之石公。初知蘇以廉以強項。幾罷去。有知之者。特疏起以知吾紹。其廉不改於蘇。其食菽腐市物。一不擾。強者斂跡弱者鼓腹。府庫舊例多羨。公直令察視之。足不踰庫檻。古人云。廉者多刻。公廉而且

怨也。茲諫官薦之。待兩淮鹽使。公意不往。予不敢探其衷。公之廉匪特鹽使不能令染指。譬佛入寶山。不取一粒石子。人素諒之也。特取舊法。乞商占塞田。自耕而納粟。如洪永。或亦當今救弊者。所當急耶。乃公之去。留予不得而知之也。噫。

贈謝孝子序

會稽鰓池之有謝巨宗也。謝之宗有男子名鑾者。始爲其親宗人。訟他人事於府。公不直。謝之他宗人若里之長老。凡若干輩。並爲鑾詣府。共言鑾生而忠信業儒。其父死。免喪。涕淚痕。時時積枕席。母疾。療且禱。請代勿效。乃封股。冀以進時。則恍聞母呼鑾。鑾急趨赴。則母已進食。飲。漸如故矣。其後母死。鑾過哀。遂病羸。輒夜夜夢見其父母。顏面鑾疾互增減。恆視其父母色。憂喜以爲準。如是者七年。忽一夕更夢一人。若神人者。執牘呼鑾曰。憐若孝。爲增若齡。鑾驚寤。卽以告其姊。自此鑾疾亦漸差。鑾孝行。委如前所言。生平無一短。今某訟之。誠不直。蓋諸人爲謝孝子言之如此。於是府公爲覆其言於他所。果無謬。卒直鑾。命鑾起立。異日賜之茶。旌之扁曰。割股之孝。於是宗若長老若干輩。復來告予。將書予言以爲孝子慶。且用以風閭里。予惟孝至周文武二王止矣。二王之於親疾也。聞有憂色。饋不加履。不正衣。不解帶。復則如初耳。未聞有割股也。雖然。不愈於自肥其肉。而秦越瘠視其親者耶。後世之事親。求如謝子。亦難其人哉。

乃若夢人昇之齡。則絕類武王事。謝子布衣也。天之施報。知有孝子耳。寧論王不王耶。府公直之事。優之禮。旌之門。亦知有孝子耳。寧論布衣不布衣耶。噫。爲子者可以鑒矣。

贈寧遠公序

予過馬水口。李長公所將歸爲文以贈長公。長公逡巡未卽許以受。而意若有所懷者。予始悟而訝曰。寧遠公天下人稱名將軍。今且以元勳食伯士於寧遠。予慕想其爲人。而以道遠。不得一望見。麾蓋承下風。幸而得交其子。知寧遠公比他人爲稍詳。願以賤疎。且嫌援上也。而忍不敢爲一言以通區區。亦過矣。且人有大功於天下。已則稍附於言者之末矣。願以小嫌。忍不通一言交其子。而自外於其父。非禮也。長公聞之色爲改。乃始許受。予所賀己者。某則再握筆以塵寧遠公曰。寧遠公以文學起諸生。結髮與匈奴大小百餘戰。身幾死者亦不下十餘。兒郎族屬若丁壯。以兒子長養。扼虎穿楊。幕中稱百金士。若是者數百人。死匈奴手者。又復居半。視卒如嬰兒。視貨財如土。公私所宜入。未嘗取一錢歸匣中。而吮疽婚死。待公粟米而後食者。遍斷養槽櫪間。用是卒破強虜。數遠出數百里外。虜其名酋。夷其部落。係累併收其生口。積畜駝馬牛羊山積。口口委而匈奴卒亦相與鳥驚獸散。數百里間。不敢南向發一矢。不幸猝遇公。則有相戒鞭馬而馳。惟恐後耳。此則人人之所歆豔於公而能爭詡以言者也。而不知公之出

而擯甲以口事。則爲虎譏。入而解甲于燕居。獨有孝弟以踐諸其躬。儀刑其子弟。而一日未嘗缺。則爲聖賢事。故其所相與持戟而共事者。皆親上死長之人。所謂可使制挺以撻秦楚。而又何有于匈奴也哉。夫道一也。某之賀長公者。旣嘗舉是以告之矣。今而塵于公。舍是復何以贊哉。夫制禮樂以佐王於內者相也。援桴握綏以爲王營于外者將也。獨周公能兼之。故得食于魯。至問其所以爲周公者無他焉。孝弟而已矣。故觀于其撻伯禽而令視木葉者。可知也。今公卽未爲國家爲周公子內。乃爲于外矣。其食寧遠也。亦猶食魯也。然而舉公之食以語人曰。公食寧遠以功也。則人人信之矣。曰以孝弟也。人其信之哉。噫。此某之所汲汲于言。將使人知公之得食寧遠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送潘光祿序

上海某先生以明經雄邑中。屢試弗偶。北學于國子。又弗偶。乃謁選得光祿監。未滿秩。一日忽奮曰。吾二三伯氏在海濱。且老矣。與其翱翔于甕。孰若與二三伯氏。膾鱸蟹菽。飲酌而賦詩以從乎。遂拂衣去。去而與其兄尙書公若溫州府判公刑部大夫三先生以游。日嬉嬉然。其有友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當是時。送者滿朝。觀而羨者滿路。贈什而郊餞者若宵星。其最著。則刑部徐公之所爲文也。人傳而誦之。至今赫赫有餘感。其子某君繼之。亦以明經雄邑。

中屢試于鄉。北學于國子。亦弗偶。乃亦謁選。亦復得光祿監。既滿秩。一日亦忽奮曰。吾父與二三從大人在海濱。且老矣。與其翱翔于鬻。孰若與吾父暨二三從大人。膾鱸鹽菽飲酌而賦詩以奉乎。亦遂拂衣去。去則亦當與其翁光祿公暨二三大人以游。日嬉嬉然知有孝道耳。不復知世間有軒冕事。然而擬送者亦滿朝。觀而羨者當亦滿路。贈什而郊餞者當亦若宵星。獨諸寮之什言而餞。則以屬予。他日人誦而傳之。赫赫有餘感。當亦不減某先生然。豈爲予之言亦可誦也。而亦可以感之也哉。雖然。父篤于友。而子殷于孝。用以決去就。計重輕。其事古今不易得事也。其人古今不易得人也。予言雖不足以誦而傳。不因事與人亦幸誦而傳之哉。

余孝子詩冊序

古今稱孝子事多屬母。至獨漉篇。走馬引。涉父矣。然皆酬父冤於死。非客迷而求以得之於生也。又不詳所以。故人亦不得咏而歌之。予讀容齋謏錄。得番陽張介。讀雙槐歲抄。得內黃史五常。讀閩人余全椒某孝子傳。得休寧余君國諫。此三孝子並父事。殆相似而史母授子以錢。錢得父。余母授子以鏡。鏡亦得父。然史以錢得父於死。而余以鏡得父於生。余固幸勝史矣。張用己所作詩以悲父。人讀而悲之。導之而竟得父於蜀。余用夢中神所告詩。射中其隱。以傳于人。人讀而異之。導之而竟得父于楚。余又幸勝張矣。何者。兩翁去家均也。而張翁以蜀語驅。

余翁漫往耳。已亦初不楚擬也。國諫所至。獎詠盈帙。至吾越亦如之。而張史兩孝子詩咏者亦不少。噫。直道而行。三代至於今。猶一日耶。吾師所不免於譽者。殆此類也。雖然。抑亦有交者焉。衡青不父鄭季而去病父。雀仲孺爲青則無父。爲去病則配母。此於春秋烏能兩不背哉。

按遼議建序(代)

府公盛翁。一日爲會稽楊侯道按遼事。稍及諸所議建。會稽請其草。旣竟業。嗜訝計以傳。遂剖奉入將。下雕坊。而鵬校且書于某。某因得竟業。復嗜訝而言曰。蓋余讀少陵前後出塞曲。而鏡古人禦虜之道焉。其曰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又曰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蓋道古明王賢帥。於夷狄且不忍殺傷之。故惟取築城以制侵。矧吾民乎哉。獨奈何忍不城以障之耶。小雅朔方。斯其徵矣。後世曉事者。在漢則蒲類將軍充國。唐則侍御史仁愿。充國言燉煌至遼萬一千百有餘里。棄塞列隊。吏卒數千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于屯田。仁愿則固請築三城。相距朔方靈武榆林之間。各四百里。烽候千三百所。自是不敢踰山而牧馬。二臣之言並足鑒也。遼歲苦虜。小入殺傷。玩細者忘滴水之穿石。阻創者忌曲突之逆耳。而翁獨慷慨請築塞垣。以衛戴髮。聖主下其議於廷。報可作。遂舉垣以丈計。爲萬者二十有奇。費金以兩計。爲萬者十三有奇。臺以所計。百四十有奇。自將吏卒徒以至畚插高釜。絢材米鹽蔬菽之細。視工爲差霧。

屯星集不越期而成。蓋奪漢人骸血積聚於馬蹄臺駝之背者。自此將不可以巧曆算。所謂月不足而歲有餘者矣。噫。漢唐以來未有之功也。以方二臣。孰與是大。余既叨讎校。故特首茲艸。至他艸復四十有七篇。爲卷二十。率摠經略窮利害。其稽別鼓鼙之臣。與行寺藩臬之吏。悉美刺。示激揚。察不涉苛。舉不乘細。霜稜而日煦。宛然聽避道而鳳鳴。嗚矣。故鴈次垣。艸並得聯翼。接鷺也。珥筆取師。庶幾在此。翁姓盛。名時選。別號泰宇。宗吳會。燕產。自臺守越。盛美政。以序艸。故不論著。會稽姓楊名節。別號一中。世汴人。其政治蓋視翁云。

送吳先生序

南昌吳先生始來訓會稽時。奉其母太君與俱。至是母年九十有四。一日。先生持狀走白府。若督學道。舍所職。奉母以歸。府若道下狀。令僚友諸生留之不得。先生曩未仕。則嘗短褐走四方。名山川。交文章材。識賢豪之士。啣杯酒。抵掌談笑。而馳騖其間。及仕會稽。猶稍循其往昔。故渭亦得與二三子。饜廟末席。至是則往告之曰。國家於學官弟子甚厚。士貢而拜訓者多老成人。吾鄉先輩有年七十而始以貢入者。今先生年尙強有爲也。而奚以歸爲。先生曰。母老矣。不願仕也。渭則又問之曰。母與俱來乎。抑留乎。先生曰。與俱。渭曰。與俱。何以歸也。先生曰。子亦嘗聞沛公所言於其父兄者乎。其言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猶樂思沛。則其生而樂沛可知。

矣。以沛公輩男子。猶若此。況婦人乎。吾終不願以一官。易母之所樂。渭曰。若是則先生之志決矣。然渭聞今道中例。得遣學官營公事假滿而復。先生其以人請之無不得。則歸母而先生可復來。先生避席謝曰。子意則厚矣。然使母樂其鄉而思其子于官。與樂其子於官而思其鄉者。奚辨。且公以奉其母而私以請而復官者。不可以事君。於是人皆知先生忠于其君。孝于其親。明人倫而決去就也。

送柳彬仲序

國朝令縣學兩歲貢廩生一人。或以選。或以資。而近世惟以資應。大抵以選應者多英少。或隨例爲學官。或讀書國子。往往中兩京若諸省試。或再試於會成進士。又由進士得大官。至以資應。則漸老而屢蹶於省試者也。雖授學官。或不授學官。而讀書國子。能中京若省試。又中於會成進士者。千百中一人耳。然不爾。卒亦不得大官。以故士往往輕視貢。而尤輕於以資應者。斯則今之制貢之令。與今之所貢之士。則然耳。以予觀於邑志所貢士科。其初豈若是哉。韓伯時朱用之。祁天福。以貢入。卽以貢拜官。司馬恂如陳復初。以貢入。兼中省會科。以拜官。假令世之人。握筆以書五公者。將不得並紙而托處。而今班班然。則與垂名字於尺寸之牘。在韓爲直節。在朱爲循吏。在祁爲名師。在陳爲忠臣。而在司馬則爲儒宗。爲不辱君命之使。辟若列星。

麗於霄漢。位座則異。光芒則同。即使今之成進士。得大官者。□□□□□□□□□□。然則人之以輕視貢者。烏在其爲資哉。吾友柳君才雋而行芳。於學無所不窺。藝無所不給。少自壯至成人。賤自豎庸。貴至宰輔。近自郡邑。遠至數千里之外。無不知其名。得其言以爲重者。其蹶於省。蓋賢知者之過。而年尙近強。今以資應貢。其拜官也。卽以貢或以兼科。此則余所未知。而其遇事爲節。作吏爲循。師爲賢。難爲忠。儒爲宗。使爲不辱君命。必如伯時五六公輩。則余所深知者也。今天子聖明。諸宰執竭忠佐治。稍變舊法。近日士貢者。卽不兼科。亦往往得顯要。以故人亦謂柳君。卽不兼科。行且顯。此則余所不知。即使其果不顯。其所自樹立。亦必爲伯時五六輩。又予所深知者也。夫五公者。吾鄉人也。舊傳於人口。近始得自邑志。矧志又柳君所脩者。故余於君之行而述以告之。時同好。凡若干人。俱來集餞。君於光祿王君之園。各賦詩以贈。既令余序。復題其卷端曰春園宴別云。

送葉君序

丈夫棄遠家室。走京師數千里道。握寸管。抱名法。以給事部臺省寺之間。近者三五。遠者至八九年。以冀一命之榮。而不可必得者。何可勝道哉。列籍而屬之。傲處而居之。蓋有突未黔而敗者矣。非賺則惰且縱也。其有慎不蹈此三者。設資而羣校之。則又以闢于記而殿。然則業

是者幸免於昧矣。情且縱矣。穀資而羣校之矣。一舉而首拔于數百人之中。大宰登之。天子命之。服以錦。令歸鄉閭。省其二人。拜于壝墓。既則出而長民。若是者不亦雖哉。宜人之榮之也。吾鄉葉君子道。實膺是典。其賢可想也。難之而榮之者。某某輩來。以贈言屬余。余蓋深知葉君者。始予一投鞭于京邸。卽縮袂而餉我逆旅。興灑然可挹也。與之邀高賓。策甘蹄而遊西山。啣杯酒。望青天。俯皓月。耳熱而談。蓋煦煦然和風之激我襟也。是其他日出而長民。真無愧于父母者乎。予蓋慕之敬之。其於是典。又不特榮之而已也。

送沈生序

董邵南舉進士不得。去遊燕趙。昌黎爲文送之。至以燕趙之順逆托其身。今沈君之往游蒼梧也。一以爲幕計。一以爲籍計。然府江方逆。人徒以君爲幕爲籍計已也。故送者惟以起於幕起於籍者期君。而不以府江之順逆托君。噫。幕與籍豈誠不足以托府江耶。君在幕爲賓客。則借箸而籌於閫帥。在籍爲弟子。則鼓其舌以風曉於來附之椎結。使浸且靡其末來。吾未見府江之果不賴于幕與籍也。邇者君在鄉里。把筆爲制文。文輒逸隨其所遣。舉杯而談。談輒逸。座無不傾。斯皆君之所長也。用片微喻蜀人爲相如。用一言降南粵爲賈。行且於君俟之。曰起于幕。起于籍。非不愛君也。然非吾之所以愛君者也。

瑞桃詩序

吾友鳴教張君爲予道上海秦御史公家竈下有爨材數尺計其所由舍土就斧斤與斷養尻相摩者蓋若干年矣。某春條而花色萎照釜鷺間。斷養者驚走告其主。叢視之。桃也。事遂播遠近。而好奇嗜文者。又相與繪圖而歌詠之。題其簡端曰瑞桃。而鳴教因屬序於某。某嘗讀柳子郭駝種樹傳。以爲駝所云種樹直改徙易其故處耳。非凋枝割葉。伐其幹而斷其膚也。顧培之一不若其法。卽無以全其生。今茲桃上之斲其顛。下之別其踵。癢癢然特數尺之朽耳。又且舍水土之潤而就炎火之燥。乃歷數十年而復華。若此者其可以常理窺哉。擬之於人。在醫佗能剝割斷腸。傳膏縫腹而復活。豈造化者有至靈至異之氣。亦若佗之靈異能續斷而响枯。獨顯效於茲桃哉。不然。將古之以所謂枯禪野衲之定。覓其軀者。數年亦寂然稿矣。而髮毛爪甲邊而蔓之數周者歟。是未可知也。夫至靈至異之氣。與所謂禪之定而生。雖若超然遠邁。口口間之所謂祥瑞云者。然亦不可不謂之祥瑞也。口口斷而萌。何以異於是。命之曰瑞。吾其惟衆之從哉。抑予又聞之御史公者。學廣而聞多。其所畜養者深而發舒者遠。此人中瑞也。豈天將獨厚以鍾之者。其所得之深。因以徵於家之艸木歟。詩人有言振振公子。吁嗟麟兮。其諸君所命瑞桃之謂也。若是則旣通于吾之所以評茲桃者矣。

賀青州馮按察序（琢菴公父·代）

漢之經生自田伏申轅高堂胡母諸家各專其門其弟子轉相授受多至數十輩歷數百年而未已其道亦云盛矣然皆異姓殊宗之所衍如合數璧於萬山集把桂於叢林聽其自得而不敢取必於一株一壑之間惟東京桓氏自桓榮以經學起世祖朝其後承之自榮至典綿歷三世父子兄弟代作帝師而其道益光效益著故後來稱家學者不特終漢之世莫盛於桓氏卽自漢以至於今亦未見有其比也青參政馮公當隆慶戊辰間以詩薦對於廷稱旨累拜山西之參政方奉璽書監大同有文武才稱天下名經士其長公得之復以詩薦於今丙子之鄉書長公之經與其才猶公也明年將復對於廷其爲稱旨而累拜復如公也又烏可以公限耶於是兩鎮之僚將屬言以賀公爲戶曹若袁按察若王與許三公者並各以其履與公舊遂相率以言屬予惟天下之以一第舉者亦多矣舉一第而不可以不賀在今世循俗以爲禮者則然耳然而勃勃然求以搖於人之衷曰是真足賀者則未必盡然也有一門之內四世能並以經顯又舉一輩兄弟中同母而乳者四人能並以經顯以道則曰此儒也以詞則曰此才士也赫赫然若公之家者乃用以徧號于天下曰孰能準古今家學之衡右漢之桓氏者右其祖右明之馮氏者左其祖則人必皆左祖矣又號于衆曰孰爲馮氏此舉也真足賀者右其祖

謂賀而僅同於常者左其祖。則人必皆右祖矣。何者。舉歷世而比其世。彼以其三。而此以其四。又就一世而比其人。彼以其一。而此以其四也。雖然。桓氏自榮。至于彬。蓋亦四傳矣。史列其人。則及彬。而序其學。則止于典。而不及彬。此殆不可曉。然以予觀于蔡邕之所以碑乎彬者。謂彬有過人者四。而傳亦序彬與曹節之塔。同爲郎。然不與共酒食。卒以此廢。真亦過人矣哉。

送祝子孝序

曩吾與子孝君。雖異學爲生而籍也。然居同里且戚也。又志之所趨於業。吾曰然。君無不然。於好惡。吾曰然。君亦無不然。其後後先食於學。數與諸生于薦於鄉。乃君馳驟。則居然先我矣。願我數蹶。君亦無不蹶者。人皆曰。是不宜同也。而亦同。何耶。最後予以假蹇遭家難。廢生不籍。君乃遠巡於學者十有二年。遂以歲薦當入會。父喪而止。越三年始入。而其門人陳生大節輩。方以言相屬而贈之。夫歲薦初最重舉也。乃今則眇小之爲蹶之餘。人相謾則必曰歲薦者。嗟嗟。此直謂他人然則可耳。詎可當祝君哉。君之於藝也。猶射之有彀。其終日而不一獲也。以無王良者爲之御也。猶珠之有明月。璧之有夜光。其終歲而不一售也。以其梁棄在三家肆中。無賈胡者以明其爲寶也。今之京師。京師者。王良之所日驅以馳。而賈胡者。日操萬金以長立于市。拭目竦睫以俟其奇寶之至者也。此而猶不獲其售。始可以眇小祝君而謾歲薦。然而吾

知其必不然也。夫歲薦者以令人言。直眇小事耳。且顧視我義所履。無不與祝君同也。及果薦。卽甚眇小者。乃亦不得稍稍同祝君。人之視我。何能無介然於懷哉。然吾則嬖奚耳。燕石耳。卽薦而入。決知其必不能若祝君之。以收桑榆雪前恥。特有終眇小耳。吾何爲介然哉。

賓峯石先生應召序(代)

當丙子冬鄉同年永嘉蔣君某者。道病至清河。既委頓。往投知清河者石公。余與六人計借者過清河。適蔣君僕見之。報其主及公。時河凍不可舟。易羸以驚。公遽命出。邀于六人者辭以服。公曰。安辭。遂騎裝以見。客主禮靡不殷。托以蔣君靡不受。翌朝出直煩改騎。公亦不辭。直而靡不辦。遂別蔣君以行。予六人者道中無他語。每旦暮必聚而言曰。蔣君一羈病夫耳。托而受之人所能也。受而樂且食之。如家人然。人能之乎。予六人者。一過客耳。因問其友。邀而驟禮之人所能也。禮之而款且洽焉。如平生交。不以過客易。人能之乎。直以改騎使輕於賦民者。不受直而代之。又人所能也。與其寧浚民。寧毋市恩。人又能之乎。未幾而蔣君亦至。方相與道公德。齶齶不能已。又未幾而某亦承乏山陽。山陽雖劇要。吏者苦之。而某獨喜得與君相左右。領教導。幸得無大過失。而公固業以名起邑中。至是被召。而州縣諸君例有贈也。亦例以屬山陽。古人有言。觀侏儒者觀一節。何者。一節短則全體舉不能長。而予則曰。觀嶺表之簞者。亦觀一

節何者。一節長則全體舉不能短。公急於異地羈病之夫。而顧謂其緩於其所隸。赤子之痛痒。殷於過客之義。而顧謂其疎於其僚友上下之間。不忍以一騎直浚民以市恩。而顧謂其忍於百出之徵發。或以自奉而或以奉人。此萬萬所必無之理。茲而召也。豈倖至者乎。抑由是道。推之於天下。無不可也。故觀君之全體。觀一節而已矣。而矧附公末寮也久。非知其一節而已也。贈言忌諛。聊以此塵公耳。

贈陳翁授官序

古者民年六十至百其良者。國家並有養以差。周王制篇若文王世子可考也。下迨漢高。猶然然未聞以官。官始孝文代祚時。賜民爵一級。史失其齒。疎也。至唐因之。每大赦賜爵。有至刺史者。卽非真。亦濫甚矣。然直曰壽。不曰授。授以板。不以筭。自授訛爲壽。民間遂轉相傳以爲壽。至且例得官可冠服。不問良與否。以故人稍易之。又降不由內。卽秩下郎。苟握印而司民者。得楮筭以予。值吉凶禮。往往帽紗規領帶牛鈔。而造者滿街巷。於是人益易之。嘗邇所作俑。必文武大帥得專征。或備塞徽。擬激發。其下俟請恐敗事。乃預請請假空筭以行。得便宜若德宗假渾瑊故事。下迨有司握印者。亦漸相沿襲。假以榮人。不大關礙。然易之者益熾。至相指謾。必曰彼筭耳。嗚乎。此惡足以亂筭者之良乎。器一也。冒以薰則芳。以蕪則穢。鞞一也。以虎則炳炳。

焉耳矣。以狐則綏綏焉耳矣。惡東壘及西摯可乎。鄉之陳君某鄉之良也。頃年八十矣。宜筭會筭。至親若里輩某等榮之。來以書榮告。予多其良也。榮之。書以復。非榮其年也。

賀朱少監序

少監朱公。吾越產也。幼業儒。其後客燕。遇術者。揆其辰當貴。然貴不在外朝。公用其言。當嘉靖中。果入爲宮寺。歷肅穆兩朝。並以文稱。進少監。至今上聖冲。益右文。以武英殿翰墨。數也。令公掌其事。凡有問難。靡不稱旨。用是得膺蟒服。於是吾鄉之仕于朝。若某某輩。無不爲公榮者。願以予客遊適至都。若有待然。相率來以言屬。然予之有言。則不徒爲公榮。將爲公勞矣。何者。俯逸於僂。僂逸於循墻。循墻者人所勞也。彼一命而再。再命而三。則榮矣。以一而俯。以三而循墻。不其命彌榮。其勞彌甚耶。公之膺蟒于內也。卽仕于外者之再命也。予故曰不徒爲公榮。而且爲公勞者此也。雖然。抑有賀焉。何者。世謂贊君德之大于萬。而匡君闕之細于一。若詩所稱補袞云者。其在隱曲倏忽之間。有外廷所不及。而在內之臣。願得以乘間而濟之者。然在疎遠。則不能預。亦不敢以望。今公之膺服以蟒。是將親之也。非疎也。邇之也。非遠也。其所裨益。外朝之所及。則及之。卽有所不可及者。公將及之矣。如此。則是服之膺也。非裨益我聖明之漸乎。是則公之所謂榮也。而非世之所以榮公者矣。夫安得而不賀。

送王大同之平陽兵憲序(代)

大同號難治。而近時言最難者有二。曰宗室之隸人各殊習。而祿則同於不給。曰馬市之貨。其遠在千里外。而欲集於一時。而此二者費各以百萬計。守此者使非用剛柔以劑之。兼廉且敏以爲之。則往往致敗。而青州王公之以戶大夫守此也。凡若干年。其于宗人之環車而告之。或呼關而有所控也。隨時以應之。求其焚而解之。辟善刀者然。砮之不鈍。擊之不折。至虜之曳駒駟而集于關也。諸司下片紙以需物。則輦赴駘輪。皆預集于數百千里之外者。而貨不倍窳。賈無告傷。而公則日飲冰而治事。抱赤子于一郡。若干邑之中。久之中朝咸知公廉平矣。會平陽缺兵備使者。遂以公補。行有日矣。其僚某公輩則相與以贈言屬予。欲書者再而不收。曰。茲贈也。豈與常贈同哉。蓋平陽堯舊都也。當唐柳宗元之撰晉問。猶曰平楊之人。至今溫恭克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有堯之遺風。其後以地北連大鹵。兵革相尋。至于今茲。日尋干櫓。而漣禮教久矣。其非堯之風矣。數年以來。聖天子方欲興堯舜之治。比隆唐虞。納虜臣。通款市。卽令稍梗。將有脩文德以來。舞干羽以格之之意。則以爲平陽雖股肱。尙塞微也。非得剛柔兼濟。廣敏並持。可以興禮教而大佐文德者。以寄於兵不可。故今茲之擢公也。是以堯之臣望公也。以堯臣望公。而公於佐堯之治。或萬有一不至。使溫恭克讓之俗。少不及于唐虞。是豈聖天子意。

不特聖天子已也。或亦非公之意也。然則公之所負荷。不亦重乎。是行也。中朝以堯之治望公。公以佐堯之治自待。予故曰。是贈也。不與常贈同者此也。

送袁戶部守鞏昌序

上谷一邊軍。不下十萬。馬半之。糧芻之用。歲卒數百萬。四方飛輓不可至。則用鹽以奔走。賈人賣金錢以買其地之所產。若芻糧之須。以輸於此。而取鹽于彼如此。則不勞走輓。而兵馬自足需給。事亦甚便。然而四方固亦有輕費之輸。官與軍復有月支之例。出入繁多。爲利之藪。主者稍持兩端。則請託盛行於賈。而下之持手而食者。得以漁獵於斗斛衡石之間。往往至于敗常焉。望其遽而他之。又況以重地寄哉。惟我袁公之職此於宣也。飲水而治。用以自潔。廉而其才計所到。執概而操籍者。舉不得一染指其間。又其宅心平。而遇劇敏。而且善於斷。於是賈無不悅公之公。而軍與需者。無不信公之廉者。久之聞於中朝。會鞏昌缺守。遂以公補。行有日矣。宣之參戎某君都圖某君來以君言屬予。惟鞏昌重地也。東接隴蜀。西鄰戎羌。習戰爭。尙氣力。馬援之所不能遽定。而虞詡之所殫精以從事。而後僅能勝之者也。至於廉范守此。無馬援之武。鮮虞詡之略。獨有一廉平耳。然卒用之。而以大治。豈干戈之效。不鈛於禮義。韜鈴之用。難與忠信校功耶。夫公之試於宣。而卒俸者忠信也。禮義之習。效有廉平也。廉平者。卽禮義也。忠

信也。廉范之所用以治者也。以廉范之德守廉范之地。意者馬援虞翻輩他日且將讓名于竹帛。而不敢校短長於人口耶。然則鞏昌也。非公之寄而孰寄哉。

贈雷總兵序

近日邊陲之事。大約識時務者利撫和。而恃能戰者好言殺。是以事雖定而論尙未歸於一。不知近日撫虜以來。其奉約束。幾於編氓。陳饋滿野。匹婦躍一羸。從一髮而取殺。菽於莊居。朝發暮還。若履中土之郡邑。而罷調主客之兵。輸餉億萬。歲以億計。駝馬介冑之鄉。真亦幾于晏如矣。彼彎雙弧。佩一纜。挾數尺刃。躡蹕然。以與虜從事於呼吸之間。或夜襲其帳。多不過數級。甚至數十百而止耳。回視我疆壘。已尸遍野而血成池。彼號稱善戰者。將以彼而易此。近則身橫金玉。遠以爲子孫千萬戶之計。乃不知冥冥之中。古所謂陰德也者。其於此爲何如耶。意者蒼蒼者。未必盡許之也。鎮宣者。爲總兵雷公。當爲參將時。嘗以數十人當虜騎千餘兩。將旣歿。大軍盡崩。而公獨劈馬號發五矢。立斃虜五人。其一又虜中酋也。遂北城賴以全。若此者。公可不爲善戰者哉。願當今茲之搖議也。必尙撫而斥戰。曰使一將功成而萬骨爲枯也。何如今枕戈而負鋤。使百萬生靈晏如哉。以人命易子孫榮。吾不爲也。公之威名廉靖。數戰數立奇功。鎮之人愛之如父。倚之如城。事多不可述。獨身以善戰名。願不欲以戰爲己身家。而獨取撫爲

國家全活生靈培元氣計。此則士大夫中之所少也。朝廷方以貢成。蔭公之子世爲某官。乃其屬都使某君輩來請言。噫。以公之樹德于陰。既如彼。其效將如斯已哉。

邵兵憲公東海重春詩序

黃霸守潁川。治爲天下第一。漢宣帝嘗下詔稱揚。賜黃金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古今稱循吏矣。至其發騎詣北軍。馬不滿。士人得執軍輿之法。以議之。則其所少者。豈待爲相之日而知之哉。長於撫字。而短於徵發兵。難事也。人固有能有不能耳。今按察副使邵公之守吾紹也。政察明而德和惠。既超然與霸等。而越之地並海。歲備東夷。一兵副使開府其中。而郡衛長吏。建牙從事於其下。莫不倚毗仰藉于知府老。府多難之。而公處其間三年。百爲悉舉。遂以兵聞于朝。會副使者擢去。朝議亦遂以公代之。紹之鄉大夫士方重公之優於其任。且喜其擢而復留於茲土也。既羣然頌且慶矣。既而山人何仲盧者。執冊來詣某始謀序諸作者之言。以獻于公。而題其端曰。東海重春。乃遂命某序其末簡。某既有感於霸之所長。爲公之所長。而霸之所短。乃爲公之所兼長也。深以爲吾浙幸。然霸長於收短於兵。他日又短于相。公今長於牧。且長於兵。當他日爲相。其不爲霸之短而必今之長也。又審矣。豈不足爲天下幸哉。若是則重春之說。不止于東海矣。

贈送馬先生序

鄭虔善著書攻圖畫及書法詩。嘗自寫以獻玄宗。玄宗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當其時宰相珍之。爲特置廣文館。又自廣文選著作郎。及爲安史所污。與王維等就繫宣陽。然卒用畫得免。至其所尤見重於人者。貧約而無營濟如也。今我先生馬翁之教吾山陰也。蕭然坐數椽間。值竹百箇。花數品。彈琴著書以爲常。傳經之暇。日與文史墨卿。晏笑以觴。若不知有家累然者。其無營大與虔等。而其圖畫詩篇書法。間出超奇。人或往往以虔目之。始先生至。某抱策而侍者數朝。每苦爲塵事所羈滯。及公去而又爲今日。口口口口口口。詣闕下。其後拂衣南走。一再及先生於門。而病就榻者。且踰兩春。忽忽有鄱陽之變。一纓南冠。援琴而鼓之。嘆曰。嗟乎哉。使曩者三數年之日月。不滯廢于他端。以得一意握筆。從事于先生。即使不進于道。苟得聞其繪采。其在今日。儻得從宣陽之免乎。然而事不可以預期也。今先生遷諡安福。將赴之。予繫不得別。感而滄焉。方欲展一言以獻。會齋友某等繪越八景。將以送先生。而令某題且序之。某遂得書以獻。

送沈君序(代)

世廟之戊午。邑士薦於鄉者。爲太僕卿朱君。祠祭郎中祝君。翰林脩撰張君。今某縣令沈君。暨予凡五人。而沈君年尙壯。其爲文獨精。志銳而行篤。願予雖不敏。無以望沈君之後塵。卽

敏若二三君子亦靡不推重沈君者。然予與二三君子後先從廷對仕中外而獨沈君數蹶於春官。予與二三君嘗取讀其袖中艸未嘗不歎惜於卜璧之難售馬之驥而九方臯之不易遇也。君寧無芥蒂於其中耶。然而不得違天而獨伸也明矣。雖然抑有說焉。天下事有伸於衆趨之暫者亦有伸於獨脩之常者。伸於衆趨者在天伸於獨脩者在己。始吾儕與沈君讀書也則曰吾安得取吾之所口誦者施之民乎。今天子付君以民矣。與君爲諸生出而見有困窮者塗炭者或抑而不得白者則又曰吾安得授是任而爲之圖乎。今天子則又授君以任矣。天衆趨之暫難于人自不得以盡如吾言。故伸也者難必者也。獨脩之常專于己夫孰得禦之。故伸也者易必者也。然則今茲之授之任與民也非君必伸之會乎。且君獨不見張李黃次公其人。或起家吏胥卒爲漢循良稱首。或位至三公而戴聖則明經博士師其表望。且何如崇峻耶。而卒以墨污九江。則君何芥蒂于茲就耶。予猶記異時與君同計借客邸中數相慰勞。殆要以平生今予幸而先事主上。曩提十萬師備亭鄴而今復叨副本兵右蘭臺左樞機之任。然猶追想曩昔不得百里之地而民社之一試芻牧實效。今髮且種種而何以贈君之行哉。則告之曰昔嘗所與君讀書而恨不施之民。出見困于抑者而恨任之不在己。是猶以及人者言也。乃索其最切于己者則何言哉。古訓有云當官之三事而已矣。噫此固予與二三君子贈行意也。亦君之

素所自最而喜於聞者耶。

賀靳蒙城序

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子思子於山與水也。及其至曰。寶藏與。曰。貨財殖。雨者。澤萬物者也。非雲則雨安從生。寶藏貨財。利養萬姓者也。非山與水則所藏與所殖也。將於何而不贖。今之仕者。承父母之命。委贄而爲臣。爲雨以澤萬物。爲殖與藏以利養萬姓。臣道也。子道也。而問其所由。則雨孰醱耶。雲是已。殖與藏者孰蘊耶。永若山是已。胎而育以長。育而教以成。是父母之道也。故祀典。零雨則不廢。巫師人之取貨財與寶藏者。必有山川陵澤之祀。噫。此仕者得推其榮於尊者之始也。自有天地以來而已然。非武王末命而周公成之者也。雖然。商不調則宮亦廢。故周南有蘋藻之婦。而夫位安。列國之間。敗邦君者。多以小君之蕩。故味旦之詩。雖射者亦錄其偶。晏子之傳。卽御者亦美其妃。仕者之榮。旁及閭閻。其原于此乎。予同年靳君以某年廷對稱旨。出知歷城。以才改知蒙城。其善政不可以枚舉。大都其澤萬物也。似雨。其利養萬物。似山之藏。水之所殖。而不可窮。其得助于內君也。又似商之協宮也。民歌舞之。諸大吏監司者。廉而喜之。旣滿閱。主上聞之。若曰。此吾家豐鎬地也。卽顧若此稱乎。俾得榮其家如故事。壘書下。而予家姪某婦之翁金君某者。丞蒙城。雅德其長。爲其長喜也。書來以賀詞屬。噫。良哉。

蒙城既以雨澤物而效矣。又出其山與水之殖且藏者以養萬姓而又效矣。商以雌鳴宮以雄應而又效矣。予何所措一詞以效于君哉。願君毋忘聖天子之榮君也。而竭股肱以效之而已矣。

贈金衛鎮序(代)

自西漢至趙宋。凡文武大臣。簡鎮中邊。職將帥。或暫領虎符。得專征者。皆得自辟士。以補所不及。毋論已仕與不仕。雖賤至。眈隸斷髮。亦得辟。往往有入相天子。侍帷幄。榮寵灼於當時。令名傳於後世。毋怪也。明興。始猶循之。尤稱得人。然不專以幕僚目。自科舉之制定。而舉者頗多得人。毋事辟請。至于今。卽有辟者。亦非古所辟者之主與賓矣。會稽某君少而博敏。於儒科及兵籍。若醫經。若名法家。靡不究。乃用儒以干。不利。遂走燕。久之一裨帥。識之於始。四大帥。識之於終。輒以武終。拜紹興衛鎮撫。噫。於君雖屈於事。則奇矣。何者。近制無以武始而終。躋相與侍者。故曰於君屈。然君家故大族。以甲科。披金紫者數輩。君之祖若父。祖司教。父秩郎。其文盛矣。缺者獨武耳。而君適完之。故曰於事奇。縱相與侍。未可必能止其不拜。且封耶。越之金有二。一塘下。一湖南。湖南之金。客燕者尤多。金籍浙會稽。予籍浙東陽。於金鄉也。予僑於燕。與金之僑於燕者。時相問則故也。兩金將賀君而來。以文告。余不能辭。故舉其大者如此。若某之德行。

道義在家庭者種種人人能道之。異時家乘郡邑具采之矣。故不贅大帥四爲誰。大中丞萊陽張公某聞喜翟公某大司馬邯鄲張公某大總帥蓬萊戚公其發軔禱帥者偶忘其氏名。

送少參余公考滿序(代)

浙之省爲郡者十一。舊嘗分藩臬之副以並臨之。合紹興台寧三郡爲一道。藩臬使者歲三四至以爲常。或巡撫諸大吏行部則至無時事。已仍歸駐於省。其後海上寇數起。中朝始命臬副開府於紹。握兵以臨。及寇已。則徙臬副專駐於台。而寧與紹兩郡。則用藩之參伯以守。其開府以駐。並如故。可十年所。然總其前數公矣。夫今之爲吏者。非不各有所長也。各有所長者。多責人之短。以就已之長。愈責而不應。若是者。己之長。非不灼然著見也。而人之短。爲其所迫。東而強以當之者。亦往往或至于不堪而詭應。然亦卒無益于理。惟夫全德通才之士。若無一長之可名也。而其兼覆曲全之妙。若人人不見其爲短者。而於政亦未嘗有所廢。於法亦不見其有所撓。夫由前言之。則前此數十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由後言之。則今之余公。守於吾紹者之謂也。噫。彼數公者。甯非吾兩郡之天哉。然而四時也。今之余公。其爲天於吾兩郡。豈有異於彼十數公哉。乃余公則元氣矣。予爲是言也。久而適公以滿考。將行。郡長君輩來謀。所以贈公者。而愀然意不樂。蓋恐公行。且借而他之。而未必還也。予則曰。紹未嘗開府。其開府也。以海

上多事。前此數十公者當之。或長於治而短於兵。亦有長於兵而未及於試者。頃者海烽偃息。鯨鯢莫敢跳梁。然揚片颿而凌一葉於白波者。未可謂盡無其人也。矧玄象示警。人心方詢。所恃者麗遠虞。謝握尺符而繫黔黎耳。蓋正公等其人也。卽有計例常事耳。當事者之所必請而借留。而長君輩何足以愀然哉。

試錄前序(代)

萬曆辛卯。天下復當大比。不佞某以翰臣。及科臣某。並膺上簡。充浙江考試。同考試官。職監臨者。爲巡按御史某。職鹽者。爲鹽法御史某。既預聘諸省學官。至秋仲末。又驟檄諸屬有司。堪領內外事者。既定。乃卜鎖院。日借職提調者。爲某官某。監試者。爲某官某。進提學副使某。所簡士三千有奇。三試之。某與同考分閱。得九十人。擇文之尤良者二十篇。以式例當序也。某謹序曰。自我祖宗聖神始創大業。未遑禮樂。有如佐命元臣。在爾浙。若宋濂劉基輩。乃辟世勝國。久無從用科目以進。迨應我皇祖初年之首聘。亦當是三四十歲人。其後制科既定。而王文成守仁之生。實成化壬辰。譜稱其娠彌十四月。則娠時正辛卯矣。揣宋劉之謁皇祖。既四十左右人。而皇祖升遐之後。兼總建文四年始歷年二十有二。計在勝國甲子。諸賢迭鍾。不有生於辛卯如劉宋。必有娠於辛卯如守仁者矣。卽未盡然。不敢謂盡否也。自守仁以成化辛卯娠。而

爾之鄉沈光祿鍊。又以嘉靖辛卯鍊舉。雖不敢望守仁。亦孔門之狂狷也。統計之。百四十年來。四甲子。四辛卯。賢才之鍾。特四盛於我皇朝也。乃如此。則造物者可責之。以不勞。又可諉之。以不厚乎。故不佞序錄文之首。當以文。不以文。而以三四公者。非他也。蓋特以三四公望諸子也。亦兼望諸子於他日。以少闢造物者之勞。與厚也。何者。前代制科條目不常。元社將屋。智者先知。苟冒昧進趨。則淪胥以溺。一難也。聘徵絕響。白黑不明。自銜自媒。徒成自失。二難也。故劉宋豪英。必待明皇而後售。非以其難乎。今也聖祖神孫。相承相襲。賢典之盛。前代所無。一易也。制科弘啓。羣俊彙征。從者如雲。品者如鏡。二易也。以此之易。校彼之難。將熟趨而孰却。故使劉宋在今。亦必不畏難而舍易。使王沈處彼。亦必不倖易而趨難。夫既云易矣。非難矣。可彙征矣。不爽鑑矣。則三千人中。豈匿劉宋之蹤。錄者九十。可量其竟無王沈之雋乎。儻有之。而秉閱者。偶不錄。或錄之。而不在高等。而辭于衆。曰。我固非不明且慎也。難矣。儻亦有如前造物云云者。默尸其間矣乎。時至之蚤暮。或欲遺之大。或欲老其才。不可一一以預也。雖然。予致望之意。則不敢自謂不隆矣。今辛卯矣。娠者蚤而爲守仁。舉者晚而爲鍊。幸終以塞不佞之望也。不佞其亦何敢預。亦稍望諸子。酬四甲子造物者之厚。與勞歟。尼父有言。人失弓。人得之。得失蚤晚不必校。如劉宋終辟世。王沈不祠從。亦不失爲劉宋王沈。撫臣某。權臣某某。中臣某某。布僚某。按僚某。

都僚某某。或贊教於他日。或簡而役於今。並勞苦多實效。及以禮際凡數位。使賓者愈到。並盛事。

齒錄序(代)

萬曆歲辛卯之秋。首尾接己亥兩月。滇諸所選士於所宜舉禮悉視其舊。至是將歸而釀餞合宴以齒序而錄之。錄成將刻。來告序于御史。亦舊也。御史曰。諸君子序其齒可矣。而必及其上下中三黨之親者。豈亦以彼我皆有意於他日。所可用情地耶。夫中黨者兄弟輩也。然而士有過謹者。於中黨者雖親。亦預防其冒緣。有過厚者。於中黨者雖疎。亦濫收其總絕。及他日果蒙彼此用情之候。則過謹者之於疎或反內之曰親也。而成彼之用情。過厚者之於親或反外之曰疎也。而敗彼之用情者。往往是矣。此又何說耶。非吾之所敢憶逆也。至于齒有始爲生於學而減者。是徒知末世之重少。而不知先王之重老。始於欺師。終遂至于欺君。卽是錄。必欲符始籍。且并欺其友。夫欲知先王之重老。觀曲禮所稱十年至百年。文王世子所稱設三老至五更。祭義所稱同爵則尙齒。至後則及爵者。則可以無事于三欺矣。善哉顏駟之對漢武也。漢武問駟曰。叟爲郎在何時。何其老也。駟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要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噫。駟蓋不改故以欺君而驚進者歟。場中文字糊

以閱。加子于父。加弟子于其師。加鄉之後進于長者。而爲之子弟師生若先後輩。必悚然不安於其心。必如二宋互相先後。定于君后間。斯無憾。此齒錄繼放榜而興。以先乎齒者不可少也。御史言于右。因演士之請而概言之也。非謂演士蹈是轍而專言之也。

志序二首(代)

會稽以山稱始夏。至於今四千有餘年。以邑稱始隋。至於今千有餘年。地非不名。世非不久。長茲土者非不多也。而志則尙缺。萬曆甲戌。新自松陽移令是邑。念之檢禮牘。得前令楊公某所圖。已有緒可舉。遂以請於太史張公某。閱六月而書成。又四月而竣刻。是爲萬曆乙亥之三月。余始覽而欣之。既復歎曰。會稽以千餘年之久。未有志。然而治未嘗不治也。志果關於邑而不可一日缺乎。未盡然也。然而今之譜弈者。非謂無譜則弈者盡不能弈。顧必譜者。以爲寧譜而備善弈者之或遺。毋寧恃其善弈。遂決於廢譜。而卒果不免于遺也。志果無關於邑。而可以千餘年缺乎。亦未盡然也。噫。此予之所以必有事於志歟。然而先此圖之者。亦屢矣。而竟不克就。又何也。旁觀者嚴于責備曰。志必超於人。如是如是。不則不稱任事者。苦于得謗曰。志必殉於人。如是如是。不則不免于人言。而不知任事者。不問其盡稱與不。果肯握管以書。卽不能悉副旁觀者之所云。然豈無一二之補。不猶愈於歷千有餘年。無一字徵于文獻者乎。今太史

者古所稱備史之三長者也。矧邑之志卽間有遺。殆余咨討者之未預歟。呂覽出。懸千金易一字。郡人不改易。是文信之威箝之也。而史通一書。徒能詆前作者。又無所追益於其間。是子玄之妄也。今邑何所箝哉。且又未敢謂是書必不可追益諸君子。在今日誠可易則易。而畜之以俟。慎毋爲郡人。其在他日必有繼此而脩之者。正可出所畜者以酬其追益。慎無爲子玄。斯不負於會稽矣。

又（代）

會稽自建邑以來。千有餘年。至楊令君某。圖於太史張公而始有志。又四月而刻成。且布也。請序于余。余讀之。見其刻書四首。地書。次治書。再次曰戶。曰禮。爲養與教之書。而括其意。謂養關于地之物產。教關于地之風俗。夫地當其始也。芒芒一物耳。雖未嘗截然自爲九州。又犁自然爲郡與邑。而風氣物產之呈。固隱然有州郡邑之界存乎其間。而養與教之具。亦無煩于舍此而別有所取。然而地之技止于是矣。於是州與郡邑之域。與長吏之治作。而養與教之道舉。蓋天地之權。有所不行于風氣物產之後。而始假吏以濟之。是道也。高冠而談者。類知之。及書于冊。則往往若有若無。雜見而錯于紀。豈謂書志者與論治者固不相謀耶。其殆未知天地之與長吏。交相濟以爲治之理矣。而今四書中所列正其義也。是義也。非太史不能闡。非令君

不能信之深而行之敏也。若是噫予於是卽有以卜會稽之治矣。

一登龍門引

陳生輝甫觀其乃公歸。自靈寶遇於道周。襟帶修飾。眉宇粹和。雖退然斂抑而有冲然之意。同類見之曰。是子虛而往。飽而歸矣。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及是持卷過我。令書問何以。則進曰。鴈鶩之微也。飲于卑陂。啄於汚畦。以數粒之糧。莠腸膈未脂。而羽毛且日瘁矣。及其乘朝而飛。遇夕而止。偶集于彭蠡之陽。葭蘆際天。稻粱若雲。藻荇蔽流。魚蝦觸喙。而邊趾當斯之時。卽鵬鯨之取。猶足給也。而况于區區之鴈鶩。有不各隨其飲啄之量。而充之者乎。余曰。余知之矣。子蓋得師而爾矣。然則師爲誰。曰。臨汾之傑也。楊其姓也。仰煦先生。其方學者之所稱也。對于廷而稱上旨。丁丑甲榜中之雋者。奉命以知靈寶。爲鄙人之父之長公。而欽其德。父以事之者也。小子因之。則師以事之也。余曰。予知之矣。爲書四字於端。而述其言以引之。如此云。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五

壽文

奉壽少保公母夫人序（攝母）

丈夫鶉居而豹隱。其英毅闊遠之氣。發於顧盼效詔之間。見於幹濟積散之實。足以攝一家。重一鄉。而蓋一邑。名聞於四達之衢。是人者。凡人欲仰而親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爲其妻者焉。得耦之以爲夫。丈夫虎視而龍躍。其功烈垂千萬年。其望震天下。其威之所及。遠在扶桑日出之外。位之所致。兼上卿保傅之崇。其爲天子之所知遇。則出尙方之所有。倚毗慰勞之言。日馳而月至。是人者。凡人欲仰而望之。不易得也。然而必有爲其母者焉。得俯之以爲子。夫所爲不易仰者。非我師翁少保公其人。而所謂不易親者。非我師翁之尊公其人乎。夫不易親者。得耦之以爲夫。不易仰者。得俯之以爲子。人皆謂方太夫人之福。亦既超然盛矣。而張太夫人一旦從而繼之。固有方太夫人所不能兼之於前者。而太夫人能兼之於後。而我公日視夕問。出於祿養之外。又且以事方太夫人於昔者。而事太夫人於今。蓋太夫人之福。至是而極盛。其

德亦至是而大有所徵矣。今年爲太夫人七十壽。五月廿有五日。實其生辰。時幕下之士某輩。與賓游所。營入幕而侍者。相與言曰。我公視吾輩猶子。其於太夫人。則諸孫行也。顧屈茲嘉辰。其可以無頌。乃顧謂某曰。子賓典文章。其操筆以思。涓旣不敢辭。乃稽首而言曰。昔魯侯服。淮夷。國人頌之。而推及於所生曰。天錫公純嘏。令妻壽母。今我公鞭笞東夷。寧一海甸。是今日之魯侯也。太夫人之於尊公也。爲令妻。其於我公。不將爲壽母矣乎。天之所以錫公與母者多矣。涓小子從國人後。敢以是爲太夫人頌。賓與士相頌曰。是今日之頌。而非他日之頌也。涓曰。是烏可量哉。有待。因盥手再拜敬書。

贈吳通府公母夫人序

楚將子發攻秦。其母教之曰。越王勾踐之伐吳也。客獻醇酒。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軍士戰自五也。異日有獻糗糲者。王又以賜軍士。甘不踰噓。而戰自十也。於是子發承母教。遂爲楚名將。其後魏有房氏者。撫子緝。有母儀法度。善誘嚴訓。緝後守濟陰。去之日。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者。爲文稱其賢。今我吳公之判紹也。始自會稽。史提兵禦東夷。能與戰士同甘苦。外攘內守。吾紹賴以保全。於是士民相與立碑頌公德。往往遍郊墟城市間。雖多以紀其戰功。然撫民聽斷之間。廉靖惠慈薰積於人心。面并著於金石。固

若兼發與緝之勳名而不少讓焉者豈母夫人之訓所以益成公之德者固不異於發與緝之母歟。夫北堂之教行諸閭幃士民者不得以與聞而公之爲將與守與發若緝者相似且尊人州判公舍母夫人而往也久矣非母夫人之益成公德而維成之哉。今年躋八十九月某日實其生某輩感公之德而迺其所由相與告語曰公爲吾越人之壽者多矣而母夫人實成之今母夫人之壽越之人固咸相頌也而某輩間得侍公受教深而爲日久其於母夫人則曾玄分也。不可以無頌。願謂某曰子號能文而齒差弱於諸君宜效其勞某既不敢辭則操筆以綴曰其哉發與緝之似公也然二君者遠矣獨可想見之耳而又况其母哉若公則固數望見者也美頤而雄視精悍氣見於眉間偉然福壽人也意必有特稟以成之而尊公之年既如彼謂非母夫人之獨厚而何哉夫不知其鑪視其金金粹而鑪必良也不知其璞視其玉玉美而璞必完也則夫占母夫人之厚者亦占諸公而已矣公尙強力茂齡有爲功德不可以量而母夫人就祿加飡且日益康勝今茲之壽也蓋爲之恆升云爾某輩莞然而前曰是或可以爲母夫人壽矣某拜手敬書以獻。

胡志甫生日贈篇

子志甫生三十其族昆弟姪某等若干輩嘉其人也必欲有所舉而難於祝謀於徐子徐

子曰。凡壽並非古况三十哉。無已則有說焉。其勉以言也。衆應曰諾。徐子乃進志甫而謂曰。山甫古名人也。父濤爲吏部。號稱水鑑。而不知山甫。當其時。山甫生三十年矣。方以此自嘆。及山甫守襄陽。風流儒雅。爲晉名臣。父知不知無損也。由此言之。人在自力耳。志甫尊公以進士起家。位九列。忤權貴。繫詔獄者十有二年。志甫方弱冠。已抱經爲諸生。乃徒步走京師。爲尊公訟冤。上書闕下。天子憐之。又載其副本。鳴叫館閣省寺諸公間。尊公賴以釋。尊公其知志甫也久矣。始無吏部之蔽。而後垂襄陽之名。吾願志甫之力之也。敢以是爲勉。然志甫文采溢出。好排難解紛。拯人急。重信義。散金靡帛而不顧。有類於史所稱翩翩公子。若平原君之爲者。卽不守襄陽。於前奚讓焉。又卽使拓志甫之所驚不已。雖下視山甫可也。茲因其三十而衆昆請祝也。故聊舉山甫事以志之。客有善繪者在坐。予令作山甫守襄陽醉習家池圖。

贈王翁七十序（樂山）

蘇長公言曹魏時毛玠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奕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侈靡。而奕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二耳。始吾之爲生於縣之學也。大夫已先我名學中。當其時。大夫爲生。作爲舉子業。有聲名。又謂青紫指日可拾取。又御史大夫公後也。氣亦凌振於時輩。卽生其衣履無不裘葛鮮好。卽出當暑雨無不挾

蓋隨童子及高會召客亦無不腆其圓方。遇鄉里事直曲之無縮愆。及大夫長公既振漸解于鄉。而大夫春秋亦稍高矣。乃棄學中生。奉制得被學官品服。其後長公成進士。歷刑部郎大夫。大夫卽得被其品服。然其爲衣冠也。猶裘葛而已。其召客也。猶曩時三五方圓而已。至暑雨值備作。或不挾蓋隨童子。遇事或不敢曲直。特手自挈一鴟夷。登高泛深。哦咏終日。興盡則拂衣而起耳。夫人固有冬則寒。夏則驟燠者。此固饑饉不足道。亦有故溫其冬涼其夏。則尤不免於有意。以改其常。皆所謂內不足而與時二三也。惟大夫於此。既能一之矣。而又不出于意。不知於蘇長公所稱徐弈之事。何如耶。噫。殆不足遠矣。今夫物善變者。則不長。故得水爲遜者。倏忽而爲蟾蜍。爲蝴蝶。爲程爲馬。爲人。一時未周而已。失其故。金投于水如是也。投于火亦如是也。故歷劫而不能毀。其大夫之謂矣乎。大夫今年爲七十。長公之友某以頤屬于。故予及其宜壽之道。蓋如此。然大夫當四十而鰥。至今三十年。帷中無一侍者。力可以爲而不爲也。此于壽不彌宜耶。

賀季母吳孺人序

季母吳孺人者。山陰州山文學士吳翁諱圭者之女。會稽諸生子見甫諱卓者之妻。布衣稱長者諱東者之子婦。御史公諱駿者之孫婦。而吾師長沙公諱本者之姪之婦。其姑則兼宮

閱禮書證恭儉翁諱景陽者之女。其子則以少年明經起爲諸生。以文高屢再薦於鄉。而偶再落之名倂英。字有毓者也。始母自吳歸季。當盛時。宅火珠里。處諸大人及娣姒少長間。隨所直無一不懽。當事後往往得羨且嘆。晚而家稍落。及徙目連里。與余家並僦而栖。門相對幾十年。所既五十歲而孀。乃賓友時時集有毓書舍。未常得聞母一高語。一笑詭聲。諸黨中尊者愛慕之如女。卑者敬事之如母。直內外近服輩。過造宜送迎。亦不使裙裾曳堂闕。其貌象端飭。卽坐深帷中。霜氣遙逼人。冷然若在只尺。今年七十。知有毓者。多箕斂買羔雉。及請名人文以祝母。而余不及廁也。至是有毓乃用酒漬一鯉。鹽漬兩梟。勺酒于甕。可半斗許。一童子擔之。仄印而來。索余言。余告之曰。夫以母之德之長。殆若天授之然者。天既長其德。寧忍短其年。若是而人猶曰。吾將取祝以長之也。是謂誣天。誣天愚不敢。乃母德種種如右者。愚所親知於他日者也。敢聊書以代祝。

壽王翁五十序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然民則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自少至老。終不相往來。而吾越之所產之需于衣也者。曰苧。曰葛。曰麻。曰木之綿。曰絲之布。曰絹。曰綿之紬已矣。而諸羅若諸紗與綾。若諸織絲。若諸他出蠶之口。入織工染工之手者。多在他

方未可以指發也。重利而輕生，計歲而忘月，以客爲家，不遠數千萬里，甚或僥其幸於百蠻之鄉，重譯於諸大海之舶者，不少也。况在區區九域中，何所不蹄且帆乎？吾鄉王翁字少南者，吾所好許君字懷秋者，姻家也。業以蠶口物入織染手，用回易以起家，金鉅千，其將回易也，每持數日，纒渡江而西，不越百里而止，更西而南，抵吳會，不越三百里而止，一夕或三數夕，而歸舍且寢于其家矣。畜其回易于彼鄉，蠶若織染者，以應貴富者之求耳，而已則多布素，裹束其衫袴，卽吾越之諸所產稍精者，如上文所列者，亦未必盡裼且襲之。蓋庶幾于老子所云安其俗，美其服者歟。今年齒始五十，許君丐予言以壽之。夫古今稱壽者，莫老子若，而道德經要旨，貴廉與樸，趨利不過三百里，廉也。自所裼襲，不敢奇異，樸也。居其夷，不涉其險，翁之天資，殆一二默契于老氏者歟。吾以此卜其壽矣。

壽胡母序（代）

古今稱子之才賢者，多詳於父而略於母。其擇徑路取功名者，多右經術而左刑名。然西漢時有趙禹杜延年，禹雖急於始而不能緩於終，至以平稱。有杜延年發霍氏之隱，東漢時有丙吉，有仇覽，皆世稱長者也。無不佩刀筆，起曹史，卒致九卿三公。此四五公者，何負經術之士哉。而母之於子也，如烈女傳所稱下迨歐蘇母氏，無勞其父而成其子，且無論若娠也，居必肅。

而食必忌。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名曰胎教。擇良婦以提抱之。慎乳婦以煦哺之。名之曰保母。此又何說耶。今夫天地之於萬物也。生之者天。而成之者地。天一施而其功畢矣。地受其施。其以朝夕若周歲而成者。無論也。乃若豫章必七年而始芽。母之於胎子而成之之難也。亦焉得不如是。由此觀之。子未必皆成於父。而不聞成於母。經術固不可不右。而刑名亦不可以盡左。亦彰彰矣。胡母子凡六。其四一以鄉薦起。一以國子生待薦於京。人知皆右。而不知四子刑名者之不可以左也。知父教而成其子者矣。不知母教而成者之隱而不彰也。吾故於胡諸宗。丐吾文以壽母之五十。特舉世之左者與略者以壽母。而所謂母之子。一以鄉薦名某。乃與子爲同年。其可謝不敏。靳不壽以文耶。

壽張灤州朱宜人序(代)

同知漢陽府十峰張先生者。越之雋偉人也。其次公今守灤州曰太初者。少而以慧稱。先生奇之。將卜婚焉。而感諸夢。乃得望族朱氏。已而物色之。笄朱氏女稱淑也。太初遂婚焉。時先生已謝漢陽歸矣。廉而乏。朱宜人則傾其所歸。奩以給斧爨。上奉翁嫗。中備戚友。下飽煖其戚。獲被祈禱。僮僮然於藁戛蚤暮間。漢陽公若灤州了不知其乏也。於是漢陽公得一意以教灤州。而灤州亦一意於父師之教。學既充。遂中高選。司銓者復奇之。始仕。輒守灤州。灤州廉如漢

陽公而乏亦不減漢陽。宜人損減於已所常御。不瑣細於灤州。而灤州不知有乏。亦如漢陽公之不知有乏也。乃少割其贏以教其二男子。二男子甚英偉。邇乃擅文譽於太學中。猶漢陽灤州之在疇昔。擅名於郡邑也。噫。婦道至此。亦可謂婉而盡其大目矣。苟枚舉之數紙不勝也。今某年月日。爲宜人若干歲矣。其某親某客燕京。以某漢陽人。漢陽公某祖也。漢陽公之弟內山公。曩爲楚文宗某師也。而內山公子陽和。又與某同官翰林。則兩世兄弟行也。而太初閱考時封誥。又某撰也。有如是之分。故於是請也。不敢以不敏辭。乃若宜人之壽觀德而可卜其長矣。又何庸取辭於不敏。

壽某州守某君序(代)

夫學生之以僑稱者。以歲薦而屈矣。謁選得令長伸矣。令長而陟郡判屈伸之間矣。然今之例非鄉科及甲。以歲薦而得是者。亦不可不謂之申也。以郡判得守於州。則大夫矣。得大夫。卽甲亦以爲尊而榮。非有廉幹惠澤及於縣之令於府之判。則不能越次以超。而州守者陟階非部郎。則憲僉。最次者則部貳。並大夫而尊且榮者也。外舉者不能抑內者。不得以非鄉非甲而抑之。而滇之某君。自歲薦而長縣。自縣而判府。又自府而長州。其階上則將部。中則將僉。最下亦不失府貳矣。乃懇退者屢屢。百姓聞之如失考妣。州士聞之如失師模。士大夫聞之如失

良伯仲不約而聞。並懸留於郡大夫。郡大夫宣言曰。三公九卿易。百姓一口難。勉慰而留之。頃某年月日初度。迨五旬矣。而州目某者予之口口也。使來索予文以賀。夫以予觀於某君。以歲薦三仕爲縣長。無間其於仕進者也。非退者也。於當進而數求退。是恬者也。非躁者也。恬而非躁。可以卜其於民也。善愛而養其於士也。善教而循於鄉大夫也。善久交而敬郡長留之。亦可以卜其善別賢與否。目之索予文以賀其壽也。亦可以卜其善事長官而非諂。蓋一舉而五善兼之矣。五善者五福之徵也。五福者以壽爲首也。某君之壽奚待於某祝。

壽諸左泉序(代)

少宗伯諸公。別字南明者。有兄弟四人。長曰滄浪。次曰左泉。又次曰北溟。而少宗伯各因其人而處之。弗漫也。當其在翰苑及宗伯時。或招之使來而來之。或不招之使來而自往。就其教。則喜其受教也。或招之使來而竟不來者。宗伯亦不督之者。左泉一人是也。左泉之爲人。不薄於親。不凌辱於鄉黨。不疎於友。不泛於檢括算壽。宗伯知其然。獨喜割牲縮醪。召詞人與談。聲偶窮晝夜無倦色。一及不平事。則慷慨悲歌。爲覆杓者移時。既而復飲。不醉不已。殺死養魚。以觀其生意。宗伯書再至。亦不再往。蓋略世情而尊古道。其嗜飲可附柴桑。其自奉而取給于廚陀之藜。以分諸子。亦略似陸賈。宗伯知其不有宗伯勢於鄉戚也。故安其不就招。此可以觀

其平生矣。其人長軀而面亦不短。聲琅琅如鶴。法面長尺壽合百。此其徵歟。歲某支干其五十生長也。諸鄉戚丐予祝。予觀宗伯季孟間凡四往者三屈指。而以壽存者獨左泉耳。而噉梁肉以升計。酒以斗計。朝飲以夜計。或夜飲以朝計。而容不悴。顏不衰。壽帶亦隱隱起。嘻。術家所謂面長尺壽滿百者非耶。予於左泉。審其爲人。於宗伯有分誼。於請祝者亦多。蓋不得以不敏辭也。故述其所付於天者。以答之云爾。

贈葛太君序

期人之年者必曰百歲。甚則百二十止矣。至於九十則近百與百二十矣。夫未至九十則近謂百也者。期之者也。期之則百爲遠。遠則其享也長。長故可慶也。既至九十則所謂百也者。特踵之云爾。踵之則百爲近。近則其享也短。短則懼。懼則不足以慶。而今葛母太君者。亦既已九十矣。而慶者彌集。某常復於所乞言。劉君某趙君某曰。世有無述而徒恃於年者。當九十則近百。近百則可懼。可懼則不足以慶。而太君之於九十也。則不然也。則不然則慶也。辟之陟高者。千仞而將巔。走則少矣。回視其所歷。景則多矣。夫步之少。不足以奪景之多。則與其得于步也。寧得於景也。夫太君之夫子。山西布政使也。使賢也。其子若孫並郎與士也。郎與士又賢也。而太君一相之以爲妻。一撫之以爲母。故異日者使之賢。與郎與士之賢。太君之賢之也。賢之

而九十矣。非登高者之於步與景也。其步則少。其景則多者乎。噫。此其所以宜慶也。非慶其步也。慶其景也。某也。幸盡得附交於太君之子孫間。而判於鄂曰焜。爲山人于家曰曉者。尤善。義約過兩君。幸一拜太君於堂。竟悠悠未可得。今直太君生九十矣。意謂且決往。而又流轉客金陵。然不敢負劉趙諸君委也。一日從牛首望長江。呼管而書。爨所復於劉趙兩君者。以寄壽太君者如此。蓋意亦有感於川之方至耳。然而川之言也。猶涉以步慶也。

贈族兄序

徐自偃王入越。迄今數千年。吾宗居會稽。自吾祖而上。代多豪雋富貴老壽之人。至吾考。若新河五叔父。西河二叔父。諸君子。或爲州郡。或自部郎。俱階大夫。橫黃金而子孫亦繁多。大其門戶。美其衣食。高者以明經爲生員。次亦以氣概雄視一鄉。少者壯壯者老。則又相與內履曳杖。皓首而往來於湖山社里之中。盤桓於蔓豆果核之側。其所謂豪雋富貴老壽之人。蓋無忝於上代所稱者也。二十年中。諸君子之迹。熄而澤微。抱徑者或不得仕。富者或轉無常業。至於求諸老壽人。亦往往不及于前時。而吾宗日浸以衰矣。然則一門之中。而欲全盛。全盛矣。而又欲其久也。不亦難矣哉。獨吾西河之二兄。以相傳之業。抱雄偉之資。效禮讓之行。以挾數千金之產。安享而無所升沈者。兼豪雋富貴老壽三者而有之。舍兄其誰哉。真可謂無忝於吾祖。

矣。雖然之三者之全，是吾諸父兄弟之所以爲兄善也。而非兄之所以自爲善者也。乃兄之自善，則必有出於三者之外。於是兄方躋七十，當生辰，諸父命謂以文將率宗人賀兄於庭。且曰：當祝願其壽。夫兄壽又何祝焉？大叔大父，非兄之祖；大叔父，非兄之父。而今某大孺人者，又非兄之母乎？二翁者年俱踰耄，而太孺人且期矣。兄固其子孫而賢者也。兄壽又何祝焉？兄少有大志，常以明經補郡學生。旣而以例授典膳，舉非其所樂。有子某甚聰明，曉禮義，賢士人多與之友。是舉也，某以不文辭，以大人命，辭不得。於是乎序。

贈陳翁序

郡城南去三十里曰平水，多巖壑谿壑之勝。鄉大夫士志遊覽者，往往上下其間。有隱君陳翁，以儉節累重貲，敦行好禮世家。於是大夫士聞之，以道經其門，悉願交焉。或信宿而後去。如是者蓋數十年以爲常，無厭也。至是年八十，某月日其生也。而予甥某者，翁子婦父也。將徵文於其宗尊御史君以爲壽。御史君曰：爾表從父通政胡君在，及詣胡，又曰：爾舅氏徐君在，則詣予告其事。乃予更思代予者，旣不可得矣。遂將何以壽翁哉？予惟世之人多積厚居，非緘蠶閉臺屏去交際之文以爲得，則必結納奔走，附麗貴遊以爲榮。假借聲勢以爲援。如莊周所稱張毅，養其外而攻其內，以罔其天年者，皆是也。翁以儉德力本，積多且厚矣。賢士大夫過之，未

嘗聞其厭倦。如所謂絨囊閉藁。而深居退蹈。亦未嘗見其輕入城市。數過賢士大夫之門。以成己之援。爲己之榮。此其於所養爲何如。而不足以自壽耶。予夙好登覽。常兩走武夷千里道。樂就高人羽士說長生談玄理。而不能一見翁於會稽諸山。近在眉睫間者。以自附於賢士大夫。予過矣。翁俟焉。麗辰嘉節。望見野服角巾。二三輩坐扁舟冉冉而至者。非胡趙二君或吾與吾甥借也。當其時。儻別有言以爲公壽耶。

奉壽馬先生六十序

嘉靖乙丑夏四月廿有四日。爲吾師白峰先生年六十之生辰。而葵齋馬先生。覺山張君元亮。龍陽趙君練。龍峰陶君秀。醒心徐君來卿。東亭徐子棟。月川丁君時泰。莘野劉君尙志。豫吾季君濟輩。凡十有七人。皆先生曩昔會友也。至是先生自以候接生辰。年始滿六十。旣三仕爲大夫以歸。而諸君者且無恙。遂借生辰以樂諸君。乃于季春望前二日。觴諸君于宅之寧齋堂中。酒數行。客有願卜長久者。持籌以起。合諸君齒乘之。得千歲有奇。東亭子旣爲文以記其事矣。而諸君者以先生縱令不預期觴之。猶將及期以頌。乃釀金具尊組繪圖。而私謂涓涓先生所常親授經。握筆而教以文者。其令作頌以書于圖之上。方涓旣不敢辭。乃進而言曰。諸君今日欲致頌於吾師。與前日紀千歲於師之座。豈非欲吾師自今日至百千。極久長而不已哉。

渭常聞申公矣。其與楚元王俱受魯詩。以浮丘伯也。由秦入漢。歷高惠文景之世。始復以明經迎至漢。廷議大禮。時年八十餘矣。及退而家居者復數年。申公蓋庶幾百歲人也。而其所治魯詩。則自漢入西晉。延綿於世至六百餘歲而後已。世言經生壽者。必歸申公。然申公壽又不若其經之傳爲尤壽。吾師固治毛詩。旣以明經三仕爲大夫。稽始生及入仕。且歷三朝。今其致歸亦復數年矣。而經業猶在也。正使老且復召。其齒當不出申公下。然此特以形壽耳。形壽未有踰百者。而君等至欲以千計。豈以治魯詩者。壽止百年耳。而其經之傳。則五倍於其年。毛詩非魯詩比也。是以至于今有傳焉。而吾師治之又精。從而轉相受者。方景相合而環相循也。豈千歲而遽泯哉。是宜以千歲卜也。不然。將諸君之言幾於誕矣。夫吾師曩與諸君以文字會於一堂。退而教其弟子於塾者。此經也。今而觴諸君於宅。諸君欲以言而致頌者。亦此經會中之友也。則渭之受命以作頌。安得不以經哉。而世猶曰申公之師浮丘伯仙人也。申公師其經。兼得其術。遂能百歲云。於是諸公可渭言。遂書以爲先生壽。是舉也。預觴寧壽堂者。半去別舉禮。姓氏隨之。遂不重列。而葵齋先生又爲渭之師。醒心君爲兄。而東亭子則姪。其他皆前輩。若同輩友也。葵齋先生名禹錫。

少保公五十壽篇

渭常觀郭汾陽王。當唐天寶中。值天下多事。遂以朔方鎮一軍。收東西都。還兩乘輿于蜀。陝其所平定。經略俘禽。破走。羈縻服從之事。自常山河東西。若關陝河曲。邠寧鄜坊。地不下數千里。安史李田。夷夏名酋。不下數十人。吐蕃回紇。黨項光輝。渾奴刺諸夷。不下數種。其功烈之崇。何可得而悉數之也。然汾陽身爲將相侯王。其麾下宿將爲侯王幕府吏士。後亦有爲將相者。兩途並百餘人。他若奉入賞賜之多。子壻諸孫之盛。視履歲月之久。蓋以千萬億計。世之言榮且壽哉。真古今一人哉。次則有如裴晉公。其威譽德業。不減汾陽。而身所享食者。亦大略相等。然晉公起文科。故所致多名士。史稱其居集賢里。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達晝夜相歡。而留守東都時。亦辟皇甫湜爲判官。以湜所見。我少保令公。提一旅起倉猝。取名酋數十輩于虎穴中。還三吳。若浙閩數千里。地於將去之際。使自東以南。諸番夷脅息不敢西望。其勳業頗有類于汾陽。而公始自御史按浙。至于今受命加秩。以成茂功。又與晉公以御史中丞視師。淮蔡其後。加侍郎平章。招討。遂用以平定。蔡人者宛相似。而橫戈破陣。爲下論道。握寸毫以斫文士之鋒。于杯酒晏笑之間。磊磊然燕居集賢。留守東都之風烈。抑不知汾陽于此爲何如也。然則古今所稱文武才者。非公其誰哉。公今年始爲五十歲。九月廿有六日。實其生辰。于是文武吏士暨卿大夫士。三老子弟之在四省。朝野夷夏之慕想而屈伏者。咸走集遣使。且謂公所活。

無慮數億萬人。其所營則關國家千萬年之運命。令主上聖明。其所以遇公。既已至隆渥矣。顧其榮與壽。必伴於汾陽晉公所享者。而後愜于人心。然亦理所必至也。敢以是爲公慶。乃若涓小子叨載筆之列。在拜伏末行使居易禹錫湜等處其間。上晉公壽。必有弘詞以章厥美。而涓淺劣不能也。謹撫汾陽晉公事之稍類于公者以獻。而并俟其食報之驗于他日。以仰致祝頌之意云。

壽徐安寧公序

上虞徐安寧公。今年壽始躋八十。某月日爲其生長。而公之配某夫人。亞公一齡耳。予表兄趙某甥某。得附交於公。令子刑部君。將以旦日奉所繪椿萱並茂圖以爲賀。而屬言於予。懇不置。予自帷下士耳。雖有言無足爲公賀者。又遠在百里外。徒閉戶伏處。未常竊睹公令儀也。而何以言爲。然予曩歲客省市。見館中童子挾牘過廡下。取讀之累數千言。已乃閱其銜。則刑部君名學詩者。論宰相札也。當其時。宰相勢傾中外。熱炙手。士開口者輒陷胸。於是服薦簪筆之流。徒抱憤相視。莫敢發以須臾。而刑部君獨抗越極。詆之言切直英特。慷慨歎歎。讀之者夏慄而冬汗。當是時。天子爲動色。而海內直節憂時之士。因其言。莫不想慕。願見其人者。而獨予哉。然予當壬子夏。偶得見刑部君於荆川先生舟中。自是遂數問其跡於往來上虞者。稍及

其家世乃始知安寧公。人言安寧公起賢科。判鎮江寶慶兩郡。其後擢知陸涼。及再補安寧。則以刑部君言事。遂止不去。而家固山中也。益閉門謝事。足罕至城郭。長吏每以上賓禮迎之。亦不爲一往。而其自鎮江移寶慶也。多善政。稱循吏。已超然祠名宦中。及問其得移。則又以直道忤巡使也。夫天下人欲見刑部君而不得者多矣。况得聞安寧公之履。即使得見君。又得聞安寧公之履矣。又安得值其壽。與值其所親者。屬一言以內之哉。而予今舉幸得之矣。然所謂屬一言者。政未聞其有所得也。陳咸之在漢。以直聞。而其父之教之也。以調。至於今千載。人言其子不能無少於其父。是家難全德。而譽罔流也。刑部君仕居中。以直忤宰相於朝。安寧公仕居外。以直忤巡使者於郡。雖非其相約以必爲也。而其守道抱貞而輕富貴。若出一轍。將使千載之下聞之曰。某邑里徐氏父子。世直臣也。其於家之德不爲全。而譽不爲久乎。是其去漢陳氏遠矣。又况刑部君之直。非咸之所爲直者乎。夫予之所見於刑部君者。以直所聞於安寧公者。亦以直。則所爲內一言以爲之壽者。舍直復何言哉。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然則直固德壽也。而予猶沾沾然以久譽垂千載。以爲公稱信。斯言也。又烏足以壽公哉。

賀郁太君序

自弘治之丙辰。歷正嘉隆萬。于朝爲五。自丙辰至今乙亥。于申子爲一周。又一紀而逾八。

于履爲八十亦難矣。然而在女婦爲尤難。女婦中在勞且勤者爲尤難。或者曰：凡人所閱所周，與所履同矣。則校其得之之難不難，不宜有異也。而何以獨難于女婦？曰：聞之于經，癸之竭也，女七而男八，則男數恆多而女恆少。女婦而八十，不爲尤難乎？曰：女婦同也。年八十同也。則難之亦宜無不同。而何以獨難于勞且勤者？曰：兩器均量也。所注水亦均入也。其先竭者必數汲。後竭者必疎汲也。數汲而復得竭，必器倍其量而注倍其入者也。女婦同也。年八十同也。而得之勞且勤者，不爲尤難乎？郁太君之履也。吾不知其他。有子四人，其長者始領鄉書于癸酉。次者成進士于己未。出牧江南河北間。並賢于邦家。而再次者，方挂經而耕，並賢于鄉里。凡此者，皆太君與其封公共襁抱，始提于五十年前。而封公既往，則太君者獨撫教婚娶于五十年之後者也。其爲勞且勤何如也？耶？余所難八十于女婦中者，爲太君而難之也。信哉！非稟倍其量者不能，而賢亦賢于是。始某隣太君宅，某母常隔垣而語，已則顧謂某曰：郁夫人冬襁貂而夏披縠，其享也如彼。然目能洞細，手尚不去針，其勤也如此。今宅與母俱遠矣。然聞之于人，太君針尙爾。嘻！八十人尙引針而紉，其壽于他日者，寧不微于斯。其爲勞且勤于前日者，又寧不微于斯耶？某得交于太君諸子，間值太君生宜頤，矧余君輩爲太君家兒女姻者，復屬某以頤哉。

贈馮君序（鳴陽公父）

傳曰：智勇辨力，四者皆天民之秀傑，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在三代則出于學，在戰國暨秦漢之際，則出于客。故先王分其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然後民靖而國安。噫！斯言也，豈俗學拘儒所能道者哉！其在吾鄉，則待封馮君，其一人也。君產南郭之墟，有田邊廬舍，當其勅備而耕，槽豕積，柵鵝鴨，則居然一農牧人矣。及整其冠裾，出爲正長，與百里之邦君相可不閔。里閭事折衷，其不平，拔其所抑，衆論持兩端，君直取一言片約，徐起而收之，以定疑難于日中，則又挺然齊趙魏楚間四公子之所尊禮而賓之之人。秦漢之際，壺關三老定國是千萬乘之前之輩也。若是者，非傳所稱天民之秀傑耶？苟不以富貴終其身，其殆非天之意矣。君于是教其子長公舉于鄉，長公于文特妙，取進士如反掌。又其人敏而巽，計其效，當必致大官。君之享且日盛，又君長七尺，腰可十圍，吐音似擊考鐘，談錄雨集，笑格格若鸛鶴鼓牙，噉梁肉倍數少年，并百歲以下人也。今始爲六十，而陳君守經甫者，于君暨其長公有世義，以予間常觴咏于長公間也。故來以序屬，而敬爲敘之。

贈子錫序

子錫六十，涓輩將命繪聚言以壽之。子錫曰：毋襲繪，其令作高陽之徒，難以淳于髡之語。

糟天地。鋪丘陵。垂筭墮珥。而無以容吾放也。而後可圖成。觀者駭焉。不敢進。于是舉。乃謂則挾大白。引滿歷階。而稱曰。今夫聖人之學。爲聖人也。天爲上人。次之。故曰。誠者天之道。而誠之者人之道。古之人。其幾于天之聖。若此其難也。有人于此。羅繡藥。聚卮鬯。一啜而頽焉。則生平不能容一介于胸中者。至此而冰融于大海。水之外無一物梗隔于六合之中。若此者。一時之天全于酒也。故聖人積銖累寸。有終其身而不得者。而子錫乃欲于一醉而得之。君等又奚爲而駭也。駭者曰。是則然矣。彼壞而黛者。何爲者耶。曰。子產病。其兄朝與其弟穆之。荒于酒與色也。而難之而不得。以語鄧析。析乃以真人許朝與穆也。而不以治鄧許子產。夫以子產之智。鄧析之賢。而交相許讓酒與色者。以爲真人。此寧不有說存于其間耶。今夫舉狙獼而束以周公之冠冕。有時端凝而坐矣。可以爲靜乎。佛大弟子。有具手眼各以千萬計者。當其眼之照萬物也。紛然無所不營。而手之攫且拏也。至弓矢鈴杵香華戈戟之類。無物而不攬。可以爲動乎。于是諸駭者始悟而曰。子錫之醉果若子言。其殆托于酒而幾于真乎。是壽與道之經也。遂相與飲。頽然而別。

贈黃母序

余友酈君之女兒。爲貢科黃某配。而某之父黃翁。暨其配曰翁太君者。酈君女兒之舅與

姑也。翁太君某年月日爲八十生辰。鄙君能文聲著甚矣。不自爲文以祝太君。而以屬予。予難之不得。則謹書以頌曰。夫鄙君與予好也。君之所願祝者。豈非亦余之所願祝者耶。君之祝太君而願之也。必將曰我願翁太君。自茲以往無恙如其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已。予祝之而願之也。亦將曰我願翁太君。自茲以往無恙如其曩昔。至百有二十齡而未已。雖然此特以言乎姻戚之情耳。無論其不可。靡不然。至於余也。果握管以書其人。豈敢盡然也耶。可則然。不可則謹謝而去之矣。豈盡然耶。予初聞諸鄙君太君翁姓也。爲尙書公女兒。在尙書公家時稱最淑。及配黃翁翁邑雋也。使非太君配之。則未必宜有五子。五子亦皆雋也。使非太君母之。則未必人人皆有立。斯言也。匪鄙君則然。鄉人莫不然也。匪鄉人然。以問於郡之人。郡之人亦莫不然也。是故予得而然之也。屆誕而令予祝。予以在昔然之故也。而祝之。祝之而願之。亦不得不然之也。否則予言雖不能以重輕人。然亦烏能以不然爲然。以然爲不然哉。

壽朱母夫人序

吾友鳴教張子去年歸自上海。上海邦憲朱君以其尊君福州公集寄。而鳴教復持邦憲之詩篇來。予竊疑福州公風詠灑然。無累于物。而其章疏又傲然不顧其家。邦憲既大家子。子立。觀其詩則又富于學而深入于理。鳴教始爲予道蔡孺人。福州公讀書取甲科爲才進士。知

餘姚奉化爲良父母。入院爲名御史。知福州爲賢大夫。居則入鄉賢。官則再入名宦。則孺人助之于內也。邦憲始孤。旣長。博羣書爲才子。內外交際。官府錢穀事。一不涉其耳目。爲高人。入則盡孝養。出則多交游。則孺人理之于上也。夫不知其妻視其夫。不知其母視其子。余觀福州公之集。邦憲之詩篇。雖無鳴教言。固知有蔡孺人者之爲其妻與母也。世固有不盡然者。必其爲妻而不類爲母而不賢者之婦也。非所以道其常也。及鳴教又爲予道孺人早持節處家務。理錢財。諸所難事。使予而得早聞知。則又不必熟其夫之宦跡與其子之名聞。而決知其夫與子又宜有福州公邦憲之賢者也。世固有不盡然者。必其爲夫而不中。爲子而不肖者之男也。非所以道其常也。孺人以某年月日生。今年爲七十壽。鳴教旣與邦憲善。而予得以書問通好。則謂予爲文以壽。余旣不能若少時爲詞家文以悅人。直敘茲事。則嘆曰。福州公旣早謝事。而孺人又賢且才如此。厚歸于一人。豈有不永年之理哉。

王撫州六十序(代)

撫州公。余兄宿州公之壻之父翁也。宿州以茲孟冬之望後七日。歸其女於公之子。而仲冬之朔。適值公六十之辰。宿州謂余曰。頃者女舅之辰也。女以箴組履舄進。則婦事其舅之禮也。而近世姻連中。尤尙者壽舉。壽舉而尤尙者頌言。乃羔雁若篋。則下矣。夫婦能舉于舅。而

婦之父不能爲女頌其舅。孰頌之也。其於頌言也。弟能之而不代其兄。孰代之也。余曰。能則不敢。代則何敢辭。雖然。有說焉。夫頌者容也。謂形容而盛美之也。盛美之者。是侈之也。乃余之頌言也。異於是。公以明經成進士。拜行人。爲天子使四方。歷刑兵郎大夫。慮囚江以北。有能聲。出守撫州。則二期年耳。而遽歸也。故知者爲公惜曰。以資則益也。以秩則銖也。是追論其往而以屈侈公者然也。又公歸自撫州。年始艾。家食者百弦朔。而始爲今六十。又必十年而始爲七十。乃得引。非七十則不聽引。然孰仕者。卽七十。或損其齡籍。日鉗湮顛頰間。故不知者爲公覲。曰。以心則素也。以顏則丹也。是逆論其來而以伸侈公者然也。且不見夫燃膏者乎。明則人享之。竭則已膺之矣。又不見夫擊劍者乎。疾則缺之。徐則完之。故仕與不仕。損益相半。而適值其舍。則甕膏而匣劍。其爲公之壽也。不亦多乎。予非厭仕者。亦非若以年而易仕者也。故於觀知若公者。敢一披其肝膈焉。寧以此頌公。而不以彼頌公也。居家常父事其兄。至貴且老矣。不變居身慎甚。故輒得典加貴其父母者三。亦以不及養。至老矣。恆無燼。其孝且友。旣如是。而其慮囚江北也。稱乎友。最夥大。爲造化生意助囚。書至邸。稱天下第一。與釋之定國爭上。且昌後矣。持壽其身乎哉。

劉沅州壽序(代)

劉沅州年丈。屆六十之生。其諸宗將舉賀而徵文于不敏。沅州於不敏。同舉于北闈。乃沅州始仕。得知連江。居若干年。以課最知沅州也。不敏亦遠巡部郡者。久之。叨參政於湖北。當沅州爲諸生時。諸生讓之不啻師傅。其知連江也。福之邑吏讓之不啻伯兄。其知沅也。州之長亦無不讓之。猶沅州之在連江也。細而簿。大而夷蠻徵寨之警急。黑白於龍蛇赤子之間。靡不巧發而微中。幕府諸大吏倚以爲臂指。一日。諸蠻徵賞于一幕公。口缺跌無已。不得去。暮色動。睨沅州。沅州奪皂隸竹臂。笞諸蠻。諸蠻爭墮道走。此不敏親得之于湖人之口者。他可知矣。而輕裘緩帶。把酒賦詩。坐嘯胡牀。亦爭馳羊庾。談諧時發。排難解紛。收聲默然。令人捧腹。可少其坐方朔之堂。排淳于之闈耶。連城紀列仙。騎白鶴上升者。劉氏女也。旣與沅州同姓。又鄰治于沅州。沅產丹砂。葛峒嬸求之。而僅得于峒嬸者也。沅州乃不求沅而沅自來。何兩任而兩得在神仙鄉耶。揣其朕兆。卽沅州未必仙也。其年寧可算乎。

壽篇

志所稱蒙茶。乃西蜀雅州之蒙山。而世相傳云在東魯。訛也久矣。蜀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主清峰。常有僧居之。頗病冷。一老父似仙者也。謂僧曰。蒙中頂茶善療冷。非特療也。服之至四兩。地仙矣。乃中峰最高。而艸木與雲霧相蒙翳。鷲鳥多出沒其間。時亦擢人。茶師

罕至者久。用是蜀之嫡孫其爵于魯之庶矣。凡人貴身而賤靈情也。涉險同也。一則可以壽身。一則可以充靈。其緩靈而趨壽之衡。又不待人告而知也。有一翁焉。以買茶至臺鼎歲千金。其後不憚江湖波濤之險。道數十里之遙。往往歲取燕齊金于茶復數千也。翁固健且完。固無冷恙。然久于茶必有以蜀蒙告者。翁固百十之燕齊。而不一之蜀。非不地仙羨者。不能也。他買亦或有告之者。而亦不聞有一人焉之蜀。以祈仙。然詔鬼要金者。比屋大抵然也。翁卽然。似亦應率而尾之而已。未聞其首之也。固知其于仙果不羨。喜無羨則無豔。無豔則不滑于中。不滑于中。則能固于外。外者形也。中者神也。以神攝形。翁自默契于蜀之僧矣。仙矣。翁爲誰。

贈某叟序

曩聞一男子迫官通。將賣其婦。相持泣于道。某見之。問逋幾何。視其數予之。婦得免于賣。他日有村翁市紬。得銀僞也。泣于道。欲經。某見之。問僞銀幾何。視其數予之。翁得免于經。又一日一童子持主人所償人負。失去不敢歸。哭于道。某見之。問所失幾何。視其數予之。童子得免于不歸。夫迫逋而不問其賣妻也。用僞銀而不問其織者之苦。且經也。與捨其道上之遺而不問其童子之不得歸也。此一等人也。無責矣。至有知之見之者。乃若不知不見也。而去之不顧者。此又一等人也。又有見之而興嗟。若不忍其然而特阻于不忍己之物者。則勝不顧者一等。

矣。有忍己之物者矣。而意或阻于妻孥之不我許而止之者。又勝不忍己物人一等矣。夫事一耳。而人之等有四也。若此然而某盡能及之也。豈非盡出四等人之上者哉。某爲誰。曰。里中叟。姓某。諱某字某者也。其嗣配爲某。孺人斷腥葷。奉釋氏。而樂施舍。其子某爲諸生。明經而才。孫四人。未壯皆齟齬露頭角。而叟所業則居貸於市。夫市道多四等人也。而叟悉反之。豈其性然耶。抑亦無妻孥輩阻其不忍者而然耶。叟今年七十。嗣配五十。而七十者如艾。五十者如壯子。與孫嶄然如有立。蓋相與以爲善者。報宜爾也。培某微余頌以壽叟與姥。噫。以叟與姥與子若孫之素準之也。壽云乎哉。

壽某刑部公七表序

世語材之良。必曰椽。梓豫章杞梓爲其宜大用也。然用大矣而未必靈。或靈矣而未必久。至靈且久。則莫過於松矣。圖經曰。松液千歲年。珀明數百年。而蒼游。珀可以養五臟。蒼服之。可以仙。徑盈斗斛。爲人獸形者。人篝火而馴之。其氣能射火使蝕。噫。其靈且久。何如耶。大之中梁。柱。小之中椽。椽。工師過而嘆焉。顧其弟子而不去焉。曰。謹識之。他日求清廟明堂之具。是其具也。故古人至比稱於三公。爵秩曰五大夫。噫。其爲用之大。又何如耶。苟爲不用。則臨千尺之溪。拔萬仞之壑。其高參雲。而其大蔽牛。風霆雪霰之所飽飫。而不能凋也。鸞鳳鶴鶴之所朝夕。而

旅禽凡鳥之所不敢望而騰也。况巢乎。養玄久矣。綠髮玉肌。時恍出而爲木客道士。月明露瀼。步深溪。往還絕嶠。與世人語千古事。而莫知其爲神也。記曰。松柏之有心。箋者以心歸松也。而松之爲靈且久也。益著。求可以當之者誰乎。吾太翁刑部公是矣。翁門閥家學。稱吾越最翁起進士理大府。轉遷刑部。聲赫赫嶺海江南間。非工師所謹識。而大用於明堂清廟。稱公爵大夫者耶。小不合則高引遠蹈。猶及侍考太翁。媚之如嬰見。同贊於昆弟。囊無一私錢。成其子鄉解親翁。爲西京董賈。噫。此又非所云松苟不用。則臨溪拔壑。飽靈叢。棲鵲鸞。而旅禽小鳥之所不敢望者耶。翁又日強詣。日深。而倫義日篤。則記壽若松者。又不足爲翁道矣。以翁七十當頌也。故聊用松以頌之。又孫某者。翁孫之婿也。翁松柏也。某女蘿也。

賀潘又山七十序(代范黃州)

漢東海公曰。南陽帝鄉。多近親。吏不可問。今潘公之判承天。實帝鄉也。其諸設施。無一齟吾之者。名大起。行且改玉矣。顧擬活一囚于要吏所。如李日知。諍奪胡元禮故事。不奪則不已。遂爲要吏所中。而謝以歸。公少以易名郡學中。奉尊考命入太學。三仕判大府。歸而築室。教其子景美。亦以易名邑學。子兒紹箕輩。若諸猶子。並以文親景美。而紹堯者。則專館于公家。季孟景美間。予以親過家。紹堯曰。潘公者。叔所知也。茲值七十長。願乞叔言以壽。予謂公之履如扁

師之斲檀車。致堅好也。官承天。是行九折坂也。顛坦然由之。且鄰鄰有聲。活一囚。是馳康莊也。乃不幸遇惡駕。蹄幾不免。却輪而步。雖然。以一大府牧。博一小囚。螻蟻之生。必得于彼。寧失于己。此於于公所稱陰德者何如哉。公百歲無容頤。抑亦高其門以待駟馬車耳。

贈朱禮部五十雙壽序(代)

周禮大小宗伯。互掌五禮之禁令。其任特重。而其官今之尙書於禮部。若左右侍郎是也。歷代皆然。入明。其重是也。尤甚。每員缺。非翰苑儒碩。常侍從帷幄。供講讀。其靜養動和。足以贊玄默。格上下。和神人者。勿與。何者。他日鋪藥。以整酒醴。和羹而鹽梅之者。其責也。其難也。如此。而我朱公。昨膺上特簡。遂以左庶子督禮右。供講如故。夫鋪藥之材。鹽梅之具。公自裕之。酒醴之任。與和羹之托。又他日聖明事。俱非某所敢聞也。乃若公以隆慶戊辰入翰選。至於今十有七年。其中侍講幄者三年。而公於是十七年中。每入朝出館。歸至其邸。必危坐一齋中。於經史。觚鉛外。自動之靜。內鍵而外無所膠。舉其細房。無私侍。而目不一他營也。此其於素。所謂可贊玄默。格上下。而和神人。不知於古所稱虞廷之宗伯。何如耶。公始躋艾。某月日。實當覽揆。而夫人與公偕吉。羔羊之助。雞鳴爲多。某叨末姻。欲頌而未知所以頌也。雖然。某曩昔常從光祿後矣。朝廷百禮。禮部掌其大。光祿辦其細。禮部專其儀。光祿備其物。某不敢言其大與儀。請言其

細與物。大約致物貴潔。調物貴和。非直庖也。於心亦然。故晏子曰。水火醯鹽以烹魚肉。宰夫和審其過不及。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而終之曰。君臣亦然。由此言之。則知潔而和者。固庖之事。君子平心之道也。而君之臣。又有所謂亦然者。存於其間。而公之爲君之臣。而潔且和也。固於十七年中。危坐一室者得之矣。夫曰食之以平其心。是善養生者也。長年之助也。曰君之臣亦然者。倘卽某始所陳和羹酒醴之義耶。某庖氏也。故舉庖以爲公頌。且以爲夫人頌。他何知公之翁秦州公某師也。某知公固已素。而公之子婦又某之孫也。公端居一室中。某得之於孫也。非諛也。

壽衛輝太府暴公序

知衛輝府事暴公。若干年之生辰。其屬吏知新鄉縣某。爲子戊午同年者。書來索鄙言。將獻以爲公壽。且曰。公嘗爲臺御史。以直道聞中朝。中朝重之。遂用大府。以展其蘊。今其爲府也。率以仁遇下。待屬輩也。有禮而多恩。中朝知之。將速其遷。而更大其展也。某今也。特有仰承其教而已。無以仰副之也。幸屆茲期。子其爲我圖之。予曰。噫。諒哉。新鄉之述上而非諛也。然新鄉也者。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今之爲御史者。誠開開款款。務寬大忠厚以爲名。卽於鯁鯁。謬謬少。有聞也。亦必坐致省寺取。卿貳如指諸掌。胡更煩以府哉。今公而爲府也。則公之爲御史。

而直也。新鄉所知也。曰以直而展以府。則新鄉所未知也。至於爲府則異於臺矣。何者。臺猶絃也。恆利其寬。而府猶翠也。恆利於急。府遇下而率以仁。遇屬也。而有禮而多恩。是韋之體也。而於己之所利。則未必然也。故謂公速於遷。而卽大其展。亦非新鄉之所知也。然則如之何。曰君子亦務得其體而已矣。在臺則直。在府則寬。公之所持者體也。利不利非公之所知也。若是則公之舉職。知爲君子而已矣。寧知其他耶。雖然古有爲三公者。尙以才而出守。矧曰臺。至於何武之爲守也。不務赫赫名。而竟亦召爲三公。則安知新鄉之所見者。不有出於予之所見者耶。客有聞是者曰。子且用何述以爲壽。予曰。巧於宦者。擇其利不利而營。則心岐而神滑。滑者非壽之徵也。不巧於宦。不擇於利。不利而不營。則心一而神凝。凝者壽之徵也。吾於公之不擇利與不利。而有以下公之壽也。

二兄配馮太孺人生日序

始贈翁二兄。以馮太孺人初誕丹徒而喜也。特以得之晚而喜之曰。春秋禘祀。有人幸矣。未卜其他也。稍長而慧。乃試之誦。誦敏也。試之文。文敏也。累月日以課其積。課又敏也。間試以事。則中無不敏。而外顧闕然若不敏人。翁益喜曰。是子也。且大吾宗。禘祀云乎哉。未幾學成。作生於府矣。又未幾而翁往矣。太孺乃始專之。專之而果弗負翁託也。丙子舉於鄉。庚辰舉於會。

第于甲士者羨其文曰某真經生也。出長丹徒。歷再考。聲益起。仕者羨其政曰某真良吏也。有司以聞。翁得贈郎知丹徒。太孺得封孺人加太。及是丹徒復內召。太孺人歸自丹徒。適六十辰也。宗人某等將卮於太孺。而漫以言屬予。當其時。予偶葺宗譜稍竟。感而嘆曰。士執一經以圖奮。莫不欲累其積榮其親。而往往竟不可得者。自郭內以外。奚啻千萬戶。其人且毋論。論吾譜中者。蓋迺自高曾上下。殆二三十年。童而誦文以百計。成儒成生矣。而卒蹶于鄉書者。以十計。蓋第於鄉。僅四老耳。乃復蹶于甲。四老中有秩至大夫者矣。又沮于例。或不及郎孺其翁媪。及之才二老耳。凡茲數者。若此其難也。而丹徒承諸老後。一旦舉得之。若拍手以往。掇取其所寄。然而其翁爨所謂且大吾宗者。又正與劉毅搏蒲。叫盧。輒得盧等。噫。亦盛且快矣哉。雖然。辟之於農。翁耕之而舍以往。不及享。太孺耘之。常旱暵。竭汗而黧顏也。而僅始穫之用。以始享於今。耘之勞其少於畊耶。既曰穫之。曷不百之。太孺之年不百。吾不信也。

壽太僕商公八十序(代)

母從舅大僕商公。當萬曆丁丑二月之八日。周八十辰。母夫人特亞公一齡耳。其長公御史。方奉命按閩。得便道歸省。公若母子庭。是日也。又得親捧觴以壽。而某與長公姻也。舅若母宜賀。姻於長公。賀益宜。而必賀以言。言則如之何哉。夫公始以經義起家。中及對於廷。歷郎署。

郡臬卿寺之間。赫赫明明。所至無不以功名顯者。及究其所由。無他也。深于經義而已矣。蓋公少時。既敏。磨逸倫。而獨取小毛之編。與其伯氏漳洲公。交相夙夜。既而博綜百家。蓋自千百世上下之典。九州海內外之物。及當代朝野仕政之所須。孰得孰失。孰乖孰宜。靡不握源而肆其流。是以試之於刑。則刑允。授之以兵。則兵成。投之以罔。則牧事靡不舉。惟其力之於戶牖者。如彼。是以施之于邦國者。如此。於是功名滿天下。而家學亦遂稱於邑中。真有類於漢之桓榮。所謂以父兄子弟。自相師表。終東京之世。無以爲雄者矣。然史稱榮當顯宗朝。坐天子之東。而授几杖。及永平初。又拜爲五更。史雖不著其年。然几杖五更。於天子。類非百歲人不可。夫以榮殫數十年之精於竹簡之中。晚猶強力不衰。臻百年而爲五更三老。公亦數十年殫精於竹簡。猶綰綬握符。掌丹書。職戎馬。其勞又或過之。今八十矣。且炯視而躡履。如少壯人。使再閱數紀。其于更老。爲不爲。未可知。若曰百年。真若取左契而合之右契者矣。不深爲可賀耶。史又稱榮之後。有典爲御史。乘驄馬。俛於京師者。其曾玄輩也。而公於長公。願親見其然。又親觴於八十。其觴於百年。可知也。不尤爲深可賀耶。

壽周武清序

世固有積齡踰耄。黃髮兒齒。乘肥衣輕。以竟其身。而無所章明者。是之謂盛享而鮮勞。亦

有被褐而飯糲，羸居而坯處，積仁累義而行篤於已，澤施于人者，是之謂多施而奮報。二人者均是人也。至於鄉人之所慕誦，子弟之所觀法，而異時譜牒之列三五更老，公卿大夫之所尊國志之所紀，將屬之多施者乎？抑屬之盛享者乎？噫！將不問而可知也。推是以稽於牧也，固有牧是邦而擁篆乘勢，假其翼齒以厚自封殖，而薄於民者矣。亦有戴星跋燭，以疲於牧芻，而瘠於已者矣。之二人也，其爲牧亦均迫於大吏之所推鼓，公卿大夫之所傾戴，當宁之所蒞拔，而他日士與庶之所尸視，國史之所錄，以首於循良，將屬之薄於民者乎？抑屬之瘠於已者乎？噫！亦不問而可知也。故薄民而豐已，猶之煎脂，脂易盡而手隨滓也。其流短也，瘠已而肥民者，猶之握蘭，蘭已謝而室猶芳也。其流長也，今計齒者，惡短而羨長，而爲政者，顧舍蘭而就脂，非所以爲自壽計也。吾聞羅山周侯之知武邑也，自客夏以至于今，僅期耳。進赤子而哺之，尤問其癯獨者而先之，聚士而教之，又新其宮而爲之肆，其潔也。冬冰，其怒也。春煦，名四馳于衢，而旌之書交至於臺，而茲春之季，與月之望也。是其生之朝而予之交某也，屬吾言以頌之也。吾深有感於侯之能握其關而久其芳，能自壽者也。故樂而爲之言也。

壽學使張公六十生朝序

學使公少負奇，有名諸生間蚤甚。時余亦抱經晚起，得望公於藻芹，稍與之角藝場中，而

公所收門弟子多至十百皆足以弟子我者也。乃公則不以弟子而視我。其后公以廷對稱上旨。賜乙科。名益聞朝中。自禮部出爲湖湘督學使者。其所錄學官弟子多至千萬。涓嘗及見湘中之文亦皆足以弟子我者也。而公之歸顧。停蓋而語我以文。若有所屬者。亦未嘗以弟子而視我。余蓋疑之曰。豈以余之劣。願謬收於公耶。旣而曰。公長者也。蓋自嫌於高。而顧俯之耳。不數年。公提數萬師于滇。與元戎會間道。驅巨象四十有二。雜氍衫鐵鏡。出入洞箐。猩狖間。俘名酋以十數。斥地二千餘里。遂以功而得譴。而涓則儼然守舊鄉。抱寸管。徒飛觴落帽於劍槩之傍。爲人俯馬。輒顧亦以疑而得疾。當時公爲馬援。而涓爲酈炎。夫馬援者。望盛而功高。中朝諒而能認其冤。酈炎。眇小儒耳。其所以幸免于庾者。誰之力也。乃知公之生我爲父母。其事雖在於今日。而公之誤知我而爲鮑子也。乃在於曩時。不視我于弟子之時。不然。管氏僅得其一於鮑子者。而涓顧能得其二於公耶。夫古人感一飯。至擬以身酬。矧涓於公蒙兩殊遇。如彼。特欲以身酬。而未有路也。會公履之生。宜慶且獻。而公百所有。又涓一所無者也。何以慶且獻爲哉。私念之曰。操筆以頌。被謔樂以歌。猥附於小雅所陳。南山魚麗之云者。差可勉而效也。而今世無瞽史。空言耳。不得已退而爲近世樂府小令之什。付之里優。當其辰。客起舞而爲壽者。令歌以侑尊。其庶乎。

烟水茫茫五湖深處陶朱老。萬里功名。一劍曾知道。閣俯流霞塔畔生。芝艸華筵好。見在瀛洲。新寄安期棗。

壽二王翁序

余兒枳之丈人王道翁。及翁之弟曰某者。於萬曆十有七年之十一月。其齒一爲六十一。爲五十。枳不能將。羔雁以賀也。而王翁並謂枳曰。得而翁言幸矣。奚本羔雁。以邇者數與王諸翁飲。陰察其貌。道翁色微緇。是得水氣特多也。兩輔並堅廣。而頰骨如斗杓。外向。吐音如竹。而其與人也。孫是真得水者也。而溪翁色微皙。亦微赤。兩額舉而膚密。吐音如鐘。鬚如戟。而其與人也。諒是金兼火也。俗謂金畏火。乃不知金不得火則器不成。以是知二翁之得氣。伯爲純水。仲爲金。得火而相成。以故一孫而一諒。金水不易壞。不易壞者非壽耶。母太君賢而慈。而二翁奉之。如春秋晝夜之循環。分至啓閉。罔一刻墮誤。其季德翁。至糜肱以療母於屬纊。都衛聞之。扁旌其門。兄弟相憐。同釜而飯。白首矣。利則爭讓。偶不利則爭安。嘗一蒙急難。讓爭相先。此不亦致長久之道耶。德翁年未躋艾。固不預頌艾而頌未晚也。

壽王鴻臚序（代是鴻臚號桐溪）

夫鄉飲而擇賓介與僕周家至重典也。我明承之亦至慎。自洪正嘉初以前無濫廁與是者。榮焉其後稍稍富人以錢買而諸生鳴贊者利之。匪人輩叨徹矣。蕭劉兩府公接代於是舉也。特謹其人有一人焉特與焉非其好也。及三舉乃固遜不赴。浙若南都多富子弟卽非明經於庠者亦多用輸班國子有一人焉似明經用乃考命亦輸國子。亟就謁再得南鴻臚正以考未貴也留焉。及封典得及其考如已職乃疏請再三以歸侍其考至易簣其謹如一日。凡富人自少而壯壯而老靡不犯宜尼之三戒者有一人焉少戒於色壯戒于鬪老戒於得。教其子稱明經生才甚且優于聲詩。一人者知其可付以家政也付之。特召匠作一禪座召方外講黃帝老子之術將老此座中。夫某右舉云三事而曰一人焉兼之者此爲誰。予見某之丈人行桐溪王翁是也。某月日值翁初度七旬某不敏叨督學江右不及躬祝而見某以子壻分來以祝詞請故祝之如右。嘻翁之壽奚待予祝耶。特祝其能志於不朽計耳。

壽陳封君松坡序

山陰之里有長者曰松坡陳翁。當茲歲十月之朞爲七十生朝。其長公耐菴名某以進士始知安平。頃復以才調寶應者。爨與某屬筆硯交。旣而以女字其子。某不敏蓋諗松翁之履之得有年矣。旣諗而忝世義且姻也。而七十日耄者禮所尊也。而又時禮所最尙也。卽不敏敢不

拾所諗於翁者。以爲翁壽。而談壽者往往多以其旨屬養生。蓋自薛考功尊柱下養生篇。以爲大道。謂止養生者。不知柱下者也。而鄭圃漆園輩。又從而廣之。以黜聰明。去健羨之說。聞者滋茫然。及琅琊氏以曇氏旨。折衷諸家云。健者卽剛強。羨者卽欣慕。世紛所在。偶得矣。而錮之。不令去。偶未得而誕之。必使來一錮一誕。外膠攘攘。中其餘几。而翁營業經生矣。已卽罷去。罷而躬稼。豐穡不占。命長公亦以經。經或捷或否。否捷亦不驚。翁所堪否若。兒啐弄物。拈於手。既不慝。而隨放隨拈。手且不知中復何動。羨旣不萌。健將何施。長公拜封。適當翁誕。如雲兆雨。觸石而興。雨止雲駛。翁亦未嘗習養生。而無羨無健。似默契琅琊之旨。翁之百歲如羿之落羽。翁日乃小嗜音樂。非世淫窳。默通鼓吹。似亦蘇門之嘯旨。小子不敏。壽翁謹此。

贈陳君七十序(代)

吾鄉素以文高起吾輩中者。有一人焉。而其家嗣君尤雋。其在京師。亦有尤雋者一人。大抵頡頏所謂冢嗣者。然而又有一人焉。於其文高吾輩者。契而朋友之。於所謂二尤雋者。俯而師弟子之。卒之文高者。果以文起歷官。至提學副使。兼以治兵顯。此爲誰。曰內山張翁是也。二雋者。一魁辛未。一魁癸未。並對大廷稱旨。此爲誰。一諱元忭。內山冢君。一姓朱名國祚。今翰林修撰公者是也。而師之友之者。又誰也。則吾友陳君桂坡者是也。君學銳而才高。且練於時務。

初以文高簡爲生。久之不得志。乃從國子發身。勉拜簿。簿河內。河內故事。初謁長官。毋論簿史。卽丞亦屈膝。君至。願長揖。再拜詣座。以升。長心異之。河內倉儲動以十萬計。微屬簿。簿多以逗微。微不稱。君不嚴而立辦。長乃稱君於上下曰。簿不惟能執禮且才。君遂擢丞。靈寶。靈寶歲微亦兼屬君也。而文襄公世家焉。文襄家訓。襲謙謹。及君至。以先聲河內。故謹益加。舍人持帖。上君必曰。家某老爺拜上。爺所分輸。悉輸。無一粒粟逋矣。後先。咨報者爭如此。無敢惰倨。噫。卽此三者。可以知君之大概矣。久之。君竟以親老乞歸。不觀望。人服其誠。當國子客貨不責券。人服其量。吾與君生同學。輸同北國子。吾撫上谷。君輦輸至上谷。言笑浹旬。日夜如昨日事。而君不覺。周七十甲子。某年以慶告。吾笑曰。吾少陳君若干歲。每朝起巾櫛。向鏡整冠。吾腮臚雪矣。而吾昨者見陳君。毛髮尙淋漆。安得三十年後。爲君作百歲文。舉觴而醉。再與話。今日臨鏡之笑耶。告者亦掩口而笑曰。此必然也。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五終

二六六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六

跋

書田生詩文後

田生之文稍融會六經及先秦諸子諸史尤契者蒙叟賈長沙也姑爲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蘇亦用其髓棄其皮耳師心橫從不傍門戶故了無痕鑿可指詩亦無不可模者而亦無一模也此語良不誑以世無知者故其語亢而自高犯賢人之病噫無惟也

跋停雲館帖

待詔文先生諱徵明摹刻停雲館帖裝之多至十二本雖時代人品各就其資之所近自成一家不同矣然其入門必自分間布白未有不同者也舍此則書者爲瘴品者爲盲雖然祝京兆書乃今時第一王雅宜次之京兆十七首書固亦縱然非甚合作而雅宜不收一字文老小楷從黃庭樂毅來無間然矣乃獨收其行書早朝詩十首豈後人愛翻其刻者詩而不及計較其字耶荆公書不必收文山公書尤不必收重其人耶噫文山公豈待書而重耶

書丁肖南肯退卷

日月之蝕所繫者大。故食而救。更而仰。合天下之人宜也。一人之目眚而愈。關一身及一家。故眚而療。愈而誦。合諸相知者數人。亦宜也。雖然。若吾友丁君者。敏而好學人也。入其目。畜於心。他日出乎身。加乎天下。安知其目之所繫不大哉。其友徐子既誦之。復爲之引。

跋陳白陽卷

陳道復花卉豪一世。艸書飛動似之。獨此帖既純完。又多而不敗。蓋余嘗見閩楚壯士裘馬劍戟。則凜然若龍。及解而當繡刺之綳。亦頽然若女婦。可近也。此非道復之書與染耶。

辨

林唐二義士辨

某常覽元僧楊璉真伽發宋諸陵。至有爲收葬者。或云唐珏。或云林德陽。諸家羣鳴。先後抵牾。掩卷已信。移矚復疑。夫冒險收骨。精誠動天。事僅隔代。而俾節義之士。掩抑失真。此居鄉達人所以附碑興悼者也。吾師季先生論學明經。多所著述。至古典殘闕靡不據理折衷。於是博觀義士載籍。至晞髮集。謝翱冬青樹引。別唐玉潛。乃撫然高詠曰。知君種年星在尾。茲固唐

公舉事之符契與并采諸記編爲一書每於篇中疑不經者專裁數語而後宋陵終始如執燭而宵觀登山岡而共舉錫者灑然是矣何者先生讀書不拘舊文故其考事雖句鈞章摘要歸於理所主謝詩豈在渺茫也謂種出唐手自掩葬可知星在尾次又戊寅不爽此則朋友之間拱手交贈高其義而寓言之非若後人想事風咏又何所可疑哉故於元史書年之異所以直斷其爲氣有不平也至艸臆記高孝骨蛻正合林詩雙匣之語乃訂二陵先掘而收又居然信矣其他瑜瑕並指絲縷互證篇章而然難細論也以某所觀唐公奇節每爲之扼腕悲酸至如景照者其所結知皆謝朗鄭樸翁謙慨賢豪憐長揪悲故主之人荷白骨而封諸杯土固其夙懷而立可辨者所以不爲者此當其時必有事機不暇及今亦不能強爲之說不然則詩歌形諸寤寐其激烈淒楚之聲可以貫虹動日豈一文墨士詠事者比耶先生於此非故優唐而劣景照也懼名實不相循而考據者將無賴也且唐以義士使其俛首就木讓美不言固無不可而景照何人又肯冒虛名襲人之功行如有知也此固其根根然將欲起黃泉而立與人語者嗟夫故舊已矣典籍尙存求之者或未博博者或未精耳不然晞髮集亦宜學士耳目之所及者而顧獨俟先生發之退之有云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詎不信歟雖然以孟兼子常諸君豈不好古者猶且兩是依違不敢拂毫一斷則不以當時杜口諱言未有明證可據故耶又豈

皆越不好古之罪耶。

說

一愚說

童允和者。子父夔州公外家之後也。少嘗讀書。家近市。遂隱於賈。乃自號一愚。數請子著其說。子遲之久而益堅也。一日問之曰。若所謂一愚者何居。允和前而對曰。姪家也。市熟於市之故矣。蓋地之鶩如市。而人之黠者亦莫如市。人既以黠而御鶩。則又有黠者焉。以黠而御黠。其黠愈高。其利愈厚。雖然。久之而未嘗不敗也。若夫愚者。則不足以御鶩矣。則又有愚者焉。以愚而御愚。其愚愈篤。其利愈薄。雖然。久之而未見其敗也。是以姪也。退而守一愚。子應之曰。子之言市也。其人則賈也。其見則進於道矣。老子不云乎。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子其果愚矣乎。其真良賈矣。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七

贊

外兄若野翁真贊

其人則今也。而學則古。其歷則市也。而質則魯。其貌則頹然而迂也。而其御之於禮也。則翮其楚楚。似余也。舅。抑似余也。母。

祝相士小象贊

準豐以凝。目炯而精。頤口而癯。身可以知人。此祝子之貌。而吳子摹其神。雖然。神以目遇。不爽其信。神以筆遇。少虧其真。此所以賤有迹而貴無形。人知此可以相君於紙。子知此可以相人於庭。

五鷹圖贊

桓典張綱。李鷹范滂。騰者最猛。西京張湯。

大慈贊五首

有一善男，借一信士，奉此大慈，令我逃誦。我索皮囊，空空如也。了無諦義，適一長老，餉白芍藥，插我瓶翠，借供大慈，而拜以書四十二字。今而數之五十二耳。再了無際，譚打渴睡。善男信士，亦爲誰耶？一笑而已。好春天氣，士擲刺藤，副松煤二，令寫雪篠。我亦忘記，是耶非耶，亦記得否。我則醉矣，都不能記。憐董憐董，今利令利，訊諸神本，尤智尤慧。（效龍樹偈）

其二

遵正經易，隙打哄難，非熟非妙，非神着熟着妙，着神而擲撥躡躡，一交跌下鶴竿。你問我是誰，是打羅的王三。（這相觀音）

其三

至相無相，既有相矣。美醜馮延壽狀，真禮何得而狀。金多者幸於上，悔亦晚矣。上上上。

（醜觀音）

其四

身太長，衣太剩，額太廣，而在面之諸根太倩，倚起而立，纏倒脚跟，蹭蹭蹭，如不信，吾問諸吳道子，始信雅俗且無論，呵呵，與居士來，我還有一啞謎，與善男子唾，真和假，笑倒了周軍閔，你若不知，叫一箇善打虎的，在元宵問。（長衣觀音）

其五

大慈上方。偶爲人所污。雕去不補。空卽是色。無集道滅苦。穿靴吃肉。赤脚趕鹿。柴也。愚參也魯。不全觀音

陳氏三世圖贊(松齋柏軒丹山)

於惟南雄。實亢陳宗。壘壘羣山。公崑作峰。迨及兩藩。入粟典饗。贊公之緒。如芭茂豐。今其邈矣。瞻之無從。令孫繪公。聚於一堂。無橋不梓。無鳳不凰。金紫六區。映此溪楓。後昆寶之。過客斂容。

錢伯陞贊(業醫善琴)

肥不隱骨。脊不隱肉。奇聳在顛。秀含在目。彈琴鑄鼎。服沙滄玉。炮炙雷公。咬咀抱樸。

綸師像(雲門寺僧)

笑語譏拜。綸師在寺。不動不言。綸師在紙。筆精之神。幾奪太始。寺耶紙耶。等無有二。學徒宗之。此是影子。他年泥塑。仗芭芻指。

楊本兵像(嘗守紹興)

向沾於牧。桑梓德星。今重於朝。殿廷履聲。而焉能盡於丹青。向也羔羊。大夫委蛇。今也麒麟。

麟。上公威儀。又焉能固守其背於去思之祠。彤管庶幾。敢告史氏。

張翰撰彈琴像贊

昔年操軫。在彼燕京。今夕之撫。乃在雲門。操燕京者。遙憶其爲瀛州學士之弄。撫雲門者。親得之爲高山流水之聽。以貌於圖。嗒焉無聲。儼昭文之不鼓。忘虧與成。

五老觀太極圖贊

至道難形。亦復難說。圖之則元公之一圈。撒之則伏羲之一畫。兩儀四象。此其胎之。五行萬物。此其孩之。默而識之。則渾然無不備也。細而察之。則各非其非。而是其是。未見詣其際也。諸叟聚觀。果孰徹其諦也。

劉將軍贊

彼武者武。將軍則文。觀其貌以知其人。蓋詩書禮樂。比於郤口之倫。未昌其祖。喜衍於孫。嚴君像贊

額之髯。盛於營。頰之頰。酒所攻。滿如月而穆如風。可以知其中。此巨川嚴子彷彿之形容也耶。

張鄉人像贊

鄉人張子工繪而巧。取影鏡中，自肖厥貌。予初出關，遇之於道，屬我贊之。值杏花笑。

張長治像贊

早年束帶，佐宰長治。平鷲蹄有餘抱，遂發於詩。其詩何似？既清以越，綠水紅蓮，游鯉潑潑。人亦有言：郊寒島瘦，胡君豐頤而廣其味。惟其如此，出故不窮。日哦以咏，如待扣之鐘。

周鴻臚像贊

匪白其衣而皎其姿，翩彼振鷺遊於鳳池。筆算以趨，鏘然其佩。手代天書，云胡不貴。敬恭翼翼，不忘其主。命此貌圖，亦侍不去。

猿獻果羅漢畫

爲狐爲猿，予則莫察。各具佛性，而聽說法。桃實以獻，乞師轉語。不昧因果，免墮野狐。

書劉子臣小像

昔子夏以出入所見交戰而癩。今吾友劉君未嘗有慕於紛華盛麗，若子夏所見於出入之時者，而貌亦甚癩何耶？蓋其爲人大肆力於文，非上古語不道。昔太白嘲子美苦吟而瘦，余數見君談詩似知子美，思欲出其上。其癩宜矣。且古謂列仙山澤之癩，今君之癩豈其流耶？則又去詩人遠甚矣。尙俟具眼者知之。

張鳴教小像贊

癯而肥於思於思戰勝以肥仙人姿孫吳老佛靡不究早脫晚逃終入穀允哉其爲橫渠之後。

白鹿朱蝙蝠靈芝瑞草爲仕人壽圖贊(代)

祿貴其百福貴其洪靈芝玉苗以肇箕嗣之良弓瑞草翠交以徵庭氣之鬱芴有藎有菜如岡如陵黃髮皓背保其家邦矧在御之琴瑟儼關雎之雌雄召齊齡而一德亮共享以千鐘蓋其始也既造端之有自及其至也察上下而無窮顧厥詞之不斐愧周南之國風

雲長公象贊

於維壯繆一寸之赤懸於膽肝溢於面頰我聞晏帥公顏白皙微醺不丹維此繪事一汰重棗薄絳兩顧其貌旣肖其神靡靈有禱必應主人之意欽公大義詎於福田人亦有言聰明正直魂陟而神哀公之陟適以直故宜神其魂狡吳賊魏今其鬼矣腐鼠孤豚物貴不朽人其可以成敗論人

程君像贊(號海霞)

吾始見君於柳州之筵也高冠修裾儼然學子今君令貌於開府之幕也華巾道披蕭然

羽士蓋早幾謁起終若蟬蛻斯稱其爲海霞子歟殆無忝於人之稱謂

朱鄉人像贊

彼冠之玉外澤而中空龍門枯桐此貌之古外癯而中充太山喬松是爲鄉閭表也火珠里之朱翁

宗孫像贊

西河種鬣遮頰相子之清髯而不鬣是宜早飛願猶晚鍛古人乃云士貴晚成不見良工不以樸示人

袁生像贊(號鳳竹)

取翁遺金買書以讀讀罷而簫下鳳於竹餉都以橘肉贊是屬鄉里少年子不俗

婦翁嫗像贊(時伯方訟其季)

爲甥於館翁嫗實天今拜於貌能不愴然兩女而夫中里棄捐飯翁飯嫗實維兩男斗粟可春已哉越關

王刺史字和像贊

雙瞳之秀似許靈寶靈寶相公公守以老公須以短風不可搖罄欬笑言亦助蕭蕭貌公

斗冊抑而不揚。令我作頤竊太史公。(叶光)公傳留侯。以爲魁偉。而狀貌乃如好女。於乎。此其所以爲子房。

友人某充秦幕書記出小像素贊

君將遠行。托書此圖。君髮尙玄。我雪其顛。憶在錢塘。泛舟西湖。豈真髮玄。且雪其膚。君今秋實。而斂其華。君且強仕。我集於枯。欲留君像。朝夕見君。像不可留。瞻彼隴雲。

其二

月面膽鼻。目河海口。此外之形也。德藏於心。書工於肘。此內之神也。歲月正與。今將仕也。此合內外而知其有成也。

某仕人壽圖贊(代)

掌故於越。臯比登筵。別駕於吳。用蒲以鞭。廉訪豫章。分道而僉。師道則南人。北斗是瞻。桃李雖無言。意存於默然。樂只君子。邦家之翰。百祿綏之。胡不百年。

臥龍畫贊

龍見則田。龍躍則淵。不淵不田。倚此海山。神物於人。理固有然。泥蹠屨屈。仕隱之間。求諸古昔。其隆中耕稼之年乎。

陳介石小像

紫金里有高士。工五言。敲一字。短須。撚數斷莖紫。

丹山公配駱氏碩人贊

夫子有禮而相楚儀。淑人無儀。惟酒食是議。儉其粧。豐其姿。是爲世之女師。

柳愚谷先生像贊(代)

以詩勝者多癩。以道勝者多不癩也。而先生處於癩不癩之間。以德勝者多壽。以才勝者多不壽也。而先生值壽不壽之際。此乘除之偶然。未可以強其同而歸於異。而予所可知者。當師雙溪之門。爲吾先子之所畏。

題雲長像身後有平贊

孔釋以道尸而祝之。遍滿胡越。公尸而祝。願與之同。乃獨以節道譬大塊。無物不有。用以養人。節則孤撐萬仞之峯。凜人心魄。孰寫此圖。丹顙紫鬚。鬯弓韜刀。嬉於山隅。嬉於山隅。語願其難。猶不忘魏與吳。

史氏夫婦像贊

史氏諱楹。字曰仰之。椽於幕府。湟而不溜。一賂百金。擲之如土。幕府曰楹。女潔似我。試以

文書實而且藻。幕府曰：檀女似我草，厥配曰潘。贅壻餉姑，食果而甘，亟棄以組。次及姑飯，必有酒肉，每直空囊，脫簪以贖。孀十五年，哭夫教子，子既明經，女亦良婦。生則同室，死則同穴，像則同縑，贊則同德。贊者爲誰？譚公維私名田水月，姓無鬼兮。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八

銘

端溪硯銘（先生攝入獄中者）

演易治書。汝則從予。白水蒼山。我甯不汝俱。譬諸小白。毋忘帶鉤。仲毋忘檻車。

羅經銘

斗霄懸北。姬日指南。道者妙用。在股掌間。

石磬銘

客話餘。煮茗罷。兩三聲。秋月下。

竹秘閣銘

開臂以書。停毫摹想。是故刻王氏父子於上。

其二

王右軍書絕倫。錢王孫勒臂間。象以浴鵝更灑落。

中硯銘

大則若舉，小便於攜而易涸於處，惟爾縱咫而橫半其數，上壺是謂得中之制，用以爲身之矩。

量礮硯銘

（面有四星，似箕，其二沒於池，而底則七，儼然北斗列次，以其常不見

也，故戲之用，僧張一行事）

箕翁舌，傾河水，斗何之，化七豕，隕而爲石兮，歸野史。

碗銘

飯於人何德，飯於己何力。

海螺銘

唇之便，笑而不言，或以其哨，不言而笑，其聽人之諫已，而已則不諫者與。

衣袖銘

語則舉，默則止，小人軒軒，君子幾幾。

其二

有口而不語爾取，有口而不啜爾節。

錢伯升秋葉池硯（錢業醫工書）

葉塘製古石有芒。主人工者書與方。箋百草。模二王。

竹秘閣銘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開以擊之。墨不洩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叟。

鏡

谷之神。內衆聲其靡盈。視之闕然。虛而不明。鏡之茹。賦衆形其靡渝。捫之硜如。明而不虛。既虛且明。孰兼其精。古人有言。目憐心。

又小研

我從拘縲。爾伴肺嘉。一字而關吉凶。獨責中書君也耶。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八終

二八四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九

記

借竹樓記

（龍山子名雍字子肅）

龍山子既結樓於宅東北，稍並其鄰之竹，以著書樂道，集交遊燕笑於其中，而自題曰借竹樓。方蟬子往問之，龍山子曰：始吾先大夫之卜居於此也，則買鄰之地而宅之，今吾不能也。則借鄰之竹而樓之，如是而已。方蟬子起而四顧，指以問曰：如吾子之所爲借者，特是鄰之竹乎？非歟？曰：然。然則是鄰之竹之外何物乎？曰：他鄰之竹也。他鄰之竹之外又何物乎？曰：會稽之山。遠出於南而迤於東也。山之外又何物乎？曰：雲天之所覆也。方蟬子默然良久，龍山子固啓之。方蟬子曰：子見是鄰之竹而樂，欲有之而不得也，故以借乎？非與？曰：然。然則見他鄰之竹而樂亦借也。見莫非鄰之竹而樂亦借也。又遠而見會稽之山與雲天之所覆而樂亦莫非借也。而胡獨於是鄰之竹，使吾子見雲天而樂弗借也，山而樂弗借也，則近而見莫非鄰之竹而樂宜亦弗借也。而又胡獨於是鄰之竹，且誠如吾子之所云假而進吾子之居，於是鄰之東，以次

而極於雲天焉。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東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是鄰乎。又假而退吾子之居於雲天之西。以次而極於是鄰。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西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雲天乎。而吾子之所爲借者。將何居乎。龍山子矍然曰。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吾能忘情於遠。而不能忘情於近。非真忘情也。物遠近也。凡逐逐然於其可致而飄飄然於其不可致。以自謂能忘者。舉天下之物皆若是矣。非子則吾幾不免於敵。請子易吾之題。以廣吾之志。何如。方蟬子曰。胡以易爲。乃所謂借者。固亦有之也。其心虛以直。其行清以逸。其文章鏗然而有節。則子之所借於竹也。而子固不知也。其本錯以固。其勢昂以聳。其流風瀟然而不冗。則竹之所借於子也。而竹固不知也。而何不可之有。龍山子仰而思。俯而釋。使方蟬子書其題。而記是語焉。

百昌齋記

草以萑名者二。一曰昌陽。廣長而劍脊。根之節。亦齷齷齷齷。若麋樞之鞭。然好生泥澤中。采葉乾之。以烟帳簀。力可奔蚊虱。仲夏午節。家粟其根。屑雄黃以和酒而飲。殊苦且辛。又家插葉簷戶神廚間。云以辟惡。一曰菖蒲。今世所珍。虎須者是也。圖經尤重之。不啻甲乙昌陽爾。而文學中六子耽之。有甚於圖經。若世所珍者。購之滿百鉢。因名其齋曰百昌。令子記。予願常往。

觀欲奪其一而不可。嗟夫。虎須之重於圖經也。則曰宜諸藥。又曰服之可以壽。甚則以仙中六子之耽與世之珍與予之欲奪也。非以藥以壽以仙也。悅目耳。苟欲用於午。虎須者。可取昌陽者而兼之耶。廣成子之告黃帝也。有曰百昌皆生於土而歸於土。歲時記又引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莖葉生。呂氏月令無此語。要未得廣成意。吳人於正朔懸柏柿與橘於堂。曰百事吉。予記百莖齋。亦効之云。百事昌。特少一柿耳。幸種之不訪一噓。

虛室生白齋扁記(代)

南華有言。虛室生白矣。而必先之以瞻彼闕者。何謂耶。蓋白不能以自生。而生於虛。虛不能以自虛。而生於闕。一室之間。積焉藏焉。物無所不飽焉。猶大庭氏之庫也。猶姜里之棧。而夜不見月與星也。是不虛也。不虛也者。不自也。當其不自。苟闕焉。能自虛。自虛焉。自白也。愚故曰。白生於不藏。尤生於不閉。不閉者。闕也。猶重門洞開之謂也。他日南華又云。室無空虛。婦姑。婦姑。政與此相印發。故學道者。苟能舍其藏。不鍵其戶。道在是矣。雖然。黑與白。冰炭也。老子莊生一家也。莊貴生白。老貴守黑。家人矛盾也。是不然。月一月也。晦朔則黑死。弦望則白生。矧吾儒亦曰闕然而日章。闕非黑而章非白耶。世人以文害辭者。往往牽泥若此。南雄翁小叔名某字某者。有扁曰虛室生白。叔室吾女。少而敏。可以語道者。托吾記。遂記。記爲誰。女之父趙其氏。堂

以予言質之。然不然見矣。

豁然堂記

越中山之大者。若禹穴香爐蛾眉秦望之屬。以十數。而小者至不可計。至於湖。則總之稱鑑湖。而支流之別出者。益不可勝計矣。郡城隍祠。在臥龍山之臂。其西有堂。當湖山環會處。語其似。大約繚青縈白。髣髴帶澄。而近俯雉堞。遠問村落。其間林莽田隰之布錯。人禽宮室之虧蔽。稻黍菱蒲蓮芡之產。畊漁犁楫之具。紛披於坻窪。煙雲雪月之變。倏忽於昏旦。數十里間。巨麗纖華。無不畢集。人矜帶上。或至遊舫冶尊。歌笑互答。若當時龜齡所稱蓮女漁郎者。時亦點綴其中。於是登斯堂。不問其人。卽有外感中攻。抑鬱無聊之事。每一流矚。煩慮頓消。而官斯士者。每當宴集過客。亦往往寓庖於此。獨規製無法。四蒙以辟。西而鑿牖。僅容兩軀。客主座必東。而旣背湖山。起座一觀。還則隨失。是爲坐斥曠明。而自取晦塞。予病其然。悉取西南牖之面。辟其東一面。令客座東而西向。倚几以臨。卽湖山終席不去。而後向之所云諸景。若舍塞而就曠。却晦而卽明。工旣訖。擬其名。以爲莫豁然。宜旣名矣。復思其義曰。嗟乎。人之心。一耳。當其爲私所障時。僅僅知有我七尺軀。卽同室之親。痛癢當前。而盲然若一無所見者。不猶向之湖山。雖近在目前。而蒙以辟者耶。及其所障旣徹。卽四海之疎。痛癢未必當吾前也。而燦然若無一

而不嬰於吾之見者。不猶今之湖山雖遠在百里。而通以屬者耶。由此觀之。其豁與不豁。一間耳。而私一己。公萬物之幾係焉。此名斯堂者。與登斯堂者。不可不交相勉者也。而直爲一湖山也哉。旣以名於是義。將以共於人也。次而爲之記。

萬佛寺記

去京師六十里所邑曰房山。山曰大南嶺。有地一頃。初結菴一區。以居僧能貴。其後中人某某輩以南地頗廣且勝。又邑界也。暑雨冰霜。往來者衆。背僂肩頽。而無憩止。思有以擴之。乃稍出贖金其黨。旁及募者。以屬貴。起嘉靖辛亥。迄萬曆己卯。而寺成。寺有殿三楹。東西翼倍之。廚沐之楹。視其殿。計將以罄衆也。置巨鐘一。以飲衆也。爲井一。以表衆也。爲浮屠一。而佛之數則盈萬。遂名寺曰萬佛。至是工竣矣。乃來請記。今夫主人之召客也。無弗敬者也。然客三數則暇。十則警百。則皇皇然惟恐其或失矣。夫敬一也。而有暇與惕之分。則以客多少之故也。此何以異於合芻泥金碧。以成佛。而以納之其廬。其人之驟而望之也。一則寥寥然。十百則總總然。至千且萬。則奔奔然。接之且不懈。况得而易之乎。然此猶以敬言也。至其畏也。亦靡不然。設幽都獄具。而以怖夫不類。其始觀夫一畧也。矍然。至三五則愀然。至十則毛豎而却走矣。夫上智者。不待敬且畏而自善。下愚者。畏之而後善。若夫敬而成善者。多中以上之人也。人之稟上與

下者少而中者多。則設起敬之具以成其善者。多者勝而少者不勝。佛而至萬。敬之具多矣。吾故以是某某輩喜而輒爲之記。然吾聞貴有戒行。是庶幾於敬者。以故今得從萬佛遷主御建慈壽寺中。

諸佛學記

暨之學。自國初於今二百餘年。新者三而復圯。師靈罔安。業是者亦以居肆不專。告擬新焉。顧艱於徵發。會有廢館錢。與學獻藏入。爲銀凡若干兩。計稍足辦。於是悉取堂閣曰明倫。曰尊經。若殿廡諸宇一新之。禮樂之器壞。勿備者。補且易之。而射之圃舊。不垣浸。湮爲閭舍者。復且垣之。始萬曆癸未之十月。闕三月乃落。今夫有司之作公宇。百姓之作其私家。工竟則有司告落於大吏。匠告於主人而已矣。縣長吏之作於其學。事工也。而道則師也。亦可徒落之而已耶。則必有以詔之。苟詔之而泛且襲其故之說。猶勿詔也。今爲故之說者二。曰學以明倫。吾安得不曰明倫。曰學以務尊經而窮之。備實用。毋勸舊括。吾安得不曰尊經省舊括。然明倫而必強追以古膠庠之迂習。尊經省舊括。而令盡舍其制科。一意於絕章。則法堂舞且深數尺矣。又何庸於取屋肆而新之耶。今夫忿戾與婉愉。均動於形色也。忿戾爲勞。婉愉爲逸。泛記與專精。均役於心思也。泛記爲勞。專精爲逸。人情莫不惡勞而喜逸。且逸之效博而勞之效微也。而今

之爲子弟於家爲士於類者。顧舍婉愉便忿戾。黜專精崇泛記如此乎。其惡逸而好勞。舍效之博而羣趨於效之微也。此何說耶。意者詔之者之迂。而人苦於從如吾前所云也。故不得不悉畔而去之耶。然而易忿戾爲婉愉。務專精舍泛記。其勞逸之相去。旣如彼。而愉由之而日明。經由之而日窮。以尊效之相百也。又如此。亦可委曰迂也。而苦於從耶。醫之於病者也。布方同也。而引劑異也。則病有愈有不愈。他人之詔明倫與尊經也。布方醫也。予之詔明倫與尊經也。引劑醫也。雖然之詔也。非通詔也。不病者不俟於布方。矧曰引劑。吾敢謂醫之士盡病耶。僚丞某君。某均與於作。且詔董役者。某則勞爲多。

刑部題名記(代)

刑部之有題名。始尙書白公昂歷若干年。而萬公鏞復修之。白公有記。萬公未及記。而遷吏部以歸。其後何公鰲始復爲記。大約白公之舉是役也。其序長貳直以蒞官爲先後。不問其位次。而萬公則更之。先長次左右侍。又餘其下方。以便再書。瑣至邑里遷代。亦復不遺。然而遡建置別沿革。以及諸司分合之詳。蒞政官守之法。而又繼之以勸戒以示後人。則白公創始之勳不可少也。至是若干年矣。其爲長貳。又若干人矣。茲而不繼。後將益荒。匪直無以示後。且重違前人。故予謹書長貳諸公於石。如舊法而贅之以言曰。古之詮圖經者。其藥石之名備矣。及

唐而修本艸。捨其遺而不載者。無論數百種。皆補羸而決滯者之資也。至於名醫劑療之案。若其人之姓氏邑里。則自和緩扁倉。以至於近代之朱李。蓋有後先相望。而歲不勝書者。使後之爲醫而漫者。則亦漫而已矣。其謹者則必求得其人。曰某也用某方。療某疾。吾謹視之。而其法始不乖。否則亦漫而已矣。今形之補羸而決滯。猶之醫。其贖也。猶之醫之案。其用某法以治某事也。猶之本艸。與圖經之藥物也。而不著其人之名與氏。則於和緩李朱亦漫焉。不知其爲誰。而莫適所宗矣。由此觀之。名氏之著與湮也。豈細故耶。創者倡矣。而繼者不和。則亦久而相與入於湮矣。

三賢祠記

溧水有倉曰便民者。在日球湖之口。去縣可五十里所。湖闊而險。輸者多覆。又以其遠。須守。南畿將卒。苟不以時至。則不得支。支則邑長吏又不得數往視。於是守則得侵耗。支則多爲將卒所掎。剋民苦之。及賀侯某者。來知溧。問民所疾苦。有言其不便者。侯於是徙球湖倉。倉於紅蘭埠。埠去縣可二十里許。邑長吏可旦夕一往返。則畿甸來就支者。長吏便輒往臨民。有所恃。徒卒禁不敢多索斗升。又近也。易守無侵耗。無風波也。無覆民坐失三患。得三利。而侯爲政。又且先大體。廉仁以才。今其去。召之日月爲御史若干年矣。而民思之。爲祠於某所。祠成。乃因

某人來請記於予。且曰：繼侯令有傅侯某，繼傅侯令者有吳侯某。其賢猶賀侯也。民並德之，將亦並祠之，抑亦可並記之耶？予以賀侯方在要津，吳侯方在邑，今茲之舉，似不能無疑於好事之口。若傅侯則讜者也，民何附而何援哉？用是益知二侯之果有惠於溧也。賀侯於倉之役，既明白如是，而吳侯則列賦書十數條，其欲勉其民，皆數諍於大吏，而後得。傅侯嘗爲鄉約書數百言，闡明如與父子家人語，要皆非容易事。事雖不同，同歸於仁。辟如上黨之參、滇之荅、粵之桂，皆足以治蠱而起僵，皆陳藏器之所稱而同其譜者也。

修郡學記

郡學自府梅公某修治以來，至於今若干年，復就圯。隆慶戊辰，值廣德岑公某自南垣出，知再新之計。所新先師殿一廡，以列賢者；東西二門，中外櫺星三，以列賢之祠；一几四事而七，所爲屋之間者六十有一，其昔所未有。南西館以居諸生者二，廠於鄉賢祠以備儀者一，亭於射圃以待觀者一，凡三事而四。所爲屋之間者，又四十有一，總之屋之爲間者百有二。其諸工費銀以兩計者四百八十有奇，方事事責其成於丞某。某始己巳某月日，至庚午秋八月而落成。學官子弟某等若干人，相與言曰：茲役也，舉則盛矣，工則巨矣，德則不可以忘矣，而跡則易以湮。蓋書諸於是，礪石紀其略如右，相率而告書於某。某曰：古之作巨者有書，然書止以記時而

已無他辭。辭者非古也。雖然。乃學校之興。士則辭焉可也。而近世碑而辭於學者。莫如新建公。其言大約謂新學在有司。新已之學者在士。噫。至矣。某則竊從而繼之曰。學新而舊。舊而復新。若循環然。今日有司相繼而興者是已。士於己之學新而舊。舊而復新。必使若湯之盤銘然。將屬之誰耶。某不敏。敢以是爲諸君書。乃若岑公治多不可述。意者如詩之有泮水閔宮。以別紀魯僖公之作。斯則稱其體耶。

蜀漢關侯祠記

蜀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吾孔子之道。並行於天下。然祠孔子者。止郡縣而已。而侯則居九州之廣。上自都城。下至墟落。雖烟火數家。亦靡不釀金構祠。肖像以臨。毬馬弓刀。窮其力之所辦。而其醜也。雖婦女兒童。猶懼忻踴躍。惟恐或後。以比於事孔子者。殆若過之。噫。亦盛矣。愚以爲侯之所以致此於人者有二。其君子見其大。則以爲仲謀以大國之君。請婚於侯。而罵其使。羈旅於強曹。沙其禮遇。一夕去弗辭。最後見逼。至欲徒避此。宜若舉將帥中無與伍者。衆庶見其小。則多取裨官小說中語。羣居而竊異。或播諸絃歌。往往自相咄咄。如所謂操閉侯與嫂於一室。及手刃布妻。皆正史所無事。而人共信且詫之。然而愚以爲此皆不足以盡侯也。論人者。貴舉其全。而見許於人者。亦問其許者之人爲何等。孔明大賢也。翼德至親且貴。且猶見短。

自翼德以下皆無當其意者而獨許侯爲逸倫絕羣先生英君也爲侯報吳寧失其國而不悔彼二人者皆親見侯於平日而深得其全寧若後人所云君子與衆庶從區區一二事間各據所見數其美而稱者比哉若孟子之稱孔子不同也要其極則直舉其高弟若宰子子貢有若之所稱者以答公孫而後孔子之聖始不可以名言故予之論侯亦惟據孔明先主之所以致意於侯者而後侯之美殆不可以數而盡不如是而後之祠侯者顧獨盛於孔子不亦有遺議耶馬水口在萬山中爲備胡要地比設參將領衆三千人遼東李君某爲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軍以才勇忠廉奉朝命領其事至則節縮已奉營侯祠爲殿者三爲門者一並三楹而兩廡之壯潔勿侈役始懼趨君戒勿亟越若干月而成適適公書抵某某至自燕令記之遂記

稽古閣記(代)

凡學之設以明倫使明倫而止於子與氏之所謂孩提愛親敬長已也則人人取諸其身與心而足矣何煩於問諸人問諸人且無所事又何煩於稽諸古惟其自愛親敬長之端推而至於國家天下之大其禮極於五其數大者三百而細者多至於三千於是學者欲自創而爲之則不給欲自思而得之則時有限而用不可待而古先聖賢固已各竭其心思而試諸行事歷數千百年之久會諸人之長而筆之於經以待後來之取非一人一時之所集蓋爲高之丘

陵爲下之川澤。吾夫子所稱文武之方策。所致力於杞宋之文獻者。皆此道也。諸經之不可以忽。而後之學者。必有事於稽古者。蓋如此。其後闕外馳者。過於懲咽。遂欲盡束文字。直取明心。其意本以救支離之弊。而不善學者。頓入於滅裂而不可繩。稽古之義。且視爲贅疣。矧其地與其廬舍。曾有及之者乎。我明凡府州縣所在。必置學以明倫。又往往置閣曰稽古。以佐之。惟山陰有學。乃未嘗置閣。近坐前說。蓋不及之矣。今貴溪徐君某。賢而多文。猶留心於教事。始營之。會有當贖金者。以告予。予請於省大吏。閣遂成。舍高三丈。有三尺深。加三之一。廣倍之。始甲戌仲冬五日。至乙亥望而落之。噫。古人過闕則趨。過廟則肅。是有斯觸。則必有斯應也。今閣之成也。非諸子稽古之觸乎。雖然。當其未闕。苟有應於稽古者。不聚於閣。猶稽也。誰得而禁之。今其既闕。使無志於稽古者。卽聚於閣。猶不稽也。又誰得而禁之。是在諸子。

養賢堂記(代不用)

國初縣學籍諸生廩膳二十人。增廣倍之。於是。有號房以葦居。此兩等者。有膳堂以食。二十人於其中。則業專而勤惰亦易以考。迨弘正以來。至於今。附學者。多至四五百人。不特號房無以容。并前兩等生。皆散處於外。而廩生亦能食於其堂。堂或廢或存。在山陰者廢。且二十餘禩。莫之言復。會今某侯來知邑事。比及三年。幾於無訟。爰及士類。文教大興。既而念曰。魯朔不

告羊不可不存也。乃構堂三楹於宮之右。扁曰養賢。以待二十人之聚食。冀以專其業。而考其勤惰。如前日焉。諸生相與奮起。復圖識於石。以竊比於書紳。合詞請記於予。予惟天下之事。惟實之崇。而名亦不可廢。今天子有廩以食諸生。有司作堂。以便諸生之食。與諸生食之。而不敢無所用心以嬉。此實也。作堂而必扁之。以養賢。而復碑之。以闡其養之之義。此名也。彼不策而勤者。力於實而無待於譽於名矣。萬一有惰者。雜於其間。俯而食。仰而見扁與碑焉。曰此爲養賢設也。吾飽賢之粟。得無孤賢之稱矣乎。如此而猶爲名之無補於實。殆未然也。故予爲作養賢堂記。而謹書侯之世。與構堂之時。曰侯口口口曰人名某。以辛未進士知縣事。堂始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

史氏橋記

則水牌東南有洲若干。某去昌安門可五里。環洲而居者。不下千餘家。而史氏居十之二。乃多在洲中。其後有史某者。從洲中徙北岸。自是族人往往有北徙者。歲時禮會。輒以舟苦之。則易以木橋。木橋善圯。則又未免以舟。其後某之從子曰某者。罷判府歸。計所便。乃捐錢買北岸可橋地。長廣並丈有二尺。遂治洲北路。稍率衆費。枕洲而北。爲石橋長可五丈。闊減其四。始某年月日。越幾月而成。洲尙北。當舟而始會者。旣便之。而茲橋所調涉。北則有三江抵海。東則

曹娥江。凡行旅賈販之往來。百餘里中。宜無不便者。非直史氏然也。橋旣成。衆圖碑。乞來告書。遂書之。

正義堂記

事有一倡而和者。三百人。不數月。率銀爲兩者。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百畝爲畦者。三千有六百。屋之間大小合四十。諸果材蔭木不與焉。若此者。可以爲利乎。曰利矣。曰利將以何爲。曰以冢其鄉之殤也。曰冢何規而用利也多若是。曰殤不冢則已。冢則未可以百十限。歲月計也。故用畦千以待瘞。屋七以待襯。餘二千以召種。屋十以召屋。儲其息以備新與祭。地宜種。又宜守。屋一以居守。又一息之以給守。屋五。畦六百。免息以來種。鬼疑厲。神以臨之。觀音大士關壯謬張英濟三尊者。時所崇。民所視聽也。祠之屋同堂以三土之神。祠之屋以一。此皆先後構然也。而中自爲堂者三耳。堂而南屋者四。眩堂而東西屋者各三耳者。小不適用。眩者。差可小用。凡大集議若大役。必於堂。夫若此者。由前而言。利矣。由後而言。利乎抑義乎。曰噫。義矣。匪直義也。仁禮知信該之矣。夫仁者何。惻隱是也。惻隱故冢舉而義成。冢舉故規酌而智效。規酌故祭創而禮興。祭創故衆不爽。役俗不偷竄。而信立。吾故曰該也。客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舉也。倡之者公卿人白子某也。白子曩見一寄輒於禪而三其變。始而路。再而潰。終而亡矣。

故今之始冢之義。終向者惻隱之仁也。雖然我以義始能保人之不以利終耶。曰無之。苟有之。則是人能惻隱。而彼不知有羞惡。此子輿氏指以爲非人者。而彼甘心焉。豈真非人人而奪鬼。必且非於鬼。客有後至者。聞之。再拜而起。曰。諾。姑置堂伺記。敢以記煩。曰。吾不敏。始聞露是者。修將以爲凡有事於茲堂者。未必盡義也。故詰。然不詰則亦不知。凡有事於茲堂者。盡義也。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乃不知事固有謀利始足以正義者。不然。易何以曰利物足以和義哉。故知是舉者。謀利而正義者也。堂何名。曰正義。曰宜。客何名。曰受采。曰彌宜。

三省殿記

神祀於下土。尊且靈者。楚有玄帝。蜀有梓潼帝君。而江右則有天師張氏。三神者雖分位不同。主教亦異。然至於翊衛國運。爲上下尸德福。則譬之殊谷內呼。響應自一。而帝與師也。歷代崇之。至我明猶大有厲實。自文皇帝役武當。列聖承之。其報典罔不克虔。今上嗣位。實惟狗齋。凡有設施。朝舉夕應。時和谷熟。物無夭殤者。八年於斯。旣乃作而思。若曰。凡茲大順。將人力不至於此。予將益爲民請命於百神。於是減省尙方。益發大長。秋歲羨。求淨土閻浮。生而以慈悲住世。歿而有利於羣生者。而宮之。又治作杠梁道路之妨於輿步者。凡所疾苦於民。如已貽之。其求以脫民之疾苦也。如脫於已。於是侍衛之臣。若某官某君某某輩。謀所以祇承德意。效

涓滴助滄溟者。乃得郡城之西南。曰菜市口。地可若干畝。有餘。構殿一區。肖前所稱三神者。以居之。而名其殿曰三省。謂楚與蜀與江右也。工竣。因某請記於某。予惟天下之事。惟不私於己。而利於人。則不問其人爲何人。其事爲何事。皆可以贊化理。而不害其爲經。苟私焉。則名雖正也。而實則非卒。亦不免於禍。以予觀於曩時。假斥邪。恣佃請。舉琳宮梵土。而一歸之其家籍中。類皆士大夫爲之。然爲之而未見其卒能全之者。至於舍宅爲宮寺。舍其財與業。以爲資。雖匹夫匹婦也。猶千百世稱其人。肖其像。遺福於其子孫。未有窮也。而况於侍衛之臣。又况於仰體君上。爲民祈福之意者乎。由此觀之。爲正與邪。未可以虛名徇也。遂感而爲之記。曰殿之構始某年月日。越幾月日。而成。費金若干兩。殿若屋爲間者凡若干。至扇鎖焚修。則謹擇道士曰某。與其徒若干人。以克非其人。則易。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九終

11011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

碑

山陰劉侯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非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矣。且鬼以匿而狐以奸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譏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敵。而補完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不欲獵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須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氏昂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盛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中。帖帖若無事。吏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擾民一粟一錢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以縣多奸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爲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我下民。今候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文而碑之。而屬書於某。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候新之。不令勞且費于民。江汰天樂。候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興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隄不壞。則候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云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王先生去思碑(代)

先生名一化。字汝誠。揚之泰興人。自幼以經行聞。隆慶丁卯。應歲貢科。授嘉禾訓導。四年擢新昌教諭。會宮齋壞不治。無以居。諸生遂出俸新之。業既有專所。乃與諸生約曰。某日常詣會課。某日常會課於邑中。第上下有疑。必親解。有不足。必周。於是諸生益思奮起。德藝倍往昔。邑偶缺長吏。監司以篆屬先生。辭不可。則取綬佩之。至邑堂。召父老爲宣解聖諭。使訟者內革。不先以楚。迨還。篆民不忍其去。滿幾年。監司若院使者。致獎者再三。會應天缺。教授。錄以先生名請於上。可之。先生遂舍新昌。赴應天。士與民多先生教。且嘗攝邑。有令政懷之。相與醵石於宮。將紀其盛。率父老一二輩。走留都。屬余以書。予惟先生揚人也。宜其鄉者。有董公仲舒。以經義名漢書。其鄉之先輩。則有胡公瑗。此則兼經與治而有之。先生生長其鄉。意不使二公者獨

美於前。故試而輒效也如此。其令人碑之也宜矣。然予少時抱經在庠中。嘗聞新昌二許先生之賢。既去而人亦碑之。今距此更四十年。來教新邑者。不知其幾。乃始一再見其然。噫亦難矣。然余抑聞之。鄉校之易毀也。自春秋至於漢之東京。往往特書其事。其毀也。至不避公卿大官。矧爲之師者。朝夕其間者也耶。假令有一疵。卽人自爲厚也。免於訾亦幸矣。安能令其碑於去後也如是。然則先生之得此也。豈不誠難矣哉。爲作詩曰。

昔予抱經游於鄉校。二許先生實隳厥教。迨其性矣。士有遺思。磨石以書。螭首巍巍。今四十年。師則繼踵。生長秦鄉。佩胡服。董京兆之泮。比隆辟雍。舉以授師。其寄彌崇。余書則瑣。碣師徒勤。儒林列傳。格之史臣。

沈氏祭田碑銘(代)

某五世祖祥二府君。曾祖裕齋府君。葬會稽東二十里阮家灣。故有田以供祭。漸乾沒。初改逐支。遞辦後。乃漸久漸疎。追遠念忘。又或力短心長。過時滯舉。某實痛之。某茲特割私田若干畝。特取歲入。用給兩府君歲祭。其於例應遞辦者。自不相妨。而於所謂力短滯舉者。亦可少寬其責備。噫。某此舉亦聊爲餼羊耳。昌大其事。不無望於後人。詩曰。海之於河。首尾則親。河之首源。適自崑崙。計里三萬。計時百旬。於海之委。寧不遠耶。然而祭海。必先曰河。人孰無祖。祖孰

無祭。或數或疎。以物豐賈。因賈而疎。責備則難。莫赦之候。吾忍坐觀。留畚若干畝。以備歲奠。棄盛牲醪。毋缺鹽薦。如庭有瓜。後嗣其昌。我倡微捐。聊爲餼羊。

沈氏冢其外親及祭田碑銘(代)

某外祖姓陶名某字某。會稽陶家埭人。娶外祖母董氏。生女三。長適先君東平公某。外祖死時。外祖母年纔二十五。孀四十五年。死時年七十矣。而姜王氏者。孀時年十八。孀至今五十二年。陶竟不後。以故當二孀之生也。某母夫人迎之。並養於家。及董媪之死也。爲買山曰戴於殮。舍卜吉以葬。而王媪生壙附焉。歲時墓祭。無怠無廢。某意孟莊之孝。不改父政。然禮以物與。物賈禮廢。鮮不由之。某茲用錢若干。買田若干畝。給戴於塚。世世牲醪。上以迎體母心。下以成就不改。物具禮廢。咎將誰歸。詩曰。

我母之母。於維董媪。雖曰外家。實祖母屬。借我陶翁。翁卒無嗣。我母迎媪。以養以事。卒則葬之。以冢以祀。媪曰王。陪媪來我。預壙附媪。以待窆妥。生養死歸。乃同一所。買田若干畝。給牢禮費。子孫守之。世世勿替。匪直大家。弗餒於兆。實繼大母。迎歸之好。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書問

答吳宣鎮

兒以所惠權什一於京師。自不得便去。而居食二事。迫之使來。復就蔭於樓栢之一葉。便當進謝舊恩。僕以形跡止之。諒不以爲簡也。壽作未免過諸公之眼。謂須爲吾儒立赤幟。入道語以張之。故聊復效顰。然不敢自以爲是。故欲進而復止。惟高明裁酌。

答許口北兵憲

清宴超談。數日來齒頰間尙有餘味。茲更以妙句恭一讀之。耳畔復聆鈞天矣。翁其少俟。高齋烏几。當有撲撲然小缶之響也。

答王新建(瑞樓)

旅次朔漠。遂復迫冬。無一毫之益於主人。徒費其館穀而已。承獎不特生非其人。抑且未。有此舉也。刻尊翁老先生集。語未了而輒許。當是此公夙心。生亦何所預也。茲者處於外禪。稍

得燕遊。每陟高眺遠。悽不勝情。南望關榆。益倍知己之想。行者倚轡草草布字。應先生暨兩公。嗣不及專書芙蓉芳蘭舞歌妙益矣。安得如曩者再領於筵末耶。

與陳戚晚

曩所沐非言可盡。書至推獎。又非鄙劣所可當。明春當入關。與左右翔圃榭之間。更揭懿美也。小草奉記室求救不具。

與王口北兵憲

東施之眉。愈翠愈嫵。過不鄙遺。輒復遵命。履寒涉遠。兼布奉候之忱。

答許口北

一言之加。溫於挾纊。纊復美矣。溫當何如。第念諸所遺。乃左右交與王公者。以寵山人。如逾分何。捧檢拜嘉。煖氣滿屋。以遵綏約。却不遂候也。

又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珍此貂種。豈比常裘。矧奉雅意。價連城矣。

與宣府

序草書上求教。然後發。希勿吝指瑕也。三公來索意。欲書三紙分投之。手皸而筆凍。敢以

勤記室何如。朋日專望敵裘破絮。篋箱不能悉貯。再乞其一。

答何先生

(名九州。號春亭。宿遷人。)

先生以子文而謬獎鄙劣。鄙劣亦因子文而得知先生。是日飯我於齋。悉出篇札讀之。既復描寫風致。坐中俗客亦翩翩欲飛。老朽庶幾後塵。能不馳越。卽山川縛我。吾豈橘柚也哉。知握手有日也。小詩畫竹。略見區區。病起懶書。未悉傾慕。

與某公

念別者久。追惟雅情。益增忡忡。季子微兄。每一寄書。必及麾下高誼。僕始知公今爲遊戎。千里之才。殆應少展矣。而子微者抱才久困。又復拙於時樣。計今所處。當亦蹇落不偶。而其郎君名大觀者。誠袖奪魁之手。並亦悠悠。僕獨奇之。聞公亦稍剪拂。儻帷幕館穀間。有可接引。願始終之也。僕舊日聞公說遼陽事。從酒觴禪寺邊。拔刀弄馬。呼嘯劃然。六月盛炎。令人肌粟。只今臨書。乃復想見其然。不由人不起舞墮續也。外小抹一幅。寄將遮壁坐寒耳。無他物可致情也。

答茅君(湖人)

辱書初論三物。知足下固高視一世。所謂具隻眼者。良造執策以臨。舍黃澤之蹄。宜俱却

步重孤高舉。聊擬爲公作一馬首。輒報然有所進。天寒不堪旋書。敬以舊途鄙作十二首。計四紙。塞命。鏡一類得兩醜。自爾不能免也。語在筆尖。顧復閣縮。亦坐寒耳。非敢簡也。

答李獨石

公威名赫然。僕亦思一仰挹。顧茲行以山水撩人而然。冠蓋尊嚴。似非芒竹可接。俟他日轉鎮敵省。或當納履曳裾於油幢間也。道里修阻。致饌膜多。不勝感荷。

又

僕每從書冊中。慨慕古之名將。而不可見。往往兀坐歎息者移時。况近在六十里間。兼以敦說詩書禮樂。爲儒黨中白眉者哉。再招而不敢造者。是必有說存於其間也。可以默會。仰乞亮原。僕之掃門。豈無日耶。

簡許口北

慚享我公分庖之惠。令人每飯不下咽。顧無可仰答者。聊作墨君一枝。以見眇微。欲陳情素。益露酸寒。辟如錦綺滿席。羔豢盈俎。貴介王孫。弈弈彬彬。方以裘馬相雄。牆角忽出疎梅。不笑必厭矣。非公妙雅。寧易賞識耶。絕倒絕倒。

答王口北

以章賤仰交王公恐涉非分。是以寧甘疎外。野客清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擲楡。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答許口北

緬惟超曠。兼之藻黻。謂宜日不去左右。方是鄙心。第以宵鶴塗鷲。勢不可以追逐。故復悠悠耳。昨愈出愈奇。便當勉步以請也。

又

鄙章纒投。和篇輒至。雲爾取營。妙若宿構。辟如老將快馬。研陣突圍。使人旗鼓猝不得息。安得不豎旗以降耶。

答張太史

(當大雪晨。惠羔羊半臂及菽酒。)

僕領賜至矣。晨雪酒與裘。對證藥也。酒無破肚。齏當歸甕。羔羊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擬曬以歸。西興脚子云。風在戴老爺家過夏。我家過冬。一笑。

答李長公

劉君來得長公書。并銀五兩。前此亦叨惠矣。何勤篤乃爾耶。令人不可當。顧念老病漸逼。灰稿須臾耳。無可爲報。如輪迴之說不誣。定庶幾了李源圓澤一段公案。閒動業日隆。大用在

卽卽披甲躍馬。三發小侯。破的而飲羽。買韓盧五明馬。適至。便牽往蓮花峯頂。浮大白不計斗石。侍兒抱琵琶。橫橫響萬谷中。儼然突騎出塞之爲者。此等豪筋俠氣。定勃勃長在掌股間。正今日囊錐時事也。如相憶伯喈。便可呼虎黃坐飲耳。臨書三歎。

與章君

昨偶有占奉復失詳。辱餉屢矣。卻領則違尊雅。領之又似范曄載市。尙食果皮飲酒。畢命猶饜也。兩箋並沉之菊。雖不成染。但就鄙蒙作此以來。此爲第一。古人作有葉之物。簡則不足遮瞞人耳。故曰人皆以清疎爲巧。我則以繁密爲然。就中量有餘。不能堆積。并用焦墨也。此不可與俗眼評。譬語生物。茂密者必有餘者也。一理耳。畫美人便往一覽。欲公賡此鄙詞。盡其中丰神。無佯避。且曰少俟也。成則幸兼軸以來之。常箋輒讀薄篇一淨之。

與呂君

夏間幸得一搥丰神。自此屢與企慕。山川間之。莫遂瞻仰。如何如何。繼惠鱗膾百頭。茲復以薰橘百餅。兼之佳詩到時。值雪下。輒呼童煮茗。急發封緘。並一咀嚼。鬪芳角潤。令人悵然。復興安道之懷。僮便鼓楫。想當握手數朝。豈至望門而返耶。吾丈以爲何如。

簡友人

半身不遂。屢見於書中。而無一人覽及。遂使不遂二字獨傳。豈文字顯晦亦有命耶。呵呵。

柬王將

聞公提兵西渡。便可圖會。甚慰甚慰。舍親值蓬萊驛支應。願公且安行。至十一日辰末到。彼此私情也。雖然。百里趨利。兵家所忌。師行日三十里。古法也。如何。

答叔學張君

久疎教言。殊切耿耿。昨辱枉過。又無緣得相把袂。君以爲僮僕同之也。先後嗣惠甘鮮。感謝感謝。稍晴當圖會于子先店中。却須先期一訂。行將掛百錢於杖頭。與君買高桶。裝短後。渾高陽之徒。取醉於市樓。談旅客之舊跡。振衣上之京塵。月黑漏沉。長歌而後別也。如何如何。新春伏惟尊履佳勝。不宜。

答錢刑部公書

昨尊使回後。再閱詞翰。及今日復示二作。頗悉意旨。敢遂奉答。往寓杭時。則聞門下作法。事於西陵。僕忘其鄙陋。欲形諸篇什。以不知其何法事。故多相問訊。始得之。非有疑於門下也。門下是出世人。作出世事。僕雖不得其門。曩時亦嘗留意於此宗。作一看經僧過來。雖不認得。真月。莫亦認得。人手指月處。僕自疑則有之。豈敢疑門下耶。僕之自疑。亦非疑佛法也。一悟直

超於門下則瞠乎其若後。至謂信心。豈便讓門下耶。下根之人。縛以習氣。不能勇猛精進。自所慚也。謂疑佛謗經。十年前事耳。今自信其決無也。恃愛一明此心。逃禪集如刻成。雖不敢附不朽。然僕非畏犯世諱人也。望且賜教。

奉尚書李公書(石菴)

某不佞自惟以一介之賤士。無片長之挾。走數千里之道。以仰托明公之門墻。而無所疑懼者。非特以其道德之高深。問學之純粹。行誼之正大。操履之介廉。謂足以師表而涵育之。始焉因之。而終期於宗之而已也。亦以明公雅量所及。每矜人之所不能。而其使人也。動合器之道。名實流播。非特出於揚友一人。某在遠方。蓋習聞而素慕之。是以一蒙尊命而敢以身往也。奉侍以來。自揣所具之器。既不足以光明公之使。而其所不能者。明公亦既矜而恕之矣。既又口其進退之無所據。而見疑於時也。乃令習而延之。是明公之所以待不肖某者。誠無所不用其厚矣。某敢不勉而承之。姑以自試。其果能與否。而敢遽自外於明公之德意哉。但其中有不可者五。不敢不預白於明公。而其最可疑者。則入粟之說也。入粟之事。在賢者亦多就之。以卒售其兩可之志。但在某之身。非時力有所決。不能抑。亦心有所甚不欲。其自知之真。而自守之篤。有不可遽爲明公言者。當時徒以查氏見促。用此言以緩其期。而他人往往來訊北上之

由某漫假此以支吾之耳。不知何以得聞於明公之前也。且某當臨行。告有程假。暮春不復。例得扣停。設某雜有他念。其於處此。豈得如此專決。明公試於此處察之。亦可以信某決無矣。則一至暮春。便須辭去。而某近在道途。屢遭詰問。猶假入粟之說。以答鄉人。明公不知將謂其蓄志如此。反覆某將何以自明。此其不可者一也。至於習效斯事。恐難猝成。即使得成。恐不堪用。今某既已願學。自不敢不竭其心力。而才有所困。事涉避難。如聞當時亦有緣此以得罪他者。明公縱不見疑。某將何以自解。此其不可者二也。諸撰繁多不能概及。稍有餘力。尙欲尋釋舊聞。正使竭其力之所及。不過表文一兩篇。大對一兩對而已。明公縱不求備。某將何以自安。此其不可者三也。收散文目。類有掌管。呼約。輪轉入侍。則又寢處內城。臨日揮毫。甚至聚食一。所某欲求免三者。而衆人皆爾。明公縱欲優容。某將何以免自異之嫌。此其不可者四也。旬日以來。袖手坐食。退頒芻米。實增汗顏。假令自今以往。許其嘗試。漫爲其實。未見成效。若於芻米之外。復同衆人。月給積至一季。爲費愈多。明公總不校量。某將何以贖虛糜之罪。此其不可者五也。夫聞命而卽受。隨所欲而不敢辭者。賤之所以事貴。卑之所以承尊也。因其人而廣其資之所近。諒其短而不苦其性之所難者。知之所以容愚。賢之所以成不肖也。畜於志。必宣於言。慮於終。必白於始者。上下之所以共成夫信義也。某既不敢不以賤之事。貴卑之承尊者自勉。

而亦不能不以智之容愚賢之成不肖仰望於明公。故敢并以其畜於志慮於終者而宣於言。白於其始焉。惟明公其宥而裁之。

與朱翰林

日者於某人書見公及某之言。似以某有意自外於門牆。而高自矜匿。不令人望其顏色。某不惟不能辨且不敢。然有一言焉以獻。又似以譴公而實非也。某往歲客南都。初亦不敢先謁一巨翁。巨翁雖不言似不能忘者。其後巨翁者惟病某往謁之勤而避之不暇矣。是以顯公且姑待。行見翁之避某而厭見某之顏色也。入上谷得樵歌十首。敬以塵聲音之陋如此。顏色從可知矣。

與李子遂

兄丈此來。其於某如持準繩向曲木。雖未加彈界。然於矯枉之功。固爲不少。闕越相去千餘里。求如兄輩。復有幾人。恨卽垂隔。不終夾持耳。某比亦不健。又稍治先人之塋。迨於罷歸。計亦涼冷。台宕之遊。恐亦不成。何時復勸帆策。相與捫眺於綠羅白月間耶。子牙兄便布此。一候動靜。欲書新什求正。會荷杵者所誼。頽然閉筆。宿抹一幅。汚清齋。又煩一事。近有人假與一園。稍近水竹。某將就栖其間。舊有白鸚籠。久虛。幸兄買一隻。托子牙兄。中得一黑者。更妙。

與朱太僕

臘尾春頭俱坐薄。恚頰然牀褥間。遂失面承請教甚歡也。委草亦坐是而稽。比始辨敬呈請削。知不足采也。別有顧使君轉託生不敢逆。料公果拒與否。輒以其紙二幅。并與生之簡呈請。儻奉進止。使當領傳。嗜好者不量。往往徒見敵。寓壁間粘掛之妙。以爲公真不棄鄙人於翰墨間。故惹却此累。惟察而恕之。

答俞都戎

曩客貴節。惠誼深篤。有踰骨肉。感而無報。寤寐耿耿。與日俱長。此肺肝中語。非虛諛也。邇又遠寄僧書扇。僧書乃難得之物。重疊而至。令人何以堪之。蛾眉之雪。在六月尙積住。而八月又繼之。不知何時消化得盡。此大似吾之衷也。宦聞日騰。深爲故人喜。儻遂北。更一握手。何幸如之。

答李長公

僕比於曩昔。倍衰老。陳人耳。而公又自處高華。有鸚鵡趁風。蛟龍得雨之勢。顧所以處僕者。昨俯僂於今循牆。雖魏文式。應信陵虛左。殆不過是。至於略似銛錫。不待畢展。則又居然李廣上谷之超凌魏。尙雲中之節制。僕雖少知寧。不爲故人一喜躍耶。馮較三首。里間無一刻忘。

左右也。

答朱少監

紙裏朱提重。不勝舉。不特自顧菲劣。不宜堪比。而公卽貂貴。乃是清流。得此於公。更百珍重。辭曰製荷。是使野人快受也。

報朱太僕

昨公起束帶。迎客坐中。遂有擁衆篡取之變。江湖萬里。何怪赤眉之紛紛也。公儻幸再圖。庶免彼此稱戈。斯爲上策。不然。卽區區弱水不競。呪咀精虔。彼且涉水停津。不免爲蛟龍所得矣。

與薛鴻臚

以蒙書卷。易昨篆繪。韓愈之賢。觀記畫而尤信。秦政雖虐。亦留壁而復還。

又

相如詞堅。秦璧始出。葡萄一幅奉上。竊比玉斗謝罪之遺。幸勿碎之。

與陸韜仲

一面顏範。舊感滿膈。愧無下榻。以傾積懷。舊有答餉詩。久失寄。綠衰惹過事。可辨者往往

失忘。茲書上以發一笑。大蘇以拾石供參寥。並是撮土爲香意也。舊刻三本。送將遮眼。糊牕亦得。總是香土公案。

答潘中六

古人食蘆。不得染指而出。知珍味之難逢也。佳品屢承。何幸如之。

與陳

朱某至。知足下佳好爲慰。僕行時辱多物。又煩呵獲。芝罄之類。倍常。戴德懷報。徒深耳。僕歸計未定。旋食爲艱。想曲池寸魚。長一二尺。必能扶杖。閱網于其間。勅鑊烹鮮。醉到談辛苦也。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終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二

行狀

慈谿縣學訓導祝公行狀

先生姓祝諱某其先家徽之歙也宋寶曆中曰某者以翰林學士來知紹興因家焉遂爲山陰人某子曰某孫曰某相繼以賢科顯入明徙光相里自初家所其後有曰某者爲先生三世祖贅蕙蘭里倪氏女因復徙家蕙蘭里焉某生某某生某某娶於王生先生而貌昂偉性樸篤言動激射而內實含慧能讀書攻文鄉小試輒最嘉靖己酉遂用儒士科第一領省試牒壬子復用諸生第二上省試再不錄歸而食廩於學至萬曆丙子遂以久次貢入例授訓矣又以失候銓晨衙放歸又五年而再入得訓慈谿在慈五年數却生貧者贖舉某先生祀賢祠獨力其子某報金頗腆子三進之先生三却之曩先生以毛詩起鄉中鄉弟之從之者如市而某亦抱笈承下風列鄉弟之後先生每旦起整冠齊履徐舉案坐已所築室於玉虛道觀左之圃花盆魚澗講說毛詩朱傳諷咏中和觀午鐘而始罷散去並冲然自得都忘其困折拂鬱不

知無聊之爲何物也。及是訓慈。慈經生幾千輩。固多業毛詩也。其在師弟子間。所自得。當不異觀中時。以故督學劉公某。按校諸師。稍用近體以試。至先生。大賞之。爲殊禮。是詩之用。果不效耶。噫。龍蛇而竟尺蠖之一時之快適。何以贖終身之無聊耶。竟以是病不起矣。爲己酉五月一日。距生可六十四。娶母夫人陶。子女某某。繼劉子女某某。先生之病慈。某忝牧丹徒。不知也。晨衙有白帽蒼頭入。驚相問。起函乃得。計。遽位而哭。既徐省副。贖。叔子某托狀語也。大約得先生概。而顧不及祝日春事。豈諱耶。噫。毋庸諱也。日暮爲先生從父行。初亦生也。嘉靖中北走上。嘗觸忌諱特甚。而春已遽亡走。詔下捕春不得。改詔有司。悉收責其家。責益急。家稚老烏獸散。都不知所爲。而先生獨挺奮自承。願遠走數百千里外。以陰索。然遽則無能爲也。願少假日月。果得春。然春亦以饑寒流轉。久而戒錮益急。踵爛以死。乃卽其所列有司。再三驗核。信得據以報事。遂寢。噫。此先生一仁且義事也。且占其幹。胡諱也。

墓表

方山陰公墓表

涓嘗聞越長老學士言。自知山陰以來。吏治有文學者兩人。其一欵方公也。公治山陰時。

數值潦郡長吏湯公始議爲水門者廿有八北接以隄長百丈廣十丈欲以轆大海中潮所往來口制水出入石空山鐵枯冶土平丘陵芟茅篔竹童林數十塞九決而猶不已役率倚縣議紛起公營益力及成至今三十年無潦災增田以萬計天樂屬界遠阻山習傲每訶挺所遣呼吏士如峒穰然公一夕遣卒悉縛數十人以來杖而諭遣之後無不一呼輒集者出見縊屍無列者疑之停輿捕傍舍惟一人匿不出一訊俱服監司使者牒雨集無不從容對者有不可持不爲動民不能自白必再三諍得之乃已嘻治固劇且難至此哉願往往得閒暇日與山人墨卿暨諸學士有才行者益談道論文或稍及民疾苦而公所著爲詩文他不論卽入署以來者亦且盈數卷悉出心入理誠切篤緻如其爲人如作逐蝗文而蝗枕股以斃滿壻岸者可知已先是嘉靖己丑間知山陰者爲鳳陽劉公才妙敏有建安風渭年十一以事謁之輒課問渭知已能爲舉業文字三年矣遂命題令立製一篇稍賞之謂青紫可拾取願勉令博古書渭自是好彈琴擊劍習騎射遠巡里巷者十年而始遇公公又謬器別之從與令籍泮爲諸生也至今又二十五年墓木拱矣而渭儼然猶諸生也氣消沮蓋并少時所謂馳射彈擊者亡之顧獨得遇公嗣子阜民於逆旅以表墓屬焉感舊傷知悲憫時命不覺其涕之橫流也已乃灑然操筆爲之表表成以告於故長老學士嘗懷思公者舉無不涕泫然下公諱廷璽字信之號南岑起

賢科仕止於縣。而鳳陽劉公者。名昂。字晉初。號望岑。山陰士人。謂自知山陰官。長有文學者。兩人。劉其一也。

墓誌銘

吳俠士墓誌銘

縣諸生吳君文明甫。卒二十有五年。而其子某始屬銘。其始雖以幼穉遲之。然論亦未定也。而今則定矣。君事其父母孝。嘗內小嬾李。李詆其母。促出之。及母死。不輩者三年。人服其孝。其宗瘦也。十斃七。門闔無隻履跡。君日往視斂。且療人。服其仁。其社師胡先生純死。君約二三子衣食其孳。與孤終其身。人服其義。君妻陋且病。易久罷粧沐。副方新也。而愛不遷。人服其厚。生如是矣。乃死二紀。曰論未定者。何也。噫。惟孝友廉信人多難。以俠。故曰論未定。然俠豈足以掩四者哉。故曰論定也。君喜士。士豪駁者無不集其門。一日有沈璘者。被危搆。君直於郡。庭搆者嘗辱君。君格殺搆者。會有司以他事仇君。移坐君。君在獄五年。晝則讀書。夜則筆記。卒徒陰事。卒徒知之。怖。會大吏不恤囚。君遂死。卒徒手。君父鄉傑也。嘗會其宗。殺不肖子孫者。以君寬持數百金。擇委不靳施者。圖活君。然卒乾沒。君遂不得活。君諱某。文明其字也。生正德某月年。

日卒嘉靖丙辰年月日皆十一也。闕五年葬峽山丘家塢。其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唐文簡先生。素入明而有瞻。瞻生學。學生俊。俊生澹。澹生某。娶陸實生君。君娶宋生女潔。適會稽諸生某。副以鄭生系綬紳。系子明際。系能詩。從子游。屬銘銘曰。

郭解以客坐。范蠡速子死。蠡非不明。客罪解抵。古語云。殺者人死。乃有幸。黃而千金之子。願終處於市。語胡足信哉。人亦有言。儒以文亂禁。俠以武犯法。班固酈炎。非儒者耶。俱死。稽奉。陳亮以儒三置於俎。希不爲魚肉。由斯以談。儒者之與俠。幸不幸明矣。而以成敗。詆訛。幾何而不爲愚人。

葛安人墓志銘

上虞之崧城。有潘隱君某者。其女配參政葛公某。封安人。里中稱其賢有矣。年而不知隱君暨其縣布政陳公某。我會稽侍郎章公某。並賢也。而女之母。則章之甥。陳之孫也。世固以家法聞矣。始參政父大理公某。爲南御史。抗疏忤闕。瑾被詔逮。時參政公儼然以一鄉解生。倉猝掖大理公走闕下。大理公淑人俞方驚頓就奄。使無安人。則俞淑人且不起。及事平。大理公幸知邵武。俞淑人則留以奉大理公之兩尊人。安人既以一身奉淑人。則又兼奉兩尊人。其後參政公成進士。得主事刑部。而諸內尊人念參政公不已。不令安人獨留。則安人又以一身走數

千里奉參政公於邸。既而轉知淮安。徙按察副兵備天津。再徙得參政山西。安人獨山西不借耳。其在邸則真爲主事。把燭炤囚書。數從臾使得多平反。其在淮在天津。則後先爲府公。公時時視候涼煖。把鍼尺測寬窄短長。徐取縑帛絺葛而袍襖單複之。或客至則自篝燄立兩釜間。手醬醪。陳圓方。亭齊以授一童子。步不踰闌檻。而設以告具。終公兩役。竟不令衣工庖子一識衙署屏。此豈獨其才能通也。謂隙當必窒耳。至其客所師友於公父子間者。安人則又善爲陶氏媪故事。伺而得其良益。相與戒父子間。謹權輿。無替醴設。若淮之倪工部澗。天津之劉都臺燾。丁吏侍士美。汪按副其陳。戶部斗南諸公者。後並以文業顯。或來宦浙中。無不造詩拜安人於堂。退而語諸人。則又無不多安人識。以爲真能成其夫與子者。先是參政公捐山西館。其後長子婦。又相繼亡。莫侍。獨今鄂州君兄弟兩孤。悒悒遶膝下。而大理公翁媪。益老不事事。其後芽苗孫。冠髻盈室。安人獨以一髮。上之度祖曾生歿之事。中操兩孤之最。鞠下叢諸孫之哺怡。織巨畢膺。孝慈益舉。及鄂州當榮戀侍。則勉使就道。至其九十。永愴未亡。壽者雲興。成賀而享樂。則可稱陳情之奪。未見曲全於劉媪。追遠之厚。庶幾默契於子與者矣。鄂州予友也。曩昔宣慕安人。數徵篇什。懿德之敷。未嘗不入予筆札間。且距僅百里。而先公昨存其於葛門。非旦夕交好。故鄂州以狀涕而來。而予慨焉銘之。以太息而往。特有拙塞不彰耳。無諛也。始鄂

州已後。其伯父翁某。未幾翁嫗並捐。鄂州自謂益可無出。安人強之乃出。而適遘諱。不易歸。安人歿。諱亦解。鄂州始得乞歸。鄂州於所後及安人。可爲兩無憾矣。安人之歿也。春秋逾九十一。固無他疾。其歿爲萬曆某年月日。其葬爲某年月日。合參政公於茆山。迺其生則爲弘治某年月之某日子三人。光國子生。娶山陰劉氏。狀所稱借早亡者也。焜以久次薦。補鄂州府判。以文飾吏治者也。娶陳氏。亡。勿繼。繼諸生。母則庶。狀所稱安人視如己者也。娶餘姚汪氏。孫十一人。晚始諸生。又他爲某某。曾孫九。曰百順者。爲諸生。他爲某某。玄孫一曰千生。女二。一適會稽章某。蘄州衛經歷。一適潘某。福安縣丞。孫女一。適謝某。曾玄女凡四。而曾居三。銘曰。

母德皜皜。而享齡以耄。母不幸而早孳。顧代治家以孜孜。然則耄之享不勝代之勞矣。噫。人亦有言。難成者頰之道。難必者子孫之肖。母兼而有之。是謂享溢於勞。參公名賢。俟母茆山。不負公托。寧不解顏。

言檢校墓志銘

山陰之有言。孔門大賢先生偃齋也。世吳人。居常熟。至宋兵部侍郎雲徒祥符。五傳至通。以敷文閣學士從而南。遂居山陰某村。卽今所云言家堰者。入明。七世祖提舉廷臣。生志江。志江生慶。慶生肅。始入居紫金。生文恩。文恩生松江府檢校論。字某。松江幼敏秀。有志節。學明經。

不成。去學書。善分篆。卽章篆。禁署諸禮。靡不兼。又爲人特謙謹。故鄉人禮部尙書諸公翰林時。搆以北入粟爲禮部儒士。館閣中稍知愛之。自承天志肅穆。兩朝吉凶禮。及今上吉禮。文武會試。凡涉書者。靡不出其手。嘗一賜銀絹。一以禮部役得預宴慶成。諸大臣兩薦之。幾中書內閣矣。而一以父喪。一以同列相授。冒阻。竟就常秩。得檢校松江。在官幾年。惠愛謹廉。死無以殮。居常舐筆伸紙。吟嘯松篁間。博長官清譽而已。其爲布衣。嘗爲友朋散其貲以百計。母病藥。有宜咀者。頗梗咀。自夕至旦。頰盡腐。不知痛。在禮部一日。思省而歸。及聞詔。輦選中書。往而後矣。禮部公訝之。曰。母病始瘳。不忍遽去也。歿之夕。屏閤人戒諸子與諸僚決。並無失語。是爲某年月日云云。銘曰。

於乎言松江耶。始冀以文顯。不得而冀。以書。書幾顯矣。不得而竟。垂翅於幕中之除。噓之者盈朝。而終不免於枯。文學之傳家。於乎。將執管以從地下之子游耶。

張太僕墓志銘(代)

公姓張氏。名天復。字復亨。其先蜀竹筴人。宋咸淳中名遠猷者。來爲紹興守。卒葬山陰。遂世爲山陰人。四傳而有福。福生仕廉。仕廉生原旭。原旭生恭。恭生宗盛。自福以鄉進士爲州學正。仕廉以隱謝高廟微。其後三世俱襲爲長者行。宗盛最少子。曰詔。以公貴。贈吏部驗封司主

事與其配趙氏贈安人者公之考若妣也。其賢具少師華亭徐公志中。贈公三子。公最少而夔生。贈公以兩伯子既儒。欲令公治產。公鬱而啼。乃始令就儒。及冠。補縣諸生。文輒出諸生上。既又工古文詞。華亭公行學。得公製太奇之置。第一名峻起。弟子從游者滿門。縣長吏委以志事。山陰之有志自公始。當是時。贈公早世。公悉自營。凡祀先奉母。治園飾廬。宴具玩供。靡不雅贍。宛然富人之居。紛應有餘。文復銛銳。嘉靖癸卯舉於鄉。予從公後。及宴鹿鳴。念贈公悲不能筮。丁未成進士。明年出使江西。歸侍趙安人數月。乃北。已而哭其計於途。幾僵而植。庚戌服除。謁選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時制誥兩房乏文學士。內閣以請。吏部首上公名。改吏部。驗封司主事。入典是役。一時命詞多出公手。館閣稱其能。既滿秩。吏諸司謂公多壽。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再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改儀制。時肅皇帝英察。而儀制又多事。若嘉善公主下嫁。莊皇帝大昏。景恭王就封國。並大典。公踵當之。無缺事。又儀制多吏奸。公悉考所掌成書。吏不敢動。會光祿少卿缺。計資當公。公固謝。乃外補湖廣提學副使。湖地數千里。士居遠府。有十年不被校者。公居三年。兩徧之。於士有恩。校涉復洞。敏士視公猶父。監臨者劾公。亦擬公爲神。遷江西右參政。明年壬戌。以考左。調雲南副使。時沐氏縱於雲南。撫按諸公爲國杜未然。稍束以法。公佩按察印。沐氏不法狀多經公。公操頗急。沐氏曠之。已而武定亂。詔進討。公監左軍。武定平。上功。公

當最。同事者欲攘之。會公遷甘肅去。雲南撫按者皆新代。嗜者攘者。謗遂行。武定功且寢。顧撫索公他瘵。令萬里走對雲南。時予方撫貴。公以伯子元忭隨。過之。儼然相顧。予與公語。徒鼓壯令行。中不能不爲公危。及至。則雲南父老。遼夷輩。投省臺。爲公陳枉狀。旦夕問餽。如視所親。尊官迫疏中。被斂者。使言狀。人人指天日言。無有款具以上。於嘗疏公者。亦爲一笑。諳曰。若是則首發者。且謾而負矣。奈何是語也。上下共聞。公遂得免歸。歸而拓鏡湖中舊業。娛嬉。托於所麴藥。揮翰賦詩。種魚灌花。舟輿陟泛。消壯心。遣光景。嘗遣予以書曰。吾爲公置數椽於鏡曲。令可接炊烟。終當相與老於此也。未幾。公伯子魁大廷。官修撰。公年踰六十。益自喜。召客。嗜啄觴豆。日淋漓。顧得痺。公初免歸。尙奪職。及是。伯子請以已官贖公職。詔許還公。欲歸壽。公又爲陳君臣義。輒裝。輒以書止。明年。聞公痺。歸益決。得請居一年。予適奉南命過家。候公。而公不可爲矣。數就牀語。嗚嗚者。凡三日。竟瞑。嗟予嗟乎。公生平多義氣。急人患難。人往往負之。亦不懲。遭大事。益從容。氣不加揚。而壽立辨。幹短秀少。頤乃旋折。中禮語。話恬雅。真有儒者風。卽岸偉遇之。亦失所據。與人無少長賢愚。率欲歸之於好。其在族屬。雖疎必厚。友朋之急。尤出等夷。嘗見其解帶以贈一老。交於官。鼓頰呼與。孜孜不避形迹。至爲酬謗者所訾。不惜也。雖然。人徒能以影嚮。譬公耳。而藝文綜裕。出而潤國。斂而藻身。如所著鳴玉集。湖志縣志。卽文士雖在仇。不能不

使之屈首讀南詔之役。以罪酬功。雖首發者不能不使之以枉自引。則於公果何如哉。以故人相語曰。彼是此盈天之準也。伯子之衰然。當公之歸隱。非準乎。噫。公可以慰矣。公生正德癸酉九月十二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封安人劉氏。生伯子。卽修撰君。娶王曲阜大紀女。仲元。僂。聘高給事中崔女。季元。恂。聘沈舉人大綬女。女一。許聘子子淳。卿。皆側室。陳氏出。孫男二。汝霖。娶朱翰撰庶女。汝懋。聘王生應禎女。孫女一。許聘范比部可奇子紹裘。公博諸詮。尤精於青鳥子。天柱峰官山壘之穴。公所自營也。伯子將以是年十二月之二日。奉公蛻而藏焉。索銘於予。予涕不能字。且謝不副。伯子亦涕曰。若是則孰銘吾大夫。銘曰。

急人之難。而忘其蒺藜。僂力於帥。而謗興於薏苡。始焉曉曉。終則熙熙。斯言也。豈婚姻之私。

賞無極墓志銘

無極君諱某某。其先金陵人。始祖卿相元。元亂客會稽。死遂葬烏石山。子某生福建。副使某某。某生某某。某生某某。某娶陳生君。君始儒。及長棄去爲吏。於縣清謹。磨滌。務去其吏中故套。以故縣長吏多稱之。每語及必曰清吏。其後敍官典無極史不改。乃謝室家。跨一驢。隨一奴以往。至則教民益種榆栗梨棗。右禮讓。左武力。有古循吏風。俗奉佛。僕坐白蓮教。收數十百

人主者以屬君。君悉明其非是，並得減會國喪。長吏掩捕色服者數人，將贖其錢以充一公饋。以屬君。君曰：貧僧耳，貧何以備縞。然長吏命不可拂也。徐起取俸錢代色衣贖。里有盜卒謝盜不爲，里中民一夕被盜，輒循故跡，並指捕謝盜不爲盜者充。君調知其然，釋之。里中民與被盜者相與出望語，已而真盜者敗。里中民被盜者始相與共神君。君在縣五年，以老乞歸耕於野。築室課諸子讀書，無他營。然起費驟至萬，乃得於儉勤，非官中物也。自無極歸七年而卒。爲萬曆某年月日，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娶戴子男四人。曰心，曰志，曰殷，曰勲。心與殷襲公業。其二人則一爲府諸生，一國子生也。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志與從子游者吳生某善，擇地從其卜。某年月日葬公會稽日鑄嶺二十里，爲兆嶺之神道路山，遂因某來托銘。銘曰：

人亦有言，篋筆必貪，幕秩鮮廉，質諸賞君，其殆不然。人亦有言，官廉實拙，歸費實訕，孰知賞君，賈甲於邑，由斯以觀，廉何負於吏哉。

沈布衣墓志銘

君諱輅，字乘殷，世山陰人。曾祖某以德隱，致有司旌其廬，生材材生某，娶於某。常嘉靖癸未而君生，年十二，母死，事繼母孝，終其身不聞有貳嘗客燕。許貸他郡人錢千緡矣。有以道遠，易負間者，君曰：得錢與失信孰重。卒與錢，居臨河，值宗人兒戲溺水，君裘而出之，俱不死。其後

與婦翁赴其內弟之賈所。至清河舟壞。水冒婦翁。君幸在舟外。得自救。以免。乃決奮走舟中。救婦翁俱死矣。爲隆慶己巳秋。歸葬會稽中灶陸家壩。君娶吳生男一人。曰某。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某娶王生男三人。曰某某。孫女一人。君雖布衣。然以謹亮重於鄉。精書學。善弈算。其所娶吳卽從子游吳生某者從姊也。某因之亦游予。故來請銘。銘曰。

救兒而活。事如脫虎。人舉以談。色鮮不沮。及救婦翁。况蹈大川。君奮以趨。顧猛於前。先親後生。眇彼筮簪。我爲銘之。以戒夫偷者。

陽江簿潘公墓志銘

公諱某。字克敬。其先金陵人。赤烏中仕吳爲郎。曰樂安公者。始徙會稽。迨元明間而有志道。三傳而爲公。考某有子三人。某弟澄無子。公後之。欲使公殖貨。公曰。先世並巖居。無是也。乃別用讀法起。得主簿廣之陽江。而廣固渴才吏。諸大吏爭得公。巡院者爲休寧洪公垣。知之。奪使攝恩平。及行恩。告書得數百紙。訝曰。攝固才。寧不辦此。悉焚之。公又白放冤死。及流遺十餘人。聲大起。後巡者顧惡其然。檄使諸大吏苛按公。無他狀。幾敗而免。簿職遲。故事歲一行鄉落。必寒褰而後返。公到痛一屏格。至是當代覲諸鄉老。連括三歲。囊持酒醪以贖公。公固却。諸鄉老涕曰。阿翁耶。都不記曩苦廉而得按耶。奈何。持空囊走萬里道。卽饑何以飽旅店耶。公始勉。

爲什一內之歸。以其半貸族故之窶。每報逋。笑不問。其始甥渭也。誤以文不賚聘。女死。待之終其身不薄也。公始云云。銘曰。

小吏而苦廉。食幾於無鹽。孰使之鹽。大吏則然。內囊也以祖。卒散之也。如土。仕之儔。指可數。渭也。斥晏。翻其不遠。則負公館。

都昌柳公墓志銘

萬曆二年閏十二月之九日。都昌柳公卒於官。明年正月八日。其仲子澂。至自都昌。余哭之。間卒狀。得詩七首。讀之。余喜其達。爲罷哭而一笑。越五日。仲子抱公之履。來索志與銘。余告以不可。故。仲子哭失聲。余曰。諾。余聞都昌公始生時。其尊人友芝翁。夢祠山白鶴神君者。與之子。神君張姓。翁因呼公曰。張壽郎。六歲而就傅。書一覽。卽記。至十一。益知經義。善文。越四年。髮始總。入校爲弟子。卽衫騎導。獨映街市。聲名一時起郡中。每出入。盼睐羨獎。若觀瑞異。使者行學。有司歲課。非甲其名。則甲其等人。皆謂公風雲在履。鳥間。惟恐其不加趾而載也。如是者。自嘉靖戊子。至乙丑。而竟以貢入訓高郵。三年。遷諭婺源。又三年。而知都昌。三日止矣。嗟乎。公生平貌若不勝衣。然所至。以文學屈服人。如長平細柳。大將旗鼓。卽相君鎮帥。下至專城。靡不降氣。願得公一字者。世以此遂謂公取才弘。故招忌盛。卒齟齬於一第。似矣。抑獨不念公篤致倫。

誼如糜股以療父。婉容色以悅母。同爨以食兄弟者。此猶曰人或能也。至公數遭困窶。乃昏聘不使子先其姪。乙卯癸亥間。後先學使者兩貢士。兩越次將推挽公。公再三孫同舍生曰。某某老矣。生何忍奪。此豈人所易能者哉。是德也。非直才也。猶不能贖忌而準弘。又何耶。於是有始緣此爲公屈者。而公臨訣。顧自引無術以報主上。至形之詩。公眞盛德矣。公著書數十卷。其所造有劉向王通風。故尤宜於教。有名郵婺間。以此得殊薦。知都昌。然精亦瘁於郵婺矣。先卒之五日。夢與故人約往匡廬訪青蓮居士。曰當於是臘之九日。寤以語家人。遂却藥。及期索管書詩呼衣笏。笏誤以象。顧命易之。始執且被噫。亦奇而正矣。公名文。字彬仲。其先河東人。兩徙而家山陰。登洪武四年進士科。曰汝舟者。爲公遠祖。數傳而有江西按察經歷青。青生顯。顯生廷。關。卽友芝翁。娶王氏。生四子。公爲仲。公之生當正德甲戌。至是爲年六十有一。娶齊夫人。生子五。曰洁。光。澂。湏。並儒。女三。漢。潔。激。孫應模。以下五人。孫女二人。曾孫一人。渭於公爲中年交。然誼頗不淺。故相期者亦深。處時。日夜握手語。及出時。時寄書來。書中語未可一一爲人道也。今不幸止此矣。其子知之。故繆以瑩後托瑩在某所。以某年月日封銘曰。

來白鶴耶。返青蓮耶。之人耶。凡耶。

傳

曇大師傳略

師姓王諱貞燾號曇陽子太倉人父禮部侍郎錫爵母朱淑人夢月墜牀孕及產師女也母偶立而產不覺亦不血時爲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至萬曆八年庚辰之重九而師道成立以化紅光亘天趨而仰者約滿十萬衆按傳師之成道也悉由諸真諸真者多不可紀其最專教者則爲偶霞嬰朱真君師之得會諸真也始夢中三四至後則晝至亦多不可紀大抵至則光滿室雲來霞往千侍萬從珮服之麗容色之都以至鈞樂妙香瓊漿異果若瓔瓏身首之飾瑰寶金玉織繡不縫洞簫箏螺瑛瑤紋刻去都贈留並非人間所有師最後又神往西天謁觀音大士見七寶蓮臺謁金母見宮觀殊絕意卽瑤池則疑妄矣曰非也凡人道所有由成修行表也享景影也師修行孜孜自人倫始表正矣表適正影適欬世寧有是理耶又師諸從父子家庭間所訓道及答簡藥諸士人病並非亞聖小賢所辦孰代之哉諸所享景莫謂止此卽百倍此又奚恠世以師中魔魔不當終不敗師以師自爲魔師不當終不中人以她爲妖者苟闢之亦用是廓如矣古之有道者伏龍于鉢醒訛法者于狐亦妖耶謂龍與狐妖

不可謂伏龍與醒狐者妖。可耶。此皆不足辨。獨師初擬化。朱真君來慰。既云別遠。不過三月。師何用再拜。輒嗚咽。及果化。計別日。正滿三月。會不在須臾耶。又何用西向四拜曰。吾以酬朱君。似朱則住世。師則辭世。永不相覩。然者。此則非淺昧。若涓者所能曉。涓曩妄解伯陽書。與師八戒。中旨偶相合。頗以一班爲幸。後數閱師傳。中事奇甚。其不當疑亦明白甚。獨昧而常質者。有如此。補一語于末簡。破愚蒙與衆共之。倘亦闡教者所不吝耶。

錢先生傳

錢君諱士禮。字汝行。宋武肅王繆十九世孫也。母姪時。父夢仙人乘雲入其室。持朱匣中錢一緡與之。是夕生君。生而貌修偉。習禮翼翼。未冠母死。以禮治喪。不用俗尙。嘉靖中方用兵。苦繇。先生以孤子辦吏微。以其暇治經課卒。補學諸生。里人莫不多其約而能禮與學。先生性復孝。從大人有鬻醫者貧。以其遠。祖像輒須者。縣諸藥館。充思邈。君見而愕然。肩數斗粟。易之以歸。祖母老病。常不樂。君特用語笑以中其好。得喜乃退。以爲常。久之。父病疽。君則晝夜忘食。寢百療百不能驗。乃躬自吮其疽。果愈。然瘁亦藥此矣。逾年竟不起。噫。此其大者也。其爲人好施。陸鄉里。喜親賢士大夫。而善遠。俚俗。教其子有藝法。無吝費。其後君卒幾年。而子果賢書薦。

論曰。世之傳士者。多用皎皎赫赫。不爾。謂不足以振世。不傳焉。於是中庸之士。多泯泯。噫。抑何謬耶。夫道莫大於孝弟。孝弟者中庸之謂也。錢君以疽勞。疽者不死。而勞者死。可謂孝矣。故予爲之傳。雖然。仙人乘雲與匣中物而君生。推是祥也。世不以爲大貴。卽大富。而君獨以孝顯。不可以卜天之所右。在此而不在彼耶。

王撫州傳

因世簡補庶工之科。而兼言與判與書三者固矣。然身亦不廢。夫身者貌也。貌者外也。用外貌以取人。其殆守古者角犀豐盈之說矣乎。至于今。因之不改。故長吏者簡補垣臺兩曹。而簡者或稍以身兼受。簡者則專以才自許。是以兩不相直。今撫州王公名變。字某某者。嘉靖壬戌間。以進士拜行人。其之四方也。辭命雅循。禮儀率度。而貌亦端秀。中畫圖。今其家有之。可請而面也。獨癯且少頤耳。鬚朗疎如竹然。風則不大能飄。兩曹於此物。亦貴飄也。公以資當受簡。宜補兩曹。坐是失兩曹。得兵郎。久之。丁外艱。服除入補。而兵郎與刑。亦稍嫌甲乙。適兵郎皆具無闕員。當候。公請於選長曰。某母老矣。某願竊卹資以養母。不願必兵郎也。長賢之。會刑闕。卹遂以口補。久之。出錄江北囚。而鄉之姦某甲者善媚。公素直腸。不好猜。會江北富人某陷大辟。誤而寃。甲偷往致之直間。以微語從容伺公所向。公覺亦借他語以飛擊之。旨其皎。甲懼趨出。

公計甲曰。吾不知彼饜者也。不飫不止。卽厭逐之。如拂蠅然。還而黠物於闈。且奈何。則佯召之爲好。詰曰。我有關於楚吏。汝信人也。持吾符以往。事不竟不得歸。而別以書致楚吏曰。某至爲我遲之。饜亦佯裝辭去。實陰留其家。公赴江北。道出杭。而饜故嘗所致富人資。與持資來者。知計不得售。乃日擁歌姬飲於杭。邏吏卒捕得之。銀滿一橐篋。以告吏。吏曰。此大盜也。獄竟且笞殺之。公聞趣乘告吏以故。且曰。索其家。或其寓與身。囊中有符可驗也。索符驗日月。果亦滯饜於遠者。而饜亦得以非大盜不竟死。幸爾其本辜。公赴江北。錄至富人。公罵之曰。駭囚。據爰書。汝當活。今不汝活。汝知之乎。揖庭侍長吏。及諸有司。告以故。諸公無不罄折嘆服。公還出知撫州府。而大吏分曹守府者。一小吏。其戚也。橫公撻之。守恚曰。撫州不有我。撻我戚。陰令戚來饋茶。盛囊物雜茶篋中。公又發之。守者益恚。直三歲。當考。守以考書中公。而公得罷歸矣。公歸方艾。某兄某之女。公長子某婦也。當公艾之辰。余兄以余文往賀。賀之軸有程。不能博文。不能煩。若家志煩可也。公之弟某。嘗志公於家。能煩而盡矣。而余復次公之事。以傳者。發三事之意也。然公與某嘗會飲。或時及江北事。每以不活彼富人爲恨。曰。聖人事至公。何避嫌爲。則知聖人事。事不避嫌。鄙遇一事。可嫌者。輒避之矣。又曰。禮儀不愆。何恤於人言。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鄙其畏之哉。恤之哉。噫。公斯爲言。長者之言哉。

史氏曰。余嘗讀春秋。孔子自責有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產謂謾明曰。子少不殿。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夫孔子與子產何如人也。猶不能以貌知人。况其下者耶。若夫聞其言則取不取。特在準其言。不必用貌矣。公司行人久。無一言耶。判卽言也。無一判耶。噫。悲夫。公孫揮字羽。澹臺滅明。亦字子羽。公貌不爲人知。似澹臺滅明。公始官行人官。則似公孫揮。

貢氏傳

貢氏某處人。嫁郡諸生某。某某地中名士。貢助之方成學。願嬰疾且死。執貢手曰。吾不能借子以室矣。欲待子以穴。得乎。貢泣曰。幸而更舉案以從。妾之願也。卽不諱。妾有把巾握帶。爲君除棺中埃土耳。不待我以穴。將何爲。某遂瞑。貢則撫其所遺孤女以居。未幾女亦死。母憐之。則來相覘慰曰。一嬰鬢不能有。而欲子以終身可乎。貢則復泣曰。良人穀而不後。天也。若守節則人耳。乃剪髮以誓。母數迎之。偶爲一歸。值女弟在。亦用是以覘時方食。取食器碎之。忍饑以還。罵不絕口。自是人亦不敢更諷。以一語閱四十乃死。蓋年六十矣。生殷某者。貢夫從子也。數爲子道其事。且曰。貢之舅萬忠烈公。死國時。貢方齠。人哭公。則哀公而已。至貢則獨收涕曰。舅真得死所。舅真得死所。而貢之死前一夕。有大火自空中流。墜其室南。衆詫馳視之。則不見有物。咸以爲殞星云。

論曰。自古懷貞之女。與抱節之臣。其成其志也。不在於斃而刎頸之時。而定於感夢徽姪之始。辟之於玉。可碎而不可使隨。蓋自山川融結之初而已然。非試於投擲而後知其然也。故觀於貢之哭其舅於甃也。而不負其夫於穴者。可知矣。然某以其短。貢以其修。而後貢斯顯。使修短均也。求顯貢得乎。凡若此者。豈天將成其雖。必故虧其雄耶。抑適相值而然也。噫。亦邈矣。

吳鴻臚君傳

吳鴻臚君某字某。微之休寧人。生有異稟。貌端偉。穎悟過人。長而習制科業。方有名於時。期鵠舉。其翁顧瞻曰。吾老矣。汝兄既入仕。而諸弟方幼。卽令汝早自翻飛。獨奈何。令我日暮而不墜耶。君大駭。遂束閣其簡牘。持籌而算。貲益竣。無何諸弟稍立。而海上寇初起。漸熾。君負素所抱鷹鷂姿。復揭揭不自控。思一決其條籠。而試以風鷗。乃補國子。肄南監。久之不得志。始就拜鴻臚丞。孳孳其職。將以資勞。希天子恩澤。幸易章服。以爲父母榮。不數年而父母相繼以病死。於是鴻臚君乃決意不仕。結廬錢唐之西湖。往來緇黃間。習河上公術。賞弄風月。杖屨舟楫。無日不在佳山水間。用是以終其身。至是其弟某走吾鄉。抱鴻臚狀。索志於某君。予得見之。拜我於廡。道其事。令傳予爲取志中之大者。作吳鴻臚譜。

論曰。人有借擾鋤於其親而德色者。此固不可以言子。至奪己之素抱。令舍青雲而之他。

途則亦難矣。吳君之奉父以逸而寧，自小其成，至其末也，又以不能奉父以榮而徑自止，卽小者亦不自竟。傳所謂終身慕者，蓋庶幾其人耶。人或以其晚年習曇聃，詭正道，然當其抱策學南監時，祭酒呂公某奇其資，授以河洛，君習之深有得，噫，茲豈詭正道者哉。

那鑑

（辛亥十月十二日雲南遣吏迎餘姚趙都御史錦者爲子道，此人名楊

時學）

雲南沅江土知府那欽，嘉靖壬寅間死。欽子憲年十二三，叔那鑑者撫之，將不利於憲。父之士目走告沐總府，若撫按二院以狀，乃檄憲來省，下使讀書習禮，始至髮垂耳，後十五六，髮可總，總府及兩院者相與議遣旗牌官一人，指揮知州各一人，護憲歸，取鑑舊所攝印以屬。憲鑑持印久，若忘其爲攝者，以爲奪己也，又以叔故，於是盡割掠憲莊資別宅而居，而陰賂憲奴，使謀憲約事成得印，則奴亦得爲招徠，且重賞，招徠者頭目也，於是如果夜鎗殺憲，却上狀臨安兵備，謂憲通他奴婦，而他奴殺之，乃反別執未嘗殺憲者，斬其首，列腸巴屍以來獻，憲之舅曰豐鸞，及憲之目曩爲憲心腹者某，以其事告總府，及兩院，事下臨安兵備，兵備難之，遂兩可，謂仇殺，土夷常事耳，况叔殺姪，遣官用好言諭鑑出印，與流官通判者，且掌之，官數輩往返鑑，直人與金二千兩，官或受或卻，受者則罷，卻者卽毒以死，或受者持金首臨安，不首者發則

輒得軍罪。然兵備臨安者，亦往往幸期滿而去。庚戌，王巡撫某林御史某奏請征之。旨既下，而台州石以才往代王巡撫爲巡撫，而沅江天熱瘴甚，四月至八月不宜師，而石願用四月調兵馬以入，兵果困入沅江者，當兩山險而夾一道，鑑掘一邊道沿爲濠，引山水注濠，令軍伏山莽中，我兵從道入，則伏者往往鎗令墮水，則益困，分守分巡兵備謀於石公，石公乃謂左布政使徐某曰：「如是奈何？」布政曰：「某願往，乃與三哨者俱，而已獨先，意馳數騎，幸見鑑，可撫則撫，否且令壯士急縛而馳，徽幸於卒然，若隼之攫也。」以故留重軍四五里外，自則戴喜鵲窩，（髭帽也）服紵絲短袍，氈衫布襪，帶劍與士舍雜，鑑知之，遣流官經歷某迎公，袖出賂銀二萬兩帖，徐將刃之，經歷怖而走，頃則生員數輩至，謂公曰：「鑑且出降，語頗爲鑑公叱之，又走，頃則驟聞鼓一聲，鑑象馬俱出，皂隸持牌者願謂公曰：「爺莫前，徐又叱之，挺刃使前而兵交，士舍高國者百人敵也，衝公騎，見事且急，乃徒手鬪殺四囚，徐尙曰：「好士舍，好士舍，賞千兩，時則兩鎗中徐脰，亦再呼曰：「國救我，國救我，而公與國俱死矣。」然楊時學曰：「公不微服則不死。」

嚴烈女傳

嘉靖辛亥，涓旣交于湖歸安潘君鈺時誼，次年夏五月書來，且曰：「爲君求得繼室於鈺縣雙林鄉，實嚴翁某長女，某翁父故某府知府，某同產兄弟也，涓見嚴翁與語大悅，許女焉，及察

其動止顧私獨以其駭也。固謝之。其後四年，倭夷寇浙西，入雙林，遇翁，斷其一臂，翁死，乃牽其二女俱去，行若千里。許過某橋，長女初許涓者，奮投橋下，溺死焉。浙及他道，自有寇以來，婦女虜其還者，以千計，而女獨死難矣。事聞涓痛之如室焉，且悔以爲當其時，苟成之，或得免。然天欲成斯人名，涓獨且奈何？疑其父而及其女，而不知其生而悔于其死，其可及乎？作嚴烈女傳。

孫山人考

孫一元字太初，別字太白山人，其家世士流也。父早亡而貧，山人以抄書役某府中，爲母養。夜歸則燈以點閱他書，母怪之，山人詒母曰：「此兒受府公命抄書也，何敢誤不燈？」久之，府公知而嘉之，會吏缺，爲出貲特補吏，且試以密事不泄，多任之，會覲府臺白金兩四百，使山人致布政使某，途被盜，山人無以報命，遂亡抵浙，寓西湖，稍出其蘊，詩名一時，遍海內。久之，贅湖州施舉人某女弟，僅育一女。久之，山人竟卒，施家諸名流爲山人傳敘，終莫知其爲何人也。或以其跡祕，妄用意揣醜垢詆之。昨歲休寧范君名燦者，匣其祖所蓄交游書札，及他諸文字來謁予題，而山人兩札在焉，問之燦，能道山人所由來跡，予詰之，燦曰：「孫山人與燦大父世交也，予曰：向孫山人苦祕其所由來，卽世交，山人乃肯泄於乃大父耶？」燦曰：「非也，曩嘉靖某年中，丞諸暨之縣者曰孫鏞，罷官貧不能歸，客寓揚州之江都，而燦大父世商於鹽，遇鏞，頗傾蓋，一日偶

及山人事。鏞大慶駭。一一道山人所由出亡事。大父鈎致鏞山人形貌云何。鏞曰。如此如此。鏞又曰。鏞父伯叔名某也。字某也。便走取所隨譜合之。果合。鏞以告其子某。并攜其子某來。子貌亦稍似山人。鏞遂問燦大父云。我叔今何在。燦大父云。鏞強我大父借至湖拜其世母施。并其已嫁妹三人。相對而哭失聲。左右亦無不涕者。萬曆某年。諸暨志來。予閱官師表。嘉靖十二年。所列官師表。縣之丞。果孫鏞也。乃曰。蜀人而山人舊自稱秦人。非志者誤秦爲蜀。則山人本蜀人。而謬爲秦人也。蜀西北通秦界。或山人亡時。始由蜀踰秦。客寓太白山。已乃抵浙耶。當問諸修志者。

外史曰。太白山人。初以抄事府。再以吏。此蓋不足垢累其終身也。終山人之身。豈徒以詩重。究其履。庶幾沈雲卿之流歟。戰國有侯生。秦漢之際有張耳。陳餘。並監門小吏。餘且受鞭笞矣。鞭笞亦何足爲辱。然耳餘慕富貴者也。况得語於太白山人。冥冥鴻飛者耶。失金而逃。遂失吏。天之助山人厚矣。

難者曰。銀之兩而千。爲劬六十四。昇須兩壯夫。兩滿四百。幾半千矣。府遺此必不斬兩夫。然則當盜際。三人同亡耶。卽亡府一不逮繫其家耶。曰。子以公事揣也。此特府私耳。弘正間於私爲諱甚。府托孫。必不令六耳預聞。孫不歸報府。府必諒孫非負己者。其不歸必變生不測耳。

又安知孫亡走之後。不有展轉飛密以盜故報府耶。諺曰狗嚙盜。痛不號。府逮其家。則號矣。難者曰。子何信之深也。曰。燦何預辨以待我。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三

祭文

祭九江封君

嗟嗟先生。鄉之耆碩。隱於釣耕。遠迹城郭。既謹取予。而慎然諾。鄉人評之。謂古太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神啓翁衷。於焉北轅。邦畿千里。翠彥聯卷。叔孟翩翩。一飛冲天。高第大廷。復膺翰選。柱史特推。郡堂妙簡。萊子迎翁。曾孫養志。丘壑之懷。無日不繫。丹旆來歸。觀者愴涕。猿辛鶴楚。以日爲歲。某彼小子。潦藻薦翁。翁素恕容。庶幾弗侗。

祭李太夫人(代)

天啓名世。必稟鉅資。匪直父道。亦藉母儀。名世伊誰。我公佐辟。維太夫人。以誨以育。當其誨公。法度矩矱。非禮之事。勿接耳目。公則呂公。夫人申國。公仕翰苑。大肆文章。既爲國師。造事有方。公則文忠。母維歐陽。公攝冢宰。進賢退濁。由母之言。以知處嘿。母維韓母。公則康伯。迨公平章。母益嘉慶。多母福壽。手詔存問。楮紳榮之。車馳馬競。母維晉國。公則文定。自家而朝。維母

實勞。自始至終。維母極榮。母生之榮。天下所欽。知母之德。維某最深。令子明公。不我遐棄。庇覆提攜。於茲二紀。暨諸孫子。桂苗蘭揚。顧予塵襟。每挹其芳。義切通家。分猶子母。聞母之訃。寧不悲楚。靈旛南旋。路出武林。哭母於旅。敢布下忱。

祭何老先生

翁十八而名聞於吾儕。又五而爲人師。八十而猶客燕邸。又二而始臺以歸。其溫也玉。其錯也石。故已攻矣。而亦可以攻人。其下也籀。其上也檀。故塞耳於原壤之歌。而亦能事其大夫之賢。蓋廉而不見其劓也。和而不見其不恭也。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意者庶幾於夷惠之間。抑翁之始終大概。云爾已矣。而其彬彬班班。綠綠楚楚。若唾者之霧下。卽更僕以數不給也。而况得枚舉於數尺之誅之云云。於乎。下有蒼龜。則上有青雲以覆之。天有醴泉。地有琅玕。鳥則有鳳凰以飲之。味之主有鄭公。客則有康節。以左之右之。矧遠游之一日。宛坐蛻於弈棋。等堯夫之觀化。集諸宿以長辭。殆同源而異跡。又何可以雄雌於乎。恬耶安耶。惟觴與咏。大耋以終其年耳。蟻則慕之而已。何嘗擅耶。旣多男子。苟且騫耶。獨屢空耳。堯夫在昔。有餘緒耶。翁固無憾。翁無可唁。乃吾儕之聚哭也。不幾於累翁之天耶。

祭羅封君(代)

惟翁太古樸致。盛世逸賢。蘊德高蹈。好爵靡干。長公嗣之。瓜瓞以綿。教以義方。授以家傳。大庭首舉。允矣哀然。翰苑蜚聲。成均陶甄。南北重寄。宗伯銜銓。辟彼霖雨。翁先爲雲。辟彼溟海。翁河以源。辟彼嘉玉。翁璞以函。辟彼良金。翁鐵以緘。公旣大用。翁亦蒙榮。家庭趨鯉。溪山臥龍。翁胡厭世。披髮大荒。而俾長公。弗究其功。四海舛望。朝失股肱。閔予小子。叨公門屏。竊宰畿疆。割雞製錦。感公之知。不遑食寢。佩公之教。惕焉惟謹。公丁外艱。以職曠臨。豈月屢遷。何以爲心。敬遣一俛。陳詞薦藻。臨發南翹。不勝悲悼。

潘承天祭陳封君

於維太翁。間氣以鍾。孝友睦嫺。姪恤兼縱。周賔六德。翁無一歎。緩急扣門。拯人於險。學優厭仕。弟子如雲。執經問難。若後而瞻。裹糲就道。負笈擔簪。不遠千里。扣陳先生。如餓得黍。如渴得漿。各充其量。滿腹而行。問詩問禮。長公庭趨。羽儀天庭。出其緒餘。長公旣貴。公被榮封。高卑俯仰。乃如未榮。郡邑大夫。再屈更老。衆人嘖嘖。翁自眇眇。長公理泉。不茹不猛。翁亦勉之。肺嘉宜謹。長公掌故。於彼晉陵。勉以安定。兩齊是程。自壯而老。自老而蓋。著書簡帙。山竹可竭。及其革也。危坐終日。垂訓萬言。括樵手澤。於乎。若太翁者。寧非席上之珍。人中之傑也耶。某忝松蘿。翁教實多。棄某而去。傷如之何。

與諸士友祭沈君文

嗟乎哉。公之奇塊超卓。芳鮮而磊落也。將古之人。疇可以擬之耶。英年茂學。高蹈賈生。請纓保虜。齊軌終軍。借劍斬佞。抗蹤朱雲。惟斯數子。吾方以擬公於生。而公之死也。詆權奸而不已。致假手於他人。豈非激裸罵於三弄。大有類於搗鼓之彌衡耶。彼數子之駁矣。敢望公之醇精。矧遭時之方泰。依日月之盛明。乃遽罹於慘辟。胡天道之足馮。豈蒼蒼者將以短公之世。而欲以永公之名。嗟哉。奸魄永淪。忠魂不死。絕塞艸青。掩公何壘。合子壯士。伏闕陳情。返公之骼。以妥先塋。以忠見侮。何代不有。所賴蓋棺。事定於久。忌讒奢質。員走尙囚。今也聖明。釋孥於敗。檜構飛罪。待珂始原。今也聖明。亟洗其冤。主仁臣直。父忠子孝。所係剛常。豈直光曜。聚哭傾里。朗誦哀章。將以激懦。匪以悼亡。

祭馮母文(代)

於惟太君。憶其始生。得坤之柔。來歸於馮。君子好逑。翁家郊野。枕石激流。荷笠躬耕。良田數丘。太君餉之。相敬如賓。孟光舉案。嘆息路人。迨臻中壽。長子矯翼。一飛冲天。太君微憐。雖曰擇矣。匪動色矣。校諸未媯。宛如一矣。宗親或窘。待粟而炊。他或厭倦。太君嘻嘻。細至臧獲。貴則苛細。太君臨之。見女泄泄。自郭至郊。靡不合掌。大慈後身。具水月相。集等何幸。友太君子。太君

撫之。視子無異子也。按演遠在萬里。太君疾革。待訣忍死。某等聞之。幾欲掩耳。郭南藻蘋。太君所臨。有齊季女。嘗禴以蒸。某等豆俎。亦藻以淪。太君歆之。恕其菲薄。

祭陸錦衣(代)

余讀昌黎所爲馬氏誌。述其曩時見司徒公之狀貌。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其子少傅。翠竹蒼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迨十五六年。而哭其子少傅於尙書之分司。予每嘆此以爲天之生人。苟無意於大用之也。則不宜鍾是萃美於其身。以爲有意於大用而鍾之也。則不宜奪其年。使不得以自見。故凡如此類者。嘗置之以爲不可曉。今錦衣君若其尊君太保公。非吾曩昔之所締交而親見之者耶。龍虎變化。太保公其司徒之傑魁歟。鸞鶴停峙。錦衣君其少傅之能守其業歟。粹美旣鍾而大用莫展。天道其可曉耶。予不敢自托於昌黎。而於君之尊公。素辱通家之好。則哭之於幕中。而馳是語於君之柩前。以慰之而已耳。

祭張御史母(代)

惟母蕙質秀壤。珠德潤淵。筭珩共師。里閭推賢。相夫君於雁戈。成令子於熊丸。爰對大廷。寵命首仙。鼻之選。入班蘭省。行人避驄馬之鞭。遡荻書之夙教。將邁歐而比孟。計鸞章之盛典。諒自委而窮源。胡入月之有侶。遂乘雲而上仙。俾鸞鶴九仞之翼。方決雲而阻奮。駿駒千里之

足乃歷塊而停駕。某等誼重年家。於冢君既忝手足之愛。情同哀戚。於吾母寧忘怙恃之天。苦宦游之旅食。僅致采蘋之奠。念靈輻之就道。愧無臨壙之緣。於乎痛哉。

祭趙母文

於乎。太君之佐少參公。婦道盛矣。其撫左臺公。母道盛矣。而左臺公以德業致高位厚祿。太君之享也盛矣。年幾於耄。壽也盛矣。而其子孫輩幸姻於太君之子孫。顯猶若不免於憾焉。者。乃特子孫輩之在他日常婚之時。不及太君之撫摩教誨之也。其憾也小也。而某則以爲左臺公以太君之故。不盡其仰報主上之隆遇以爲憾。其憾也大也。於乎。尙享。

祭朱刑部(南陽代)

古今以家學相傳。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者。在漢則有桓榮與諸桓。在宋則有太中公與二程最茂且顯矣。其在我明固亦代有其人。然幸相與者。則刑部君其一也。君仲氏翰。撰公子相知最早。甲戌役於禮闈。自是始得與君知。溯其家學之源。君之翁泰州公。猶桓榮之在漢。太中君之在宋。伯仲者其經猶之諸桓。其道亦守二程之道也。而君起稍晚。方以廷對稱旨。試以理。其爲人又恭遜以恕。宜其免早發先萎之災。獲福謙持盈之報也。而今顯止於此。噫。天之道其可馮耶。古今謂善閱文者。卽文可以知壽夭。不特富貴貧賤。予嘗閱君文。理而粹。無所謂不

壽者在也。而今顯止於此。噫。文之占其可馮耶。君往矣。固有不往者在。至於予之悼君與同門之悼君。固自有不可解者在。烏呼痛哉。



徐文長逸稿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三終

三五四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四

雜著

徐侯去思碑陰

循良之政。清廉之守。二百年來。如公幾有。黎民五袴。父老一錢。立石懷恩。垂千萬年。

刻五泄寺石鼓

銀河墮流。觀者忘休。深林無人。杳不可留。

評字

黃山谷書如劍戟。構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蘇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米南宮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勻耳。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淨而勻。乃其所長。孟頫雖媚。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言也。嘗有評吾畫者。以吾薄之。豈其然乎。倪瓚畫從隸入。輒在鍾元常薦季直表中。奪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吾學索靖書。雖梗概亦不得。然人並以章艸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

分索則超而傲篆。分間布白，指實掌虛，以爲入門。迨布勻而不必勻，筆態入淨媚，天下無書矣。握入節乃大忌。雷大簡云：聞江聲而筆法進，噫！此豈可與俗人道哉！江聲之中，筆法何從來哉！隆慶庚午元日，醉後呼管至，無他書，漫評古人，何足依據。（先生評各家書，卽效各家體，字畫奇肖，傳有石文。）

里優者持象索書

客有持此象者，謂予題之曰：此新建伯家館客李君爲我傳者也。予卽象以觀其人，似矣。因語之曰：今欲求似伯者，如楚之似孫叔敖者，將屬之誰耶？

四時讀書樂題壁

雄讀書，春花滿，散朱碧，點班管。胤讀書，夏風涼，苦無膏，螢聚囊。符讀書，秋月隨，新涼入，親燈火。康讀書，冬雪原，就以映，字如畫。

水神殿迴文燈詩

新架燈垂高，殿殿舊場毯。蹴鬪芳年，春花有幾能希賞。夜月無多惜早眠，輪迫馬蹄盤作陣。燭抽蓮葉嫩如錢，人游厭聽催壺漏。客醉扶看墮鬢鈿。

紀夢

歷深山皆坦易。白口道廣縱可數十頃。非贅者。值連山北。陟衙署四五所。並南面而闔。戎卒數十人守之。異鳥獸各三四羈其左。不知其名。予步至其中署。地忽震幾隕。望山北青林茂密。如翠羽。亟走直一道。觀入守門者爲通於觀主人。黃冠布袍。其意留彼主人曰。此非汝住處。謝出。主人取一簿。揭示某曰。汝名非渭。此晒字。是汝名也。觀亦荒涼甚。守門及主亦並藍縷。

其二

時入匿羣山人家冷室。而羣山乃壁河之東。非西也。韓生陪焉。諸監移節羣城五百。及客無數。韓爲之耳目。邀招以往。童子隨者似東。似一二客。雖至輩僞揚曲。至卒曳以行。到一曲巷。某曰。幸決某百等諾之。不百武。羣山西上。一白羊。大可如一大驢。而脚高。逐一白大羊。眼並黃金色。伯見之。怖而反走。誤叫曰。虎來。虎來。某爲大白羊所鉗。鉗項右不傷。亦不痛。十八年五朔夢。

優人謔

紅場銀燭劇崔張。劇竟場中燭不長。崔姥杜師生也。張爲耶紅耶兩女郎。無人不解罵鄭恆。恆言五人盡惱我。我雖一人亦惱五。世間曲直不在多。一人真能惱五個。劇技固小理則大。侏儒長飽方朔餓。閒嘲閒笑帝座臥。規十五城大鐵錯。丞相者誰公孫賀。

書馬湘蘭畫扇（前有九妓題咏）

南國才人不小千，能詩文者九人而已，才難不其然乎。

戲題王雲山家慶圖（王父子俱能寫真）

父畫子不像，子畫父不真，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吳伯子望雲圖歌

聳片玉兮崑崗，遶萬里兮何長。翻縞衣兮素帶，皓鶴舉兮鸞翔。奉北堂兮萱艸，懷大椿之
迅征。悲遐志之須臾，披選書于三冬。望流水與白雲，知孝思之無窮。

春日同馬策之王道堅王芝禪師至寒泉庵偶得偈一首（時嘉

靖甲子歲）

禪阿子坐方丈，比丘尼往普陀。連日碧桃留蕊，一帆滄海澄波。西日斫柴歇斧，東村搬戲
打鑼。種種寒泉幻景，念念此心波羅。

吃酸梨偈

你也癡來我也癡，那有心肝挂樹皮。東海也無頻婆果，且留性命吃酸梨。

題放鷄圖二偈

風鳶牛鼻孰堅牢。總是繩穿這一條。借與老夫穿水牯。馮山和尚不會燒。

其二

紙鳶是真還是假。鳶繩是線還是縲。今日饒君禽與鷓。他年難避鼠和貓。

菩薩蠻（觀音大士蓮座既爲風所壞。觀音自然站立。風無奈觀音何也。此戲謔

三昧語爾）

蓮花骨子黃泥作。（叶微）金邊粉瓣觀音座。蓮性拔泥生。觀音不惹塵。大風吹落果。蓮

花沒處躲。語風莫賣乖。觀音站起來。

榜聯

龍山隍祠

王公險設帶礪盟存。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
牛斗星分蓬萊景勝。十萬家烟火。盡歸此處樓臺。

隍祠下殿

表裏金湯。卽擬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而國以永存。歲歲輪臥龍瑞艸。

贊襄天地。要使雨不破塊。風不鳴條。而人皆安堵。家家馴豔鹿標枝。

雲門正殿

舉世間以日月燈方能顯相。乃知六根六塵六識。幻妄之由。消礙入室。何異散一瀛于海。在谷中見牛羊鹿。時出成羣。可證小乘大乘上乘。接引之品。超凡躋聖。莫令虧九仞爲山。

雲門書樓

月色印床。乃心境。凡塵一掃。

溪聲到枕。正浮生大夢初醒。

白家庄（燕京義塚。扁曰東越義庄）

義利關頭三岔路。

乾坤窩裏一家人。

荷鍾任穿埋。何必南枝方宿鳥。

脫躄先故舊。且于東越試眠牛。

贈王海牧（王善刺。先生之門人）

有跡傳青簡。

無名入黨碑。

一枝堂（先生自居迫近郡學）

宮牆在望居三卜。

天地爲林鳥一枝。

沈青霞先生祠

公道自然明日月。

忠臣何意祀春秋。

開元寺大殿

擯爲祝釐之重。暫集衣冠劍佩。儘宜齋沐焚修。况前臨芹沿。後倚花封。並稱高山仰止。念錫檜家搬柴運米。觸目皆證果圓機。切莫向糟丘畔。時酣花鳥醞醞。看天堂立登。笑地獄枉設。寺當輻輳之塵。則凡濕化胎卵。未免屠沽駢駢。若故殺養生。因貪恣狡。便墮涅槃無邊。今禪林董暮鼓晨鐘。何下非醒人木鐸。但能于枕頭上常見。覺牛穀穀。許今朝入市。與昨日不同。

五友齋（松竹梅蘭并主人）

松竹梅蘭四君子。落落孤標誰可入。儂朋友社。

笑譚詩酒。一老夫寥寥寡合。自應爲爾主人翁。

尊生齋

細讀襄王始信等浮雲富貴。
忽疑莊子何緣又舍魄鷹烏。

小室

閉門留野鹿。
分食與山雞。

正義堂(書白家庄後)

魄葬此魂無不之。吳札樣傳今越冢。
民同胞物吾與也。北邙意合古西銘。

鐘樓下關神殿

鐘閣爲鄰。追蠡永啣靈響護。
郡山作主。臥龍重待美髯來。

戲文臺

四美具。二難并。人政好逢場作戲。
千金多。一刻少。天何不轉夜爲年。

贈某禪林

春風大衆迷花雨
夜壑孤藤看佛燈

張水神

舟楫顛危魚龍出沒。買客但放膽以須。素患難。行乎患難。
平生忠義。今日風波。神明直舉頭如在。叫一聲。立應一聲。

望海亭。龍山頂。前郡守洪公先書首句。沈吟無偶。先生適至。因令成對。大快稱賞。
放眼千山外。
無言一笑中。

教場關神祠

遺恨在偏安。未了蛟龍池上雨。
栖神鄰教閱。如聞泥馬夜來嘶。

燈謎

他字

問管仲

佯字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洲字州字

三點水，六點水，稱呼同，左右異。

蜜蜂窠

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退藏于蜜。

竹簾

不用刀，只用篋，勒碎風，劈破月。

走馬燈

但見爭城以戰，不見殺人盈城，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秦字

二畫大，二畫小。

卜字

上又無畫，下又無畫。

半邊銅錢

四書一句，（不能成方圓）又骨牌名，天地分。

一八

曲牌名一個，（前畫眉）骨牌名一個，（八不雙）俗語一句，（繳股）又一句，（忘八）。

井字

四十八箇願。

湯字（古人名二箇）

曾點成湯。

用字

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一字共六口，兩口不團圓。

孕字

先寫了一撇。後寫了一畫。

田字

四山縱橫。兩日綢繆。富是他起脚。累是他起頭。

做影戲

做得好。又要遮得好。一般也號於子弟兵。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

黃蜂

(如夢令)

舞處腰肢纖瘦。繡處金針斜透。歸到洞房中。羞見蝶雙鴛偶。知否知否。命裏生來獨守。

燈毬

六箇姊妹閒耍。搭起鞦韆一架。高燭照紅粧。多在星前月下。春夜春夜。處處柔腸牽掛。

花燈

四面笙歌鼎沸。兩脚何曾着地。只爲有情人。遠在碧雲天際。迢遞迢遞。流盡兩行珠淚。

帳偶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放鷓

孩兒意只爲功名半張紙。臨行時。慈母手中綫。費幾許。只要去扯不住。不愁你下第。只愁你際風雲。腸斷天涯何處。

銃楔

有放心而不知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呆字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觚不觚。觚哉。觚哉。

四箇角。四箇瓜。頸上一個安得巧。兩個尾巴象者少。似老非老。似考非考。似弋非弋。似找非找。

傘

開如輪。斂如槩。剪紙調膠護新竹。月中荷蓋影亭亭。雨裏芭蕉聲肅肅。晴天則陰。陰則晴。二天之說。誠分明。安得大柄居吾手。去覆東西南北之人行。

皇曆

模着無節。看着有節。兩頭冰冷。中間火熱。

筆

少年髮白。老年髮青。有事科頭。無事戴巾。

酒牌引

錢之名號。若形若文字。若隱語若象物。若改年。蓋自葛天軒轅（非有熊氏也）尊盧氏曰幣。始以至於今。所呼曰板兒棍兒。而猶未知所終也。殆百紙不可了。尤瑣者漢武新莽隋唐間志也。諺云。財壓當行。勢壓奴僮。語若墮單僧。然與貨殖篇什則下之。百則役之。及子輿氏所稱小役大。弱役強。皆天之旨何殊哉。終身爲魚。而求避濕。無之也。畢陶謨曰。載采采微哉之哉。庶哉。博徒譜錢四十。某增十有八。與酒徒共之。其事則焦革畢卓。其文則譙抹。子曰。其義則某糟粕之矣。

自半錢至萬萬錢止

半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希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毗陵女

子李氏詩）

一 錢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李白）

二 錢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離傍。杜子美詩

三 錢 唐項仲山清甚。每飲馬渭水。輒投三文。

四 錢 賣油翁弄巧取錢。置胡盧。乃反臂於肩上。取杓油注錢口如線。注畢而錢四邊不

濕。

五 錢 豹皮下取五文錢買瓜。

六 錢 臣愚以爲朝廷既取六色錢。履役此最良法。蘇東坡奏議

七 錢 改王衍等

八 錢 趙克國疏云。湟中穀斛八錢。糴若干斛。則羌人不敢少動。

九 錢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十 錢 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凍自堪憐。市城不念清狂瘦。盡日廚頭不斷烟。清狂郭

爾詩

二十 錢 計然曰。夫糴錢二十則病農。病農則艸不辟。越絕書

三十 錢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杜子美詩

四十 錢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自笑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司空圖

五十錢 郝子廉一介不取。過姊家飯。留五十錢席下而去。(風俗通)

六十錢 喻希學。淮關志。凡船梁頭滿八尺。稅錢六十文。

七十錢 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月分梁苑末。來給水衡錢。(杜子美詩)

八十錢 孟康註國語。母子錢云。錢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一母當五十。以子三

十足之。

九十錢 計然曰。夫糶錢九十。則病末。病末則財不出。(越絕書)

百錢 手拄一條青竹杖。真成自挂百錢遊。夕陽西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黃華老

人王廷巧書傳不知誰作)

二百錢 唐永徽以後。海內富庶。絹疋二百錢。(一書生另詳)

三百錢 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杜詩)

四百錢 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魯褒錢神論)

五百錢 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厓打白洪厓。(丁謂詩)

六百錢 劉寵召入。有五六父老。人費百錢送之。

七百錢 唐制口職三班。月俸七百錢。羊肉半斤。

萬錢 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筋處。

二萬錢 劉延之送淵明二萬錢，悉付酒家，稍就取飲。（本傳）

三萬錢 孫之翰人餽石硯，云直三十千，呵之得水，孫曰：日費水一担，止直三錢，還之。

四萬錢 蔡君謨造貢茶，每片直四萬錢。

五萬錢 褚遂良問虞監曰：吾書何如永師？虞曰：聞永一字直五萬錢，公豈得此。（改陶谷夢

少時換服）

六萬錢 汝陽三斗始朝天，張旭三杯艸聖傳，左相日與費萬錢。

七萬錢 北魏宗室元誕，鑿齋所遺采藥僧還，問外間有何語，曰：但言王食，誕曰：齊州七萬

戶，我到來一家未得三斗錢，何食也。

八萬錢 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線環錢，積八九萬，猶不滿斗斛。（食貨志）

九萬錢 蔣潛路遇爛屍，每鳥集啄，則尸頭見一小兒驅之，蔣迫視之，則所簪者通天犀也。

後入王武岡家，得錢九萬。

十萬錢 張延賞爲度支，欲辨出一窠獄，誣者恐，再三帖潛上錢十萬文，張曰：錢過十萬，可

以通神，竟停辨，又昌黎舍錢十萬，修黃陵廟，且作碑文。

二十萬錢 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聊向酒中仙。

三十萬錢 董宣知雒陽。至格殺公主家僮。光武召宣令拜謝。宣不從。令人按項。亦不倒。賜錢

三十萬。呼爲強項令。

四十萬錢 郭元振爲太學生家。送錢四十萬。有言五世未葬者。貸之。不問名姓。崔郊有婢。賣

與某。得錢四十萬云云。

五十萬錢 曹彬下江南還。上各使相之賞。乃賜錢五十萬。彬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六十萬錢 大蘇與楊元素書。聞任郎中子欲賣荆湖庄子。直六十萬。先只要若干。(蘇全集)

七十萬錢 唐宰相王涯女乞錢七十萬買一玉釵。涯拒之曰。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

八十萬錢 臣聞熙寧中。蘇杭等州。卒死者凡八十萬。邇者年饑。更倍熙寧。乞賜上供錢應副。

(大蘇奏議)

九十萬錢 王仲舒觀察江西道。奏罷推酷錢九十萬。(昌黎選集註一本云九千萬非)

百萬錢 劉毅家無甌石之儲。糶菽一擲百萬。

千萬錢 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備九卿。及拜。漢靈臨軒謂左右曰。悔不少斬。可至千萬。宋季

雅與呂僧珍爲鄰。曰。千萬買鄰。

萬萬錢

愚今考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資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梭山家制）張鷟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



徐文長自著畸譜

渭生觀橋大乘菴東時正德十六年年爲辛巳二月月爲辛卯四日日爲丁亥時爲甲辰是年五月望渭生百日矣先考卒。

二歲。

三歲。

四歲十三嫂楊死能迎送弔客。

五歲。

六歲入小學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所。

七歲。

八歲稍解經義師陸先生名如岡字文望教爲時文塾中羣弟子試朔望渭文滿二三紳而後入早飯師奇之批文云昔人稱十歲善屬文子方八歲校之不尤難乎噫是先人之慶也是徐門之光也所謂謝家之寶樹者非子也耶府諸學官三先生陶會蔚聞之令兄潞引見（潞渭兄也時爲府學生）各有贈。

九歲。

十歲考未亡時。分子僮奴婦及其兒子共四人。夜並逃。知山陰者爲鳳陽劉公萬。十四兄滯引我往告奴。劉一見。謬賞其姿。曰。童年幾何。今學做些什麼。滯曰。亦能舉業文字兩年矣。劉更奇之。命題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公理告書不二十紙。文不艸而竟。公讀至天不言而星之共之。非天諄諄然以命之共也。云云。對股星亦不言而衆星共之。非衆星諄諄然以約之共也。云云。大賞之。取佳札兔管。令送童子歸。且問。渭童子何師。曰。姓王名政。教女作文。教讀何書。曰。讀程文。公取卷餘紙批曰。小子能識文義。且能措詞。可喜。可喜。爲其師者。當善教之。務在多讀古書。期於大成。勿徒爛記程文而已。

苗宜人。渭嫡也。教愛渭世所未有也。渭百其身莫報也。然是年似奪生我者。乃記憶耳。不知是是年否。

十一歲。

十二歲。似十三兄。淮歸自四川。繼娶奚氏。

十三歲。似十四兄。滯往貴州。

十四歲。苗宜人卒。病漸劇時。渭私磕頭。不知血。請以身代。請醫路。卜人語以讖語惡。不食。

三日。嫂憐涓，好語之，稍粥。宜人竟不起。是年兄淮歸，自燕。宜人計遲，妨兄濬。丁酉，貴州之科。

十五歲。

十六歲。

十七歲。

十八歲。

十九歲。

二十歲。庚子。涓進山陰學諸生，得應鄉科。歸聘潘女。秋八月，濬卒於貴州。冬，婦翁得主陽江縣簿，攜子偕。

二十一歲。寓陽江。夏六月，婚。得濬兄訃。秋，兄淮至陽江，余隨之歸。寓廣省久。冬，始抵玉山。歲除矣。改春大雪，往嶽廟看綠萼梅。詩二首，刻文略。

二十二歲。夏，復往陽江。冬，復歸。

二十三歲。科癸卯。北始一遷居俞家舍。冬，婦翁以代覲歸自陽江，不過家。予仍贅其家塔子橋。

二十四歲。婦翁自覲得罷歸，買東雙橋姚百戶屋。

二十五歲。三月八日之巳。枚兒生。是年兄淮卒。冬有毛氏遷屋之變。費悉空。

二十六歲。科丙午。北婦潘死。十月八日寅也。喪畢。赴太倉州。失遇而返。

二十七歲。丁未。

二十八歲。自潘遷寓一枝堂。師季長沙公。(謄本)

二十九歲。已酉科。北始幸迎母以養。買杭女胡。奉之劣。

三十歲。賣胡。胡氏認。幾困而抑之。

三十一歲。寓杭瑪瑙寺。湖州人潘某之借讀所。伴其讀。飯我兩月。後余稍負之。悔。

三十二歲。應壬子科。時督浙學者薛公諱應旂。閱余卷。偶第一。得廩科。後北。初夏赴歸安。

門。潘友招。圖繼我耦。後先以三女。余三忤之。上文云悔。悔是也。是時移居目連巷。與丁子範模同。

三十三歲。

三十四歲。

三十五歲。乙卯。阮公諱鸞視學。以第二應科。復北。

三十六歲。

三十七歲。季冬赴胡幕。作四六啓京貴人。作罷便辭歸。

三十八歲。孟春之三日。幕再招。時獲白鹿二。先冬得牝。是夏得牡。令艸兩表以獻。科戊午。復北。冬遷住塔子橋。

三十九歲。徙師子街。夏入贅杭之王。劣甚。始被詒而誤。秋絕之。至今恨不已。

四十歲。聘張。

四十一歲。取張應辛酉科。復北。自此崇漸赫赫。予奔應不暇。與科長別矣。

四十二歲。隨幕之崇安。再入武夷。至衢。入爛柯山。冬。積生。爲壬戌十一月四日酉未。發幕。被逮。

四十三歲。移居酬字堂。冬。赴李氏招入京。

四十四歲。仲春。辭李氏歸。秋。李聲怖我。復入。盡歸其聘。不內以苦之。蓋聘之銀爲兩。滿六十。出李之門人杭查氏。予始聞。怖持以內查。查不內。故持以此歸李。李復不內。故曰苦之。是歲甲子。當科。而以是故奪。後竟廢考。上文曰長別者是也。

四十五歲。病易丁。刺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歲。易復。殺張下獄。隆慶元年丁卯。

四十七歲獄。

四十八歲獄。生母卒。出襄事。

四十九歲獄。

五十歲獄。

五十一歲獄。

五十二歲獄。萬曆元年癸酉。

五十三歲。除釋某歸。飲于吳。明日元旦。拜張座。

五十四歲。張父死。仲冬念二日。入五泄。

五十五歲。得兆信云。淮釋秋。往游天目。寓杭。爲何老作春祠碑。遂走南京。縱觀諸名勝。

五十六歲。孟夏。赴宣撫吳幕。招是年爲丙子。

五十七歲。春。歸自宣府。寓北京。病。仲秋始歸。越。枚劫客囊。至召外寇。

五十八歲。春。某者起。孟夏。擬至徽弔幕。至嚴。崇見。歸復病易。

五十九歲。稍瘳。李子逢(諱有秋)。至自建陽。悅而起。秋。勞韓吳二賢。改葬先考妣兩室人。而

未及兩兄嫂。至今以爲缺事。

六十歲。赴某招。至京。是年爲庚辰。

六十一歲。是年爲辛巳。予周一甲子矣。諸崇兆復紛。復病易。不穀食。

六十二歲。枚至自家。歸。仍居目連巷金氏典舍。冬。枚決析居。予與枳徙范氏舍。枚附其妻

葉家。

六十三歲。

六十四歲。

六十五歲。

六十六歲。季春。枳贅王。冬。枳徙我自范并寓王。

六十七歲。

六十八歲。枳往邊投李帥。仲春。枚徙我居後衙池王家。孟夏。我仍歸王。

六十九歲。冬。十一月。枳復之李帥。

七十歲。

七十一。合家並居王。

七十二歲。亦居王。

七十三歲居王。

紀師

余所師者凡十五位。

六歲時管士顏先生。

陳孔和先生。

上虞朱先生。(短處亡其名字)

趙邦肅先生。

陸文望先生。(標師)

余貴張先生。(短處)

馬艸崖先生。(短處)

馬白峰先生。(三四月)

晚菴謝先生。(字天和)

金天寵先生。(短處)

鄭時美先生。



張松溪先生（瓊島）

汪青湖先生（乃蕭靜菴先生特介之會某從習舉業不專）

李彭山先生終其身而不習舉業。

朱、張、二馬、金皆短侍而尤短者朱也。居上虞後不及一面矣。張不過數日罷去。住遠村後亦不及一面。汪先生命題作文持往數次閱而已。廿七八歲始師事季先生。稍覺有進。前此過空二十年悔無及矣。

師類

王先生幾正德己卯十口年舉人。不赴會試。至嘉靖丙戌五年會試中進士。不廷試。至嘉靖十一年壬辰始廷試。

蕭先生鳴鳳。弘治十七年甲子解元。正德九年甲戌進士。嘉靖八年己丑鄭守漳故歸自東府。余始見之。

季先生諱本。弘治十七年甲子春秋魁。正德十二年丁丑進士。嘉靖廿六年丁未。涓始師事先生。

錢翁梗解。嘉靖四年乙酉五年丙戌成進士。與之處似嘉靖癸卯。余年二十三。四間。

武進唐公順之。鄉戊子會已丑。號荆川。

紀恩

嫡母苗。

張氏父子。太僕殿撰

績溪胡司馬。(少保)

紀知

蕭公鳴鳳。

季先生本。

錢翁樞。

何公熬。

吳縣唐先生順之。

鳳陽劉公知山陰者黃。

建陽李子遠有秋。

朱子號卦州孔陽。



王先生慎中弟某中。

陳山人海樵雀。

蕭友女臣榻。

周丈允大沛。

柳丈彬仲文。

吳丈文明鳳陽。

沈丈純甫鍊。

汪先生應軫。

何公鰲先舅某與季師過杭。何謫參議歸。住西興驛。夜飲。師出代白澹書。讀之曰。西漢文字也。好如蕭子雖。

唐先生順之之稱不容口。無間時古。無不嘖嘖。甚至有不可舉以自鳴者。

沈光祿鍊謂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後。若干年矣。不見有此人。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

汪先生軫。簡婿不果。至從與馮天成。

初學於管先生。字士顏。卽讀唐詩雞鳴紫陌曙光寒。

王廬山先生名政字本仁十四歲從之兩三年先生善琴便學琴止教一曲顏回便自會打譜一月得廿二曲卽自譜前赤壁賦一曲然十二三時學琴於陳良器鄉老

十五六時學劍於彭如醉名應時者俱不成

八歲學時文於陸文望先生



夢遇

會稽章重記

余年十七夢至一所。榜曰青藤處。是時尙未噪文。長先生亦不識。別有號曰青藤道人也。旁睨天池二字。始適適然。先生出揖。肥且揚。練巾整折。墨衣蒙戎。以瓜畫門版。魁然一大首形。曰。余遊會稽三矣。今得子。若夙因然。子昂貌而祠我。我爲子規其方。儻忽成一區。回穴上下。周折隱沒。或籬或竹。徑達小室三楹。岑繚幽僻。不甚軒翔。儼然當室坐。則先生像也。曰。余良然爾。世人像予者。不予肖。更搆至一覺。庭廠廈。奕奕然。方挺土爲美婦人狀者。指之曰。是旣頃所見。孰是余者。爾時聞傳唱聲漸近。見三四異人有乘奇樹葉爲障日者。冠白羽雲綃之衣。迫視之。若楮穀。前曰。青藤君復作塵糞遊耶。太上方課督籙文趣駕矣。先生笑曰。吾適觀一畸人。聊有云寄也。俄鹵簿至。輪蹄雜沓。如世迎尊官儀仗。超距而別。旋踵逢前所塑美婦人。飲泣慙隨。子叱之而甦。異之而記于楮。以久而漸忘也。十年許。弟勳繙書得所記。示余。余恍然如昨夢也。子生也晚。不及見先生。少孤陋。旣非思慕所經。而是時袁中郎正發皇其詩文。陶石簣先生以桓

譚目之一時莫不斂衽者。胡爲乎尙入予夢耶。理亦可解不可解。其曰三遊會稽。生而名不出於鄉。死容有神遊八極者。而須眉色笑。流連卷暱。豎子其何以致之。願畏壘之祝。未之前聞。抑夢境挺土之爲。亦其現化之一耶。方江陵當國時。欲以翰林待詔官先生。先生佯狂。選選臥奧。塹中作四聲猿。有所刺。先生厭毒。烜赫如此。乃幾幾俎豆之間哉。籙文之說。大類昌谷。當時尙有疑義山者。予何人斯。漫言魂交。以故每欲語人。輒慚阻。意必有竊笑者。近有袁某。臨命云。文長召我。曰天帝役予文。予不給。爾佐之。聞者喟噓。予故益諱之。苑中數歲。逢吳翁某。年八十餘。遊先生門久。爲予言先生文行世多譌舛。如七言古中。沈將軍詩。起句打鼓者。誰沈小郎。結句吹簫者。誰勃丞相。沈以鼓吹起行間。世呼爲小郎。贅語也。故以吹簫丞相比之。首尾呼應。而刻本改爲將軍者。誰沈家郎。則以小郎方炎而諱之也。前後嚼然無味。五言古法。相看活石頸聯。拂蒲看石長。問竹到溪濕。拂開蒲葉看石之長。長潺對甚工。而刻本改拂爲取。看爲量。潺爲灣。詞中八月十六。猶妓泛月西湖。月倍此宵多。楊柳芙蓉。暎色蹉。烏鵲不驚眠。鷺穩。舟過。向前驚換幾汀莎。刻本改暎爲夜。改鷺鷥不眠如晝裏。若不眠如晝。則舟過不必驚換矣。如此類者。未易一一舉也。引見其子名枳者。亦七十餘。出先生小像。與夢中無髮漂異。出先生手稿相質。果與刻本多舛謬。緣艸書旣難識別。校訂者自謂能古文辭。妄自附會。塗飾成文。又書賈多貸中。

郎評點。刪選幾半。魚魯益更。耳食之人。尊中郎名色。失先生面目。此誠古今大冤抑事。女惡丹青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漏法度也。先生志不媚世。存吾真而已矣。然不敢違信。謂止此也。意其駕風霆。凌倒景之概。固在筆墨點綴之外。與友人張宗子嗜古無宿物則固心冤先生久矣。因廣披其逸稿。而釐正舊刻。踵卒志焉。予惟申夙諾於夢寐中者。若而年。懼棄言焉。故不敢避人謂予誑。而終天先生既死之志。因誌之卷尾。以俟後之桓君山者。



3654893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拾月廿二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4651782

